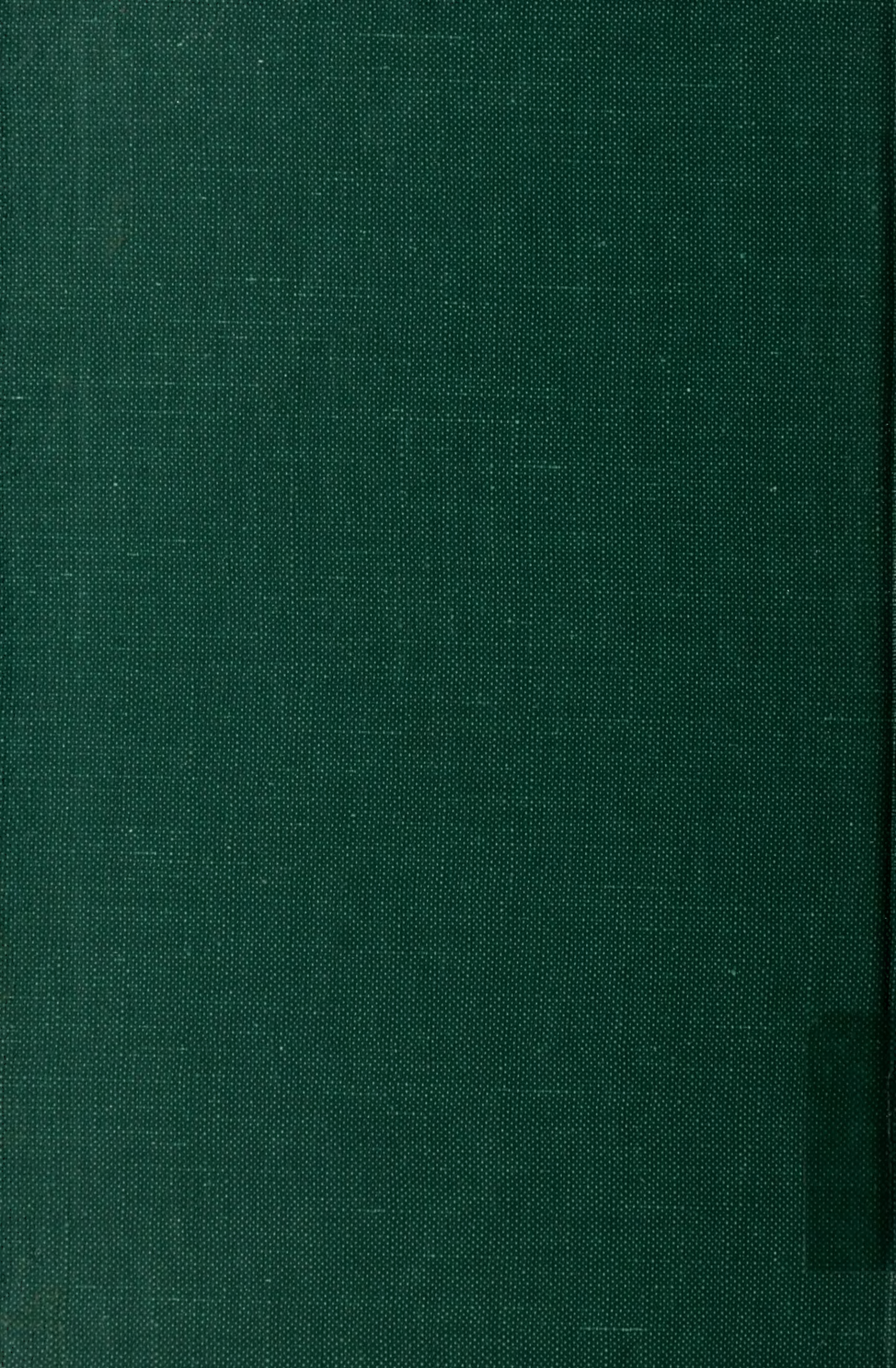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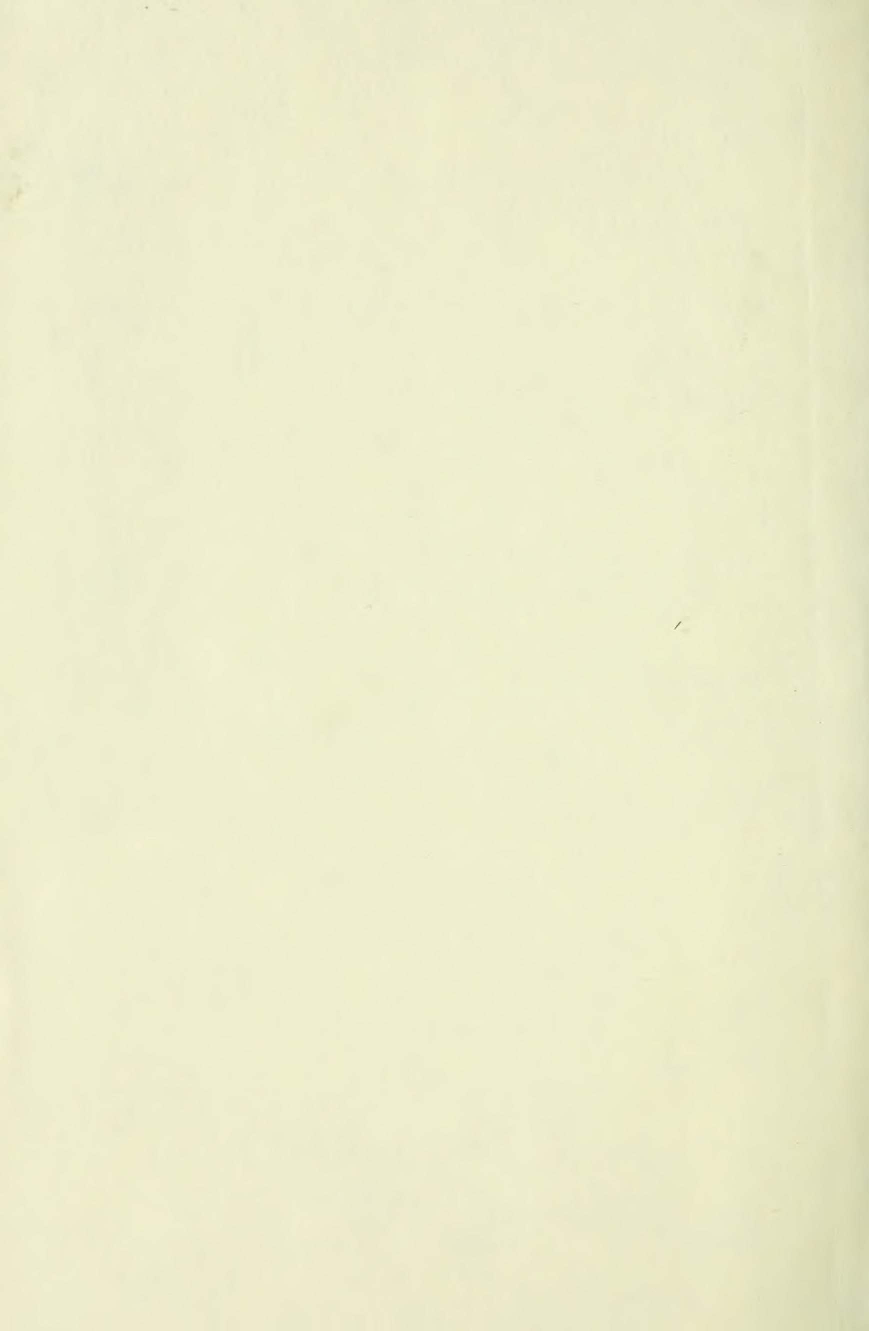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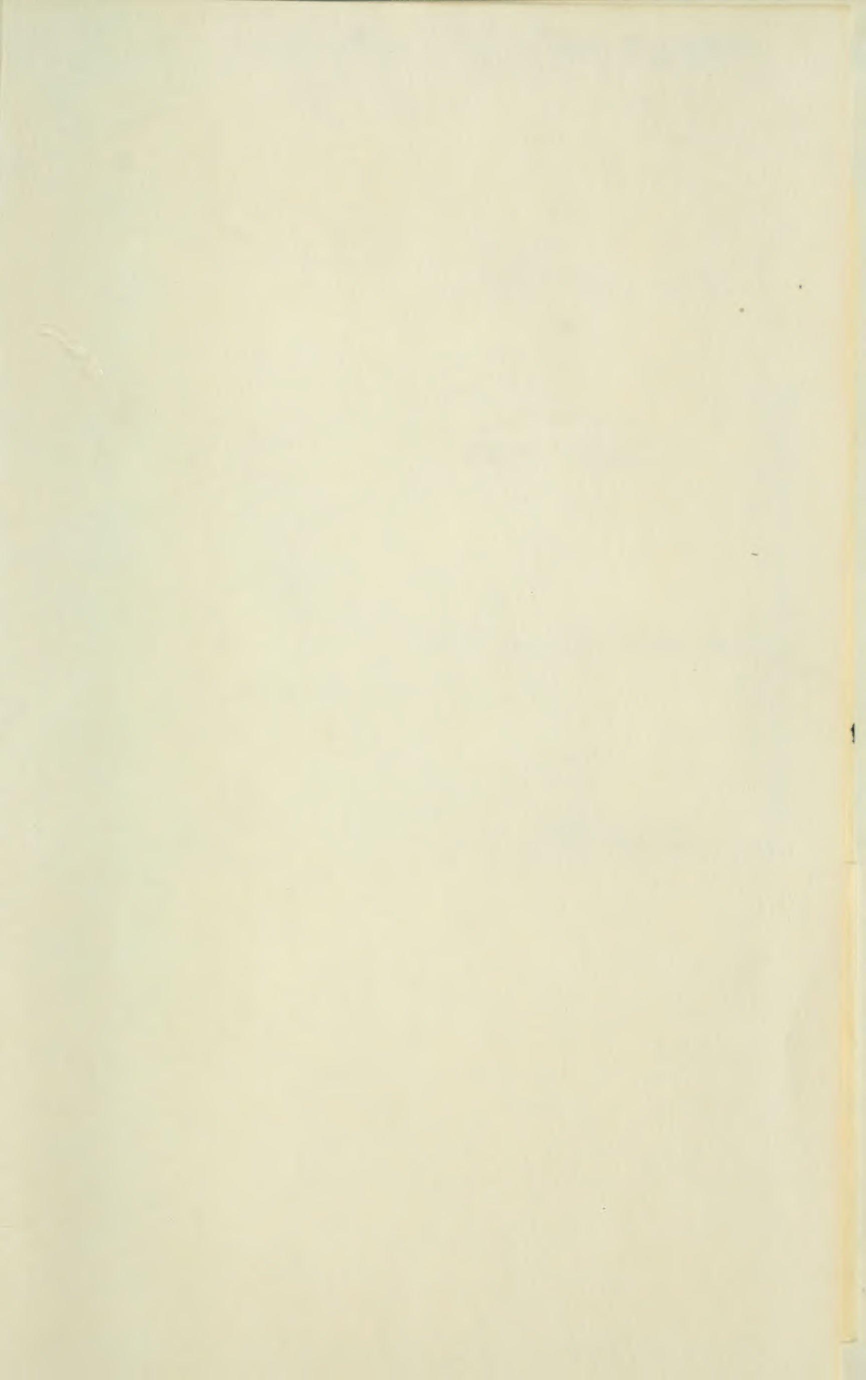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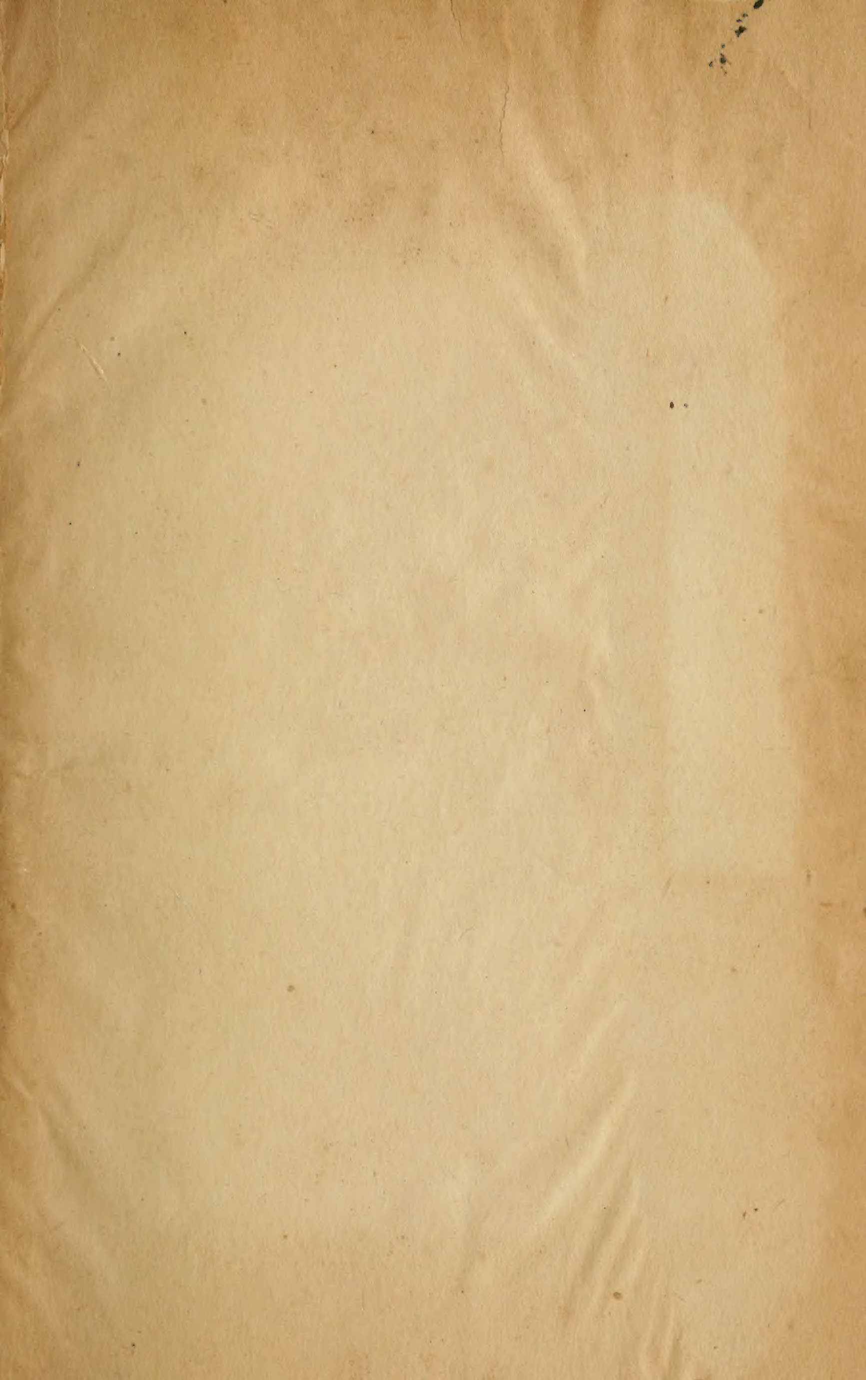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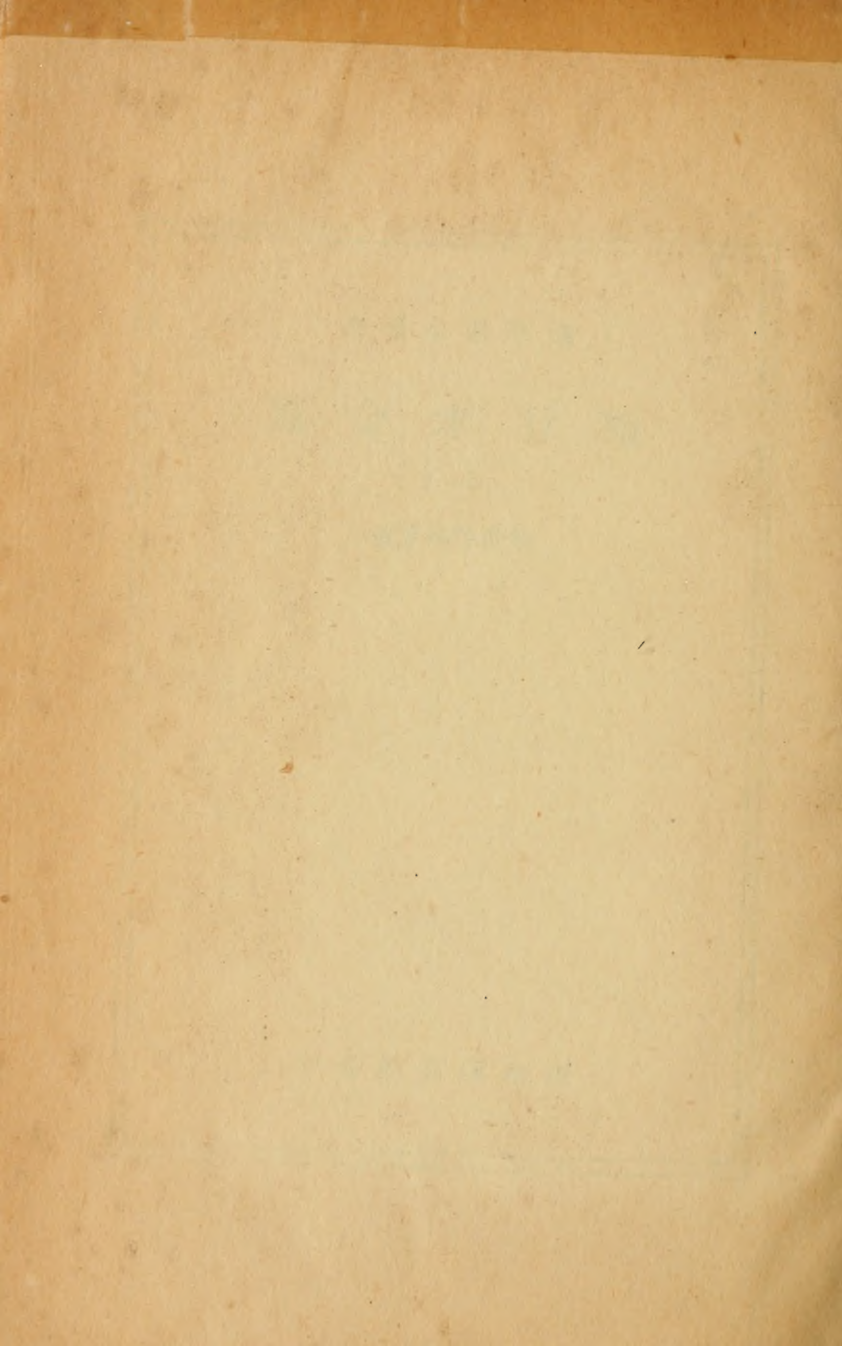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
續行水金鑑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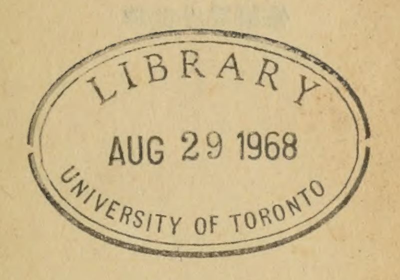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

續行水金鑑

(一)

黎世序等纂修

商務印書館發行


LIBRARY
AUG 29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潘序

續行水金鑑者。續傅稺君之書。竟黎襄勤未竟之業也。稺君之書。鉅細兼賅。體用悉備。而於黃、淮、運載之尤詳。蓋昔之治河祛其害。今且資為濟運之利。而全局樞機。則在淮黃交匯。誠使河能順軌東趨。淮亦會流下注。斯漕運無阻滯之慮。一治無不治矣。自乾隆中潰決頻聞。河身益墊。於是阧淮不出。無以收刷滌之效。而河日病。淮既不能暢出。勢不能不增高堰以積湖瀦。守五壩以防減洩。適遇風力猛盛。危險異常。於是河病而淮亦病。河高則易致倒灌。淮阧則專藉南趨。運河兼受二瀆委輸。滿則易溢。於是河淮病而運亦因之。夫欲治運必先淮。欲治淮必先河。河以海為歸宿。往者海口近而流行速。又得清口全淮盪滌。不虞停墊。故河漲非無倒灌。漲消仍復舊觀。惟欲避黃以出淮。移交匯於彭家馬頭。而淮力愈弱。河淤愈墊。河身亦日愈高。故自改移清口之後。而治河之局為之一變。於是康熙以前之法。遂不可以治乾隆嘉慶年間之河。此續書之不可不亟為纂輯也。黎襄勤從事河干。肫肫懇懇。深悉夫時近則形勢未殊。事詳則稽核較易。援襲往例。排比成文。於江工附錄如前。於永定更增所闕。而亦於黃、淮、運載之特詳。則猶是稺君之志。歲月不居。未及竣事。錫與芥航先生覆加增訂。始竟斯役。既付剞劂。爰志大端。語有之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覽者倘以時近事詳而加之意焉。其於行水之機要。所補裨豈淺鮮哉。時道光十一年歲次辛卯秋七月涇縣潘錫恩謹序。



張序

續行水金鑑一書。經始於黎襄勤。爲之多年不克成。道光丙戌。吾友潘芸閣宗丞、以學士觀察淮揚。旋奉副總河之命。始躬督其事。汰冗食。核程課。凡三年而後規模大定。及君以憂歸里。復爲郵致其書。多所增刪。逾年而後粗完。可繕寫校勘數過。又逾年付剞劂氏。至壬辰十月而後蕆事。蓋成書之難如此。書迄於嘉慶庚辰。距今十餘年矣。湖河之利害又異曩時。則其所當措置經營。蓋已非此書之所能盡。語有之。窮則變。變則通。後之視今。或亦難株守成法乎。然自康熙乙卯以來八十餘年。因革損益之蹟。莫不犂然具備於茲編。固得失之林。司河者必當資以考鏡者也。宗丞既爲之序。而余特紀其成書之歲月。俾後有所考云爾。

道光壬辰陽月膚施張井譔



續行水金鑑略例

續行水金鑑圖一卷。書一百五十六卷。前河督宮保襄勤黎公創稿。中間查校檔案。咨取圖籍。道光十一年秋。校訂書成。其與前書相出入者。推排爲略例。

前書止於康熙六十年四月。今續以後事。而各書所載。有康熙六十年前、事關工程、未及備采者。依年月補敍於前。與前書相輔。

前書圖有古今黃河通塞、漢水、西漢水、濟水、五水濟運、洞庭、鄱陽、太湖、郯城、禹王臺諸圖。俱無可續。今惟續圖河水、淮水、江水、有工程者。其前書有清江浦圖。今入運河圖六。衞河圖今入運河圖二。而續增者沁水圖一。永定河圖一。

前書略例。謂河爲四瀆之宗。故先紀河。運河。矯揉造作而爲之。故以此終。亦意爲軒輊。今則永定河有賜名。有官守。有歲修。爲三河之一。必當續增一門。其編次先後。仍首黃河。凡入河之水皆附之。河既居淮渠。則次淮。凡入淮之水。及淮北水利。皆附之。淮與河共渠。又分淮爲運。故次運河。運河自潞南下。先納永定河。故永定河次之。又凡畿南水利。河北水利。多在運河西岸。仍附運河。運河經永定河水、黃河水、淮水。次及江水。故以江水殿焉。條理如是也。

前書博采古籍。以證各水原委。今續編自康熙六十年以後。原屬無庸遠搜。而聖世稽古核今。著述日盛。其地理水利。切實可據者居多。仍廣輯各水原委。以與前書相輔。次以章牘。以嘉慶二十五年爲止。殿以

工程。亦嘉慶二十五年官書也。年來有大異同者。附入夾注。否亦略之。圖載工程。則以現在者爲審。其有梭舊工淤閉者。以圖校書。可以知順軌之盛矣。

黃河百年來自沁口至楊莊。北岸空隄及舊運口開壩。視前書時隄防加密。南岸分泄餘漲。亦比前書加多。至淸河移治河南。考城移治河北。與以漳水之裁魏縣、淮水之併虹爲泗州。皆關沿革之大者。雲梯關外大隄。棄而復守。案牘尤詳焉。

洪澤湖東岸工程。與前書高家堰多屬不同。舊日村鎭。今無所見。由湖面普高之故。黃河。守北岸者。以徼山湖、荆山橋河、駱馬湖防淤也。而洪湖於上游分黃助淸。前後皆同。惟泄湖入江之路。多方疏浚。章牘工程。不能不視前書時加密矣。

浚河器具。前書已詳。而木龍之設。百年來著有成效。其名見宋史陳堯佐傳。又河渠志所言馬頭鋸牙木岸。似係排樁而云擗約河流。則亦木龍也。今自黎襄勤概用碎石拋護埽根。近又概於工頭工尾。築做柴土石壩。木龍遂可不用。至水底施工。則康熙二十六年設浚船。二十九年裁撤。雍正六年。議以必水勢可乘駛。若施之平流。則旋起旋沈。船戶舞弊。水中無可稽察。乾隆八年。白莊恪奏復浚船鐵掃帚。而兵夫懸帚不及地。岸上視之。無由確見。嘉慶九年。以混江龍失傳。試造揚泥車。兵夫繫鐵篦、以齒向上而拖之。十年遂停止。案宋河渠志有鐵龍爪、揚泥車、浚川杷名目。浚川杷木長八尺。齒長二尺。以石壓之。兩旁繫繩。以兩大船置滑車、絞繩而浚。卒乃反齒向上而拽之。以古視今。竟同一轍矣。

往者畚鍤備於民間。自立兵夫。且頒額價。又民隄歸官。不勞徵發。窮黎就食。更給饔飧。永定河工及黃河

上游諸隄.其籌畫視前書時更加詳備.斯在曠代爲殊恩.竟成皇朝之常制.至嘉慶十年三月初六日.南河奉到二月硃筆密諭.河工員弁毫無所得.必另生枝節.關係非淺.既云密諭.自不敢宣布.而恭載仁宗睿皇帝聖訓治水中.又經刊入南河成案續編.工次皆曉.今亦按年恭載.益知趨事盛時.無在不蒙燾覆.知感在是.即知惕亦在是矣.

前書記載務詳.而在工失事.多以緣事一語概之.今則有章牘可稽者.備列章牘.有法有誡.所以謂之鑑也.至李敏達陳河工一摺.大有詆諆.亦備載之.自愛者方可以引以爲鑑.正無妨人言之激也.

書籍在官纂修.原期詳備.而淸江浦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嘉慶十年十一月.水淹官署八九尺及五六尺.文卷不無微損.其咨取外省者.胥吏檢寄.不無疎略.及覆校前書.亦往往有交議而竟無議.請復而竟無復者.書缺有閒.今昔皆然.今就有據者列之.或引端而可知其委.或旁攬而確得其證.是所期於通達文書者.

前書有官司六卷.夫役四卷.河道錢糧隄河彙考共一卷.閘壩涵洞漕規共一卷.今官司夫役隄工閘壩涵洞.俱分入各廳工程中.漕規有則例成書.至閘壩涵洞.必宜周知.嘉慶十四年八月狀元墩事.因下有廢涵洞.不知何年淤入河底.何年洞上築隄.是記載不可不詳.今案工臚列.與前書相輔而行.

原書圖須北向觀之.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廷寄湖廣總督武陵白沙隄工圖樣.南北倒置.不便閱看.嗣後勿再舛錯.今續圖依南向觀之.運河分數圖.自北而南.書之原委工程.例亦如此.

案牘之文.異於辭章.且係編錄案牘之文.尤不可改易.至於恭載諭旨.各書所載.往往多寡不同.蓋用刪

句不删字之例。删句者、止采此案所遵行之語。不删字者、不敢改換句語。卽條陳各條。亦分門各載。其有月日者、依次載有年月無日者、編是月末有年無月日者、編是年末。仍原書例也。

河工諸書。如宋人禹元經、水利圖經、見於志傳。而今所行者。明徐氏潞水客談、潘氏河防一覽。爲言水利者必覽之書。李公之芳作前河督宮保梅麓朱公墓誌序云。欲纂輯河防一書。續潘季馴。後不果成。靳文襄治河書云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面奉諭旨。該著一部治河書。且作速著起。今治河書所由命名也。又張文端有河防志。張清恪有居濟一得。自行水金鑑成。遂爲明於全局、有體有用之鉅製。所載行水之事。原難泥古。然靳文襄書記聖祖在紅花埠。問輔當日舊黃河在何處。從何路入海。囘奏。前代黃河原從大名府、德州、海豐、利津等縣入海。宋時遷徙往南。由徐州、淮安會淮入海。上笑顧左右云。朕原說是如此。爾等還不信。可知聖人日以行水古事、訓迪左右也。又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阿文成在時和驛八堡工次。奉諭以元史河渠志賈魯合龍事。節錄一段。寄交閱看。又乾隆五十年再窮淮源。高宗記言若信初說。後世將笑我君臣不讀書。可知行水一事。杖策行工。亦可暇親古簡。今續輯案牘。與前書相輔。經義治事之才。覽此可以知今。卽吏以前事爲師。亦可爲檢查舊案之助。

續行水金鑑纂修職員

總裁

太子少保原任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江南河道提督軍務黎世序

原任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張文浩

原任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山東河南河道前江南河道總督嚴烺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張井

宗人府府丞前江南副總河潘錫恩

提調

江南河庫道李湘茝

分巡淮揚河務兼理漕務鹽法兵備道王貽象

分巡淮海河務兵備道文麟

分巡淮徐河務兵備道李國瑞

分巡常鎮通海兵備道兼管河務王瑞徵

分理

淮安府山清裏河同知王廷彥

淮安府山清外河同知胡晉

纂修

安徽歙縣辛巳科舉人俞正燮

江蘇武進縣癸酉科副貢生董士錫

候選縣丞江蘇吳縣生員孫義鈞

總校

揀選知縣江蘇陽湖縣庚午科舉人湯錫光

分校

大挑南河知縣借補淮安府鹽城縣縣丞陳廷連

大挑南河知縣借補徐州府睢寧縣縣丞孫德坦

大挑南河知縣借補安徽泗州盱眙縣縣丞丁壽彭

大挑南河知縣借補徐州府碭山縣縣丞楊鴻彬

大挑南河知縣署徐州府宿遷縣知縣曹文昭

大挑南河知縣彭光祥

大挑南河知縣鄭世光

監刊

原任淮安府中河通判萬承紫

淮安府阜北河務縣丞徐　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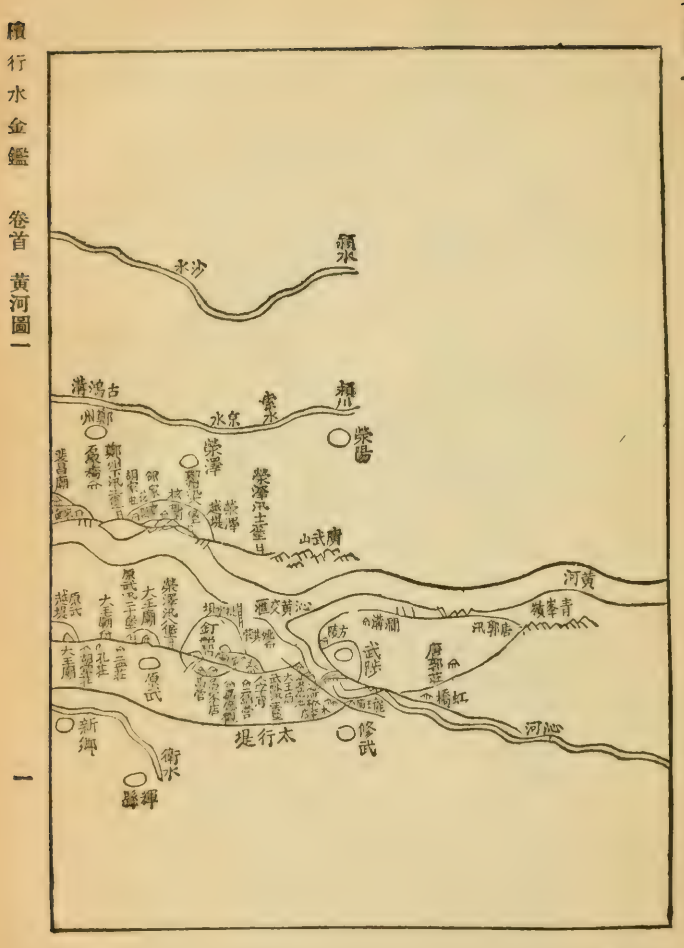
江南河庫大使李士瑛



續行水金鑑總目



黃河圖一



潁水
沙水
古鴻溝
潁川
索水
京水
鄭州
滎陽
滎澤
廣武山
黃河
沁黃交匯
青峯嶺
郭店汛
澗溝
武陟
紅橋
沁河
原武
太行堤
修武
新鄉
衛水
輝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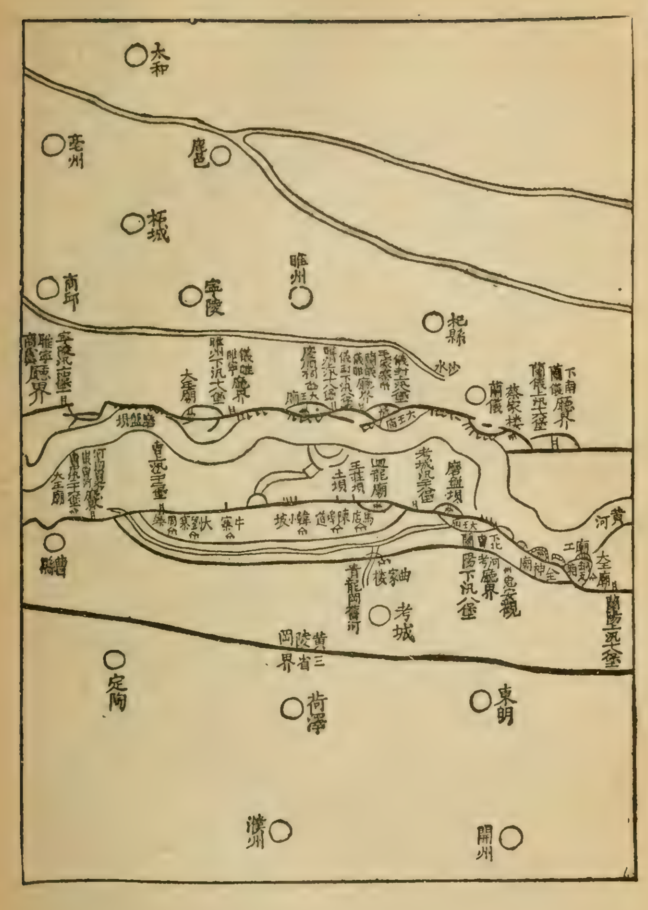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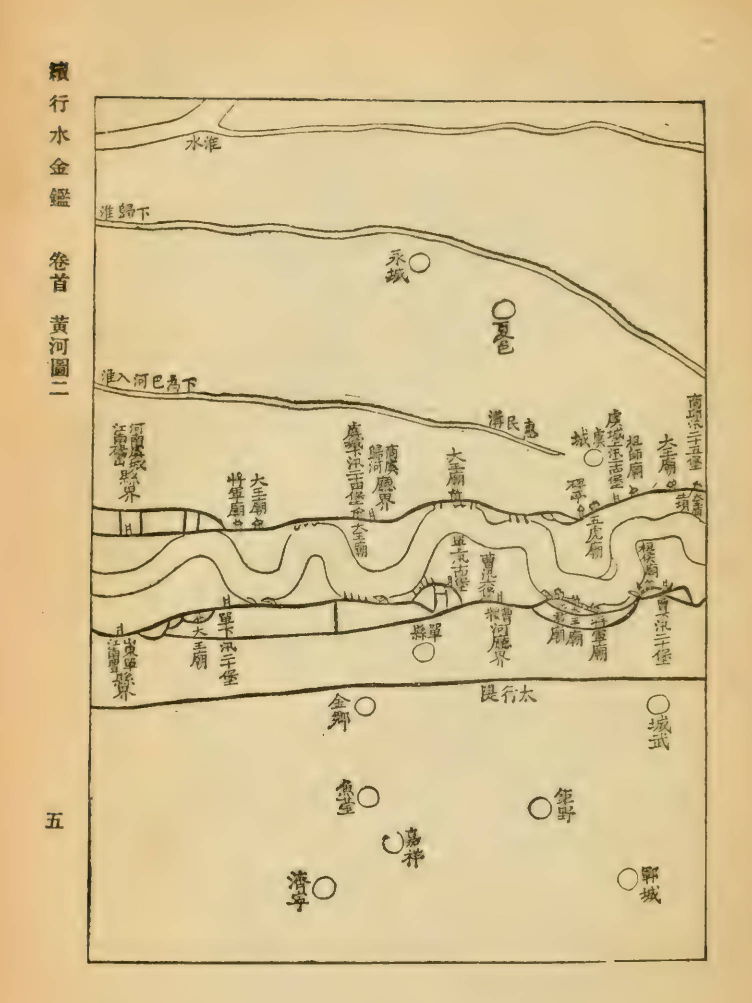
鄢陵
洧川
尉氏
通許
陳留
中牟
大王廟
陳橋鎮
魁星樓
衛家樓
十家店
封邱
長垣
陽武
延津
浚
淇
滑
濬

大清會典。黃河在河南孟津以上。東於羣山中。無衝決之虞。北岸歷孟縣、溫縣、至武陟縣境。南岸歷偃師縣、鞏縣而下、至汜水縣、滎陽縣境。出險入平。汗漫善決。全藉隄防捍衞。自是以東。歷滎澤縣、鄭州、原武縣、陽武縣、中牟縣、封邱縣、祥符縣、陳留縣、蘭陽縣、儀封廳、睢州、商邱縣、虞城縣、考城縣、及山東之曹縣、單縣。隸東河。

謹按黃河上源。前書圖已具。今自隄工以東具圖六。右圖一。北爲黃沁、衞糧、祥河三廳及下北廳之祥陳汛隄四萬九百四十八丈八尺。南爲上南、中河、下南河三廳隄三萬八千五百四十六丈四尺。凡圖皆書成後道光十年夏訂。據見在爲圖。從其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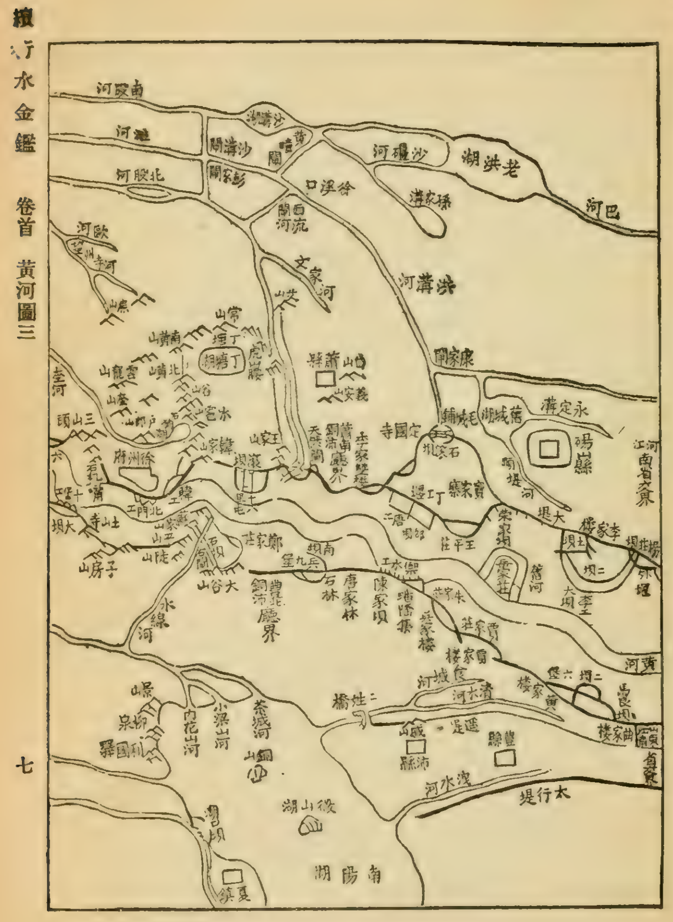
黃河圖二




淮水
下歸淮
永城
夏邑
下為巴河入淮
惠民溝
虞城
大王廟
太行隄
金鄉
城武
魚臺
鉅野
嘉祥
濟寧
鄆城
單縣

謹按黃河圖二。北爲下北廳、蘭陽上汛、及曹考、曹河、糧河三廳。隄四萬七千七百八十二丈。南爲蘭儀、儀睢、睢寧、商虞、歸河五廳。隄五萬一千二百七十六丈七尺。

黃河圖三



睢河
楊疃湖
池村閘
唐濟閘
崔家湖
麥子湖
柏山閘
龍家河
睢寧縣
沈家河
沈家湖
峯山閘河
花山
王家營
戴家樓
白山河
舊邳州
民便閘
安家閘
唐宋山
猫兒窩
引河
彭家河
荆山橋
荆山
駱馬湖
潘家河
蕲家河
王母山
舊運河
徐塘口
伊家河
運河
邳州
燕子河
艾山
艾山河
東泇河
西泇河
趙村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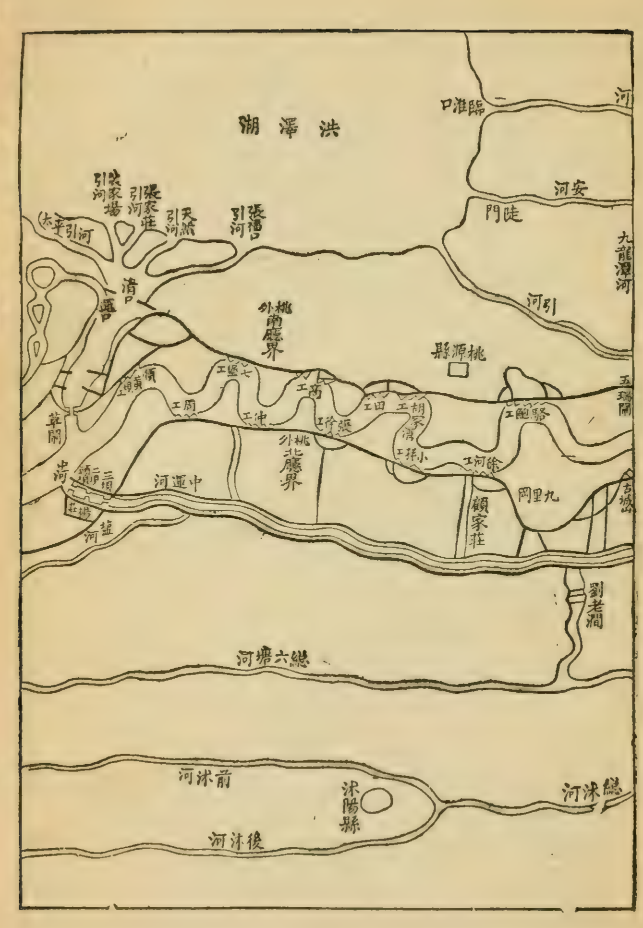
大清會典。黃河入江南境。歷碭山縣、豐縣、沛縣、蕭縣、睢寧縣、銅山縣、邳州、宿遷縣、桃源縣、清河縣。淮河出清口會之。復歷山陽縣、阜寧縣、安東縣、踰雲梯關二百餘里。入海。隸南河。

謹按黃河圖三。北爲豐北、銅沛、邳北三廳。隄四萬八千六百四十三丈二尺。南爲蕭南、銅沛、睢南三廳。隄六萬五千六百四十七丈一尺。銅沛、邳北均有連山未築隄之處。

黃河圖四



濉河
泗山湖
二行河
董家溝
利仁閘
安仁閘
歸仁閘
龍家河
睢寧縣
祠堂湖
沈家河
洋河鎮
古城
七堡工
杜工
河北鎮工
駱馬湖
柳園頭閘
王家溝閘
永濟橋
馬陵山
徐塘口
邳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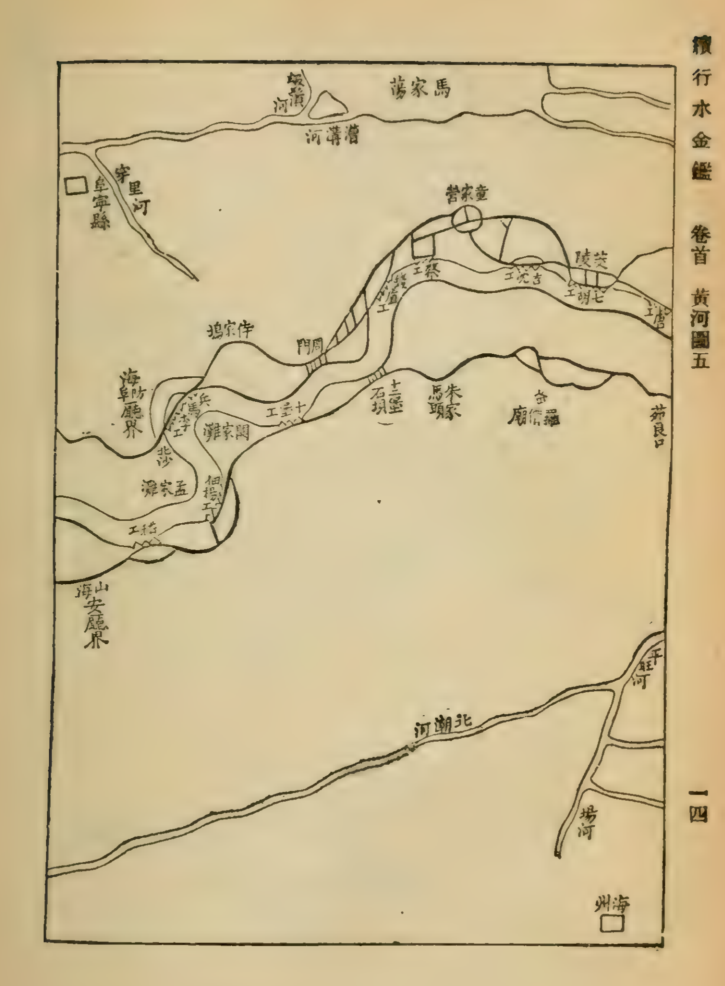


洪澤湖
臨淮口
安河
陡門
九龍潭河
引河
桃源縣
張福口引河
天然引河
張家莊引河
太平引河
清口
桃南廳外界
桃北廳外界
草閘
中運河
九里岡
顧家莊
古城山
鹽河
劉老澗
總六塘河
前沭河
沭陽縣
總沭河
後沭河

謹按黃河圖四。北爲宿北、桃北、外北三廳。隄五萬三十五丈二尺。南爲宿南、桃南、外南三廳。隄四萬九千五十五丈九尺。今圖外北外南至楊莊清口止。

黃河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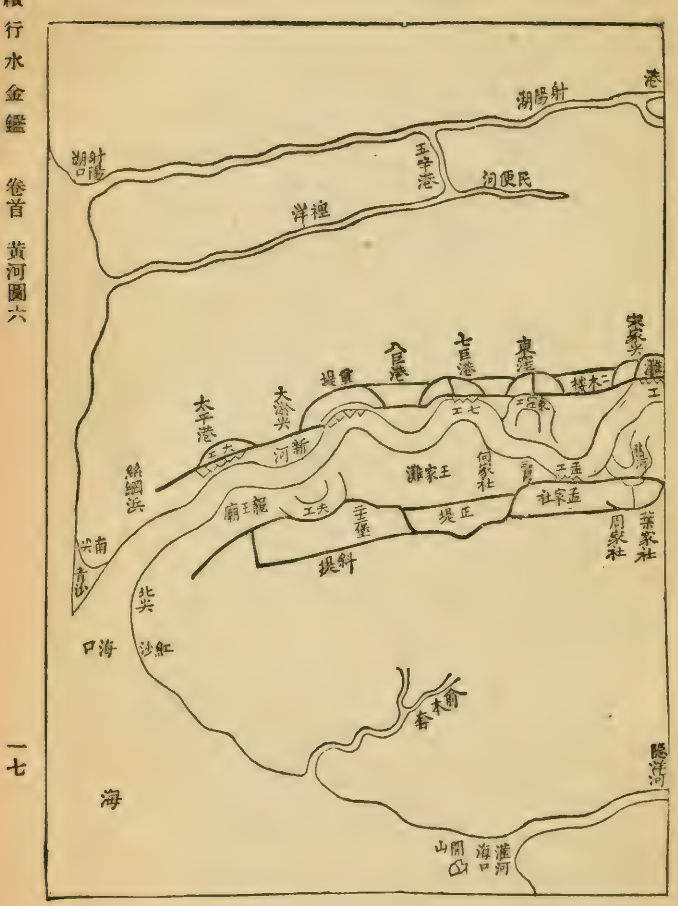

市河
漁濱河
淮安府
烏沙河
洪澤湖
運河
汰黃堤
外南海防廳界
清江閘
草閘
越壩
安東縣
永豐閘
鹽河
鹽河
南大塘河
北大塘河
小房子


馬家蕩
澮溝河
阜寧縣
童家營
朱家馬頭
北潮河
海州

謹按黃河圖五北爲外北楊莊以東及山安廳屬隄二萬七千丈一尺五寸南爲外南清口以京及海防廳屬隄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八丈七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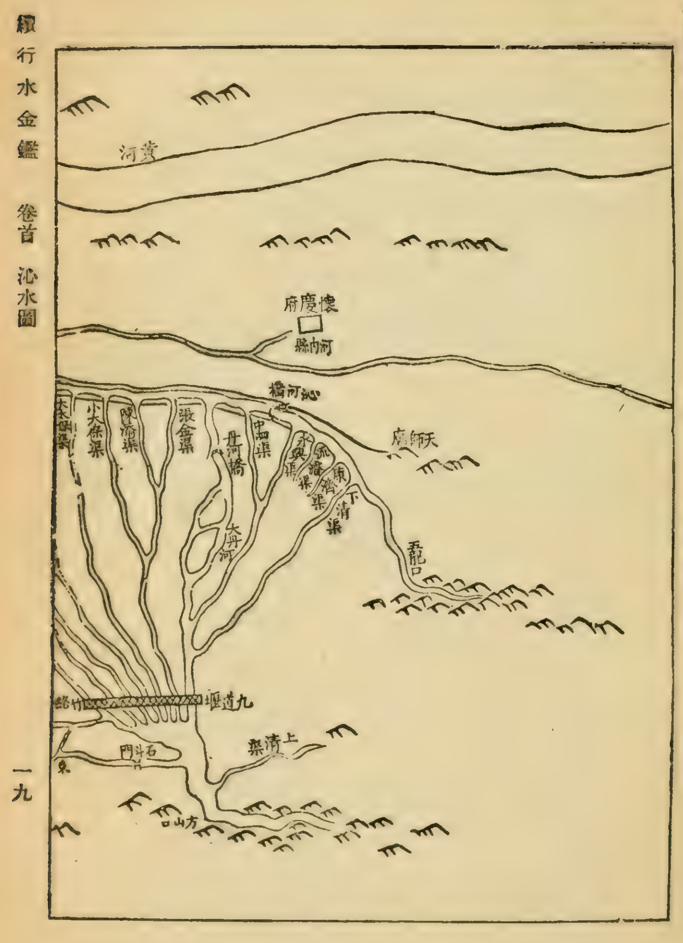
黃河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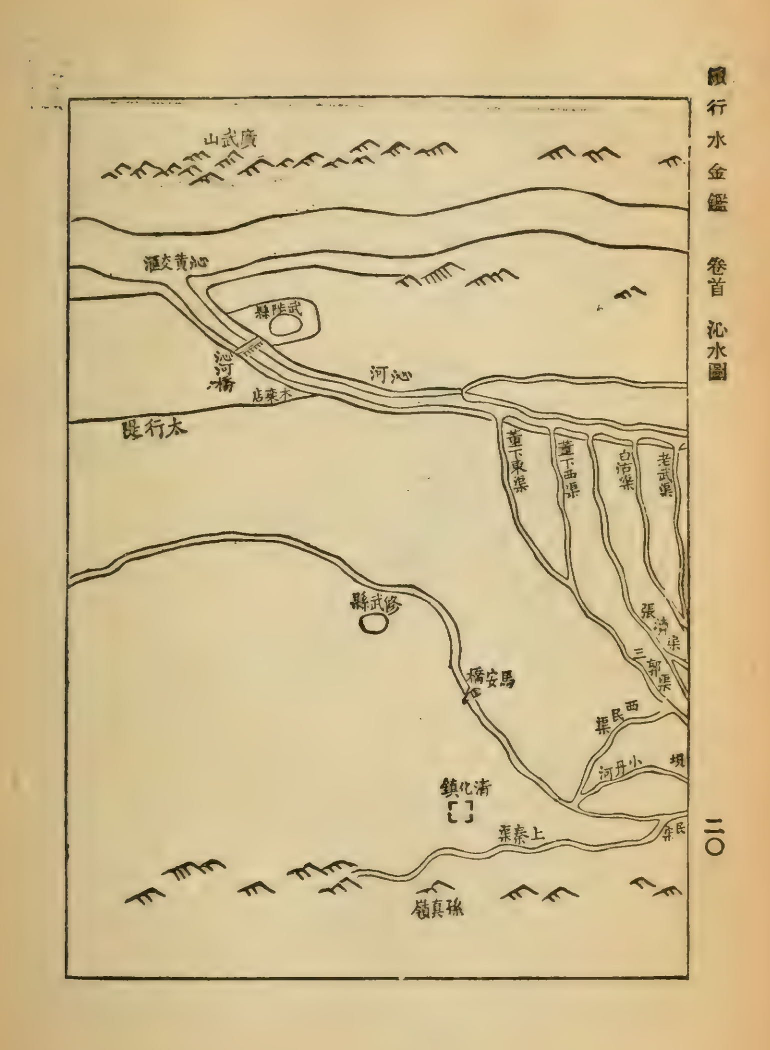

花園
九灶河
仁和鎮
周金港
辛家蕩
大套
海防廳界
陳家社
水陸社
黃河
柳圍頭
倪家灘
十套
九套
八套
七套
六套
五套
四套
三套
雲梯關
山海安廳界
小黃河
北湖河


射陽湖
射陽湖口
民便河
裡洋
宋家尖
七巨港
八巨港
大淤尖
太平港
新河
王家灘
何家社
孟家社
龍王廟
絲網浜
南尖
青沙
北尖
海口
紅沙
正堤
斜堤
葉家社
周家社
俞本套
隱洋河
海
開山
灌河海口

謹按黃河圖六。北爲海安廳。隄至龍王廟。二萬四千四百八十丈。南爲海阜廳。隄至大淤尖。二萬二千八百二十三丈。

沁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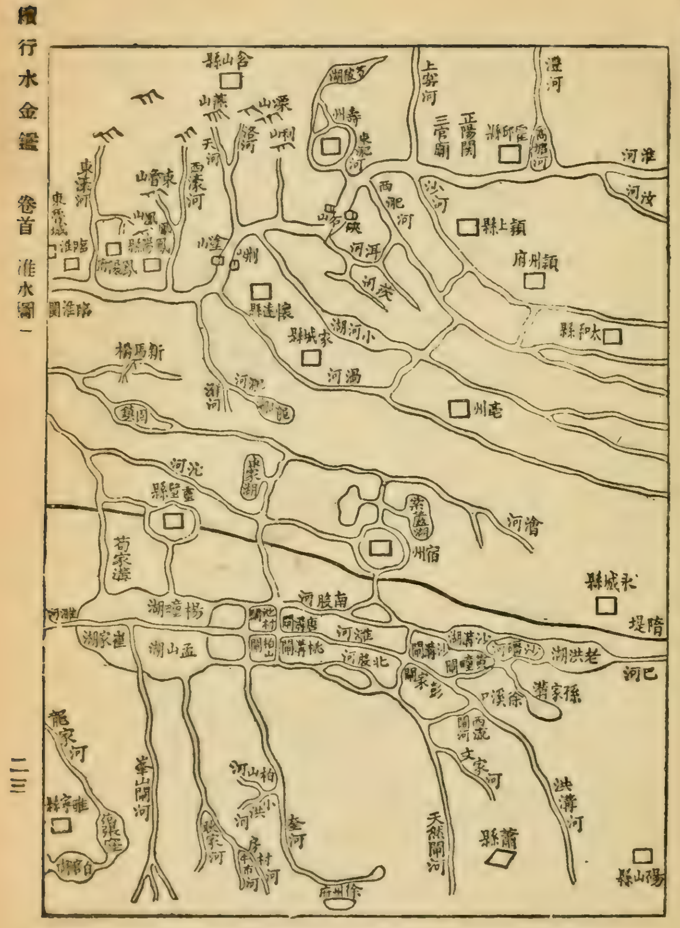

廣武山
沁黃交滙
武陟縣
沁河橋
沁河
木欒店
太行隄
董下東渠
董下西渠
白沽渠
老武渠
修武縣
張清渠
三郭渠
馬安橋
西民渠
小丹河
壩
清化鎮
上秦渠
民渠
孫真嶺

大清會典、懷慶府沁河。自山西澤州府南流。入府界。折東流一支津。東南流、爲廣濟河正渠。又東經府治西北、會大丹河。穿府治而東。經武陟縣北折。東南流。注黃河。

謹按濟圖前書已具。今補具沁圖。會典言廣濟河、乃會溴會濟入河。在沁入河之西。圖中小丹乃入衞水者、其太行隄起木欒店。東北至滑縣。經直隸長垣、東明至山東曹縣、單縣、江南豐縣、沛縣。爲黃、沁及衞河運河重門保障。



淮水圖一



含山縣
壽州
東淝河
正陽關
霍邱縣
淮河
汝河
西淝河
沙河
潁上縣
潁州府
太和縣
茨河
洛河
天河
西濠河
東濠河
鳳陽縣
塗山
荊山
臨淮關
懷遠縣
蒙城縣
渦河
新馬橋
亳州
沱河
靈璧縣
澮河
宿州
永城縣
隋堤
南股河
楊疃湖
睢河
崔家湖
孟山湖
北股河
老洪湖
巴河
洪溝河
天然閘河
文家河
蕭縣
碭山縣
徐州府
峯山閘河
龍家河
睢寧縣


六合縣
江浦縣
全椒縣
滁州
來安縣
定遠縣
天長縣
石門山
花園湖
女山
盱眙縣
天井湖
淮河口
潼河
泗州
洪澤湖
臨淮口
枯河
安河
太平引河
張家莊引河
天妃引河
張福口引河
東清壩
大成河
引河
桃源縣
黃河
沈家河
蔡家河

大淸會典。淮河在安徽境不屬於河員。至盱眙以下匯於洪澤湖。以高堰障其東南。必高堰鞏固足恃。設誌樁蓄水使足。常以三分入運河達江。以七分暢注淸口敵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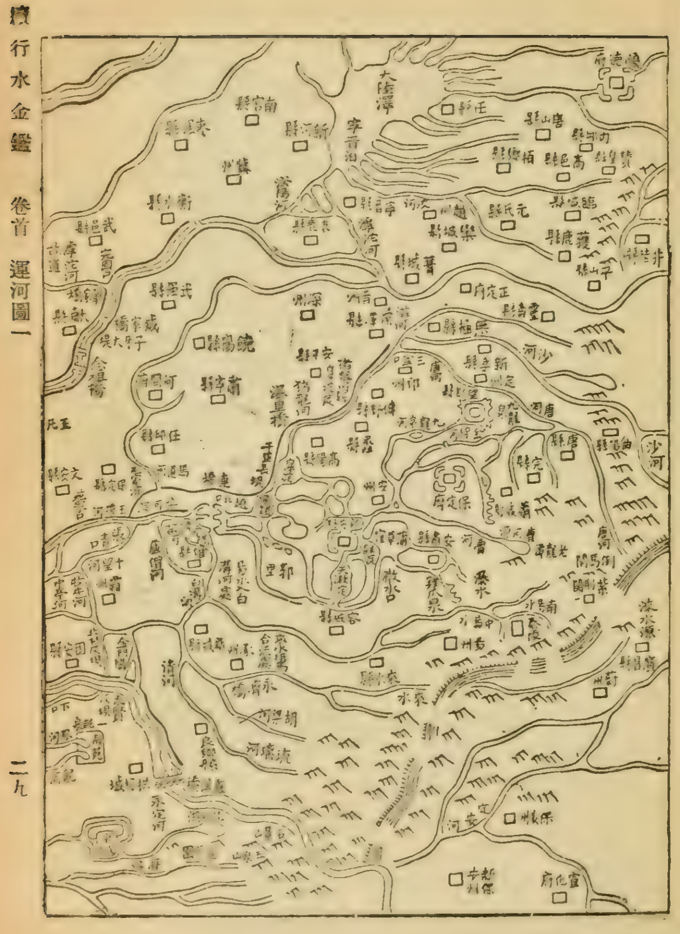
淮水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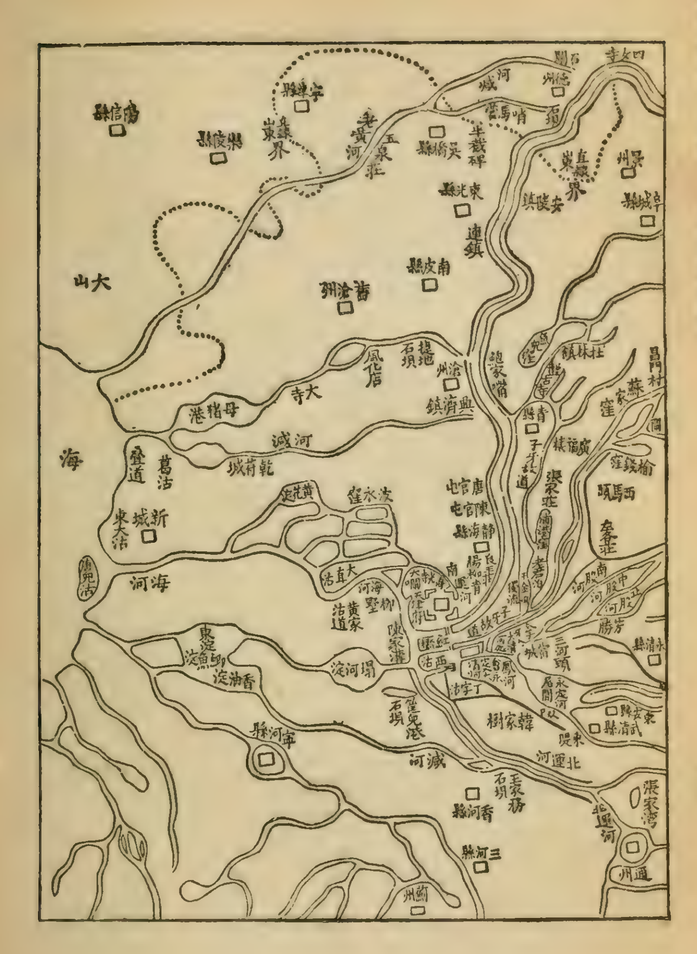
洪澤湖

古河頭
盱眙縣
女山湖
淮河
龜山
淮河口
洪澤湖
汴河
臨淮口
安河
陡門
引河

謹按淮水上源。前書圖已具。今續圖安徽及徐州所納之水。及納毛城鋪以下分泄之水。爲圖一。又展洪澤湖一圖。東有二隄。北入河。南入江。水道具焉。

運河圖一　直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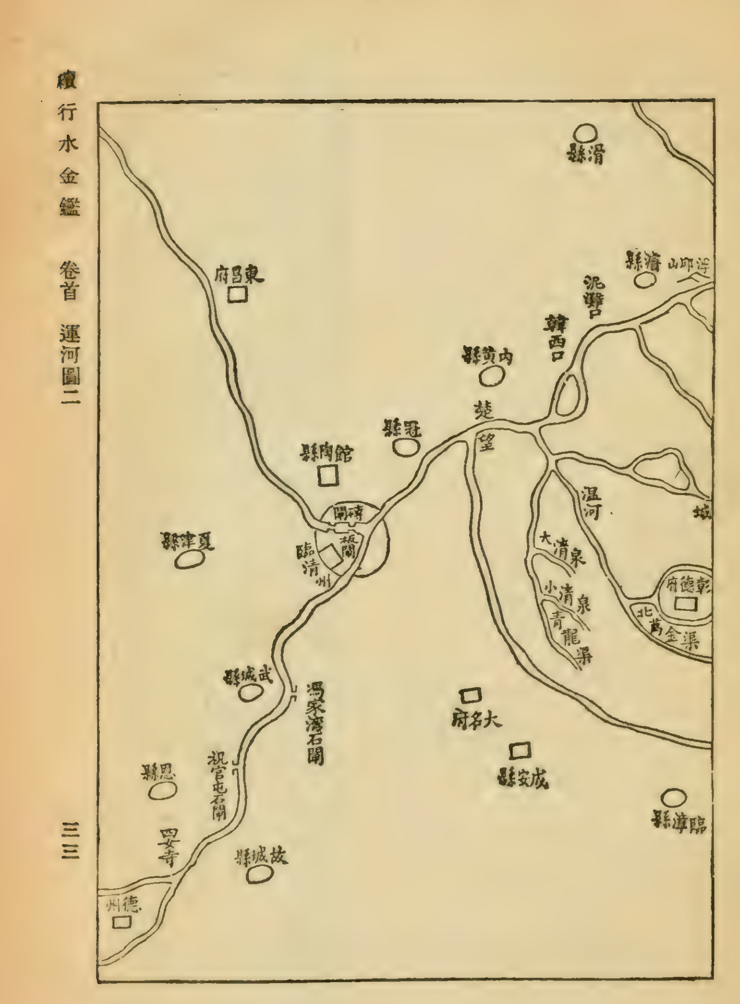

大陸澤
滹沱河
正定府
保定府
沙河
宣化府
南宮縣
新河縣
冀州
衡水縣
武邑縣
晉州
藁城縣
深州
饒陽縣
肅寧縣
任丘縣
高陽縣
河間府
清河
永定河


大山
海
陽信縣
樂陵縣
寧津縣
吳橋縣
東光縣
南皮縣
滄州
德州
景州
阜城縣
安陵鎮
連鎮
興濟鎮
大寺
母猪港
減河
乾荷城
葛沽
新城
海河
大直沽
靜海縣
唐官屯
陳官屯
楊柳青
西沽
王家務
韓家樹
北運河
寧河縣
香河縣
三河縣
薊州
通州
張家灣
武清縣
東安縣
永清縣
三河頭

大清會典。運河自德州桑園鎮北。入直隸吳橋境。四百五十里至天津縣三岔口東岸滄州靜海縣。洩水有二減水壩。西岸滹沱河。自青縣南東北流。入運河。天津縣三岔口北潞河自北來。與衛河會。是爲北運河。水源出赤城縣。流經邊牆外。入密雲縣西境。南流經通州城。東南流經故鄚縣。入武清縣境。東岸筐兒港引河。洩水有減水閘。河西務引河入七里海。洩水有青龍灣壩。又南流西會淀河。經天津城北。直沽南會衛河。東入於海。漕運過津關。溯潞河北上。二百里至通州城東石土二壩。

運河圖二　德州至臨清汶會漳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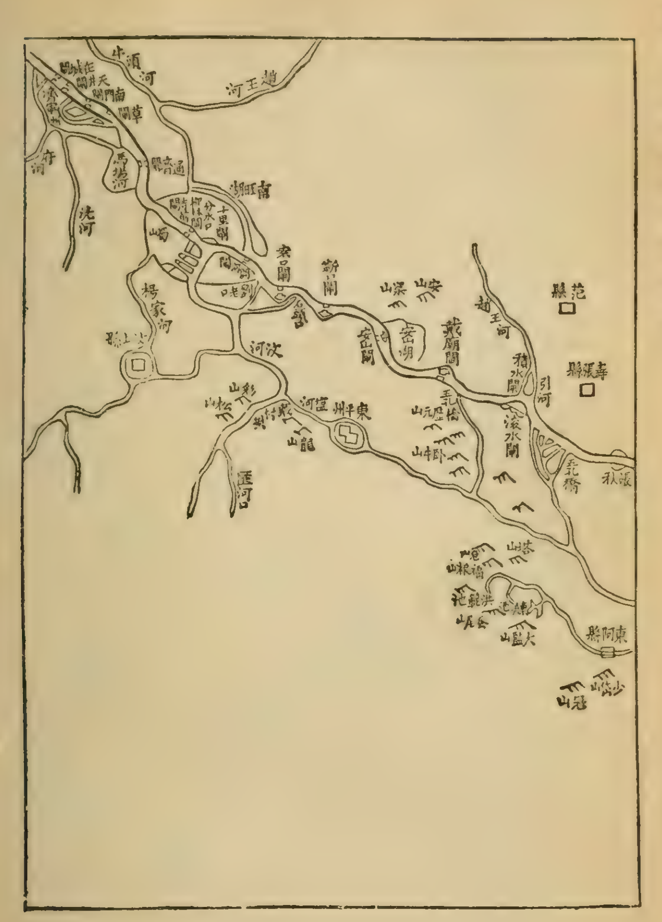



滑縣
浮邱山
濬縣
泥灣口
韓西口
東昌府
內黃縣
楚望
冠縣
館陶縣
溫河
磚閘
板閘
臨清州
夏津縣
大清泉
小清泉
青龍渠
彰德府
北萬金渠
武城縣
大名府
祝官屯石閘
恩縣
成安縣
臨漳縣
四女寺
故城縣
德州

大清會典。臨清州城西衞河自西南來與運河會。水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東北流會淇水漳水。過臨漳分爲二。北流入滹沱河。東流經大名府東。又東北流。至此與會通河會。北流。是爲南運河。由板閘入衞河。三百五十里至德州桑園鎮東岸恩縣境四女寺鎮。與老黃河通。泄水有減水壩。又德州城外哨馬營泄水有滾水壩。　山東糧船。停泊運河。有漕州縣糧米。陸運至水次上船。濟南府武定府、臨清州及東昌府之恩縣、館陶縣、冠縣。漕糧在閘外兌。運河南派運糧船。在衞輝府衞河水次受兌。東北經濬縣境。又東北經滑縣、湯陰縣、內黃縣。過臨漳歷直隸大名府境。又東入山東館陶縣境。至臨清州南板閘。與山東漕船會。

運河圖三　臨清至濟寧


濁漳
清漳
衛河
館陶縣
堂邑縣
東昌府
荊門上閘
荊門下閘
阿城
阿城上閘
阿城下閘
七級上閘
七級下閘
周家店閘
李海務閘
通濟橋閘
永通閘
土橋閘
梁鄉閘
戴灣閘
博平縣
清平縣
大清河
徒駭河
馬頰河
汶衛交匯
臨清州



大淸會典。濟寧州城西天井閘。八十里至汶上縣西南柳林閘。迤北爲分水口。汶水自北來入運河。水源一出萊蕪縣原山西南流。經泰安縣南故縣鎮。一出泰山仙臺嶺東南流。經故縣鎮。二水合流。西南會牟汶、嬴汶、塹汶、小汶、衡魚河、席橋河諸水。至此出口分濟運道。四分南流出柳林閘。合於泗沂。本係三分六分北流出十里閘。合於漳衞。本係七分受濟運諸泉凡二百十二。會汶水出分水口者五十一泉。會小汶入汶者五十九泉。會牟汶、嬴汶入汶者三十九泉。會塹汶入汶者十六泉。由衡魚河、席橋河入汶者四十七泉。一百十六里至東平州戴家廟閘。東鄰蜀山馬蹋湖。放水有利運等閘。西鄰南旺湖、安山湖。泄水有焦鸞寺、斗門、關家等閘。進水有安濟等口。二百五十七里至臨淸城東南板閘。西岸通黃河故道、趙王河、沙河。進水有新建等涵洞。龍灣等閘。東岸通大淸河、馬頰河、徒駭河。減水有一空二空等橋。　山東泰安府、兗州府、曹州府、東昌府、濟寧州漕糧。在閘內兌運。

運河圖四　濟寧至夏鎮


新開河
橫壩
南陽閘
東林閘
師莊閘
牛頭河
新閘
石佛閘
趙村閘
在城閘
天井閘
南門橋
草橋
濟寧州
七里河
白馬河
鄒縣
沙河
金口壩
府河
兗州府
沂河
泗河


沛縣
夏鎮
楊莊閘
三河口
昭陽湖
魚臺縣
舊運河
南店子
馬公橋
利建閘
滕縣
獨山湖
界河

大清會典。由夏鎮閘入新河。一百十四里至魚臺縣境南陽閘。東岸受濟運諸泉。凡五十四。合流入滕縣。出彭口新支河者三泉。合薛河。出彭口新支河者七泉。出修永閘者五泉。出鮎魚涎等口者三泉。會南梁河。出滿家口者九泉。會北沙河。出王家口者六泉。注獨山湖。出張家口趙家口者十二泉。注新河。出棗林閘者九泉。由南陽閘入會通河。二十四里至師莊閘。泗水自東岸入運河。水有四源。並出泗水縣陪尾山。西南流。經曲阜縣北。又經滋陽縣城西金口壩。分爲二支河。西入洸河。經流會沂河、白馬河。出魯橋入運河。受濟運諸泉。凡一百十八。會泗水出魯橋者八十二泉。會沂河入泗者二十一泉。會白馬河入泗者十四泉。出南陽閘者一泉。四十九里至濟寧州城西天井閘。洸水自東北來入運河。水本汶水南出之支流。出寧陽縣堽城壩西南流。經滋陽縣西會漕水南流。合泗水支流。經濟寧州城北。分爲二、北支入馬場湖。南流由會通橋入運河。受濟運諸泉。凡三十二。會漕水入洸者十一泉。會泗水支流入洸者二十泉。出通濟橋入運者一泉。

運河圖五

夏鎮至楊莊



皇河
駱馬湖
彭家河
唐宋山
引河
水線河
伊家河
潘家屯引河
茶城河
小梁山河
內花山河
白馬河
武河
燕子河
東泇河
西泇河
沂河
趙村湖
頓莊閘
丁廟閘
萬年閘
運河
銅山
微山湖
南陽湖
夏鎮
回馬跨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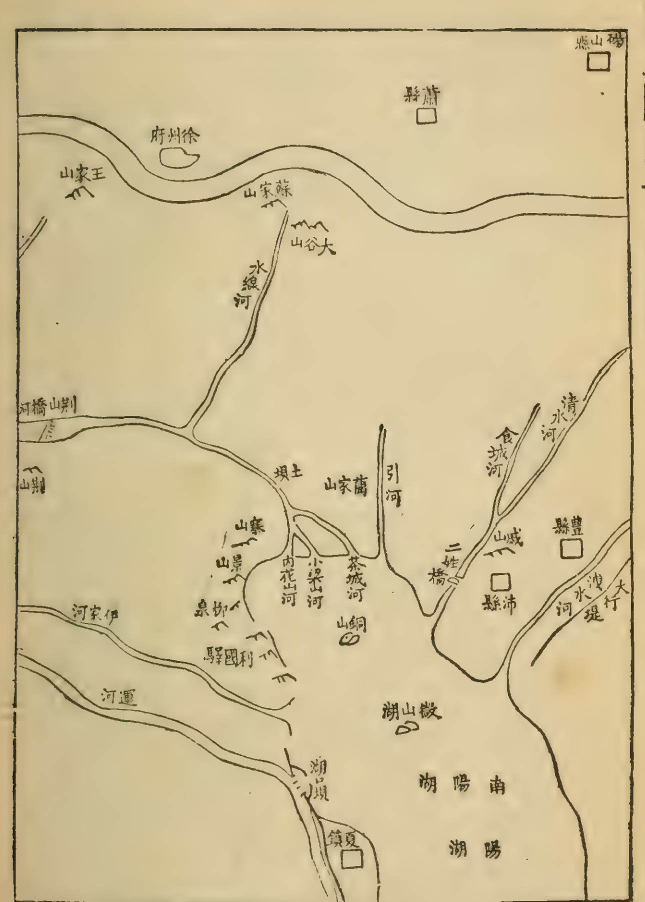


引河
中運河
鹽河
遥堤
仰化集
六塘河
南六塘河
北六塘河
沭陽縣
馬陵山

大清會典糧運從楊莊進運口入下中河三十五里經宿遷縣境入上中河一百十三里至中河口南鄰黃河北界駱馬湖湖上承白馬芙蓉諸湖之水南流有竹簍王家溝等閘壩與運河通舊謂十字河四十里經邳州境入泇河水有東西兩源東泇出山東費縣箕山東南流經蘭山縣西西泇出嶧縣抱犢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泇合流至邳州西北入運河百里至黃林莊入山東嶧縣境沂水支流自徐塘口入泇河一百六十里至沛縣夏鎮閘兩岸受濟運諸泉凡九會承水出針溝口者三泉出侯遷萬年等閘者四泉注微山湖出湖口閘者二泉　徐州衞江北幫及長淮三四兩幫漕糧由徐州撥船運至皂河載上糧船邳州沛縣糧船俱出泇河

運河圖五附圖一

西岸湖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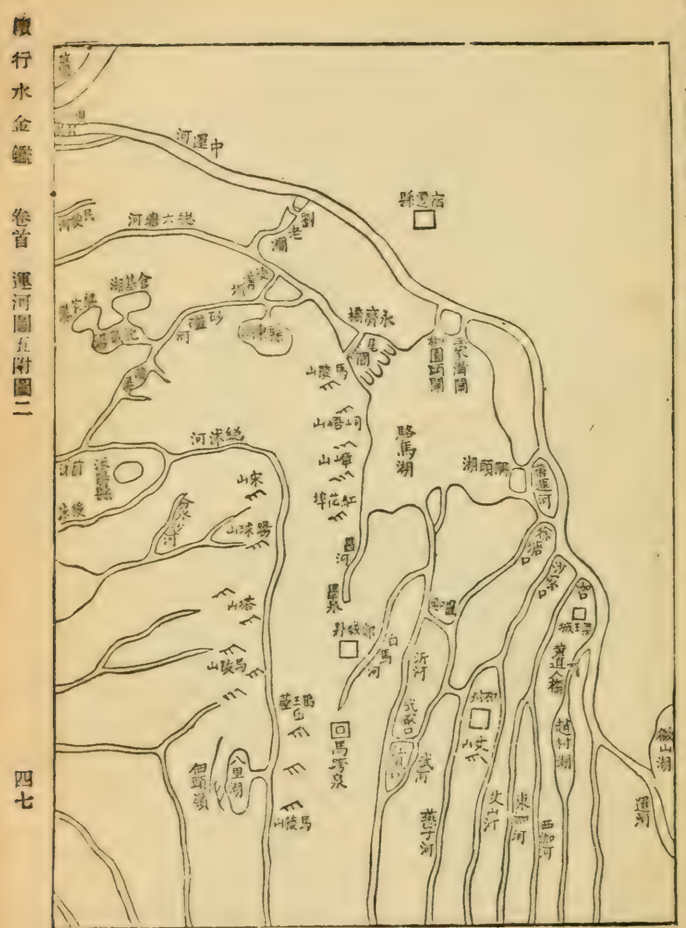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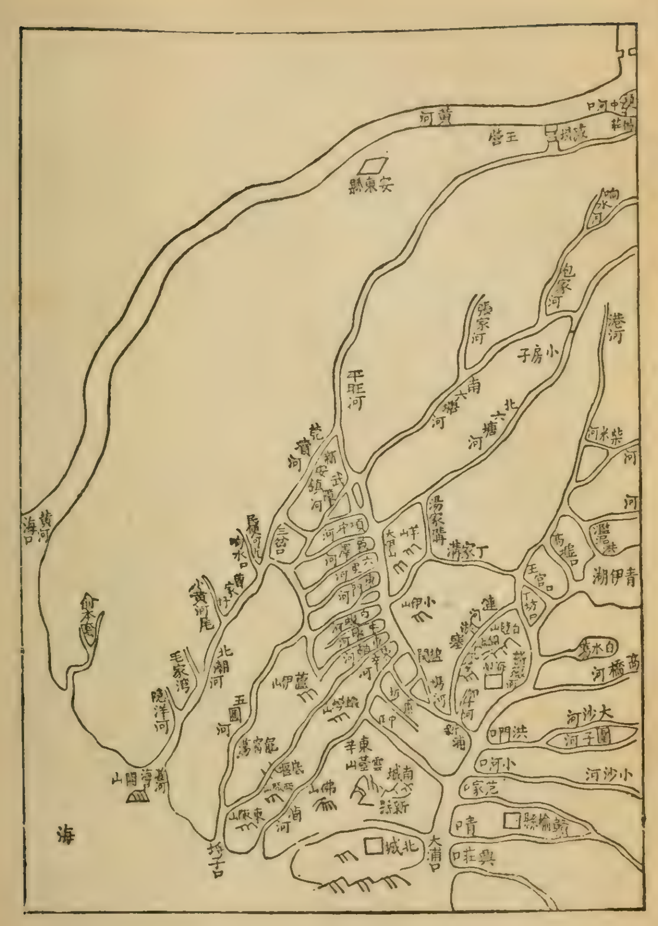


黃河
羊山
引河
宿遷縣
皂河
柳園頭閘
駱馬湖
湖頭閘
彭家河
靳家河
王母山
沂河

大淸會典。魚臺運河以下及邳宿運河。其水上承會通之水。西藉微山湖蓄水。東受沂、泗、洸、泇之水。並藉獨山湖蓄水。徐州府微山湖在府北境。順隄河自曹州府東流入境經沛縣南而東注於湖。其自湖東出二支津曰伊家河曰荆山橋河。俱注運河。

運河圖五附圖二　東岸湖河





黃河
王營
安東縣
響水口
包家河
張家河
小房子
港河
平旺河
南六塘河
北六塘河
柴米河
湯家溝
丁家溝
青伊湖
高橋河
大沙河
洪門口
小河口
小沙河
大浦口
北城
黃河海口
北潮河
毛家灣
五圖河
新浦
海

大淸會典.中河上承邳宿運河之水.復藉駱馬湖蓄水濟運. 徐州府駱馬湖上源曰沂河.自山東沂州府南流入府界.武河亦自沂州府南流入境.一支津西出.通燕子河正渠.折東流來會.又南豬爲駱馬湖.白馬河、墨河俱自沂州府南流入境會焉.燕子河自沂州府南流入府界.一支津西出.匯爲靑竹湖.西通芙蓉河.又南經邳州.東會武河支津.又西南芙蓉河來會.又南合隅頭湖北支津.入運河.六塘河亦自駱馬湖東南出.北合縣東湖水.東入淮安府界. 淮安府淮北鹽河.即六塘河.自徐州東流入界.砂礓河自海州西南流來會.又東新鹽河自運河東出來會.分爲二支.曰南六塘河.曰北六塘河.俱東北流.舊鹽河亦自運河東出.經安東縣北來會.南北六塘河至是合流.曰鹽河.東北入海州界. 海州鹽河西通碩項湖水.又北入於海.

運河圖六

裏河


寶應湖
白馬湖
寶應縣
龍亭閘
通湖閘
葉雲閘
溫山溝河
平橋鎮
楊家廟
下河
市河
淮關
永利閘
裕民閘

大清會典。寶應九十五里至淮安府山陽縣北淮關盤糧廳。四十五里經清江浦。過龍王、福興、通濟、惠濟等閘出淸口。黃河自邳州東南流。淮水自泗州洪澤湖東北流。會於淸口是爲淸黃交匯之處。糧運出口。淮北淮南各州縣漕船。俱由淮入洪澤湖入運。

運河圖七 寶應至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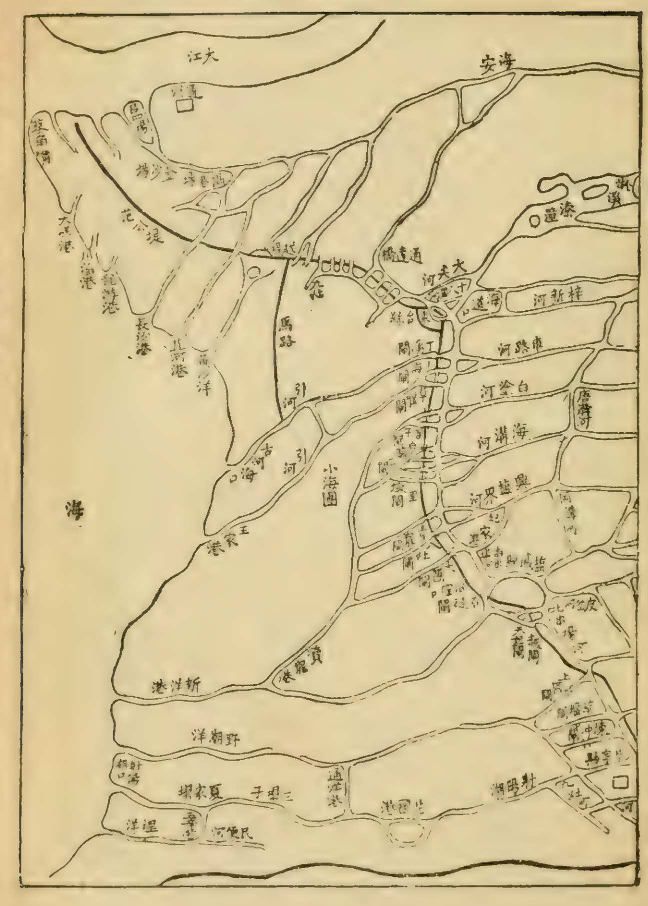


大清會典。南漕涉大江。入運口。一由儀徵。一由瓜洲。並會於江都縣南之三汊河。二十五里經揚州府城。一百里經高郵州城西岸槐子、邵伯、高郵等湖。東岸鄰芒稻河、艾陵湖、荇絲湖。泄水有車邏、昭關、金灣等閘壩。八十里經寶應縣城西岸寶應、界首等湖。東岸鄰廣洋湖、馬家蕩。泄水有雙龍、黃浦等閘。　江南江安糧道屬漕船。由各州縣水次開行。出江。歷安慶、池州、太平各府境。經西梁山之麓。由采石磯順流入江寧府之龍江關北。二十里渡江。北至瓜步。又東北至北新河。入儀徵運口。　江西糧船。自省城南浦驛大江開行。經揚子洲。歷星子、都昌二縣境。入鄱陽湖。至湖口縣。出大江。經梅家洲入彭澤縣境。順流與安徽省糧船會。　湖北糧船。由省城將臺驛大江開行。經小青山、大清山、馬家洲、趙家磯、道士洑營。入大冶縣境。經漳源塘、菖蒲港。歷蘄水縣、烏江廟、迴風磯。入黃梅縣、廣濟縣境。經魯肅港、余家涯。入江西德化縣界。與江西糧船會。　湖南糧船。由岳州府巴陵縣洞庭湖口開行。經劉公磯、蓮花塘。至臨湘縣境。經白螺、楊林等磯。入湖北嘉魚縣、沔陽州境。平江順流。經江安塘、王家港。入江夏縣境。至湖北省城。與湖北糧船會。

運河圖七附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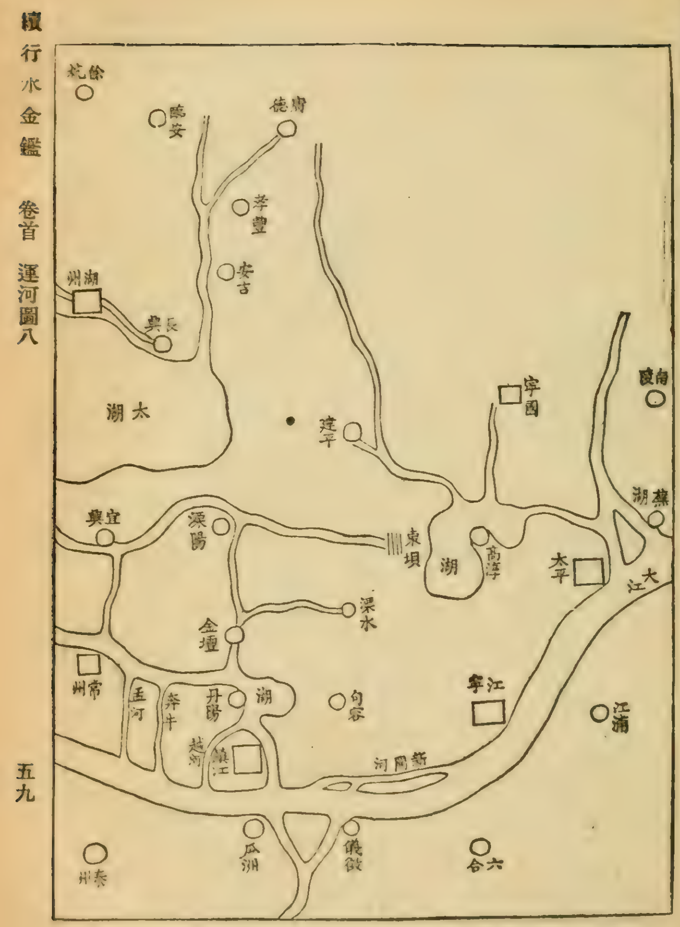
下湖運鹽河以北東至海北至黃河




大江
海安
花公堤
馬路
大伊河
通達橋
梓新河
海道口
串路河
白塗河
海溝河
興鹽界河
唐薛河
引河
古河口
小海團
海
王家港
新洋港
野潮洋
夏家塥
斗龍港

大淸會典。江甘運河。高寶運河。山淸運河。東岸爲下河。地勢卑下。倚隄爲保障。於分淮之始。設惠濟、通濟、福興、龍王四閘。俾受水有節。下游設車邏、昭關、金灣等閘壩。遇盛漲。分道宣泄入江。兼於東岸間段設涵洞。以資下河民田灌漑。　自淮安府揚州府境東出支津十餘。瀦爲馬家蕩、九里蕩、大縱湖、蜈蚣湖、護金蕩。支渠交錯。皆東入於海。

運河圖八　鎮江至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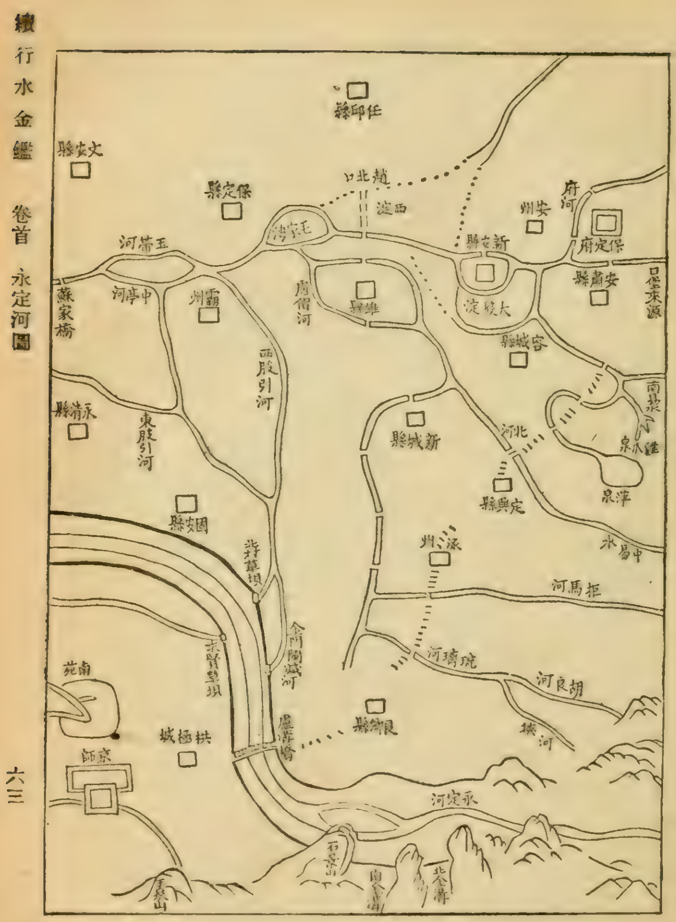

餘杭
臨安
德清
孝豐
安吉
湖州
長興
太湖
建平
寧國
南陵
宜興
溧陽
東壩
湖
高淳
蕪湖
太平
大江
溧水
金壇
常州
孟河
奔牛
丹陽
湖
句容
江寧
江浦
越河
鎮江
新開河
瓜洲
儀徵
六合
泰州

紹興
浙江
杭州
武康
海寧
海鹽
石門
德清
平湖
桐鄉
嘉興
嘉善
松江
南匯
奉賢
黃江
吳江
上海
金山
青浦
吳淞江
寶山
嘉定
蘇州
無錫
崑山
太倉
崇明
大江
常熟
呂四
狼山
江陰
靖江
通州
泰興

大清會典江南蘇松糧道屬糧船由各州縣水次開行出運河自吳江縣西北塘河西行至蘇州府城閶門松江府太倉州糧船由婁江來會出滸墅關北行會常州鎮江二府糧船至京口閘渡江北入瓜洲運口 浙江糧船杭州府自省城北武林驛開行歷湖州府德清縣境東過北陸橋歷石門桐鄉二縣境經嘉興府城西遶北出杉青閘會嘉興府糧船至王家涇北為平望驛東過鶯脰湖湖州府糧船入焉又東北會於吳江縣之北塘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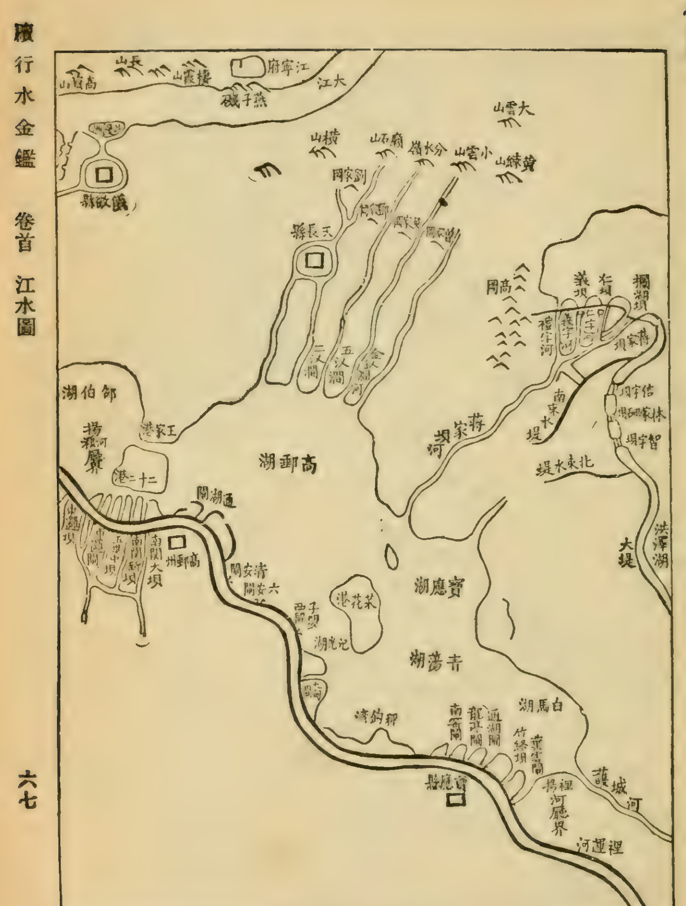
永定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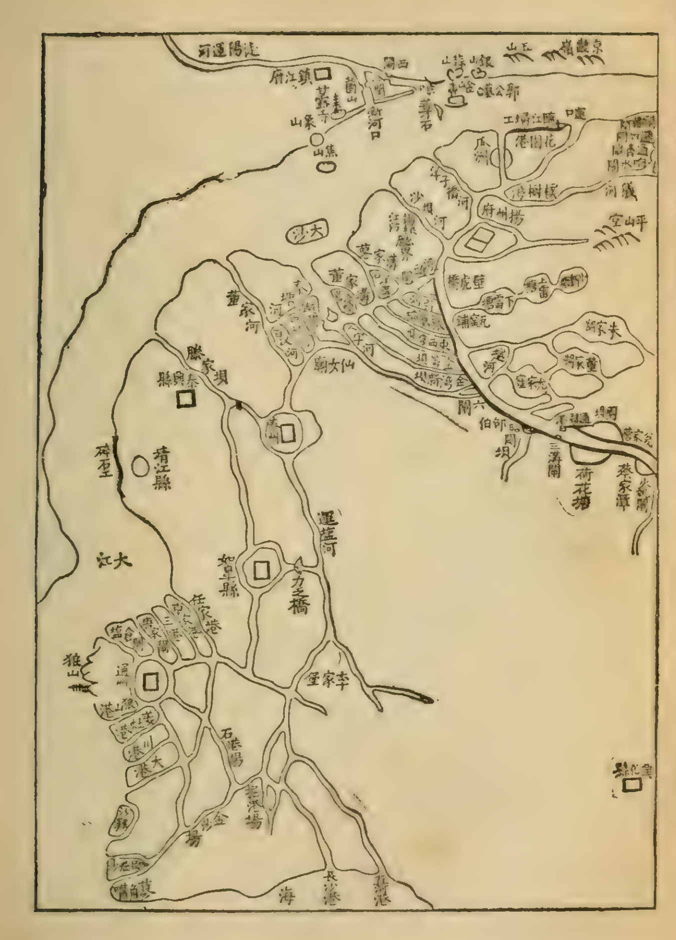
大清會典。桑乾河踰石景山以下。曰永定。經宛平縣、良鄉縣、涿州、固安縣、永淸縣、霸州、文安縣、東安縣、武淸縣、靜海縣、天津縣各境。納廣陽河、鹽溝河、合鳳河匯於淸河。爲三角淀。入北運河。



江水圖



江寧府
大江
高資山
長山
棲霞山
燕子磯
大雲山
橫山
分水嶺
小雲山
儀徵縣
天長縣
高岡
二汊澗
五汊澗
邵伯湖
王家港
二十二港
高郵湖
通湖閘
高郵州
清安閘
六安閘
寶應湖
青蕩湖
白馬湖
寶應縣
護城河
裏運河
北東水堤
南東水堤
蔣家河
洪澤湖
大堤
禮字河
智字埧
信字埧


鎮江府
大江
泰興縣
靖江縣
如皐縣
揚州府
運鹽河
仙女廟
瓜洲
儀河
平山
李家堡
海
長沙港

大淸會典儀徵瓜洲一帶江防。亦以河員領之。
謹案江水上源。前書圖已具。今續圖儀徵閘以東至海口爲圖一。而六閘以西諸湖之水。或由運河。或由芒稻閘入江之原委。皆在其中。



續行水金鑑卷第一

河水原委一

黃河源在崐崙山。在今回部極西境。有三源。一爲喀什噶爾河。出喀什噶爾城極西之哈喇庫勒。迤北兩水合流。南注。東會支河。經城東流。計千餘里。皇朝通志

喀什噶爾河上源曰雅滿雅爾河。出喀什噶爾城西南。歧爲二支。東經城南復合。曰喀什噶爾河。又東赫色爾河、哈拉庫爾河出其西北山。合南流瀦爲泊。折西流來會。又東經英吉沙爾城東北。英吉沙爾河出城西北山。西流經城北來會。大清會典

一爲葉爾羌河。出葉爾羌城西南山內。紆折出山。分流經城左右。復合。亦千餘里。會喀什噶爾河。皇朝通志

河出葉爾羌西南塔爾塔什嶺。三水合東流。折西北。復折東北流。歧爲二支。環葉爾羌城而東復合。的雜布河出城東南境。北流來會。大清會典

一爲和闐河。出南山。二源分流。名玉隴哈什河、哈喇哈什河。夾額里齊城而北。合流數百里。與喀什噶爾河葉爾羌河會。皇朝通志

河出和闐城南山。北流歧爲二支。經城東復合。又北玉隴哈什河、喀喇哈什河。俱出城西。合東北流來會。大清會典

東流有阿克蘇河。源出北山。名托什干河。經烏什城北。迤南至阿克蘇城南。又南流來會。遂名塔里木河。皇朝通志。

阿克蘇河出阿克蘇城西北山。東南流經城西及南。烏什河出烏什城西山。二水合。東流歧爲二支。經城北復合。又東流來會。稍東歧爲二支。注塔里木河。大清會典。

東流有木素爾河。源出北山。西南流。又東過拜城。又東過賽喇木城。合庫車之赫色勒河。過沙雅爾城北來會。皇朝通志。

拜河二源。曰哈布薩朗河、曰穆薩爾河。俱出拜城西北山。合於城南而東流。經城南合北來一水。又經賽哩木城西南。東赫色爾河出其北山。三水合。南流來會。又東南經庫車城南而東。庫車河出城東北山。二水合。南流經城東來會。又東南注塔里木河。大清會典。

又東流有海都河。源出北山之裕勒都斯。經哈喇沙爾城西。匯爲博斯騰淖爾。自淖爾流出。經庫隴勒境來會。又東匯於羅布淖爾而伏。卽古所謂鹽澤蒲昌海也。皇朝通志。

開都河上源。曰珠勒都斯河。出布古爾東北山。數水合西南流。西納達賴克河。折東流。歧爲二支復合。南北納十餘水。而東北納瑪爾什河。經喀喇沙爾城西及南。瀦爲博斯騰泊。一渠西南出。曰開都河。經庫勒爾北。折東南流。注塔里木河。大清會典。

河水伏流千餘里。東南有孔道。斜直青海之西境。重發於巴顏喀喇山噶達素齊老之上。涌爲天池。水色獨黃。流爲阿勒坦河。三百餘里入於鄂敦淖爾。卽元史所謂星宿海也。皇朝通志。

張騫言曰。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也。正義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泑澤卽鹽澤也。一名蒲昌海。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史記大宛列傳。

西域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西限葱嶺。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漢書西域傳。

黃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顏喀喇山之東麓。二泉流數里合而東南。名阿爾坦河。南流折而東。有小水自西南來會。當河源南岸。有古爾板蒙袞拖羅海山。三峯相並。又有拉母拖羅海山。稍崇峻。北岸有噶達蘇七老峯。高四丈。亭亭獨立。石紫赤色。俗傳爲落星石。西南有阿拉爾巴顏喀喇嶺。又東折而北而東。而東南流。有烏哈峯泉水自西南來會。又東有拉母拖羅海山水自南。有西拉薩山水自北。俱來會。又東有七根池水自北來會。又東流數十里。折東北流百里。至鄂敦他拉。卽古星宿海。元史所謂火敦腦兒也。自河源至此。已三百里。巴顏喀喇山卽古崑崙山。其脈西自金沙江源犂石山蜿

蜒東來。結爲此山。以地勢極高。爲南北諸山之祖源。處西二十度。極三十五度也。山石黑色。蒙古謂富貴爲巴顏。黑爲喀喇。卽唐劉元鼎所謂紫山者。又名枯爾坤。卽崑崙轉音也。阿爾坦河。雖元人尋源。但知起星宿海。未知其西尙有本源。蒙古謂金爲阿爾坦。言水色微黃而溜甚急。眞河源也。自此東北至河州界積石關。計二千七百餘里。直路邊外。一千四百五十五里。　今按通志。以崑崙爲葱嶺。此以巴顏喀喇山爲崑崙。誤。星宿海於羣山圍繞中平地有泉千百泓並湧。望若列星。阿爾坦河自西南來。皆匯。自巴顏喀喇山東北連亙爲布呼吉魯肯山。阿客塔齊欽山。烏藍得齊山。馬尼圖山。巴爾布哈山。東南盤折爲都爾伯津山。哈喇阿答爾罕山。巴彥和碩山。衆山環繞。中間地可三百餘里。泉源大小無數。蒙古謂星爲鄂敦。水灘爲他拉也。阿克塔齊欽及巴爾布哈。二山高大異常。一則兩峯如馬耳。正當其北。一則兩崖壁立。當其東北。蒙古稱爲枯爾坤。與源西之巴顏喀喇同名。以三山皆崑崙也。海在西寧邊外西南一千一百十四里。　水道提綱。

賀卜諾爾者。卽世傳黃河之源、星宿海也。自闢展西至和闐、四五千里之南。自和闐南至後藏、四五千里之東。周回萬里。皆星宿之海。渺無人煙。間有道途。非戈壁。卽泥淖。直峯側嶺。曠野平川。無地非泉。或如鏡懸。或如瀑布。或萬點湧地而出。如珠之走盤。或錯落散布而來。如星之躔度。水色赤黃。數其泉不可以萬千計。派流莫考。沮洳無垠。無一非夾淤夾沙淘湧旋流之水。加以雪山之陽。回疆數千里。各河東南長趨。俱匯於賀卜諾爾。爲黃河極大之湖。瀠洄渟滀。旋轉而伏。其東其北。皆峻嶺高峯以障蔽之。數百里出山。始見黃水一線。自山下湧出如溝渠耳。東北流入中國。卽黃河也。有村二

處俱名賀卜諾爾各四五百家其地設五品伯克一員屬闢展大臣管轄椿園氏曰古云葱嶺之水東注河源西歸洋海今履其地而驗之信然夫黃水之在賀卜諾爾爲宇內最大之湖洞庭彭蠡合而一之不敵其半羣山擁遏伏流千里而後由積石入中國亦祇一線耳寧夏之人且灌且淤大享其利至中州則浸淫彌漫爲南北兩岸之害九河之故道既湮隄防埽壩皆障水之遺法然亦無可如何耳 西域聞見錄

東南流出注於札楞淖爾皇朝通志

阿爾坦河東北會諸泉水北有巴爾哈布山西南流出之一水南有哈喇答爾罕山北流出之水來會爲一道土人名此三河曰古爾板索爾馬東南流注於查靈海澤周三百餘里東西長南北狹河亘其中而流土人呼白爲查形長爲靈以其水色白也 水道提綱

又東南注於鄂楞淖爾皇朝通志

自海東南流出五十里有一水合三河自南來會一曰色納楚河一曰多河源俱出查克喇哦山北俱東北流合爲一水又東流有小水自南來會又東北流其東南有苦克查池所出之水西北流百五十餘里來會又東北流入於河 查克喇哦山勢甚高大其東南爲雜普通古查哈蘇拖羅海山即齊齊哈納河所出又東南折而東北與東南來之喀拉河並東北爲鄂靈海喀拉河出東南大山北流折而西北又北流折西北而北合入鄂靈海行三百餘里 鄂靈海在查靈海東五十餘里周三百餘里形如匏瓜西南廣而東北狹蒙古以青爲鄂言水色青也即元所謂匯二巨澤名阿剌腦

兒者。水道提綱。

又折東南流。始名黃河。皇朝通志。

由海東北流轉出東北流五十餘里。方流出海時有一水。南自一巨池中北流來會。又折東南流百餘里。會諸泉小水。南有三池。曰敖博圖噶順。曰多母達噶順。曰查哈噶順。俱東北流入河。東北一小水自東來。南入河。東有敖羅海池水。西流入河。至巴顏圖渾嶺下。東西有水來會。復正南流百五十里。河色始變綠而黃。西來水曰呼藍河。源出盈吞池。西流環折而北而東。北有枯得勒古河。自東南盤旋來會。又北受一小水。又東百餘里。東南流入河。東北一水曰博尺圖河。出阿拉克薩拉山。三源南流而合。西南流入河。東北一水曰哈麻古兒太河。合數小水。西南流入河。西有泉水。小大五十餘泓。曰厄得靈武得靈。鄂模。俱向白土河東匯入海。又西一小水。曰厄魯克河。東南流入河。又東北一水。曰哈爾濟河。合一小水西南流入河。又西一小水。曰薩克河。東流折而東南入河。自厄得靈及薩克河以西。至敖敦他以東。四五百里中。地皆灘磧藪澤。水泉分合。鉅細不常。黃河猶綠色。即以衆流奔湊。漸變而黃。亦未全濁也。厄得靈諸泉眼並湧。亦若星宿海。然但小耳。水道提綱。

又東南流。經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之南。亦名大雪山。即禹貢導河之積石也。其南有三昆都倫河。一曰得特昆都倫。一名多木達都昆都倫。一曰道喇昆都倫。三河先後來注之。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屈曲七百餘里。東遶阿木你麻纏、母孫大雪山之南。受小水數十。北來一水。曰多爾吞河。西南來一水。曰呼呼烏蘇河。北來一水。曰燈河。西南來一水。曰巴爾火河。北來一水。曰巴罕薩拉河。

南來三水。曰哈拉河。曰拜多河。曰巴里馬河。西北來一水。曰衣克薩勒河。西南來三水。曰他哈拉馬克河。曰烏揑河。曰布喀河。西北來二水。無名。西南來三水。曰西拉河。曰衣克巴爾和河。曰巴哈巴爾和河。黃河至此東北流。繞大雪山支阜。曰噶海山。曰噶拉吉山之麓。受北來二小水。大雪山卽古積石山。元史所謂亦耳麻不莫剌。譯言騰乞里塔。而誤指爲崐崘者。黃河依山南麓東流。折而東北。有三昆都倫河。前後自東南來注之。水勢益盛。至烏藍莽乃山下。始折而西北流。古言河遶崐崘之三面。如玦然。實禹貢導河之積石山。非崑崘也。積石今大雪山。自巴顏喀喇山東來。當黃河北岸。綿亘三百餘里。上有九峯甚高。中峯獨出。冬夏積雪。百里外卽望見之。爲西海以南諸山之冠。番語以祖爲阿木你。以險惡爲麻禪。以冰爲母孫。猶言大冰山也。在西寧邊外西南五百三十餘里。在甘州之南二千里。星宿海之東千餘里。經度西十五至十六度。緯極出地三十四度三分。大河一折千里。至此始著。　三昆都倫河。一曰德忒昆都倫。出賴杵山。西北流三百餘里入黃河。卽元史納鄰哈喇河。自白狗嶺北流者。一曰多母達土昆多倫。源出納克多母精山。西北流。屈曲三百數十里入黃河。當河流自南轉東北處。卽元史乞里馬出河。自威茂州西北岷山之北北流者。一曰多洛昆都倫。源出岡出山。西北流二百餘里。折西流又三百數十里。折而北流百里。會東來池泉水。西北入黃河。正當大河于烏藍莽乃山麓。折而西北流之處。卽元史鵬撥河。自鵬撥山西北流。七百里過札寒塔失地與河合者。有三水溜急而深。相距各百里。土人總名爲古爾板昆都倫河。多母達土及多洛二源所出之納克多母精山。岡出山東南百餘里。卽四川松潘衞界。其山東南麓水二道。俱入岷江。　水道

提綱。

折而轉西北流。繞大雪山之北。又折東流。經庫庫淖爾之南。庫庫淖爾即青海也。有恰克圖河、魁屯西里河、碩爾渾河來會。皇朝通志。

自烏藍莽乃山之北西流。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數。經納林通布諸山四百餘里。稍西北流。遶大雪山之東北。又百里餘。有齊普河自西南合諸水來注之。自多洛河會而大河折向西流。又西北流。北岸所受小水有十。其大者曰巴罕哈留圖河。二源西南流百里合。又八十里西入河。曰衣克哈留圖河。出巴罕七魯根山。東流百餘里。折而南。又折而西。百餘里。合二小水。西南屈曲流百數十里。西入河。形如篆文片字。　南岸所受小水有十八。皆大雪山支阜澗壑。長者百餘里。短者數十里。惟古爾板烏藍溫多羅山之東北。噶海山之西北。一河會三水東北流。又會南來三水而北入河爲最大。齊普河。源出滂馬山。諸山四水合。西北流六十餘里。名圖聲圖河。其西南有哈爾濟嶺水。東流合南北七小水而東北行。曰得爾多河。又東北百餘里會圖聲圖河。北流繞阿木你庥禪母孫山東。又合四小水。始名齊普河。東北流七十餘里入黃河。此水受十餘水。最爲深闊。又北有呼呼烏蘇河自西南合諸水來注之。呼呼烏蘇河。源出索諾木達西嶺。北流繞阿木你庥禪母孫山之西麓。折而東北。凡一百五十里。有密喇河自西南來會。繞雪山北。又東有西拉哈卜齊海河自西北來合。阿爾昂水南流而會。東入黃河。亦名察普楚河也。又折而東北流百三十里。有跆克圖河自東南來注之。跆克圖河源出衣克圖爾根山。東北流。折而北。會巴漢圖爾根山之水。折西北流百餘里。有伊西克山之

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北入黃河。又正北流百餘里。有滾俄羅濟河會。魁屯西里克諸泉水自西北來會。滾俄羅濟河。源出青海西南百餘里之即里山。東南流七十里。有魁屯西里克地所出諸泉。匯城一河。自西北東流來會。又東南流百餘里入黃河。魁屯西里克諸泉十數泓。地數十里。亦若星宿。

又東北流。有碩爾渾河自東南來注之。亦曰蘇勒古兒河。源出古爾板土爾哈山。西流合南來一小水。又折西北流。合西南來一小水。又西北流入黃河。　水道提綱。

又東北入甘肅河州歸德所邊。皇朝通志。

又東北六十里。東流有小水。合二澗自南來注之。又東有烏藍河。合諸水自東南來注之。烏藍河。源出他蘇拉海山。西流百里。其南有大成嶺。兩旁二水西北流而合。又西北八十餘里來會。又西流經敖隆臥拖羅海山北。又西北流。共二百餘里入黃河。又東北經古城址北。在南岸南。長五十里。自此爲河州西境。保安堡邊內地河北岸。即青海地也。　水道提綱。

臣等謹按。古言河出崑崙。莫詳其地。史記漢書言張騫窮河源。河出蔥嶺。一源出于闐。伏於鹽澤。重出於積石。酈道元水經注因之。但言之未能詳盡。論者疑爲荒邈不經。元篤什窮源。得之於星宿海。反以今大雪山爲崑崙。而以河源爲在崑崙之西。仍訛踵謬。習傳不察。乾隆四十七年。皇上命使告祭河神。務窮眞源。始知河之重源。在星宿海西三百餘里。噶達素齊老之上。天池噴湧。水色獨黃。流爲阿勒坦河。爲黃河重發之明證。而崑崙在回部極西。在今實爲版圖之內。故喀什噶爾葉爾羌之西。巨嶺綿亘千有餘里。即古之蔥嶺。二源交發。所謂河出蔥嶺也。和闐即于闐。所謂一源出于闐也。

蔥嶺及和闐南山.岡巒橫接.實崑崙之支體.即爾雅所云河出崑崙墟也.羅布淖爾之伏.阿勒坦河之重見.稽圖勘蹟.瞭如指掌.元人誤以大雪山爲崑崙者.以河經其地.其三昆都侖河來入.因字音之近而妄指之.其舛甚矣.伏讀聖製河源詩.讀宋史河渠志文.河源簡明語切.指前古相傳之誤.並命儒臣纂輯河源紀略.諭旨煌煌.原委秩然.大河靈蹟.至聖代而始論定.謹稟承載述.一洗從前各志之舛略云.皇朝通志.

青海黃河.源出青海之極西境.自西域回部羅布淖爾伏流重發.名阿爾坦河.流入阿敦他臘.挾札楞鄂楞兩淖爾水.東南流.折西北.又轉東北.歷二千七百餘里.至積石關.入陝西河州界.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水經注.河水重源.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東北歷敦煌、酒泉、張掖南.又水經.河水又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自東南來流注之.唐書吐谷渾傳.貞觀九年.擊吐谷渾.侯君集、任城王道宗.行空荒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又吐蕃傳.長慶元年.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距湟水.出蒙谷.抵龍泉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吐蕃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他水並注.則濁.故世擧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

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劉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摩黎山。然皆經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是。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眞。元至元十七年。命篤什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篤什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至寧河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足舉浸高。行一日至顚。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並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篤什弟庫車楚得其說。撰爲河源志。按河源在吐蕃朵甘斯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漫。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鄂端諾爾。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輳。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鄂楞諾爾。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騖成川。號齊必勒。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伊爾齊與齊必勒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呼蘭。又水東南來。名伊拉齊。合流入齊必勒。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淸。人可涉。又一二日。歧爲八九股。名伊遜鄂羅木。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渡馬。又四五日。水混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毛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夾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朵甘斯東北有大雪山。卽崑崙也。自八九股至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庫濟及克特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伯勒齊爾。四達之衝也。近北二日。河水過之。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其東。山益高。地益漸下。岸狹隘。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琳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東來。名奇爾穆蘇。二水合流入河。河源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日。至貴德州。地名必齊勒。始有州治官

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曲。彼地有二折。蓋奇爾穆蘇及貴德州必齊勒也。朱思本河源說。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薩斯嘉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鄂端諾爾。又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和羅海圖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瑪拉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隨山足東流。過薩斯嘉庫濟克特地。與伊實巴薩沁河合。又自哈剌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鄂勒博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奇爾穆蘇河合。又自奇爾穆蘇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彭贊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又東北流。過達勒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勒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靈州。凡一千餘里。與蔡納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太華大山緜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概河源東

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勒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共計九千餘里。書經地理今釋、按地圖。河出今西蕃巴顏喀喇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他臘諸泉源。匯爲查靈、鄂靈二海子。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千餘里。南北受數十小水。經烏藍莽乃山下。有都木達都昆都倫河。多拉昆都倫河。自東南來入之。自此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計。繞阿木你馬勒產母孫山之東。流百五十餘里。有齊普河、呼呼烏蘇河。自西來入之。又迤邐東北流三百餘里。會哈克圖袞俄爾濟諸水。歷歸德堡。經積石山。至陝西臨洮府河州入中國界。　按元篤什窮河源至鄂端諸爾而止。今考河源實始於阿爾坦河。又在星宿海之西。自巴顏喀喇山東麓流出二泉。流行數里遂合。名爲阿爾坦河。蒙古呼金爲阿爾坦。言水色微黃而溜急也。阿爾坦河之南。有烏克納峯拉母拖羅海山之泉。北有西拉薩拖羅海山泉。及七根池諸水。俱匯於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乃至鄂敦他拉。其地在西寧邊外西南一千一百十四里。南有都爾伯津、哈喇阿答爾罕、巴顏和碩諸山。北有烏藍得什、阿克塔齊欽布、呼吉魯肯諸山。衆山環繞。中間地可三百餘里。有泉千百泓。大小錯列。登高眺望。歷歷如星。名曰鄂敦他拉。蒙古謂星爲鄂敦。水灘曰他拉。即星宿海。元史所謂鄂敦諸爾也。火敦、鄂敦音之轉耳。諸泉皆會於阿爾坦河。東北流百餘里。北有巴爾布哈山南流出之一河。南有哈喇答爾罕山北流出之一河。合於阿爾坦河。土人名此三河曰古爾板索爾馬。匯爲一道。東南流注於查靈海。由查靈東南流五十餘里。入鄂靈海。即元史所謂匯二巨澤。名鄂楞諸爾

也。查靈鄂靈二澤之間。有三水南來。一爲色納楚河。一爲多河。一爲苦克查池之水。合流入黃河。其東流。又有哈喇河入焉。由鄂靈海流出。轉東北流五十餘里。又折東南流百餘里。至巴顏圖渾嶺下。復正南流一百餘里。其前水皆綠色。至此漸變而黃。又東南流。遶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之南。受數十小水。歷七百餘里。至烏藍芒奈山北。又折而西北。烏藍芒奈山之南有三水。名古爾板昆多侖俱北流。數百里入黃河。卽元史所謂納琳哈喇奇爾穆蘇二水也。自烏藍芒奈山北。轉西流。前後小水奔注。遶大雪山之東北流一百五十里。有呼呼烏蘇及齊普二河。俱東北流。會數水入於河。自呼呼烏蘇入河之水。仍轉東北流三百餘里。受數十小水。入歸德堡邊。始名黃河。其自鄂靈海流至歸德堡。蒙古名喀屯河。由歸德堡東流四百餘里。經積石關入河州界。爲中國黃河。自巴顏喀喇山東之阿爾坦河發源。流至歸德堡。回環屈曲。通計二千三百餘里。自星宿海至京師共七千六百餘里。本朝威德遠布。幅員廣大。邊徼荒服。皆隸版圖。我聖祖仁皇帝屢遣使臣往窮河源。測量地度。繪入輿圖。凡河源左右一山一水。與黃河之形勢曲折。道里遠近。靡不悉載。較之元人所志。又加詳焉。今依地理今釋。參考輿圖及青海山川册說。著其大略如此。　按舊志序述河源。以阿勒坦河在鄂敦他臘之上。與今日考訂情形。頗相脗合。惟未著阿勒坦噶達素齊老及天池上之黃水。又未悉回部和闐葉爾羌初發之源。伏於蒲昌海。重發於阿勒坦河。蓋其時回部未定。考驗靡因。今日西域青海。編隸版章。大河眞源。近在戶闥。皇上命使窮考。御製詩文。詳晰指示。漢張騫所云二水交流。發葱嶺于闐。伏鹽澤而重發積石者。爲說是而其文太略。元篤什所窮鄂敦他臘以下地位近是。而未悉黃河

眞源及西域之伏流。蓋大河源委。至今日而始備其實焉。今並存元史及舊志原文。而考定其說如此。庫庫楚舊作闊闊出。鄂端諾爾舊作火敦腦兒。鄂楞諾爾舊作阿剌腦兒。齊必勒舊作赤賓河。伊爾齊舊作亦里出。呼蘭舊作忽蘭。伊拉齊舊作也里赤。伊遜鄂羅木舊作也孫斡論。哈喇伯勒齊爾舊作哈喇別里赤兒。納琳哈喇舊作訥鄰哈喇。奇爾穆蘇舊作乞兒烏出。必齊勒舊作必赤里。和囉海圖舊作懷里火禿。瑪拉哈舊作郎麻哈。伊實巴薩沁舊作亦西八思今。彭贊舊作鵬撥。鄂勒博舊作阿力伯。達勒達舊作達達。察納舊作赤那。奈瑪勒占木遜舊作你麻纏母孫。今俱改正。大清一統志。

黃河入河州。有青海南境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入河州歸德堡邊界四十里。有枯枯塞河自南來注之。又東五十里有火淥藍河自南來注之。又東北有烏藍布拉克河、西北自青海南境來注之。烏藍布拉克河。源在青海東南百里。有泉百餘泓。遠望亦如星宿海。會爲一河。東南流三十餘里。有二小水。自北合而來會。又東南七十里入黃河。又東北有也巧雀匣河自南來注之。水出保安堡東南境。西北流。百五十里入黃河。又東北百里至蘇魯古山南折而東南流八十里。有姑楚河自南來注之。姑楚河出古爾板拖羅海山南麓。東南流折而北。又折西北而東北流入黃河。又東南流五十餘里。折東北流百餘里。又東南流。有小水西南來注之。水道提綱。

過小積石山。經蘭州府西。有大夏河。即古灕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折而東北。經積石山南阿木你達拉加山積石關之北。北岸入西寧東南邊外界。南岸入河州內西北界。此唐宋以來所名之積石也。亦曰小積石。西十四度極三十六度。計西南去大積石五百餘里。自入歸德堡邊。始名黃河。自鄂靈海流至歸德堡。蒙古名喀屯河。小積石即古唐述山。自巴顏喀喇山發源至歸德堡邊。凡三大折。流二千三百餘里。自歸德堡東南又四百餘里。經積石關入河州界。黃河東北經積石山南長寧驛北。又東北六十餘里。有小水自西北山來注之。又東北五十餘里。至蘭州西境。有大夏河會。三水西南自河州城來會。大夏河即古灕水。又名白石河。源出西南邊外打城邊巴罕山之南。東流二百五十里。南合小水一。又東五十餘里。南合小水一。又東北有二水自西北合流來注之。又北流有五普威河。自東南來會。折西北流四十里。有小水自西來會。又北流六十里。北受一小水。折而東北流。入邊界大夏堡北。又東稍北五十里。有一水西南自邊外來北注之。又東北至河州城南。有洪水河西自邊外東流入。經城南東注之。又折東北流。有廣通河自東南來注之。又東北百二十里入黃河。水道提綱。

又東。有洮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流二十餘里。有洮河。南自臨洮府來會。曰洮口。洮河源出洮州衞西南邊外之西傾山東麓。泉湧地十餘。匯爲一道。俗曰巴拉巴河。東南流折而東。其南北受小水十餘。至洮州衞西南入邊界舊洮州南。有水西南自邊外來會。東流經衞南稍東衞城左右二水合而南注之。又東經岷州衞西之野狐橋北。有西灣水自北來注之。又東經衞城北。有鼻藏河西南自邊外東北入邊。合諸水繞衞城

東而北注之。又北流。折而西北。又東北流至臨洮府南。有小水二。自西南合而來。一自東南來。俱會。又北經府城西。而北有東結河。南合鳥鼠分水嶺之水。自東南來會。又北有三岔河。西南自邊外入邊。合。而東北來會。始折西北流。經沙泥驛中堡南。又西北。有小水自東南來注之。又西北流。折而東北。至蘭州西境。北入黃河。曰洮口。　水道提綱。

又東。有湟水來會。皇朝通志。

稍東有湟水合大通河。西北自西寧府來會。湟水即洛都水。今番名波洛克克河。源出西寧府西北邊外。當青海之東。曰噶爾藏嶺三泉。一名衣克烏拉古兒台。一名土爾根烏拉古兒台。一名查哈烏拉古兒台。南流二十里。匯爲一水。其東有布虎圖嶺二泉。亦南流。曰昆都侖河。會毛哈圖河水來會。又東南流至董郭兒廟南。有土爾根察漢河自西南來會。水勢始盛。折東流。入西寧邊鎮海營。曰西寧河。至府城西。有北川河自北來。有南川河。自南經城西而北來並注。水如十字。經城北而東。又東南。有沙塘水自北來注之。經碾伯。老鴉二堡南。折東北流。經冰溝驛南。又折東南流。至西大通堡之東南山中。與西北來之大通河會。又東南至蘭州西境。入黃河。　大通河較湟水尤長。源出青海之西北境阿木你厄枯山南。有池水東南流。曰烏藍母倫河。東百五十里。有哈爾昏河自北來注之。又東北曲曲流。南受一水。又東北有滿楚客河自西北來會。東經甘州府南邊外番大山。東南流八百里。北受小水六。南受小水五。至西大通堡入邊。經堡西。又東南會湟水。又東南至苦水堡西南。南入黃河即古浩亹水也。　水道提綱。

又東。有莊浪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有莊浪河。北自苦水堡來注之。水北出鎮羌營西北。東流循邊城下。南流經岔口。武勝二堡東。稍折經莊浪營南。大通堡。洪城驛。野狐堡西。又南經苦水堡西。又東南入黃河。行三百餘里。　水道提綱。

又東循長城。經金縣境。有浩尾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百餘里至州西北。有阿干河自南來注之。折東北流。經州城之北。長城之南。又稍東循長城下東北流百里。經金縣北境。有水自南來注之。卽浩尾河也。浩尾河亦名閃門河。有兩源。一出縣東南龕山。北流合一水。一出西南新營諸山。東北流經縣城西。又東北三十里與東源水會。又東北三十里入黃河。　水道提綱。

又北。有會寧、安定二縣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北流循長城而北。至靖遠衞南之虎豹口西北。有十字河自東合會寧、安定二縣水。及消河西北流注之。十字河出消河堡西山。西流有牛稼河及一水自東北來會。西流百餘里。至會寧縣西北境之乾溝驛。西有會寧南玉河。自東南大山西流。合響水及諸水經縣城西而北。又合諸水西北流來會。又西北流百餘里。有安定東西兩河。夾縣城而北合。北流二百六十餘里來會。其北有消河。源出海都原東北大山。西南流百里。北合韓家莊水。又西南四十里。南合枯木山水。又西南六十里。經郭家驛北。又西南五十里來會。又西北八十餘里。於靖遠衞南西入黃河。在烏藍關北。卽古祖厲水也。

出長城。又東南流入。折東北。有淸水河自固原州來會。皇朝通志。

又自長城下經衛城西而北。二百餘里至永安堡之西北闇門。折而東北流。出循長城外。其西有大山相接。長城內為蘆溝堡地。東北二百里。有長流水自西北來注之。黃河折而北而東。數里復東南流。入長城。其南為苦水堡。其北為滅井口。又折而東北流。經中衛城南。河自蘭州北循長城而東北。經城內外地。至此計七百里。又東稍北。二百餘里至鳴沙堡西。折而北流。有淸水河南自固原州北流。合諸水來注之。淸水河源出固原州南山張義堡之東。東北流合雨瀾。經開城南。又東北至州城東南。有一水自南來會。經城東而北。又有一水自東南來會。西北流有州西海子河。北合西來之硝河。須滅都河。及小大黑河四水。自西南來會。又北經開城東。又北合東來一水。又西北合海喇都水。又東北合東來二水。俗曰甜水河。又折西北流。數百里有惠安堡河。合三水自東來會。又西北至鳴沙堡。入黃河。此水即葫蘆河下流。南北行六百餘里。又北六十里。經廣武營東。折東北流。七十餘里出山。自鳴沙堡以北。河東岸連山相接而不斷。西岸亦有山。至大壩堡南始出峽。 水道提綱。

又經靈州北寧夏府境。皇朝通志。

又東北六十里。經靈州所北。有洛浦河自南流注之。又東北至寧夏府東南境之橫城堡西。當長城斷處。其東南即淸水營及興武營。花馬池邊內地。其西北即寧夏府境。西北至賀蘭山。其東北即河套鄂爾多斯諸部地。與寧夏以河東岸為界。有托蘇圖河入邊。復出西北流注之。又東北三十餘里。

分爲二派。俱東北流百餘里。復合。西當長城斷處。長城西北。自賀蘭山鎮北口至河西岸。長六十餘里。此寧夏之北境也。賀蘭之西即大沙磧。　水道提綱。

西寧府黃河。在西寧、碾伯二縣南。自塞外流入。與河州接界。又東入蘭州界。水經注。河水自積石屈而東北流。逕析支之地。桑欽水經。河水又東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過河關縣北。又東北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東逕澆河故城北。又東北逕黃川城北。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又東北逕黃河城南。又東北逕廣威城北。又東逕邯川城南。又東。臨津溪水注之。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又東左會白土川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又東歷鳳林北。又東與灕水合。又逕左南城南。又東逕赤岸北。又東洮水注之。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元和志。黃河在廓州化城縣南八十步。又在龍支縣西南六十里。通志。黃河在西寧縣南一百六十里。碾伯縣東南三百七十里。

蘭州府黃河。自西番流入。經歸德所北。又東經河州北。又東經蘭州北。至金縣北。轉北入鞏昌府靖遠縣界。漢書地理志。河關縣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水經注。河水自河曲逕西海郡南。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逕沙州北。又東過河關縣北。澆水從東南來注之。又東北入西平郡界。又東逕澆河故城北。又東北逕黃川城。又東逕石城南。又東北逕黃河城南。又東北逕廣威城南。又東逕邯川城南。又東。臨津溪水注之。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又東左會白土川水。又東歷鳳林北。又東與灕水合。又逕左南城南。又東逕赤岸北。又東洮水注之。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南。湟水注之。謂之金城河。又東逕石城南。謂之石城津。又東南逕金城

縣故城北。有梁泉注之。又東過楡中縣北。又東過天水北界。菀川水北入之。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二十八渡水注之。又有赤煜川水北流注之。又東北過安定祖厲縣。黃河過崑崙。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又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州。明統志。黃河自蘭州石嘴峽流入金縣。亂山二百餘里。始瀉落巨川。如瀑布然。土人沿山引水。灌田甚多。禹貢錐指。河自西寧衛西南塞外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又東北逕州北合灕水。又東北合洮水。又東北逕蘭州西南。湟水合浩亹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北逕州北。又東北逕金縣北。又東北逕靖遠衛北。通志。黃河在河州北八十里。蘭州城北五步。金縣北六十里。

寧夏府黃河。自鞏昌府靖遠縣流入。逕中衛縣南。又東北逕靈州西北。又東北逕寧夏縣東南。又東北逕新渠、平羅、寶豐三縣東。入鄂爾多斯界。漢書地理志。眴卷縣。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水經注。河水自麥田山又東北逕于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又東北逕眴卷縣故城西。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又北歷峽北注枝分東出。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又北逕薄骨律鎭城。又逕典農城東注。世謂之胡城。又北逕上河城東。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又北與枝津合。又東北逕渾懷鄣西。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又北逕朔方臨戎縣西。元和志。鳴沙縣西枕黃河。又黃河自回樂縣流入靈武縣。明統志。黃河西南自靖虜衛來。分流入中衛城。正河在城南。東北注寧夏。又黃河在寧夏衛東南四十里。舊志。黃河自蘭會北流。兩崖皆崇崖峭壁。河狹而水勢湍駛。商市山木而下者。日行可二百里。以其流急也。經中衛西五十里。始落平壤。繞城南。又東

北入峽口．離爲漢唐諸渠．經鎮東北．過新秦中．出龍門．由延綏南注．通志．黃河今在中衛縣南十里．靈州西北一里．府東南三十里．新渠縣東十五里．平羅縣東二十里．至寶豐縣東二十六里．皆引渠灌田． 西河在平羅縣西一里．源出縣西北．流三百五十餘里．入黃河．久淤塞．本朝雍正五年重濬．受漢唐兩渠之餘水下流．合惠農渠以達於河．沿河建橋十六．以通行旅．乾隆五年復濬．大清一統志．

又東北出邊．經河套鄂爾多斯部地．分流復合．皇朝通志．

又東北出邊．波羅營東北自中衛至此．河流又七百數十里．爲河套鄂爾多斯兩翼六旗地．自橫城堡以北．經右翼中旗西境．其西北．連山相接不斷．外即沙磧．俗曰阿蘭善山．黃河東北流．有大小託蘇圖河合注．博木池自東南來注之．又北經阿布山．色爾綱喀喇山西麓．至白塔之東．東北稍曲折．北流歧爲二派．一東北流經後旗西北境．一北流注騰格里鄂模．即古窳渾之屠申澤也．騰格里池．東西甚長．其西北有水．名哈爾哈納河．南流入爲池．自西南迤而東北．周百餘里．又從池東北出．會北來之阿爾坦河．又東北爲庫庫鄂模．始折而東流．其東流之正派．亦自南來會．河自寧夏東北至此始折．共六百餘里．其北即陽山．西即高闕．又北則大漢也．東折處．正當阿爾坦山之南．正派東北流六十里．又分二支．一南支東流．一北支北流．八十里又分爲二．一北與庫庫池東北流會．一東南流．南北地百餘里間．三渠並東流二百六十里．經後旗北境．即古朔方河南地也．最北一派．中分復合．東至噶札爾賀郡山之南．大漢得兒山之西南．始折東南流．又分而合．復分而東南．共百三十里

至吳喇忒旗西之墨爾楚克賀邵山北。始折而西南流。北派自西來會。又西南至几爾哈朗圖南。南
派亦自西來會。三派復合。自古稱南河北河二派。今則三支分合如織。河北岸山最高大。曰衮金湖
龍山。曰巴爾喀山。曰噶札爾賀邵山。俗言陰山也。曰洪戈爾山。言陽山也。皆吳喇忒西北境。水道
提綱。
鄂爾多斯黃河。自陝西寧夏府寶豐縣界北流出邊。經旗西北。折而東流。經旗北。與吳喇忒分界。至
古東勝州界。折而南。經旗東。與歸化城土默特分界。又南流入陝西府谷縣。山西河曲縣界。鄂爾多
斯東西北三面。以河為境。通典。河水自靈武郡西南便北流。凡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自靈武以
北。漢人謂之西河。自九原以東。謂之北河。元和志。勝州榆林縣榆林關。在縣東三十里。東北臨河。又
河濱縣黃河在縣東一十五步。闊一里。不通舟楫。榆林志。黃河在榆林衛北千里。自寧夏橫城堡西
折而北。逕三受降城南。至廢東勝州西。折而南入府谷縣黃甫川東九里。其中謂之河套。迴數千里。
大清一統志。
折東南經烏喇特部境。又東南。有黑河自歸化城境來會。南流入山西平魯縣邊界。皇朝通志。
東南流五十里。折而東流。經左翼後旗北。吳喇忒旗南。古五原郡及三受降城地。今惟北岸有巴爾
朱罕城址。在二几圖嶺之東。陰山相接不斷。自此蜿蜒而東。至歸化城。直行五百里。南北受小水無
數。河東南流。經左翼後旗西北境。有車根木河。烏爾巴齊河。大小土爾根河。陶兌崑兌河。布爾哈蘇
台河。喀賴河。西都喇虎河。皆自南來注之。其北岸。大者曰昆都侖河。即喀喇木倫也。源出毛明安界

內。南經諸山。會額古德水及齊齊爾哈納水。與東北雞齒拖羅海山水合。南入黃河。餘皆小水。又南岸有虎蘇台河。東北流入河。至大土爾根河入河之處。轉東南流。東岸爲歸化城西南境。其西岸爲左翼後旗。古勝州地。大土爾根即黑河自東北合諸水來注之。黑河即古白渠荒干水。亦曰金河。源出殺虎口外鑲藍察哈爾東北。七十里海拉蘇台坡。名嗒喇烏蘇。西北流。有納札海河。安達河朱喇馬台河。皆自東北山來會。又西流受北來之德布色黑河水。又西南流。合東來之哲爾德河。始名伊克土爾根河。折正西流。至歸化城南。有巴哈土爾根河。即小黑河也。自東北山西南流。經城西南會札達海河來會。又西流有西喇烏蘇河。呼圖克圖河二水源。自殺虎口北山西北流合而來會。又西流有哈爾几河。黑勒庫河。多羅圖河。察蘇七河諸水。俱自北來注之。又西南至黃河自西來折向南流之處。匯爲黛山湖。又西入黃河歸化城。即古盛樂地。在殺虎口北二百里。黃河東岸二百六十里。黛山河即古沙陵湖。黑河水即金河。其北爲白道。過古東勝州境。稍折而東而南。至湖灘河朔渡口。即古君子津。在歸化城西南一百五十里。又楮帶渡在城西一百九十里。有烏藍木倫河東南自邊內北流。西折而西南流注之。烏藍木倫。上源曰兎毛河。出平魯縣西南。北流至殺虎口。西出邊。折而西流。有察漢音圖河。弩衡格爾河。虎虎烏蘇河。俱自察哈爾西南流來會。循邊城而西。舊名神水河。在歸化城南一百八十里。南受一水。又西流至烏藍巴爾哈孫城。西入黃河。即古中陵。樹頹二水也。遂南流百里。入山西平魯縣邊界。自此而南。其東岸爲山西州縣。其西岸爲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界。又南流。西岸入陝西界。至此爲出套河套地。西自寧夏北托蘇圖河入大河處。東至大河楮帶渡口。

共八百十里。南自榆林邊查喀喇山。北至拱敦鄂博。共七百三十里。爲鄂爾多斯左右翼六旗地。地多池澤。有烏藍池爲西喇木倫河北流所會。在黃河分支折向東處之南百餘里古朔方郡地。有喀喇莽尼池。廣三十里。爲烏藍。托來二水所匯。有只兒喀孫池。有乃馬代池。有者格蘇台池。當大河折向東南之處。有呼蘇台池。套中產鹽池。以喀喇莽尼爲大。即古郡南金連鹽澤及青鹽澤。唐時名胡洛鹽池者蒙古以鹽爲達布蘇。　水道提綱。

吳喇忒黃河。在旗南五十里。其南岸即鄂爾多斯界。自鄂爾多斯西北境東南流入。東流經旗南。又東流折而南。又東南流。入歸化城土默特界。水經。河水東逕高闕南。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又南逕馬陰山西。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又東逕西安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又東逕宜梁縣之故城南。又東過臨沃縣南。又東枝津出焉。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又東逕稒陽縣故城南。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榆林志。黃河自寧夏橫城堡西折而北。逕三受降城南。至廢東勝州折而南。　外藩蒙古統部。黃河自陝西寧夏界北流出邊。經鄂爾多斯西行五百餘里。一支分爲二歧東注。水經所謂南河也。其北河流至阿爾布坦山南。迤西溢爲大澤。土人名騰格里腦兒。即古屠申澤。自此屈而東流。過古高闕南行二百里許。稍東南流。又折西南與南河合。乃直向東行。經吳喇忒南。至大土爾根河入河處。轉東南流。過歸化城西界。北至河灘河朔渡口。遂南流入山西偏頭關陝西府谷縣界。鄂爾多斯駐牧套中。西北東三面以河爲境。大清一統志。

自此而南出河套。東岸爲山西境。西岸爲陝西境。經河曲縣西、府谷縣東。皇朝通志。

當東岸邊城起處。入經老牛灣西。又西南經偏頭所西。有關河自東北來注之。河出五眼井堡。西南流南合二小水。經所南。又西注黃河。又南折而西五十里。北爲河套。其南東爲山西界。其西爲陝西界。循東岸古邊城下。折而南流。經西岸陝西邊城起處。府谷縣東北界之娘娘侯家口。自此山西陝西以河爲界。稍南東岸河曲縣北境有白應泉水。自東來。經河會營南而西注之。又南西岸有清水河。自西北邊外來。經黃甫營而東南注之。又南經東岸河曲縣城西。古邊城自關河口南二十里起。折而西。至樓子營。河堡營。折而南。至縣北十里而止。大河正西經其下。有六潤河自東來注之。河有六水。最遠者出寧武所西之黑莊屯。西流百里。有八角堡水自北來。林溪山水自東南來會。又西流六十餘里。有小水自南來。永興堡水自東北來。又西二十里。有水北自星古驛來俱會。又西南流。經河曲縣城南。又西入黃河。西岸卽五虎山也。東岸稍西南經平橋西。又西南有尖山水。自東來注之。西岸經府谷縣城東南。有府谷河西北自邊外東南流。合數小水。經城西而東南注之。水出河套左前旗南。東南流。入二十三墩口。折而東流。經鎭羌堡南。又東有一河。北自邊外南流入西川口。東南注之。又東經孤山堡南。又東七十里。有木瓜園水自北來會。又東經城西。又東南入黃河。　水道提綱。

寧武府黃河。在偏關縣西二十里。自塞外南流入。又南流入保德州河曲縣界。河之西岸。卽蒙古地。大清一統志。

又經保德州西。岢嵐州西。皇朝通志。

東岸卽保德州城也。經城西北。又西南。有水自東來注之。水出州東北強梁山。西南流。有葫蘆山水自東南來會。西流經叢林溝寨南。又會龍潭水於北山。又西南八十餘里。經州南花園堡。北入黃河。又西南。有號風溝自東注之。又南至裴家川口。有嵐漪河東北自岢嵐州來。西南注之。漪河源出州東南鹿經嶺之東山。北流。有黃道川水自東南來會。又西北流。有走馬嶺水自南來會。又西北。有三角城水自東來會。又北。有馬跑泉水自東來會。西流經州城南。又西有沙河。自東北來合東來之岢嵐山水。經州城北而西來會。又西北流。有西豹谷水自東北來會。又西經青石山北。曰嵐漪水。又西南流百五十里。入黃河。水道提綱。

保德州黃河。在州城西一里。自寧武府偏關縣南流。經河曲縣西北六里。又南流入州界。又南入太原府興縣界。對岸爲陝西葭州府府谷縣界。邊防考。大河流入老牛灣。過河曲縣西南。經保德州。中間有娘娘灘、太子灘。俱在河曲縣北九十里。皆套中渡河處。最爲險要。大淸一統志。

又經神木縣東。興縣西。有蔚汾水自嵐縣經興縣來會。皇朝通志。

西岸卽神木縣東南界宅門塢山也。東岸卽興縣西之黑谷口。又南。蔚汾水東北自興縣合諸水來注之。蔚汾水出嵐縣西北之黃尖山。西南流。會東南來一水之經界河鎭北者。西流五十餘里。折西南流。有黃羊山水。自東南經蛇頭鎭南來會。又西流經興縣城南。又西南流。有石樓山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南。有南川河自東南來會。又西南入黃河。其西岸葭州北境也。迤西南爲紅石灘。當中流西

岸。有禿尾河。西北自神木邊外來合。屈野河東南流注之。屈野河源出河套鄂爾多斯左翼中旗。曰臺石城。東南流與東來之哈楚爾阿布哈河會。南流二百餘里。入邊城大川口。有小水東北來會。折南流。經神木縣城西。又南折東南流五十里。又南流百里。有禿尾河。西北自鎭川台口流入邊城。經柏林堡北。又東南流百三十里東流來會。又東南有一水自西來會。又南入黃河。乃折而南。有大會川自西來注之。水西出黑龍潭。水道提綱。

太原府黃河。在興縣西五十里。自保德州南流入。又南入汾州府臨縣界。西岸爲陝西界。元和志。黃河在合河縣西二里。　榆林府黃河。自塞外流入。經府谷縣東。又西南經神木縣東南界。又南經葭州東。又南經吳堡縣東。又南入綏德州界。水經注。河水自君子津南。樹頽水注之。又南。太羅水注之。又左得湳水口。又左合善無水。又南過西河圜陽縣東。圁水注之。又東。端水入焉。又南。諸次之水入焉。又南湯水注之。又南過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元和志。麟州東至嵐州界黃河一百二十里。元一統志。府谷縣東至保德州界黃河五里。神木縣東至保德州界黃河一百里。葭州東至太原路界黃河五里。吳堡縣東至石州界黃河一里。南至孟門縣界黃河五里。又曰。黃河自西豐州馮家會村入府谷縣境。流一百五十里。至神木縣礆谷村。又西南流十里。至葭州長壽村。又南逕吳堡縣東。下流至豐化村出境。通志。河水自故勝州東北折而南流。入塞垣。爲府谷縣東境。經太子灘。唐君匯。合黃甫清水二川。又西南爲天橋峽。兩岸懸崖攢合。河流甚狹。隆冬積冰成橋。亦謂之冰橋峽。又西南經府谷縣東南百步。東岸爲山西河曲縣保德州孤山川東南流入之。又西南至盤塘渡。入神木界。又

西南經縣東南百二十里。東岸爲山西興縣。屈野河入焉。又西南至棗峪溝。入葭州界。又西南。禿尾河入焉。又稍折而南行。經州東一里。東岸爲山西臨縣。至臥龍灣。葭蘆川入焉。又南合神泉烏龍諸水。至蝗蜊谷入吳堡縣界。又南經縣東一里。東岸爲山西永寧州。又稍折而西。至康家峪入綏德州界。大清一統志。

又經葭州東臨縣西。過孟門鎮。又經永寧州西。吳堡縣東。有白泉河。即古離石水。自永寧州合寧鄉縣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經葭州城東南。有沙河自州西北來。至城南東注之。水出邊內雙山堡。東南流。南北各會一水。又東南百餘里。抱城南。東注黃河。又南東岸臨縣。西境有紫金山水自東北來注之。水出山麓。西南流經兔兒坂南。又西南入黃河。又東南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至叢羅谷西。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至孟門鎮西北。有河東北自臨縣城。合諸水西南流注之。當永寧州西北境。西岸吳堡縣北境也。臨縣水東出連枝山。三源西北流而合。又西北經黃龍山北。有赤紅山二水。自東北合來會。又西流。有合查山水。自東北經白文鎮西南流來會。又有窰頭河。自西北山來並會。折西南流。有太平河自西北。萬安河自西來。並會。折南流。經縣城東。折西南流。有二水自東來經黃龍山南合。而西流來會。又南流。西南流。有喜港河清堂河自西北來。前後並會。又西南流有鍾底河。東自濡水頭西北流。合一水至三交鎮南來會。又西南經沙源鎮南。又西南至孟門鎮北。西入黃河。又南稍東。經吳堡縣城東。東岸爲後河底。又南經楊家村東。綏德州東南境。東岸爲柳村鎮。東岸永寧州白泉河自東北來合

寧鄉縣諸水西注之。當上平關北。白泉河即北川河。即古離石水。源出州北赤堅嶺。一名離石山。西南流。經赤堅堡西方山鎮東。又西南至河莊北。有龍山泉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南經石板山北。大武鎮南。有馬跑泉水。東自鳳凰山來會。又西南至州西北。有東川河自東南來會。東川河東出穀積山之石窟村。南流有鐵櫪山水自東來會。西南流至吳城西。有一水自三交鎮東南來。至吳城南來會。折西北流。又西經州城北而西會北川河。既合。南流。有清水河。南自寧鄉縣合焦山車泉諸水北流。折而西北來會。又西至青龍驛西。有青龍泉水自北來會。又西至上平關北。西入黃河。水道提綱。

汾州府黃河。自太原府興縣南流。入臨縣西。又南流。歷永寧州及寧鄉石樓二縣。入隰州永和縣界。水經注。黃河南逕離石縣西。合奢延水。又南合陵水。又南至離石水口。又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又南合契水。又南合大蛇水。又南右合辱水。又南左合信支水。又南左會石羊水。又南經高奴縣東。元和志。黃河在臨泉縣北二十里。定胡縣西二百步。平夷縣西一百四十五里。石樓縣東九十九里。寰宇記。在石樓縣西一百十里。北從石州界下合吐京谷。至上平關南流。舊志。黃河在臨縣西八十里。縣西北二十餘里爲曲峪村渡。又南三十里有郭家塔渡。又南四十里有堡子峪渡。路皆通陝西葭州。又南二十里有索達安渡。路通陝西吳堡縣。南流至永寧州西一百二十里。有官菜園渡。路亦通吳堡縣。又南流至寧鄉縣。有三交口渡。路出陝西綏德州。又南流至石樓縣西九十里。與陝西清澗縣分界。大清一統志。

折西南經清澗縣東。有榆林水。合米脂縣綏德州諸水及奢延州來會。皇朝通志。

折西南流。經河西驛華神堡西。又西南。榆林水自西北入邊。南合米脂、綏德、奢延諸水。東南流注之。榆林無定河。有二源。西源曰額圖渾河。古奢延水也。出河套右翼前旗賀通圖山。東南流。有一水自西來。一水西南自蘇海阿魯山來。俱會。東入懷遠堡邊城。爲恍惚都河。又折東北。至波羅營。與北來海留圖河會。海留圖卽東源。古黑水也。亦名吃那河。出前旗虎喇虎之地。東南流。與西北來之納林河。出托里泉。及西喇烏蘇河。出磨虎喇虎平地者會。東南入榆林邊。於波羅營北而西源來會。又受北來之他拉布拉克水。東流。曰清河口。又東南經榆林南境。有榆溪西河。北自衛城西東南流來會。榆溪西河。源曰清活河。源出右翼前旗南平地。南流曰西伯爾河。合克綳及阿爾塞二水。東南入雄石峽口邊城。經衛城西南。曰三岔河。又東南至歸德堡西。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東南入無定河。無定河又東南經漁河。鎭川二堡南。又東南經米脂縣城西南。又東南圁水自東北來會。折而南流。至綏德州東北。有大理河。西北自山中合數水東南流。經州城北而東注之。又南經州東南。有懷寧河。西自田莊堡東流。南合九里山水東注之。又東南奢延川自北來會。又東南經山麓。入黃河。　水道提綱。

綏德州黃河。自葭州吳堡縣流入。逕州東。又南逕清澗縣東。又南入延安府延川縣界。水經注。河水自合湯水。又南逕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又南陵水注之。又南得離石水口。又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寰宇記。綏州延福縣。有黃河自撫寧縣流入。又綏州、東至石州界黃河一百三十里。河上有孟門關。州東南至隰州石樓縣西北。黃河爲界。一百五十里。通志。河水自吳堡縣康寧塔入綏

德州界。又南逕州東一百二十里。東岸爲山西寧鄉縣。又南至界首渡。入清澗縣界。逕白草原無定河入焉。又南逕縣東一百二十里。東岸爲山西石樓縣。又南爲老牛灘。至張家山入延川縣界。大清一統志。

又經石樓縣西。延川縣東。又經永和縣西。延長縣東。有延水自延安府來會。皇朝通志。

卽清澗縣東北境也。東岸石樓縣。有屈產水西北流注之。屈產水卽土軍川。源出縣東南石樓山。西北流經城東北。又西北一小水自東北來會。又西北經永寧關北。又西。有土門鎭水自東北團圓山來會。又西北折而西流入黃河。又南流經西岸清澗縣東南境老鴉關。東折稍西南。經延川縣東境。延水關東。又正南流。爲老牛灘。當河中。又南有青澗河。合吐延川自西北來注之。東岸卽永和縣西境之烈鳳山烏龍山也。青澗河出安定縣西北山。東南流百里。有馬兒河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流。經縣城北而東。有一水自北來注之。又東百里。有水自東北來注之。折而南。經清澗縣城西南。又東南流九十餘里。有青川西北自安定東南流來會。經延川縣城東北。又東南有姑川。西自縣西山來東注之。又東南流。入黃河。又南經延長縣東北境清水關東。河中有洲曰澗灘。其東岸有永和仙芝河。自東北來注之。仙芝河亦曰楡林河。源北出石樓縣南之翠金山。西南流經坑坨堡西。有一水自北來會。折南流。經馬脊山東。又南至永和縣城北。有索坨川自東北來會。南經城西北。又西南北會烈鳳山水。曰仙芝河。又西南入黃河。又南西岸。有一水自西北來注之。延長縣東稍南。其水西北出獨戰山者。又南有延水。西北自延安府合諸水來東南注之。延水北出保安縣北境山。南流。東南百餘

里有淯水自西來會。又東南經蕭館驛南。又西會一小水。東南流百里。經安塞縣城西南。有一水西自摩雲嶺來會。又東南經延安府城北。又東流。有清化水北自鵶鴿山來南注之。又東名濯筋河。有小水自北來會。又東南經延長縣西南。又東南至山麓。有小水西自雲巖山來會。又東南入黃河。

水道提綱。

隰州黃河自汾州府石樓縣南流。入永和縣西七十里。河西岸。屬陝西延安府延川縣。又南流至大寧縣西七十五里。河西岸。屬延安府宜川縣。又南流入吉州界。水經注。河水又南左合信支水。又南合石羊水。又南合域谷水。又南合溪口水。又南合蒲川。元和志。黃河東去大寧縣六十里。東去永和縣六十里。州志。黃河自石樓縣界六十里流至永和關。又六十里至大寧縣界。又三十里至馬鬪關。又南三十里達孟門壺口接吉州界。大清一統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二

河水原委二

又南經大寧縣西有昕川合隰州、蒲縣、大寧縣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爲東岸大寧縣西之馬闘關南。有昕川自東合隰州、蒲縣諸水來西注之。昕川三源。北源曰隰州北之羅兒溝。出結北山。南流東合一水。南經水頭鎮東。又南有蓬門河及小水。俱自西來會。折東南流。有燕家河及小水。俱自東北來會。南流經州城西。曰柴川河。及西南至仵城北。有東源水來會。東源曰義泉河。出姑射山東南之羅雲山。西北流。有聖水山泉自東北來會。折西南流。至義泉鎮東南。有安眞村水自東北來注之。又西南流。有蒲州河。東南自蒲子山來注之。又西。與北源水會於仵城北。又西南經大寧縣城南。南源自東南來會。南源水曰第一河。源出蒲縣東北之七佛山。西南流九十里。經縣城南。有南川河自南來會。折西北流。至張村堡北。有縣底河。南自翠屛山來會。又西北經翠微山麓。有義亭河。自西南來會。又北至大寧縣南。西會北東二源水。曰昕川。自城南又西流稍南八十餘里。至馬闘關之南。入黃河。又南西岸山麓有小水自西北來注之。水出延長縣南境紫雲山南麓者。水道提綱。

又南經宜川縣東吉州西。其南爲壺口山。又南有汾州水合銀川、丹陽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爲宜川縣東境東岸吉州西境之孟門山。山在宜川東北臨河。其東岸卽吉州之西北。山不斷。

南爲壺口山河中有灘。山在吉州西北。其西岸山。即宜川孟門山南壽峯也。又南經西岸老吉堡東。又南有汾川水自西北來合銀川、丹陽諸水東注之。汾川水北出宜川縣西北進士山及北山。南流合而東南。經縣東南。銀川水自縣西南山東北流。合一水。東經縣城南。而東來會。又東南流。有孟門西山水自北來會。又東南。丹陽水自西南來。東北流經郭家村南。又東北合南來一水。又東會諸水於桃渠村之北。入黃河。水口東岸即師家灘。又南東岸有清水河自東北來注之。清水河源出吉州東境高天山。西南流。北合一小水。折南流。有小水自東南來會。折西流。經州城南又西。其北合一小水。又西南流至師家灘南。入黃河。其西岸即盤古山。北池山也。　水道提綱。

延安府黃河自綏德州清澗縣流逕延川縣東。又南逕宜川縣東。入同州府韓城縣界。水經注。河水自土軍縣。又南合契水大蛇水。又南右納辱水。又南左合信支水。石羊水。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合城谷水、鷄口水。又右會區水。又南歷蒲子縣故城西。又南合黑水。又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又南爲採桑津。又南過皮氏縣西。赤水東入於河。又南合蒲水。又南。丹水注之。又南。黑水注之。又南至崿谷旁。又南洛水自獵山枝分東派東南注於河。又南出龍門口。汾水注之。元和志。黃河在延水縣東八里。又在門山縣東三十五里。又丹州汾川縣黃河在縣東七里。河岸頓狹。狀似槽形。鄉人呼爲石槽。蓋禹治水鑿石導河之處。石槽長一千丈。闊三十步。懸水奔流。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寰宇記。黃河在汾川縣東北四十五里。從門山縣界來。經縣界七十里。又南流入鄜城縣。又丹州東至慈州界黃河岸八十里。自河岸東至慈州六十五里。通志。黃河自清澗縣又南逕延川縣東七十里。東岸爲山西永

和縣。又南逕延水關。秀延水注之。又南逕清水關。入宜川縣界。濯筋河注之。又南歷石潑。逕孟門山。汾川水注之。又南逕宜川東百里。東岸爲山西大寧縣及吉州鄉寧縣。丹陽水注之。又南合白小川河清川。入韓城界。大清一統志。

又東南經鄉寧縣西。韓城縣東。其東岸爲河津縣之龍門山。西南流。有汾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東岸鄉寧縣西南境。有羅洛水自東北來注之。羅洛水出鄉寧縣東北山。西南流合東來二水。又西南經縣城東南。又西經林山北。盤古川南。西南至船窩鎭。北西入黃河。又東南西岸。有小水自西北來注之。水出北池山西麓。南流經中池山之西麓。折東南至東池山。南入黃河。東岸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水出鄉寧西南船窩鎭東山。西南流。經青石峽西。又南入黃河。南爲西岸。韓城縣東北境。東岸河津縣西北境之龍門山。兩山對峙。河貫其中。南流。其下曰禹門渡。稍折西南流。至東岸葫蘆灘西南。有汾水。東北自河津縣城南西南流注之。曰汾口。汾水。源出靜樂縣北管涔山。南流經寧化所西。又東南流。其左源二澗。出管涔之東山者。合而西南流來會。南流經縣東北。折而西南流。經城西北。又西南。有碾河。自東北來。合兩小水。折西北流。來注之。又西南。有羊兒河。自西北合二澗來注之。又南稍西。有社干河。自西北來注之。折南流。經石峽山西。有嵐河。西北自嵐縣合一水東流注之。折東南流。有石樓山水。自西來。合天成泉水東流注之。又東南至天門關西。有小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至向陽店南。有直谷水。合石橋河自東來注之。又東南有小水二。各自東北來注之。南經太原府治陽曲縣西稍南。有韓村水。自西合二澗來東注之。折西南流。經太原縣城東又南。有晉

水自西來會又南有榆次北水自東北來注之又西南流經清源縣東南徐溝縣北有洞渦水東北來合諸水來會又西南經交城縣南有祁縣水自東南來注之又西南有文水自西北來注之又西過文水縣南又西經平遙縣西北境汾州府治汾陽縣東境有馬跑泉水西北自白虎山來注之又東南流折而西經孝義縣東有義河西自狐岐山東流經縣城北而東注之又南稍西經介休縣北有中都水東北自平遙合諸水來注之稍西有孝河西自孝義南境來注之又南經冷泉關西有景家溝自西北來注之又南至靈石縣西南有澗河西北自烏雞山來注之又西南有狐岐山南水自西北南合康城鎮水東南流注之又西南有韓侯嶺水自東來注之又西南經汾西縣界折而東南流經霍州城西稍南有水東自礮台山西經城南來注之其西即汾西之轟澗自縣城來東南注之又南東受一小水又南有羅雲山水自西北來會稍南有蕬水東北自霍山西南麓西流注之又南經趙城縣城西南有霍水東北自霍山南麓西經洪洞縣城北而西注之又南經洪洞西南有澗河東自岳陽北之滲水西南經洪洞城南而西注之又西南經平陽府治臨汾縣西北有滴水河合諸水自東南來注之汾水於平陽西北分爲二派一南流稍西經襄陵縣城東一西南流支渠如織經城北及城西曲而東南復合經趙城鎮西稍南又分爲二南流十餘里復合又西南經太平縣東南曲沃之北曰高縣鎮有小水自東來注之又西南經絳州城南有澮河東自翼城曲沃來注之又西有馬首山清濁水自北來注之又西經稷山縣城南又西經河津縣城南又西南流至葫蘆灘南滎河縣北境入黃河在龍門之南五十里曰汾口**西岸即韓城東之周原堡也又西南經縣南境有盤**

水河自北來注之。河水出韓城西北硃砂嶺。南流。有柳溝水。自西北麻線嶺東南流。經柳溝城西而東南來會。又有白馬潭水。自西南麻林山東流。折而東北來會。又東南有西池山水。及南池野狐川。俱自北來會。又東南經縣西而南至芝川鎮。入黃河。又有一小水自西來。亦於鎮南入黃河。對岸即榮河縣城也。汾水古於縣城北入河。明時。北徙於河津西南境。而故道遂涸。水道提綱。

絳州黃河在河津縣西十五里。自吉州鄉寧縣南流入縣西。河之西岸為陝西韓城縣。又南入蒲州府永濟縣。折而東。歷解州芮城縣。水經河水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元和志。黃河一去龍門縣二十五里。即龍門口也。大清一統志。

又經郃陽縣東。臨晉縣西。又經朝邑縣東。蒲州永濟縣西。有涑水。自絳縣聞喜縣。合安邑、解州、猗氏、臨晉諸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西南經西岸郃陽縣東境。有小水二。西北自梁山東南流注之。一出梁山南麓。東南流四十里入河。一出其西麓。東南流八十餘里入河。此水河口之南有山。東臨大河。對岸即臨晉縣西境也。又南西岸有洽水。西北自郃陽城西來南注之。洽水亦曰金河。出縣西北壺梯山。東南流隨山東麓。經縣城西南。又東南數十里。入黃河。又西南經朝邑縣新市鎮東。其東岸蒲州城也。又西南有涑水自東北來注之。涑水即絳水也。源出絳縣北山。西南流經城北。又西北會一水。至上東鎮北。有溫水自東南來會。又西至下東鎮。又北合一水。又西南流經聞喜縣城南。有沙渟水自南來會。又西有野狐泉。合諸水自城西來南注之。又西南流。經安邑縣解州北。猗氏臨晉南。曰涑水河。有夏縣水。東南合諸

水。西南流。經安邑。鹽池。解州之北。至虞鄉鎮北。與涑水會爲五姓湖。又西南經蒲州南境。西入黃河。
　水道提綱。

又南經朝邑縣南。有洛河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西岸有洛河。西北自同州府至朝邑南來注之。洛水即古漆沮。源出慶陽府治安化縣北境三百餘里之白於山。兩源。一西南流。一東南流。合而東南。經金塘東。分爲二派。有一水自東北來會。二派復合。折而東流。又東南經保安縣西南境。曰洛河。有黑水河自西來注之。又東南有周水河。北自縣城西南流注之。又東南經安塞縣西南境。有摩雲嶺南水。自北來注之。又東至甘泉縣西北。有一水自東北來注之。又東南經城西南。又東南有清水泉。自東來注之。又南經雕陰山東。又南經鄜州城東。有採銅川自東北來注之。又南。折而西南流。經洛川縣西境。有街子河自東北來注之。又南流至中部縣東北。有華池河自西北合清水河來會。又東南有葫蘆河。東北自洛川來注之。稍南。有沮水自西來會。又南經宜君縣東北境至武莊鎮西。折東南流。經白水縣東。澄城縣西。有一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甘泉自東北來注之。又有白水。西北自大神山來注之。又南有大浴河。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稍西經蒲城縣東境。同州府之西北境。有一水西北自蒲城來注之。折而東南流。經府城南。又東南至朝邑南。太白池北。於趙渡鎮南東入黃河。　水道提綱。

又經華陰縣東。有渭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南至華陰縣東北。有渭水合涇水諸河。自西南來東注之。曰渭口。在西嶽太華山之北五十餘里。

渭水源出渭源縣西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南北兩源。北源發北麓分水嶺。東南流。經縣城北。又東稍南。南源水自城西南東北流會焉。又東稍南。有五竹山水。曰清水河。自南來注之。又東南經鞏昌府治隴西縣城北。又東。有赤亭水。自東北來注之。又東南有小水。自東北來注之。又東南經寧遠縣西北出桃花峽。兩岸皆山。又南有漳河。西南自漳縣來注之。又東南有山丹河。自南來注之。折而東。經縣城北。又東流。稍折而東北。有桃花山水。自西北來注之。又北折而東。有瓜牛山水。曰南峪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經伏羌縣城北。有華川水。北自通渭縣來注之。又東北流。折而東南。經秦安縣西南境。秦州北境。有羅玉河。北自靜寧州莊浪縣合諸水南流注之。又東南經秦州東境。有秦州河。合諸水自西來注之。又折東流。有牛頭河。自東北來注之。經清水縣南境。又東。有丁華嶺水自北來注之。又東折而南。有黃交峪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東流經隴州南境。有一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稍南。有長蛟川自北來注之。又東經龍盤山麓。至寶雞縣西。有塔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經縣城南。有金陵河。西北自吳山來注之。其南即大散關路也。又東經鳳翔府南境。有汧陽河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南有伐魚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經岐山縣南境。有石頭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經扶風縣西南境。有清水自南來注之。又東過郿縣城北。又東有洪河。南自太白山來。經槐芽鎮西北注之。又東有清湫河。南自秦嶺北流。經橫渠鎮西北注之。又東經武功經南境青花鎮東。有漳渠自南來注之。又東經盩厔縣城北而東。有黑水自西南來注之。其北即武功。西受鳳翔。岐山。扶風諸水。北受麟遊。永壽。乾州諸水口也。稍東有赤水。南自終南山北流注之。又東北經興平縣南境。有一水自南來注之。有二

水自西北來。於馬村鎮東西分注之。又東經鄠縣北境。咸陽縣城東南。又東北有豐水。自西來合諸水北流注之。又東北經西安府治長安縣北境。咸寧縣北境。高陵縣南境。涇水自西北來會。曰涇口。稍東有灞滻二水。自南來。合北流注之。又東經臨潼縣北境。折東北流。有淳化。清峪二河自西北來。合漆沮二水南流注之。又東有一水自南來注之。又東稍北經渭南縣城北。有水自南來。經城西而北注之。又東有一水。南自龍耳山崇寧鎮來注之。又東經華州西北。有符嶋水南自少華山來注之。又東北經同州府南境。又東北經華陰縣北。有水南自太華山北流經城西而北注之。又東北至蒼頭村南入黃河。即古渭汭地。曰渭口。　涇水源出平涼府西北境笄頭山。兩源並發。東南流至瓦亭南。折而東。有小水四。俱自西南美高山來注之。又東至開安鎮北。折東南流。至府城西北。有橫水自西南來會。又東經府城北又東南。有二水俱西北自北山來會。經華亭縣東北境。崇信縣北境。有潘貫澗。合二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至涇州城西北。有汭水合諸水。西自華亭崇信來。北注之。又東流稍北。有鎮原縣水自西北來注之。折東南流。至長武縣東北。有盤口河。西自崇信涇州之南境來注之。稍南有馬連河。北自慶陽府。合環縣。合水寧州。眞寧諸川來會。水勢始盛。又南經長武東南。至停口堡東。有黑水河。西南自靈臺縣來會。又東南經邠州北又東南。有溫涼河。東北自三水縣合汃水來會。其西岸有大谷鎮水自西南來會。涇水自此曰九曲。經永壽縣東北境。淳化縣西境。有姜源河自東北來注之。又東南經醴泉縣東北境、依九夢山東麓至南屯鎮之北。有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南經涇陽縣南。又東南至高陵縣西南之上馬渡。與渭水會。曰涇口。　水道提綱。

蒲州府黃河。自絳州河津縣流入榮河縣西。南流經臨晉縣西。又南經永濟縣西。折而東。入解州芮城界。謂之河曲。春秋文公十有二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杜預注。在河東蒲坂縣南。漢書溝洫志。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穀。從之。既而河徙。渠不利。久之廢。水經注。河水自汾陰迨郃陽城東。又南。瀵水入焉。又南逕陶城西。又南逕雷首山西。又南。涑水注之。又東逕河北縣南。又東。永樂澗水注之。元和志。黃河在寶鼎縣北十一里。趙簡子沈佞臣鸞徼之所也。又經臨晉縣西四十里。又自縣界流入河東縣。又經永樂縣南二里。榮河縣志。河舊在縣西五里。明時漸徙而東。正德二年。遂至城下。去縣僅七十步。蒲州志。河舊在州西蒲津門外。明萬歷八年。河決嚙城。甃石障之。漸徙而西。去城十里。本朝康熙三十四年。復徙而東。今去城五里。　按黃河由河津入榮河縣。河在縣西七十步。行縣境六十里。其西岸爲陝之韓城。自榮河入臨晉縣。河在縣西三十里。行縣境四十里。其西岸爲陝之郃陽。自臨晉入永濟縣境。五十里至府西郭外。其西岸爲陝之朝邑。自府西行縣境六十里。轉而東行。其南岸少西爲潼關。自潼關又東行縣境六十里。其南岸少東爲河南閿鄉。凡河帶府境西北。繞府西南。過縣三。行地二百七十里。東達於芮城。

同州府黃河。自延安府宜川縣流入。逕韓城縣東十五里。與山西河津、榮河二縣分界。又南逕郃陽縣東四十里。與山西臨晉縣分界。又南逕朝邑縣東七里。與山西蒲州分界。又南入華陰縣界。水經注。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又南右合暢谷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又南。崌谷水注之。昔韓信之襲魏王豹也。以木罌自此渡。又南右合陶渠水。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河山之固。

郎於此也。又南。徐水注之。又南逕子夏石室。又南過汾陰縣西。又逕郃陽城東。又南。瀵水入焉。又南逕陶城西。又南過蒲坂縣西。韓城縣志。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鯀治水時所鑿。今名錯開河。同州志。黃河舊自郃陽入朝邑東境。南至大慶關。東濱蒲州城。故曰蒲津。禹貢所謂西河也。南至金龍渡。爲河與洛渭交匯之處。世稱三河口。去朝邑縣東南三十里。自明成化中洛水入河。河之害十倍於前。隆慶三年。浸縣東門。萬歷七年。越大慶關。浸淫四出。至十二年。三河口亦在洪流中矣。大清一統志。

折東流至潼關。南岸入河南閿鄉縣境。又東經芮城縣南。又經靈寶縣北。有宏農河來會。皇朝通志。

大河至此。始折而東流。南岸自華陰東至潼關。入河南閿鄉縣界。北岸即山西蒲州南境中條山麓也。中條即雷首山。蒲州當大河西西南及南三面。故曰河曲。自此以東。山西爲北岸。河南爲南岸。以河爲界。東流經潼關北一里。入河南閿鄉縣西界。有小水三。皆自南來注之。曰玉溪河。出關東南秦山。曰十二河。又在其東。曰盤豆河。二水合流。又在其東。皆北流入黃河。稍東。其北岸有小水二合而南注之。曰嬀水。北出歷山。南流。會自東來之汭水。於永樂營西入河。又東南岸。有小水二合而北注之。曰湖水。東北流合自東南來之小河水。北流經閿鄉城西境。北入河。小河南出秦山。河稍東北流。經北岸芮城縣南二十餘里。南岸閿鄉縣城北七里。又東北有稠桑河。自南來注之。又東經靈寶縣西。有宏農河自西南來合。斷密河北流經城西北注之。宏農河。西出陝西華陰縣。東流經閿鄉南境。秦山之南。折東北流。二百里至石子口。有斷密河。東南自乾山西麓來會。又北流於城西入河。其北

岸。卽芮城縣東南之陌底河也。又東經縣城北十里。有好陽河自南來。經城東北注之。河出南境隩山。　水道提綱。

又經陝州北。平陸縣南。又東過底柱山。經澠池縣北。垣曲縣南。有清水出絳縣、沇水出王屋山、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北至陝州西。有乾頭河自南來。青龍河自東南來注之。有兩水口。乾頭河卽古橐水。一曰永定澗。出乾山。北流經隩山東。又北流入河。青龍河出州東南明山。北流折而西。又折西北流。經城西北入河。東經州城北。北岸平陸縣城南。陝州與平陸二城。隔河相望。有水自北合二澗。南經城東來注之。二水出北山。一東南流。一西南流。合而東南。經縣城東南入河。又東爲大陽關之茅津口。在茅津鎮東南。又東出三門。過底柱山。山在河中流北岸。平陸南岸。陝州山有三門。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惟人門修廣。稍可行舟。鬼門最險。又東北經澠池縣北境白石山北。北岸爲垣曲縣城。有清水及沇水。俱自北來夾城西東而南注之。清水亦曰毫清河。出絳縣南山。南流合西北來二水。經王第鎮西。又南經縣城西南入河。沇水東北出王屋山之西麓。西南流。有歷山水。西合諸馮山水自西北來會。西南流經縣城東南入河。　水道提綱。

解州黃河。自蒲州東流入芮城縣南。又東流逕平陸縣南。又東流入絳州垣曲縣界。水經注。河水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東。沙澗水注之。又東過底柱間。元和志。黃河在芮城縣南二十里。又在平陸縣南二十步。金史地理志。平陸芮城有黃河。　陝州黃河。自陝西華陰縣界潼關折而東流。逕閿鄉縣北。

又東逕靈寶縣北。又東逕州城西北三里。又東入河南府澠池縣界。禹貢導河。東至於底柱。水經。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又東逕閿鄉城南東。與全鳩澗水合。又東過河北縣南。永樂澗水注之。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又會槃澗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柏谷水。又東右合門水。於此有洹津之名。又右合曹水。又東合舊水。又東合七里澗。又東合譙水。又東過陝縣北。合橐水。又西逕陝縣故城南。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又東。沙澗水注之。又東過砥柱間。右則崤水注之。又東。千崤之水注焉。又東至五戶灘。注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縈洄。環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禹貢錐指。砥柱之險。不減於龍門。漢成帝鴻嘉四年。使楊焉鑴廣之。而為害甚於故。魏晉之世。兩經修治。功卒不集。唐貞觀十一年。河溢。壞陝州河北縣。是時自洛至陝。皆運於陸。自陝至京。乃運於河。開元二十三年。從裴耀卿言。開三門山北路十八里。謂之北運。二十九年。李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漕。開山顛為輓路。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而上。歲漕經砥柱。覆者幾半。貞元二年。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徑為運道。屬於三門倉。遂罷南路陸運。宋乾德初。詔重鑿砥柱三門。慶歷中。陝西用兵。歐陽修請按裴耀卿舊跡以通漕運。不果行。大抵三門之險。不專在砥柱。其下兼有閼流為之阻。蓋自砥柱以東夾河。羣山之水。並注於河。上激六峯。下阻十九灘。湍波倍加洶湧。昔人但欲鑴廣三門。不惟無益。害且滋甚。則以鑴石落水。河身愈淺。三門雖廣。不能勝百二十里之閼流故也。　絳州黃河又東流入垣曲縣南五里。河之東岸為河南澠池縣。又東入河南懷慶府濟

源縣界。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間。又東至鄧淸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與教水合。寰宇記。黃河在垣曲縣南門五步。從平陸縣東雍州谷口。經王屋山至縣界。大淸一統志。

又東北岸亦入河南界。經新安縣北濟源縣南。又經孟津縣北。孟縣南。又經鞏縣北。有濟水自北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數十里北岸。亦入河南界。自此而東。全經河南省地。南岸爲河南府地。北岸爲懷慶府地。東經新安縣北。北岸爲濟源縣西南境山。河南府治洛陽縣北。河岸山自澠池西連陝州諸山。東至府西北爲穀城山。爲北邙山。至東北境。而北岸濟源諸山。北自太行。西自王屋。連岡臨河百餘里。又東南流經孟津縣北。北岸卽孟縣西境也。孟津縣西有硤石津。委粟津。高渚。馬渚。陶渚。皆渡河處。陶渚在縣北五里。卽古孟津。亦曰富平津也。至孟縣城南。折而東北。經南岸鞏縣西北。北岸有湨河自縣西北東南流注之。湨河源曰永利河。出濟源縣西北山。三源東南流。合經縣城而東。有一水自西北來會。卽濟水南一渠也。又東南流至孟縣北。又東南入河。又東北有濟水。西北自濟源縣東支分經栢香鎭東南流注之。濟瀆東流。經濟源縣城北。又東分爲二派。一經栢香鎭之南。東南流入河。南岸爲鞏縣西北境連山。水道提綱。　今按永利乃沁水支渠。下分二支入湨。非湨源也。懷慶府志。孟縣志。濟源志。其源有三。一出姑嫂山南。一出五指山。一出秦嶺山。又按濟水南一渠。據懷慶府志。孟縣志。濟水分支入瀧。瀧水入湨是也。

又經溫縣南。鞏縣北。又經汜水縣北。有洛水來會。又東北有豬龍河來會。又東南有沁水來會。皇朝通志。

又東經溫縣城南。其南岸鞏縣北。有舊洛口。又東至汜水縣西北界。有洛水合伊瀍澗諸水。西南自河南府東經孟津偃師鞏縣之南。而東北流注之。洛水卽豫州川。源出陝西商州雒南縣西冢嶺山。有三源合東南流經縣北。又東南南北各受小水一。至靈峪口之南。東入河南界百數十里。經盧氏縣城南。又曲曲東北經熊耳山北。二百七十里至永寧縣城南。又東北經宜陽縣城北。又東北出重山。至河南府城洛陽縣西南境。有澗水合穀水西北自澠池新安來會。又東經府城南而東。有瀍水自北來會。又東經孟津縣南境。至偃師縣城南。有伊水自西南來會。洛水既會伊水。又東北流經鞏縣西北而東北。至汜水縣之西北入河。又東經汜水縣北。有汜水自西南來注之。汜水出縣西南境大戲山。東北流經縣城西。又東北至滿家溝。入黃河。其東曰邙山。其西卽古虎牢關。南岸之山至汜口東而盡。北岸溫縣東之司馬臺也。又東北流。經武陟縣南境。有豬龍河。卽濟水支津。西北自濟源東經河內之南。溫縣之北。而東南流注之。濟瀆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與山西垣曲陽城二縣接界之王屋山。頂曰天壇。有太乙池。渟泓不流。卽濟源。禹貢所謂沇水也。東數十里出地。東流經濟源縣城北。又東分為二派。一經栢香鎮之南。東南流入河。一東流經鎮北。又東曰豬龍河。經府城南境。又東經溫縣北境。又東南至武陟縣南之澗溝村入河。又東南流。有沁水西北自澤州至懷慶府、合大丹河。東南經武陟北而東南注之。南岸卽滎陽縣北境及河陰縣北境也。水道提綱。　今按提綱注。言濟水經栢香鎮南。一經鎮北。辨見後。

按濟水自縣東南流至栢香鎮。分為二。一於鎮之東北流至河內縣。穿郡城。經龍澗村入沁河。一於

鎮之西南流經豬龍河。自小營村入黃河。大清一統志。

按漠水今與沇河並流至溫縣南入河。然數年前則尚與沇水俱在沇河鎮南之賈營南入河。又縣署有乾隆三年東中渾地圖。則漠河在縣城東南數里入河。與沇河鎮中間尚隔十許里。地勢變遷。祇隨河勢難以成蹟論也。　河水流入溫縣界二十里。漠水與沇水並流至此次第入焉。蓋又南當鞏縣之鮪渚矣。孟縣志。　今按懷慶府志成於乾隆五十四年。內列濟水河渠全圖。載濟水自濟源縣東北流。分一支過亞橋。入漭河。歸於漠。此自漭入漠。尚非直入漠河。其不能入黃明矣。又東南行上過永利西支。永利東支。豐稔南渠。至河內縣之柏香鎮而分爲二支。一出柏香鎮東北。上過豐稔北渠。大豐堰。大有堰。廣濟河。穿府城而出。上重過廣濟渠而入沁河。一經柏香鎮之西南而東南流。曰豬龍河。合餘濟北渠。豐稔南渠。北渠。及大豐大有二堰水之分注者。而由溫縣南會漠入黃。現在濟水所行之道止此。而溫孟之間別無分濟入河之道。水道提綱不知何據而云豬龍河在柏香鎮北。且過溫縣北而至武陟境入河。豈當年北支尚未入沁而至武陟入河耶。

沁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北之緜山。東南流經縣南。又南經屯留縣西。岳陽縣東。又南經沁水縣東。有海河來會。又東南經澤州府城西北。陽城縣東。有澤河來會。又南入河南界。經懷慶府北境。有廣濟河支津來會。又北有大丹河水自潞安府經高平陵川鳳臺諸縣合諸水來會。又東經溫縣北。至武陟縣東入黃河。皇朝通志。

沁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北之緜山東家嶺。俗曰水谷河。東南流。其東源出琴谷者自東北來會。

經縣上鎮南。又南經陽城村西南。官軍鎮東。有二小水自東北來會。一沓果山水。一馬圈溝水。西南流。有五龍川合浩河自西北來會。五龍川出土嶺西山。東南流。有浩河出仁霧山。東流經韓洪鎮北。郭道鎮南。與五龍川會。東南流入沁水。又南經縣東而南。有青龍河自東來會。折西南。有西川河自西北來會。南流經團寨鎮西。有大南川自西北來會。又南經屯留縣西境。岳陽縣東境之高壁村東。有和川自西來會。又南經蘇村東。衞寨西。有邊寨鎮水自東北來注之。又西南至端氏鎮南。有邢堡水自西北來注之。其南卽三峽偃月山也。又東流。一小水自東北來注之。又南經沁水縣東境。有海河合諸水自東北來會。海河出沁水縣西之烏嶺關。東流北合一水。東南流經縣城北。又東南流有固鎮水。合一水自西南來會。又東有碧峯山水自北來會。俗曰大峪溝。又東有友泉村水自南來注之。東入沁水。又東流。有海子河。玉谿河自東北合來注之。折而東南。經澤州西北境。至陽城縣東。有小水自東來。蘆水自西來並會。又南有澤河自西來會。澤河出陽城縣西南境析城山西北之岳神山。東北流合一小水。折東南流經濩澤故城南。又東流有小水西北自西山來會。又南流有桑村河自西來會。又東入沁。折而東。受東北來之長河水。又南流入河南界。經懷慶府西北濟源縣北之太行山東南流經窰頭村南。又東南至府西北。有一水自西南來注之。東經府城北而東。有廣濟河支津自西南穿城而東北流來會。其北受大丹河水。水勢益盛。大丹河出潞安府西南山。南流至高平縣東北。有浮雲河西北來會。南經縣城東又南。許河自西來注之。有耳白水。東北自陵川縣東北之聖宮山。西南流合蒲水來會。又南流。東受白羊河水。又南經澤州東南境。有白河。黃沙河。西北自州

城合。而東南會天井關北水。東入丹河。又折而東南。入河南界經懷慶府北境之方山東。又東南出山。流分爲二。其東流者曰小丹河。東北經修武獲嘉。與衞河合者也。其南流曰大丹河。至懷慶府城之東北入沁水。又折而東。經溫縣北境。至武陟縣城北。折而東南流數十里入河。曰沁口。在澗溝村東二十餘里。南岸即河陰縣北境也。水道提綱。

懷慶府丹水穿太行山而南。中間分爲溝渠。凡十里八道。其經流南入沁。首尾三十餘里。本朝康熙二十九年。河臣王新命。以丹河發源太行山至丹口。分渠九道。大丹河直歸沁河。其餘六渠。民引溉田。惟小丹河上秦河二渠所餘水。用以通衞。每歲三月初。塞八河渠。使水歸小丹河。入衞濟漕。至五月盡。則開八河。塞小丹河口。以防山水漫溢。至今民稱便焉。　光溝水在河內縣東北。水經注。光溝水首受丹水。東南流。界溝水出焉。又南入沁水。界溝水在河內縣東北二十五里。水經注。界溝水上承光溝水。東南流。長明溝水出焉。又南逕中都城西而南流注於沁水。府志。今遺迹尚存。澗而不流。白馬溝水在河內縣東北。水經注。白馬溝水首受白馬湖。湖一名朱管波。波上承長明溝湖水。東南流逕金亭西。分爲二水。一水東出爲蔡溝。一水南流注於沁。府志。白馬湖在府東北二十里。今湖流入小丹河。　按以上諸溝皆丹水支流。元和志云。丹水分溝灌溉。百姓資其利。今府城北丹河東岸有上秦渠、三郭渠、董下渠、白沽渠、張濟渠、老武渠、太保渠、張金渠、陳漆渠。西岸有郭魯渠、流澇渠、花園渠、上清渠、下清渠、中泗渠、貝澗渠、廣濟民渠。俱上承丹河。尾入沁河。蓋即諸溝故瀆。大清一統志。

丹河在河內縣西北。由方山入境。出山東南流二十五里爲九道堰。分二十三渠。堰之北東一水東

出爲小丹河。故土人呼南流者爲大丹河云。河由九道堰下。屈而西。迤南而折東。徑清化鎭西。又東至北金村匯於沁。上秦渠在諸渠之上。丹河東岸入渠。東至上屯村。長二十五里。東民渠、上秦渠至九府墳南分水入渠。迤東徑清化鎭南。又東至太師莊西入小丹河。長十九里。西民渠自丹河東岸入渠。東流至太師莊西南入小丹河。長十九里。按此二渠卽舊志所云小丹渠者也。董下東渠自九府墳西民渠南分入渠。東南至東界溝村入沁。長三十里。董下西渠自辛莊村董下東渠北分入渠。至陳村入沁。長三十里。案此二渠舊統名曰董下渠。三郭渠自九道堰下東岸入渠。東流、南迤至東南村入張濟渠。長一十五里。張濟渠自堰下東岸東分入渠。至張村匯三郭水入沁。長三十里。白沽渠自堰下東岸東分入渠。至大李園入張金渠。長十五里。老武渠自狄家嶺白沽渠南分入渠。東南至蔣村入於沁。長三十里。大太保渠自堰下東岸分入渠。至靈官廟入沁。長三十里。小太保渠自堰下東岸東分入渠。至劉村入沁。長八里。案此二渠舊統名曰太保渠。張金渠自狄家嶺小太保渠西分入渠。至靈官廟仍入小太保渠。長八里。陳添渠自陳範村張金渠西分入渠。至祭村入大丹河。長三十里。郭魯渠自堰下東岸東分入渠。東南至祭村入大丹河。長二十五里。流澇河自聖母廟郭魯渠西分入渠。至張村入大丹河。長十五里。花園渠自聖母廟郭魯渠西分入渠。至二仙廟入大丹河。長十五里。上清渠自丹河西岸入渠。西北流折而東。至景明村入於康濟渠。長二十三里。下清南渠自堰下西岸西分入渠。至楊花村入沁。長十二里。下清北渠自張坡村下清南渠分水入渠。至楊花村入沁。長十里。中泗渠自堰下西岸西分入渠。至沙灘園入永興渠。長二十里。永興渠自龍王廟中

泗渠西分入渠。至北金村入沁。長三十里。康濟渠自堰下西岸西分入渠。由閻家斜至邘臺村入澇河。長十里。流浚渠自堰下西岸閻家斜分水入渠。西折而南至沁陽村入沁。長二十里。以上長三十五里。在東岸者灌地一百餘村。在西岸者灌地四十餘村。按舊志有祕潤渠、廣濟民渠。無永興、流浚渠名。然考之縣圖。則又有永興祕潤而無流浚及廣濟渠。大約先後異稱。附志於此。懷慶府志。

沁水至武陟界與黃會合。其湍激之勢。較黃河益甚。而武陟東岸之蓮花池、金圪壋。最其衝射要害處也。有舊沁河在原武縣西北。本朝乾隆二十六年。動帑修築隄防。大清一統志。

沁河自山西沁源縣發源。蜿蜒萬山間。乘高瀉浪。暴漲不常。由山西陽城縣界入濟源境之大坡。建瓴而下。徑東五十里沙溝村入河內縣界。水經注所謂出山過沁水縣北。又東過野王縣北也。東南流徑龍泉村。堯池水入焉。又東徑府城西北。貝潤村邘水從之。又東逕沁陽村楊花村北金村之西丹河西岸諸堰水自北入焉。又東逕城東北。北金村之東丹河水自西迴南匯入焉。水經注所謂沁水又東朱溝枝津入焉。又東與丹水合也。又東經靈官闢、蔣村、陳村東界。溝村丹河東岸諸堰水自北入焉。又東逕古潤村。廣濟渠水入焉。又東逕龍潤村南。尙香鎭西。濟河水從之。又北東至張計村交武陟縣界。經流河內境七十里。又東逕武陟縣西南之張計村。又東南逕木欒店東。至南賈村達於黃河。經流武陟境七十里。郡境通百九十里。懷慶府志。

廣濟河在濟源縣北。東南流經河內縣南。又東經溫縣北。又東南入黃河。本沁水支流。其在濟源縣河內者、卽古朱溝水。其至溫縣入河者、卽古沙溝水。水經注。朱溝水上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枋

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洩爲沙溝水、其水.又東南於野王城西.枝渠左出焉.東逕野王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而北注沁水.朱溝自枝渠東南逕州城南.又東逕懷城南.又東逕殷城北.又東南注於湖.沙溝水南派東南逕安昌城西.又東逕隰城北.又逕殷城西.東南流入於陂.元史河渠志.中統二年.於太行山下沁口古蹟.置分水渠口.開後大河四道.歷濟源、河內、河陽、溫、武陟五縣入黃河.約五百餘里.溉民田三千餘頃.渠成.名曰廣濟.府志.古枋口秦渠.元世祖時始名廣濟.明宏治間.鄉民張志秦於城西北六十里.開五龍口.萬歷二十八年.河內知縣袁應泰同濟源知縣史記言.鑿山穿洞.懸閘於兩岸間.啓閘受水.引水由濟源、河內、孟縣、溫縣、武陟至唐郭入黃河.渠長一百五十里.分爲二十四堰.其在永利堰者曰永利河.南入濟源縣界.在永福堰者曰利仁河.東流經府城西北.又東至東關閘口入沁.在廣福堰者曰豐稔河.至府城西南崇義鎮入湨.在永濟堰者曰通濟河.東北流至府城東尙香鎮入沁.又自通濟河分流.曰支堰河.至府城東北石澗村入沁.舊志.今之廣濟.蓋卽朱溝.永利卽支渠.豐稔卽奉溝也.大清一統志.

利豐河在濟源縣東北.由利豐洞引沁水入渠.自五龍口東南流九里.逕王寨至程村.溉地七頃有零.西南建天平閘.分爲利仁、豐稔二渠.利仁河由程村天平閘分水.東逕許村、安村、梁莊、曲溝等村.至王韓閘東上犛村西入河內界.東逕南尋村.南魯村.里村.至北孔村西北減水入沁.正河仍東南逕王莊、唐莊、丁家墳.又南屈逕府城東門外至東郭閘入沁.此故道也.分五堰.頭堰自許村至梁莊.二堰自梁莊至王韓閘入河內境上犛村.至南尋村西內王韓閘西北分支渠.由覆背村入沁.三堰

自南尋村至南魯村。此堰於魯村郭閘分由蕭家作陰洞進水。至任莊順入利仁河堰。四堰自南魯村至里村土橋閘。五堰自土橋閘至丁家墳。案以上五堰長四十里。溉濟河地。考是河於康熙十六年知府楊廷耀。乾隆二十六年知府沈榮昌先後修浚。惟古道於東郭穿古陽隄而下。二十六年沁水異漲。將閘口塡實。外灘高甚。勢難重濬。而內河水無去路。故於孔村東橫河築壩。逼水入減水河下沁。餘水由府北門外洩入城濠。東西兩水口同歸於雙橋澇河入沁。勒石永遵。豐稔河由程村東南流至朱家村、樊家莊、小天平閘。分南北兩支。北支河分上下二堰。上堰自東許村起至沁史村。入河內境。東流至栢香官河橋。下堰自官河橋東朱家莊、金香莊入溫縣境。永興堰在溫縣西四十里。上接河內金香村起。至溫邑于村止。長十里。以上至雙流村入豬龍河。長六十里。南支河分上中下三堰。上堰自水東堡至河內馮橋。中堰自馮橋至王亮村。下堰自王亮村至韓吳村。以上又東流至李村東南。豐樂渠之濟水匯焉。又東逾崇義鎭入豬龍河。長六十六里。並溉濟、河、溫三縣地。案通志載。普濟、永興、利豐、餘濟四渠。俱在河內縣西。接豐利河及永利河之支渠。下溉孟縣田。永利河在利豐河西。由永利洞引沁水入渠。自五龍口南流折西。架石橋水逾廣濟河。十里入鄭村大閘。東折六里至苗店村分水石。分東南兩支。南支河分三堰入於湨。頭堰自分水堰至斗門閘。長一里。閘下有小閘減水入湨。二堰自斗門閘至瑞村衞家閘。長三里。三堰自衞家閘至西河村馮家閘。長二里。東支河分八堰。頭堰自分水石至范家閘。長半里。二堰自范家閘至李家閘。長半里。三堰自李家閘至牛家社閘。長四里。四堰自牛家社閘至西河村馮家閘。長四里。五堰自馮家閘至梨趙家閘。長二里。

六堰自趙家閘至衛家莊閘。長三里。七堰自衛家閘至王家閘。長三里。八堰自王家閘至宮莊牛家閘。長二里。以上長二十三里。自此東南流入河內境楊家墳。名玉帶河。逕大小衛村、王堯村。東至萬萬村。長十二里。俱引水灌田。又東南至孟縣趙改村。名餘濟河。餘濟河分南北兩支渠。南渠自趙改村逕洪道村北至立義村入溴。長十五里。北渠自趙改村逕羅莊東南至藥師廟入豬龍河。長十八里。以上統計入溴渠河長三十一里。入豬龍河渠長六十五里。溉濟、河、孟三邑地。按永利下游。久經失修。乾隆四十八年。知府布顏重爲濬治。而利豐河以下支流。亦於四十八年重濬。舊志。康熙二十九年。知縣劉凡又自立義村南浚其下流。引溉張家莊、韓丈村、段渠等處田。今已廢。廣濟河在永利河西。由廣濟洞引沁水入渠。自五龍口南逕官莊休昌。折而東。又徑小許村至程村。交河內縣界。長十八里。先於許村東北浚減水河。長一里九十丈。洩入沁河。正河由程村又東逕新莊南尋村。又東至府城西南之七里橋。東南逕住村入溫縣界。逕衛村至許王村。凡五里。復交河內界至保奉村東交武陟界。統計河內長八十六里。又東南經武陟之二仙廟。逾溫之平皋鎮。又東至南賈口入河。在武陟境共四十一里。原制二十四堰。今存十五堰。永益堰自北官莊南閘起至許村南閘。長八里。天富堰自許村閘口起。南逕大許村、東許村、小許村至河內辛村。長六里。太平堰上接天富自河內武家作東至劉家莊。長十五里。萬盈堰分頭二兩堰。自河內七里橋東至彭城村。長三十里。舊廣阜堰自南屯沙岡至辛旺。長十里。以順入萬盈頭堰。用水故不數。又考此水入溫縣界。自薛村起至雙流村。入利豐之永興堰。興復堰自彭城尙香鎮至劉家莊十里。大豐堰自南尋村西。分廣濟河水。迤南

而東至賈村東。交溫縣王太保村。東流入五郡村入於河。在河內境四十五里。在溫縣境四十五里。大有堰自南尋村東。分廣濟河水東南流。旋折而東。二十三里至感任村南。交溫縣。又七里至雙流村。匯於豐稔北河。入豬龍河。興隆堰自任村起十二里交溫縣郭村。十八里至南張村東。併入長濟。長濟堰自溫縣衞村東北起。至曲河村併入大豐堰。入於河。長十八里。通濟河分永濟上中下三堰。自河內七里橋起至溫縣二仙廟。仍入廣濟河。長三十里。自護城至南尙村爲上堰。自南尙至祝策爲中堰。自祝策至彭城爲下堰。彭城下舊有堰。今無。支堰河分廣。有上下二堰。自河內高家橋分通濟水至龍澗村東北入沁河。長二十五里。自周家莊至寨村爲上堰。自寨村至龍澗爲下堰。以上共十五堰。各有陰洞堰頭。按時啓閉。河通長一百五十里。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按是河久多淤塞。下游獲利甚微。乾隆三十七八年間。河內令積善。集夫挑濬以路遠隔境。功未得成。四十八年知府布顏重加修濬。水勢得暢。澆河、濟、孟、溫田五千餘頃。懷慶府志。

河南府黃河。自陝州流入。經澠池縣北。又東經新安孟津鞏縣北。入開封府汜水縣界。書、禹貢。導河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書、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水經注。河水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間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其山雖闢。尙梗湍流。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五戶、灘名也。河水又東。淸水注之。又東與教水合。又與畛水合。又東合庸庸之水。又東逕平陰縣北。湛水注之。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又逕臨平亭北。又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河水至此。有盟津之目。又曰富平津。晉杜預造橋於此。又謂之陶河。又

州溫縣嘉祐三年原武河決熙寧十年河陽河水[illegible]二十年。河溢孟州。明洪武十四年。河溢原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洋山。正統二年。原武河漲。十三年。河決原武。先是河流經原武縣北。至是改經縣南。天順元年。河溢原武。宏治二年。河復決原武。萬歷十五年。原武河溢。崇禎四年。河決原武湖村鋪。本朝順治初。溫縣西北隄塌三十里。十年築原武河隄。康熙元年、二年、九年、二十三年。屢築原武河隄。六十年。河決武陟縣之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等處。尋建壩堵築。六十一年。河水復漲。漫總河陳鵬年於廣武山下王家溝挑引河一道。水勢始平。雍正元年。秦家廠、馬營口隄壩工竣。河歸故道。尋以沁黃交漲。由姚其營漫灘而出。經原武舊河流七十餘里。命大學士張鵬翮同河臣齊蘇勒等協力修築。又各築小隄接合大隄。以防秋汛。二年。以兵部侍郎嵇曾筠疏奏。於姚其營、秦家廠建雁翅壩一座。挑水壩二座。倉頭對面開引河六百三十丈。而沁黃頂衝之勢始減。壩工賴以永固矣。乾隆十六年。姚其營增築大隄。大清一統志。 今按黃沁廳武陟汛纏隄九堡馬營壩。於嘉慶二十四年九月漫溢。協辦大學士吳璥、侍郎那彥寶等督辦。於二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合龍。

又經延津縣南。祥符縣北。封邱縣南。陳留縣北。又東南經蘭陽考城縣北。皇朝通志。

又東流經延津縣南。開封府治祥符縣北。西北有驛船、黑岡、柳園三口。東北北岸上有陳橋鎮。又北。則封邱也。封邱縣南陳留縣北。又東南流經蘭陽縣北。儀封縣北。東北有黃陵岡。考城縣北。水道提綱。

開封府黃河。自河南府鞏縣流入。經汜水縣北。與懷慶府溫縣分界。又東經河陰縣北。又東經滎澤縣北。又東經鄭州北。與懷慶府原武縣分界。又東南流經中牟縣北、陽武縣南。又東經祥符縣。又東經封邱縣南。又東經陳留縣北。又東經蘭陽儀封二縣北。入歸德府考城縣界。自宋以前。由河陰滎澤。又東北經原武、陽武、延津、胙城之北。新鄉汲縣之南。去府治遠。水經注。河自洛口又東逕懷縣南與成皐分水。又逕黃馬坂北。又東逕旋門坂北。又東逕成皐大伾山下。濟水注之。河水南對玉門。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又東逕五龍塢北。又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此河陰以上之故道也。又云濟水與河合流。自廣武東逕敖山北。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又東。索水注之。又東逕滎澤北。濟水自是分為南北濟。南濟又東南逕薩城東。又合黃水。又東。入陽武縣。此滎澤以上濟水合河之故道。亦即鴻溝汴水蒗蕩渠經流之處也。又云。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又東逕八激隄北。又東逕卷縣北。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之。又東至酸棗縣。此原武以下之故道也。宋時漸徙而南。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徙。始經蘭陽縣境。於是汲胙之流塞。河益東南下。元至元中。河徙陽武南。始全經府境。奪渦入淮。而新鄉之流亦塞。泰定元年。河從汴渠至徐城東北入泗入淮。即今通行之河也。至正中。以河屢決命賈魯治之。自黃陵岡達白茅。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洋山。東經府城北五里。南至項城。經潁壽入淮。永樂九年。命尚書宋禮。濬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二十餘里。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東經府城西南。又東南經陳留入渦口達淮。是時中牟、開封遂在河北。景泰初、始復故。宏治二年。河決原武。從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為二。一自于家店經

蘭陽徙縣南三里。東至歸德。由徐邳入淮。一自封邱縣之荊隆口。漫祥符。潰儀封之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命尚書白昂治之。四年。河決蘭陽。復北徙。經城北十里。五年。復決荊隆口。副都御史劉大夏濬祥符四府營淤河。及滎陽孫家渡口賈魯舊河以殺其勢。正德五年。復自儀封北徙。衝黃陵岡。入賈魯河。嘉靖七年。開蘭陽北趙皮寨口。達寧陵。至亳州渦河。十三年。河決流徙。趙皮寨口復塞。十九年。開蘭陽李景高口支河。引河至徐州入淮。既而復淤。萬歷十五年。瀍洛沁水泛漲。決劉獸醫口、銅瓦廂、荊隆口、南溢府城隄。十七年河決蘭陽李景高口。四十四年河決開封。由護城隄下經陳留等處入亳州渦河。是冬決口淤河復故道。天啓元年。河決陽武脾沙岡。三年。開蘭陽曹良口東至儀封縣界。崇禎十五年。李自成圍開封。城中不能支。決城西北十七里朱家寨。引水灌賊。水溢。城壞。百萬衆爲魚。潁亳以東。皆受其患。本朝順治元年。河自復故道。七年。河決封邱。築荊隆口隄。九年。河決封邱大王廟口。從長垣趨東昌北入海。十一年。決口塞。十四年。河決祥符之槐疙疸岡。是年。黃河南徙陳留。孟家埠口潰決。知縣張重潤濬河一道。引河北入新河。又浚儀封三家莊河。以殺北來水勢。十五年。河復決陽武縣城南。築慕家樓河隄。康熙元年。開封黃練口河決。屢加堵築。二十三年以後。聖祖南巡。指授治河方略。淮徐入海之道。通流迅駛。開封一帶。隄防益固。間有漲溢。不甚爲害。四十四年。築祥符、陳留、蘭陽大隄。六十一年。於儀封白家樓北岸挑引河。雍正元年。總河齊蘇勒奏築滎澤。以下陳留以上兩岸子隄隔隄。以東分流。乾隆元年。挑濬鄭州一帶河道。自大陵莊至中牟谷河口。復爲建築隄堰。又自懷慶府孟津而下。南北兩岸大隄。增高培厚。並塡實鄭州南土壩夾塘。加築

祥符、蘭陽、儀封三縣月隄尾隄。以爲重障。四年。又以鄭州之黃岡廟當黃河之衝。加修大隄。又創築月隄。建設壩臺。五年。開蘭陽縣朱家莊引河。六年。修北岸鄭州中牟交界大隄。又加中牟九堡引河。七年。開南岸來童寨對岸引河。又加修儀封縣楊家橋大隄。南面增設壩臺。八年。封邱荆隆口全河水勢自正南趨注西北。大溜搜刷。挑引河以順河溜。九年挑儀封北岸引河。分順河勢。保護楊家橋埽工。又以蘭陽北岸耿家寨河身坐灣大溜中激下埽。保護加修月隄。十年以祥符南岸十三堡臨河埽壩。坐當大溜。挑引河分洩東趨。十三年。修儀封北岸二十三堡大隄北面。搶幫南面。河身坐灣處東西各建挑水壩。又以祥符十九堡河身北趨。大溜側注南面。建築壩臺。十四年。中牟縣九堡河溜坐灣。挑出河心。逼溜南趨。建設木龍。開挑大溜。十六年。以蘭陽耿家河道全行北注。造六楞障、排木障。當溜護埽。下柳簾挑溜開行。上游下三楞障以防旁溜。是年陽武漫溢。上特命大臣相度堵築。不日工成。十七年。搶護陽武十三堡隄工。十八年滎澤魏家莊河道大溜南趨。移中牟九堡木龍以禦。又祥符北岸馬坊村河道。上游南岸坐灣。挑溜北注。搶築埽工夾壩。又祥符平家寨河溜北趨。搶築順隄埽壩。十九年。祥符陳橋等處河勢北趨。加修隄工。建築支河土壩。二十六年。祥符黑岡口等處河溢楊橋。漫水奪溜。上特遣大臣指授方略。於楊橋上游對岸開挑引河。河唇建設大壩。以洩水勢。掣挽大溜。堵築口二百七十七丈。旋即竣工。又於滎澤、陽武、祥符二十一堡。時和驛二堡三堡。焦橋五堡。灣莊九堡。蘭陽頭堡二堡等處漫溢。俱圈築月隄。四十三年。儀封口決。議於儀封七堡築順黃壩。又於王家莊展開引河以掣溜勢。又接作挑水壩。逼溜北趨。黃水始掣入引河。復歸故道。至四

十五年金門合龍。今按豫省黃河南岸儀封汛。於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十六堡。十七堡。二十二堡。二十四堡。三十六堡漫水六處。考城汛三堡五堡漫水三處。惟十六堡漫溢尤甚。四十四年江督高晉督辦十六堡漫工未竣。大學士公阿桂督辦。移築十堡未成。改建六堡順黃壩。至四十五年二月堵合。四十六年因青龍岡口屢築屢圮。特命大臣於上游南岸履勘地勢。爲改弦更張之意。尋於青龍岡迤上。自蘭陽三堡至商邱七堡一帶南隄外。添築大隄。開挑引渠。長一百六十餘丈。導河水入渠下注商邱。歸入正河故道入海。四十八年三月大功告成。大清一統志。　今按河渠紀聞。引大學士公阿桂乾隆四十六年奏改青龍岡河道。稱考成一縣。不得不籌遷移。衛輝府之考城縣。本隸歸德。乾隆四十三年縣城淪於河。四十八年撥歸衛輝府。五十一年於儀封堌陽鎮建城。爲今縣治。又按衛糧廳封邱汛衛家樓。於嘉慶八年九月漫溢。侍郎那彥寶。戴均元。河督嵇承志等督辦。九年二月將合復蟄。三月工竣。　又按蘭儀廳。蘭陽八堡。儀封三堡。同於嘉慶二十四年七月漫溢。嗣值上游馬營壩漫口。蘭陽儀封二處河身斷流。旋即先後堵閉。二十五年馬營壩合龍。後三月。儀封三堡以下又復漫溢。是年十一月協辦大學士吳璥。侍郎那彥寶等督辦工竣。



續行水金鑑卷第三

河水原委三

又東入山東界。經曹縣南。又東經單縣南。皇朝通志。

又東入山東界。經曹縣南。其西南黃陵岡。與儀封界。舊決口也。南岸亦曹縣境。又南即商邱境。又東經單縣南。南岸亦單縣地。又南即虞城縣地。　水道提綱。

曹州府黃河。自河南開封府儀封縣界流入。經曹縣單縣南。流入江南徐州府碭山縣界。府境河凡三徙。自漢至唐宋。河從今直隸開州界流入。經濮州北、觀城縣南。東北流。經范縣西北。與朝城縣接境。又東北流。入兗州府陽穀縣界。水經注。河水自濮陽東北逕魏國縣南。東爲郭口津。又東逕鄄城縣北。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又東北逕委粟津。左會浮水故瀆。又東逕陽武縣東。范縣西。又東北流。爲倉亭津。元和志。黃河在鄄城縣北二十一里。臨黃縣南三十一里。朝城縣東二十九里。宋史河渠志。濮州有任村東西南北凡四埽。北宋以前。河流經府經縣之故道也。金元以後。河自今儀封縣界流入。經曹縣東北流。經定陶縣西南。府治東南。又東北流。經鄆城縣西。東去濮州六十里。又北經范縣西。又東北流。入兗州府陽穀縣界。今定陶縣西三十五里。府治東五里。鄆城縣西三十五里。濮州東六十里。皆有黃河故道。即其地。明洪武初。徐達於今府治東五里之雙河口。分支流通運。永樂九年。疏河流東北入會通河。宏治八年。都御史劉大夏築塞曹縣之黃陵岡及荊隆口等七處。仍建

長隄。黃河始不復北流入運。即今河流之道。經曹單二縣南俱四十里。曹至單岸長九十里。單至碭山岸長六十里。有長隄護之是也。宏治十三年河溢曹單被害。正德四年。河決曹縣之溫家口馮家口。遂決陽家口。逕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工部侍郎李鐩治之。八年。決曹縣以西天仙廟、孫家口從曹縣城北東行。十年。決曹縣之焦家潭。十四年。城武、單縣二城圮於河。改遷。嘉靖六年。決曹縣之陽家口、梁家口。衝入雞鳴臺。七年。決曹縣胡村寺。分道入運。十四年。都御史劉天和添築縷水隄。起曹縣八里灣至單縣侯家林。二十五年。決曹縣。溢入城武、金鄉、魚臺等縣。二十六年河決。湮沒曹縣城。三十六年。城復湮沒。河決北大隄。由城武、金鄉入運。三十八年、四十四年。復大決曹縣。萬歷五年。決曹縣莘家樓。十五年。決荆隆口。衝潰曹縣白茅村長隄。二十一年以後。連決單縣之黃堌口。三十年決單縣蘇莊。三十五年決單縣。東南。崇禎二年決曹縣十四堡口。四年決單縣流河口。五年至十年。連決曹縣曹家口。本朝順治元年。決單縣柳河口。二年決曹縣流通口。七年決荆隆口、朱源口。康熙元年決曹縣石香爐口。八年決曹縣牛氏屯及單縣譙龍寺。俱旋決旋塞。三十八年及四十年。屢經聖祖仁皇帝巡視河工。指授方略。加築曹縣之太行隄。河流自是順軌。雍正四年。總河齊蘇勒奏。於曹縣芝麻莊上流。築挑水大壩一。莊後舊有月隄。又接築隔隄二百八十丈。北岸魏家樓月隄後。又築隔隄五百四十丈。乾隆四年五月。河決趙家集。從總河白鍾山請。修築隄岸。加增高厚。復築月隄一道。長七百一十丈。並改舊隄爲二隄。以資保障。又添設曹儀通判一員。督率修防。二十二年。復以南岸閻家集折灣北注。因於鐘家窰灣地灣處開挑引河。二十六年七月。河水漫溢。復於十四堡

補築大隄一百九十八丈。二十堡補築月隄三百四十丈。南岸樓家莊復開引河。使河身徑直。溜勢東注。於是洪流益慶安瀾順軌矣。按全河備考。河北決必害魚臺、濟寧、東平、臨清以及鄆、濮、恩德。南決必害豐沛蕭碭徐邳以及亳、泗、歸、潁。其受決之處。必由曹、單。其決則魚臺、城武、沛縣差多。而亦必連曹單。是南北之間。三省之會。曹單爲之樞的也。新志。境內險要諸工。曹縣則史家樓、戴家樓、沈家房、銅奶奶廟、後梁家隄、熊普廟、陳家樓、黃奶奶廟、石香爐、大王廟、高家隄。單縣則趙家莊、鄧家水口、鄭家隄。尤修防所宜加謹焉。大清一統志。

山東曹單廳曹下汛二十五堡。於嘉慶二年七月漫溢。經河督康基田等督辦。當即興築埽工。是年十二月埽工成。旋即潰蟄。三年八月復興工作。又值上游睢工漫口掣溜。下游河道乾涸。九月挑河築壩。十一月告竣。東河事宜册。今按曹單廳二十五堡即今糧河廳之五堡。

歸德府黃河自開封府儀封縣界流入。東理睢州、考城、商邱、虞城、夏邑縣北。又東入江南碭山縣界。禹貢錐指。元至元中。河徙出陽武南。由渦至懷遠入淮。及泰定元年。改作汴渠。至徐城東北合泗入淮。即今河所行也。自蘭陽儀封又東南逕睢州北。河去州七十里。又東南逕考城縣北。河去縣三里。賈魯河在縣北四十里。又東南逕商邱縣北。城舊在河北。自金至元。迄明正德。屢經河決。城或南或北。今河在城北三十里。又賈魯河在城北四十里。其新集口、丁家道口。皆河濱衝要也。又東逕虞城縣北。河去縣十五里。又東逕夏邑縣。河去縣二十二里。按宋開寶四年。汴決宋城。此決歸德之始也。太平興國四年。淳化二年。河兩決宋城縣。金大定二十年。河決衞州。瀰漫至歸德。詔自衞州埽下

接歸德。南北河岸。增築隄以捍湍怒。遂於歸德創設巡河官。自是河流遥府城之北。正大元年。蒙古攻歸德。決河灌城。水從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睢水故道。城反以水爲固。自是河流在府城之西南。元大德三年。河決蒲口。漫歸德郡縣。至大二年。河決歸德。隨塞隨決。歸德常在河北。至順以後。河決而北。歸德仍在河南。至正九年。賈魯議疏塞並舉。挽河北行。以復故道。歸德自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水復故道。明正統十三年。河決而南。歸德又在河北。宏治三年。河決原武。支流爲三。汜溢於考城、歸德以至於宿。乃浚宿州古睢河以達泗。從小河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而南皆浚深廣。又築月河十餘。以殺其勢。自後河復故道。歸德仍在河南。嘉靖十九年。河決睢州野雞岡。經渦入淮。三十七年河北徙。舊河淤而爲陸。隆慶五年。河決雙溝。萬歷二十五年。河大決山東單縣之黃堌口。溢於河南之夏邑永城界。次年劉東星由趙家圈尋賈魯老黃河故道開挑。三十一年河決歸德。曾如春挑北河引水入淮。下流淤淺。水遂四溢。天啓三年。河決睢陽。崇禎六年。北築太行隄。西起虞城界。東抵沛縣。本朝康熙四年。河決虞城、永城、夏邑三縣。十一年虞城河溢二十五年築商邱傅家莊月隄。二十四年築虞城黃堌壩隄。六十一年。於黃堌壩對岸挑引河長一百六十丈。河流自是暢通。　又按舊黃河在府境者有三。一在商邱縣北三十里。合賈魯河、沁河諸水流入虞城縣北。又流入夏邑縣北。又流入永城縣北。又東入碭山界。今淤。一在考城縣南三里。明宏治正德間縣治四徙。屢經衝決。又流入寧陵縣界。正德四年。於寧陵西五里鋪開地四十里。接黃河故道。尋罷。一在睢州北七十里。又東南流入柘城縣界。分爲二。其一南經柘城西。屈而東。經柘城南。入

瓠橋。其一名清水河。東南流會於瓠橋。渦水二派亦會焉。合流入鹿邑縣界。經縣北二十里賈家灘東南至兩河口。合渦水入亳州界。又睢州更有舊黃河。自州西北渾子集北分爲二流。一東流經野雞岡龍箱集北。又東經荊山岡南始東南流。一南流經秦家店北。又東南經河南集南又東流至雙冢北。合東水入柘城界。今湮。大清一統志。

河南睢寧廳睢州下汛二堡。於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漫溢。大學士公阿桂。河督李奉翰、蘭第錫等督辦。於是年十一月工竣。睢州下汛十三堡。於乾隆五十二年六月漫溢。大學士公阿桂、河督蘭第錫等督辦。於是年十月工竣。睢工上汛五堡。於嘉慶三年八月漫溢。十一月河督司馬騊等督辦。至四年正月工竣。東河事宜冊。　今按睢寧廳睢州下汛二堡於嘉慶十八年九月漫溢。時值滑縣一帶用兵。奏請暫緩堵辦。十九年侍郎那彥寶及河撫方受疇。河督吳璥等督辦。至二十一年二月工竣。

陳州府古黃河在淮寧縣西。本朝乾隆十六年十七年於淮寧縣境之五里口至牛溝口開竣四十里。舊志。州舊無河。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由太康逕州東南至潁州。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逕汴城至州城西。又東南逕項城入淮。三十年河徙。入州境。永樂九年。浚入故道。正統九年。又決滎陽逕州境由項城入淮。宏治中北徙。而州境之河遂涸。沈邱縣志。明洪武初。黃河自通許州之西支分陳州商水入南頓。混潁水。東流逕項城。入沈邱新治。東過舊沈邱。繞西古城。折而東北經長灣。又折而南爲私擺渡。繞北城門外。依黃壩堆而東入舊黃河。宣德五年淤塞。大清一統志。

又東南流入江南界、爲碭山縣北。豐縣南。沛縣南。蕭縣北。又東經徐州府城北。又經邳州南。睢寧縣北。皇朝通志。

又東南流入江南界。經碭山縣北。豐縣南。沛縣南。蕭縣北。縣西北濱河。有大山。岡阜相接爲太山。又東至徐州府西。又東南經徐州府城北。府治在雲龍山。大河自陽武縣東南至蕭縣。皆唐宋汴河故道。自蕭縣東南經府城北。遂奪古泗水道。東逕百步洪。呂梁洪而入邳州界。北岸東岸驛臨河。左右有小山相連。又東南經邳州南境、河北岸西自魏家集東南至舊邳州。尚有小山。舊邳州之南岸亦有岡阜自西南來。大者曰象山。睢寧縣北境。又東南至十字河口。北與駱馬湖運河近祗數里。水道提綱。

碭山縣黃河。在縣西北五十里。東北二十里。自河南虞城縣流入。又東入蕭縣界。方輿紀要。云黃河舊在縣南二十里。即元賈魯所開。由虞城縣入境。經縣南狐父聚達杼秋城。凡九十餘里。又東出徐州小橋入泗。明嘉靖二十八年。河由縣北二十里戎家口出徐州茶城入漕。萬歷初。又自縣西陳孟口分流。繞縣之護城隄。達毛城鋪周家口龍溝一帶。出小浮橋。今陳孟口漸淤。每歲夏秋有泛溢之虞。今按蕭南廳碭下汛毛城鋪減水壩太石壩一座。康熙十九年建。壩北石壩一座。三十三年建。舊壩之西石閘一座。康熙二十二年建。乾隆二年添築碎石二壩。三十七年。因毛城鋪宣洩不暢。開放溥家壩吸動溜勢。已塞復開。數月始克堵合。五十四年。毛城鋪西大河分而爲二。一行張王莊北。一行張王莊南。舊河南岸民堰漫。開竇家寨。五十五年七月。唐家灣漫溢。毛城鋪鉗口西壩後刷塌二

十餘丈。五十六年修復。嘉慶七年啓放奪溜。旋堵。八年以後。因上分下掣。壩下民田。歲受其患。壩遂停閉。 又按碭汛頭堡楊家馬路。於嘉慶二年七月漫溢。經江督蘇凌阿。河督關爾錫督工。於是年八月堵合。 又按邵家壩於嘉慶四年七月漫溢。經河督吳璥督辦。於五年十一月堵合。 又按唐家灣於嘉慶七年九月漫溢。江督費淳。河督吳璥督工。於是年十一月工竣。 又按李家樓於嘉慶十六年七月漫溢。經江督百齡。河督陳鳳翔奏稱急難堵合。十七年二月堵合。工竣。 豐縣黃河。在縣南五十里。自碭山縣流入境。明嘉靖四十四年。黃河決溢。其北股經華山南而東流入沛縣界。西南有秦溝。在河北岸。於是導河入溝濟運。萬歷六年。築邵家壩以絕秦溝舊路。又議於華山斜築大壩。東至樓子集。斷秦溝濁河二口。今黃河去縣益遠。水患久息。今按豐北廳豐汛石林口於乾隆七年七月漫溢。河督完顏偉集夫塞之。 又按豐汛六堡於嘉慶元年六月漫溢。經江督蘇凌阿。河督蘭第錫等督工。於是年十一月堵合。復開。二年正月合龍。 沛縣黃河。在縣南自豐縣流入縣界。又東南接蕭縣境而入徐州界。明正德以後。河由山東曹單二縣境衝決而東。縣被災最甚。嘉靖四十四年。河決蕭縣西趙家圈。東北流平地。河高七尺。由七山南二里東南入秦溝入泗河。萬歷五年以後。漸復故道。去縣五十餘里。今南徙益遠。不經縣境矣。 蕭縣黃河。在縣北。舊志以爲汴河故道也。自碭山縣入境。流經縣西六十五里之新挑溝。又東五里爲趙家圈。又東十里拖繩橋。又東十里至東鎮渡。又東二十里至曲里渡。又東五里至朱珊渡。又東十二里至舊縣北三里之冀門渡。又東五里至兩河口。與山西湖之委流合。以達郡境。宋紹聖中。汴水衝決。縣令張淳鑿汴水新渠以避水患。

元大德間。達魯花赤馬徹里。復開南復道口北鐵窗孔。以洩漲水。其後大河挾汴而東。縣境遂爲大河經流。明嘉靖三十七年。河決秦溝。自新挑溝至朱珊渡俱淤。惟冀門渡以東。尙存舊流。其後潰決不時。萬歷三十四年。河歸故道。自是去縣十五里。銅山縣黃河在城東北。自河南虞城縣流入郡界。經碭山、蕭縣入銅山縣界。又東入睢寧縣邳州界。按明嘉靖舊志。有汴河無黃河。云汴河一名沁河。一名小黃河。又云。按漕河志。河居中。汴居南。沁居北。河南徙。則與汴合。北徙則與沁合。故此河之名有三。今沁水久不達。惟河合於汴耳。蓋其時河初合汴。故人猶呼汴河。今人但知有黃河。不復知汴矣。　今按銅沛廳張家馬路。於乾隆十八年秋漫溢。署理河督尹繼善。大學士劉統勳。尙書策楞。駐工督辦。是年冬工竣。　又按銅山縣孫家集。於乾隆二十一年五月漫溢。二十二年十月尙書劉統勳。河督白鍾山等堵合完工。　又按銅山縣南岸韓家堂。於乾隆三十一年八月漫溢。是年十月江督高晉。河督李宏等堵合工竣。　又按銅山縣徐城以上十八里屯。先經河督靳輔建設東西南閘。久淤廢。嘉慶二十年。江督百齡。河督黎世序。奏將十八里屯兩閘中間剷平。山頂作爲天然滾壩。又於西南虎山腰。因山築作滾壩。重門擎托。以資分洩異漲。　邳州黃河在舊州城南。自彭城歷呂梁。由睢寧界至五工頭。迤東入州境。流四十里。入宿遷縣界。今按邳北廳綿拐山於嘉慶十六年七月漫溢。是年八月。經江督百齡。河督陳鳳翔堵合。　宿遷縣黃河自縣西五十里直河入境。經皂河、磨兒莊、駱馬湖。過縣西。又東南流。經小河口、白洋河至凌縣故城。入桃源縣界。今按宿遷支河乾隆三十六年七月漫決。旋卽堵塞。　又按宿南廳周汛三堡迤上之郭家房。於嘉慶十一年七月先

後漫溢。江督鐵保。河督戴均元徐端督工。是年十二月堵合工竣。睢寧縣黃河。在縣西北七十里。自銅山縣流入北岸與邳州接界。又東入宿遷縣境。徐州府志。　今按睢寧縣朱家口。於雍正三年六月漫溢。河督齊蘇勒堵合未竣。四年四月復決。廣督孔毓珣奉命協辦。是年十二月工竣。　又按睢寧魏家莊。於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漫溢。經督臣薩載。河臣李奉翰督辦。是年八月工竣。　又按睢寧周家樓於乾隆五十四年六月漫溢。江督書麟。河督蘭第錫督辦。十月工竣。

又東南經宿遷縣南。桃源縣北。又東南至清河縣南。即清口。淮水洪澤湖來會。東北流經山陽縣之清江浦北。經阜寧縣北。安東縣南。又東北過雲梯關入於海。皇朝通志。　今按清河縣南。今之舊縣南也。水道提綱倣此。

東至宿遷城西南。遂折而南。而東南流至白洋鎮東古城鎮西。又折而東。而東南經桃源縣城北。又東南至清河縣城南。即古清口。亦曰泗口。淮瀆洪澤湖水自西南來會。既會淮水。折東北流。經淮安府治山陽縣西北之清江浦北。又東北經阜寧縣北境。至安東縣城南。又東北流過北沙鎮北。過雲梯關。旋折入於海。自入碭山界至此。東南流徑七百里。又東北二百六十里。　水道提綱。

淮安府黃河。自徐州府宿遷縣東流。入桃源縣界。逕縣北百十餘步。又東入清河縣界。至縣西南清口與淮水合。東逕縣北。又東入山陽縣界。逕縣北入安東縣界。逕縣南。又東逕阜寧縣北。過雲梯關大通口入海。自清口以上。皆古泗水故道。自清口以下。皆古淮水故道也。尚書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漢書地理志。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酈道元水經注。泗水東逕陵柵南。又東南逕淮陽城北。又東

南逕魏陽城北。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於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於睢陵入淮。亦云於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宋史河渠志神宗熙寧十年。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泊。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胡渭禹貢錐指。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而東至壽張。注梁山泊。分爲二派。南派由清河入淮。卽泗水之故道也。河分二派。入南北清河。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河淮幷爲一瀆。自金明昌五年始。又元時河逕徐州與泗水合。至宿遷縣南。又東逕桃源縣北。又東逕清河縣南與淮水合。入淮處謂之清口。本名泗口。自徐城東北至此。皆古泗水。爲河所奪者也。舊志黃河自汴梁至徐、邳、宿、桃源三義鎭入口。由毛家溝抵清河縣後。謂之大清口。會淮。流過漁溝。達安東縣界。下雲梯關入海。謂之老黃河。明嘉靖初。三義口塞。南從清河縣前。亦與淮合。謂之小清口。經清江浦至草灣。轉西南過淮安新城北。達安東。萬歷四年。開草灣河成。分爲兩道。各四十餘里。復合。過安東總下雲梯關入海。土人謂黃河爲外河。漕河爲裏河。其漕河東岸。涇澗諸河。總謂之下河。本朝康熙十六年。大修河道。河身兩旁各挑引河。築兩遙隄。南岸自白洋河至雲梯關。長三百三十里。北岸自舊清河縣至雲梯關。長二百里。並塞山陽、清河、安東三縣新舊決口。又於清河、安東及宿遷、桃源一帶地方。建減水壩十三座。二十年。桃源縣煙墩上渡口雞嘴壩各挑引河一道。築攔黃土壩。二十一年。各工告成。二十六年。築宿、桃、清、山、安五縣北岸遙隄五萬四百八十餘丈。皆宿清安三縣護城隄。二十七年。中河成。運道改由仲莊閘。三十五年。九里岡張家莊決。旋塞。又決童家營。逾年塞。時家馬頭又決。三十九年。大修黃河隄岸。拆海口攔黃壩。改名大通口。河由此入海而堵時家馬頭。凡黃

河灣曲處．開引河使直行．又開陶家莊引河．於對岸陳家莊建立御壩．逼溜北行．設減水壩於王家營以洩黃漲．俾由安東鹽河入海．四十六年．開鮑家營引河．起王營大壩至北潮河入海．東西兩岸．建束水隄及草壩．相黃水大小與中河閘壩更互啓閉．雍正元年．於清口兩邊接築大隄各一道．中留口門五十丈．五年．創築桃源縣黃河南岸烟墩月隄．又補築清河縣黃河北岸王家營隄工．十年．建築阜寧縣北岸四套隄．山陽縣南岸龔家營徐家莊月隄．十二年．築安東縣黃河北岸險工．又修築桃源、阜寧等縣月隄．乾隆元年．建築阜寧縣蔡家馬頭盧鋪月隄．二年．修築山陽鄭家馬頭月隄．又築安東縣大飛月隄．四年．改築山陽縣茆家圩壩裏外越石工．又築阜寧縣蔡家馬頭格隄．五年．創築清河縣王家營格隄．並濬陶家莊引河．加修黃河南岸．添設木龍．挑溜北趨．又築桃源縣禦河遙隄．七年．加築阜寧縣馬起營等處越隄．又修清河縣北岸隄工．創築石馬頭攔黃子堰一道．八年九年．補築山陽縣新港縷隄．各堡遙下隄工．十一年十二年．加築山陽、阜寧、安東、桃源四縣月隄．十四年、加築桃源縣煙墩月隄．十六年皇上巡幸淮安．命改建城北土隄爲石工．十九年二十年、修築山陽縣韓莊、阜寧縣陳家浦等處月隄．清河縣周家莊格隄．桃源縣河北鎮撐隄．二十一年修築安東縣下河汛嵇家馬頭月隄．二十二年臨幸．命修黃河南北兩岸．加築清口東西二壩．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修築山清交界隄工．阜寧縣陳家浦格隄錢家馬頭月隄．又安東縣高家莊月隄．二十七年巡幸駐蹕清口．詔添木龍一架．二十八年加築桃源縣古城遙下月隄．三十年巡幸．詔於陶莊對岸添設木龍一架．使大溜全歸北岸．盡刷積土．三十一年建築陶莊月隄一道．又築安東縣張家莊月

隄。東家馬頭撐隄。三十四年、三十六年。屢修清河縣包家鬧迤下隄工。創築安東縣時家馬頭月隄。加築桃源縣北岸隄工。今按桃源南岸陳家道口，乾隆三十六年八月漫溢，經江督高晉河督薩載堵合。是年十月工竣。三十八年修築清河縣周家蕩隄工。安東縣十堡月隄。今按清河縣黃河南岸老壩口隄工，於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漫溢，經江督高晉河督吳嗣爵搶築，是年九月堵合。四十年重修桃源縣南岸隄工。四十一年命撫臣薩載開浚陶莊引河。俾河流遠避清口。以除倒灌之患。新河長一千六十丈。原挑河頭寬四十丈。河身河尾寬三十丈至三十五丈。放流後。兩厓刷寬河頭至七十餘丈。河身河尾至五六十丈。河底水深一丈四五尺。順軌安流。直抵周家莊。始會淮水東下。去清口較昔遠五里。仍命於陶莊積土外添築新隄。又新壩一道。以爲保障。四十五年臨幸閱河。命大學士阿桂、督臣薩載。同勘陶莊黃河及海口。河防志。桃源縣黃河南岸。上自白洋河接宿遷縣界。下至駱家營止。計八十二里。屬桃源河務同知管轄。其汛四。南岸曰煙墩汛、龍窩汛。北岸曰九里岡汛、磯嘴汛。清河縣黃河北岸。上自駱家營接桃源縣界。下至四鋪溝入山陽縣界。南岸上自吳城接桃源縣界。下至季家淺入山陽縣界。山陽縣黃河南岸。上自季家淺下至海口北岸。上自四鋪至顏家河。入安東縣界。安東縣黃河。上自北岸顏家河。下至雲梯關。又入山陽縣界。下至海口止。三縣黃河南岸。共二百六十餘里。北岸共二百四十餘里。分屬山清外河、山安河務兩同知管轄。山清外河同知轄汛四。北岸曰清河北岸汛。南岸曰清河南岸汛、山陽上河汛、山陽下河汛。山安河務同知轄汛五。北岸曰安東汛、上河汛、下河汛、北岸汛。南岸曰南岸汛。今按桃南廳司馬莊，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漫

溢。經督臣李世傑。河臣李奉翰督辦。是年十一月堵合工竣。　又按山安廳屬黃河北岸之李家莊湯家莊。均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漫溢。外河北岸之煙墩頭。亦於七月續漫。經江督李世傑。河督李奉翰等會同大學士公阿桂督辦。內煙墩頭一處。是年八月合龍。李湯二工均於是年十一月先後工竣。　又按王營減壩嘉慶十一年六月啓放。正河大溜直注張家河。由六塘河入響水口。從開山歸海者八分。時江督鐵保。河督戴均元。徐端有擬改海口之議。後因減壩下游灌河一片。難以施工。仍由雲梯關海口故道。於十二年十二月堵閉。減壩工竣。　又按海防廳雲梯關外陳家浦。嘉慶十二年七月漫溢。河督徐端等擬改海口由射陽湖入海。嗣以地勢不便。仍議堵閉陳家浦。挽歸正河。於十三年二月堵閉工竣。　又按山安廳六套一帶。嘉慶十三年六月漫溢。黃水旁趨。由灌河入海。時亦議改海口。經尚書吳璥侍郎托津會同江督鐵保等。查勘馬港口張家莊各缺口漫水。由灌河入海。不能暢達。仍議修復舊海口。十四年河督吳璥等奏請緩辦。十五年尚書馬慧裕會同河督徐端督辦。是年十二月工竣。　又按王營減壩。嘉慶十六年五月土隄坐蟄漫溢。經江督百齡。河督陳鳳翔督辦。是年十一月工竣。　又按雲梯關外之近海南北兩岸。嘉慶十六年淮揚道黎世序議請接築長隄。束黃歸海。經江督百齡奏准興築土堰二道。以免黃水散漫。　又按嘉慶十六年添設海安海阜兩廳。原海防之陳家浦工。歸於海阜廳。山安之六套工。歸於海安廳。

按黃河舊自原武滎陽分為三。一自亳州鳳陽至清河口通淮。一抵徐州小浮橋。明宏治正德間屢北徙。其後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東注於淮安府境。當黃淮交會之衝。又為運道咽喉。黃強淮弱。衝

決靡常前明諸臣之議僅以築隄濬河爲長策甚者至欲委安東以拯全淮迂謬甚矣我聖祖仁皇帝神謨廣運六次南巡遍行咨度特授機宜首闢海口以導黃注海次闢清口閉六壩築高堰以障淮敵黃改新舊中河以避洪流百八十里之險挑濬黃河各險工頂溜灣曲處使水直行刷沙疏陶家莊、張福口、張家莊引河令永無倒灌之虞又濬淮揚裏河開人字芒稻涇澗等河增修諸閘壩繕新舊隄俾黃淮兩河底績世宗憲皇帝廑念河防重任增設大臣使南北各專其職敕發帑金大修高堰又累年修築桃源、安東、阜寧、山陽等縣黃河南北岸隄工雍正四年十二月河清獻瑞縣亘五省我皇上軫念河防屢遣大臣經畫翠華五次巡閱親示方略凡歸江歸海之路分別緩急俾河臣得所遵循其中改紆爲直移遠爲近疏淺爲深極因勢利導之宜清口爲淮黃交會之區尤令廣爲疏導閘壩啓閉立定水則備勒御旨於石以垂永久平成之慶萬古爲昭矣大清一統志

臣等謹按禹貢舊河道自積石以下至今滎澤縣與今水道並同滎澤以下自原武縣北徑陽武、延津二縣北新鄉、汲縣南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大伾山在焉折北行經內黃、湯陰、安陽會漳水經臨漳、大名、成安、肥鄉、曲周、平鄉、廣宗至鉅鹿古大陸澤在焉又北經南宮、新河、冀州、東鹿、深州、衡水、武邑、武強、阜城、獻縣、交河、青縣、靜海、大城、寶坻至天津直沽口入於渤海大清一統志

禹貢舊河道自今滎澤縣北北岸獲嘉縣東徑原武縣北陽武、延津、胙城三縣北北岸新鄉汲縣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曰宿胥口大伾山在其口東北南岸滑縣即古白馬津口大河自今濬縣折而北行逕內黃、湯陰、安陽、臨漳、魏縣、成安、肥鄉、曲周、平鄉、廣宗至鉅鹿古大陸澤在焉自鉅鹿又北逕

南宮、新河、冀州、束鹿、深州、衡水、武邑、武強、阜城、獻縣、交河、青縣、靜海、大城、寶坻至天津直沽口。入渤海。水道提綱。

黃河故道　衛輝府古黃河舊河。東經延津縣北。又東經故胙城縣北。其北岸則新鄉汲縣。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岸。則滑縣北曰黎陽津。南曰白馬津。書孔傳。河至於大伾而北行。黃度尚書說。導河南至華陰。折而東行。至大伾。折而北行。所謂千里而一曲也。漢賈讓言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遠泛。水經注。河水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又東北通謂之延津。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有濟水自北來注之。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又東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河水自津東北逕涼城縣。又東北爲長壽津。唐元和八年。以河溢侵滑州羊馬城之半。滑州薛平、魏博田宏正。征役萬人。於黎陽界開古黃河道十四里。首起黎陽山東。會於故瀆。名曰新河。乾寧三年。河圮於滑州。朱全忠決其隄。因爲二河。散漫千餘里。河經。龍德三年。段凝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謂之護駕水。決口日大。屢爲曹、濮患。宋太平興國八年。河大決滑州韓村。淳化四年。梁睿請於迎陽村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許之。五年。新渠成。天禧三年。滑州河溢城西北天台山旁。俄復潰於城西南。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遣使治之。四年。河塞。熙寧十年。河復溢衛州王供埽及汲縣上下埽。滑州韓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元豐三年。陳祐甫謂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乞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金大定二十年。河決衛州

及延津京東埽。舒穆魯和卓言河水失故道。勢益南行。乃自衞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築隄以捍湍怒。二十六年。河決衞州。隄壞。泛溢及於大名。由是徙州共城以避之。貞祐四年。溫察克計言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流。不從。禹貢錐指。黃河在延津縣北者。明成化中河徙。從縣南入封邱界。其流始絕。在故胙城縣北者。金明昌五年。河徙。自陽武灌封邱而東。其流始絕。在新鄉縣西南者。元至元九年。廣盈倉南河北岸決。其後河徙。自原武出陽武南。其流始絕。在府治汲縣東南者。與胙城分水。舒穆魯和卓舊作石抹輝者。溫察克計舊作溫撒可喜。今並改。　大名府古黃河。有三道。一自河南滑縣流入。經開州西北。又東北經清豐縣南。又東北經南樂縣西北。又東北經元城縣東。又東北入山東館陶縣界。此西漢以前黃河經行之故道也。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渤海。夏。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溝洫志。古河至大伾、禹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乃塞之。河道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漯耳。水經注。河水自涼城又東北爲長壽津。故瀆出焉。一則漯川。今河所流。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俗名是瀆爲王莽河。東北逕戚城西。又逕繁陽縣故城東。又北逕陰安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平邑郭西。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自堰南分屯氏河出焉。元和志。王莽河西去昌樂縣十六里。去貴鄉縣三里。寰宇記。王莽河在頓邱縣北十里。接清豐入南樂縣界。又在德清軍城西南五里。一自滑縣流入。經開州西南。又東北經清豐縣南。又東北入山東觀城縣界。此東漢以後及唐時故道。其

自開州又東北出逕大名元城之東者。宋時北流故道也。水經。河水東逕鐵邱南。東北流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又東北逕衛國縣南。元和志。黃河南去臨河縣五里。北去濮陽縣十五里。又在頓邱縣南二十五里。清豐縣南五十里。宋史河渠志。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號。大名府有孫村侯村二埽。景德元年。河決橫隴埽。慶歷八年決商胡埽。皇祐元年。合永濟渠注乾寧軍。是為北流。嘉祐元年。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河不能容。是年復決。五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是為東流。熙寧二年。開修二股河東流。閉北流。十年。大決於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元豐元年。決口塞。河復歸北。四年。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八年。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漲水往往東出。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元祐元年十一月。張問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並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四年。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遂絕。舊志。金時河徙而南。北流亦絕。諸口皆為平陸。今開州境內有商胡埽在州東北三十里。六塔河在州東北十七里。自商胡東南通橫隴之支渠也。孫村埽在州東北三十四里。橫隴埽在州東。一自河南封邱縣流入。經長垣縣南。又東經東明縣南。又東入山東曹州界。此宋南渡以後黃河改流之故道也。明一統志。長垣縣南六十道及廢東明縣南五十道。皆有黃河故道。正統十三年。河決陽武。循故道至開州南百二十里。東抵濮州張秋。其流奮激。聲聞數十里。俗名響子口。舊志。正統十四年。河決長垣朱家口。宏治二年。又決封邱荊隆口。漫入長垣、東明。嘉靖十五年。

河南徙杜勝集。萬歷十五年、又決荆隆口。由長垣毛家潭直頂東明。本朝順治七年。又決荆隆口。循礬子口故道入洪湖。委折東北凡二十餘里。下通張秋。今有渮北河。一作渮背河。在長垣縣南三十里。東流經坊集入河。又有白家河。在縣東南三十里。自毛家潭東經臨濮入河。又有柴河在東明縣南六十里。皆黃河舊流也。朱家口在長垣縣東南七十里。礬子口在東明縣西南二十里。　彰德府黃河故道有二。一在臨漳縣界。漢志云。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是也。其時河流已經變遷。今不可考。一在內黃縣界。自直隸開州流入。東北入清豐縣界。水經注云。河水自戚城逕繁陽縣故城東。又北經陰安至昌樂是也。考宋河渠志。元豐八年。梁村上下埽水退背。西決內黃。北出開村。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遂絕。舊志。金初。河道始南徙。不經縣界。今有故渠在縣東十里。有南北古隄。俗謂之黃隄　衛輝府古黃河在府境。史記河渠書。禹廝二渠以引其河。注。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漢書溝洫志。孝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其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自塞宣房之後。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遂絕。成帝初。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水經注。大河故瀆又東逕文亭城南。又東逕平邑城南。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別出爲鳴犢河。河水故瀆又東逕鄃縣故城。又東河水自東阿縣故城西東北流。注鄃里渠。又東北過茌平縣西。自鄃里渠東北逕昌鄉亭北。逕碻磝城西。又東北流逕四瀆津。元和志。大河故瀆俗名王莽河。在館陶縣東四里。冠氏縣北十八里。博州武水縣黃河南三縣二

十二里。聊城縣黃河。南去縣四十三里。宋史河渠志。皇祐二年。河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正月。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謂開六塔以披其勢。嘉祐五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明一統志。黃河故道在館陶縣西南五十里。舊志。王莽河故道在館陶縣西南六十里遷隄村之南。自元城縣黃金隄迤邐而北入衛河。又縣西南有黃河故道。廣闊數里。與廣平相接。居漳衛西。又博平縣有新河凡二派。一自縣西南東北流入禹城縣界。一自縣西南東流入管氏河。又有馮家河。亦在河西。繞城三面。東流至二十里鋪河。皆古黃河餘流也。　按黃河自兩漢以迄唐宋。皆經府境。金元以後。南合於淮。去郡始遠。自明宏治中築斷黃陵岡。而沙灣之流亦絕。今以漢書、水經注、元和志、宋史諸書。合近志考之。證以今之輿地。自大名府元城縣入境。東北歷冠縣、館陶、堂邑、清平、博平、高唐諸州縣。以入濟南府平原、德州界者。此西漢黃河之故道。水經河水故瀆東北逕發干縣以下是也。其自茌平以入濟南府禹城、平原縣界者。此東漢以後黃河之故道。水經河水自鄧里渠東北過茌平以下是也。其在聊城之南。以至平陰縣界者。此唐及五代之故道也。宋初東京故道。猶循其舊。慶曆中商胡埽決。改而北流。合永濟渠。則自大名之元城縣入境。東北歷冠縣之西北。館陶臨清之西。入廣平府威縣之南。北達清河。又逕夏津之西北。武城之西。以至冀州棗強縣界。此宋時黃河北流之故道也。至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由南北清河分流入海。遂不由府境矣。　古漯河。黃河支流也。故道自濮州朝城縣流入。逕莘縣東。又東北逕堂邑縣東南。又東逕府城北。又東北逕博平縣南。又北逕清平縣西。又東逕高唐州西。又東北至濟南府

河南徙杜勝集。萬歷十五年。又決荊隆口。由長垣毛家潭直薄東明。本朝順治七年。又決荊隆口。循礬子口故道入洪湖。委折東北凡二十餘里。下通張秋。今有淘北河。一作淘背河。在長垣縣南三十里。東流抵紙坊集入河。又有白家河。在縣東南三十里。自毛家潭東經盛橋入河。又有枯河。在東明縣南六十里。皆黃河舊流也。朱家口在長垣縣東南七十里。礬子口在東明縣西南二十里。　彰德府黃河故道有二。一在臨漳縣界。漢志云。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是也。其時河流已經變遷。今不可考。一在內黃縣界。自直隸開州流入。東北入清豐縣界。水經注云。河水自戚城逕繁陽縣故城東。又北經陰安至昌樂是也。考宋河渠志。元豐八年。梁村上下漲水壅潰西決內黃北出闞村。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東流遂絕。舊志。金初。河道始南徙。不經縣界。今有故渠在縣東十里。有南北古隄。俗謂之黃灘。　東昌府古黃河在府境。史記河渠書。禹廝二渠以引其河。注。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漢書溝洫志。孝武元光中。河決瓠子。後二十餘載。塞瓠子。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其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遂絕。成帝初。河決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水經注。大河故瀆又東逕艾亭城南。又東逕平晉城南。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別出爲鳴犢河。河水故瀆又東逕鄃縣故城。又東。河水自東阿縣故城西東北流。注鄧里渠。又東北過茌平縣西。自鄧里渠東北逕昌鄉亭北。逕碻磝城西。又東北流逕四瀆津。元和志。大河故瀆俗名王莽河。在館陶縣東四里。冠氏縣北十八里。博州武水縣黃河南去縣二

十二里。聊城縣黃河。南去縣四十三里。宋史河渠志。皇祐二年。河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正月。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謂開六塔以披其勢。嘉祐五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明一統志。黃河故道在館陶縣西南五十里。舊志。王莽河故道在館陶縣西南六十里遷隄村之南。自元城縣黃金隄迤邐而北入衞河。又縣西南有黃河故道。廣闊數里。與廣平相接。居漳衞西。又博平縣有新河凡二派。一自縣西南東北流入禹城縣界。一自縣西南東流入管氏河。又有馮家河。亦在河西。繞城三面。東流至二十里鋪河。皆古黃河餘流也。　按黃河自兩漢以迄唐宋。皆經府境。金元以後。南合於淮。去郡始遠。自明宏治中。築斷黃陵岡。而沙灣之流亦絕。今以漢書、水經注、元和志、宋史諸書。合近志考之。證以今之輿地。自大名府元城縣入境。東北歷冠縣、館陶、堂邑、清平、博平、高唐諸州縣。以入濟南府平原、德州界者。此西漢黃河之故道。水經。河水故瀆東北逕發干縣以下是也。其自茌平以入濟南府禹城、平原縣界者。此東漢以後黃河之故道。水經。河水自鄧里渠東北過茌平以下是也。其在聊城之南以至平陰縣界者。此唐及五代之故道也。宋初東京故道。猶循其舊。慶歷中商胡埽決。改而北流。合永濟渠。則自大名之元城縣入境。東北歷冠縣之西北。館陶臨清之西。入廣平府威縣之南北。達清河。又逕夏津之西北武城之西。以至冀州棗強縣界。此宋時黃河北流之故道也。至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由南北清河分流入海。遂不由府境矣。　古漯河。黃河支流也。故道自濮州朝城縣流入。逕莘縣東。又東北逕堂邑縣東南。又東逕府城北。又東北逕博平縣南。又北逕清平縣西。又東逕高唐州西。又東北至濟南府

禹城縣界。水經注。漯水東北逕陽平縣之岡成城西。又北逕莘道城之西北。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右。與黃溝同注川澤。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又逕高唐縣故城北。禹貢錐指。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敍河水自宿胥口至委粟津。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於此。莽爲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之故道。又爲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於武陽。再出於高唐。據成帝後之言耳。水經注所言漯水。此自西漢末以迄後魏漯水之源委也。

濟南府古黃河德州及臨邑、禹城、陵縣、皆漢平原郡地。爲黃河所經故道。自東昌府高唐州流入。經平原縣西北流經德州。水經注。大河故瀆自靈縣又東逕鄃縣故城東。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又東北逕平原縣枝津北。出至安陵縣。遂絕。此西漢時故道。元和志云。王莽枯河在將陵縣西、去縣十里。舊志云。黃河崖在州東南二十餘里。其遺跡也。其一自高唐州流。逕平原縣東。又東北逕陵縣南。又東北逕臨邑縣北。與德平分界。又東北入武定府樂陵縣界。水經注。大河自高唐縣故城西、又北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爲鹿角津。東北至般縣樂陵。此蓋東漢以後故道。元和志。臨邑縣黃河。在縣北七十里。平原縣黃河、南去縣

五十里。長河縣黃河、東去縣五里。皆其遺跡也。又長清縣亦有黃河。元和志在縣北。去縣五十里。蓋唐以前河流所經。而寰宇記謂禹城縣之黃河。自長清流入。又東北入臨邑界。與桑欽所述順逆判殊。蓋宋時所經。非漢故道也。　按古黃河上承恩縣四女寺及德州哨馬營兩支河之水。東北流至吳橋縣之玉泉莊。會鉤盤河下流。經直隸、寧津南皮及武定府之樂陵、海豐諸縣。至大沽河口入海。山東通志。自德州至樂陵縣。本鬲津河故道。今通謂之老黃河。雍正九年後。屢加濬治。以洩衛河盛漲。　武定府古黃河。自濟南府德平縣流入。經商河樂陵二縣界。又東逕惠民縣界。又東逕濱州界。又東逕蒲臺。至利津縣入海。水經注。河水自安德城東北。逕般縣、樂陵、朸鄉、厭次縣南。右逕濕陽縣故城北。又東北爲濕沃津。又東逕千乘城北。又東過黎城縣北。又東分爲二水。枝水東逕甲下城南。又東南注濟河水。東北流逕甲下邑北。又東北入於海。元和志。黃河在滴河縣南十八里。厭次縣南三里。蒲臺縣西南七十三里。寰宇記。黃河在渤海縣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後。河水移道。今枯。舊志。舊黃河今曰土河。亦曰徒駭。在武定州南五十里。自濟南高橋東北流。入州界。經聶索鎮。又經古城西北。棣州南。又東經濱州霑化入海。其聶索鎮東西河腹高於岸。明成化間。嘗經疏鑿。後漸淤塞。乾隆年間。河決館陶。於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三年。俱動帑挑濬。居民得耕種如故。至聶索鎮河。亦經隨時疏濬焉。　按漢紀。成帝建始三年。河決館陶。遂溢入平原。千乘界中。河平三年。河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使隄塞之。東漢永平中。河流合汴。泛入兗豫。明帝使王景治之。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回注。蓋自此遂爲河之經流。歷魏至隋、唐時猶然。雖或少有遷徙。大約不離千乘

界中也。禹貢錐指。自厭次以下有新舊二道。舊東北經蒲臺縣南。又東北入海。景福以後。自厭次縣界決而東北流。徑北海縣西北。又東北至棣縣東南而東注於海。又按陽信、海豐亦有黃河。水經注云。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入陽信縣。渤海之屬縣也。今無水。又東爲咸河。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北。東注於海。金志陽信有黃河。舊志海豐縣北有黃河。西抵樂陵。蓋即屯氏別河北瀆之遺跡也。　冀州古黃河在州東南及南宮縣東南棗強縣南。水經張甲河左瀆。又北逕經城東。繚城西。又逕南宮縣西北。注絳瀆。右瀆又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棗強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廣川縣。與絳水故道合。又東北逕廣川縣故城西。又東逕棘津亭南。宋史河渠志。熙寧元年。河決冀州棗強縣北。注瀛州。元豐四年。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又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壩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元祐二年。河決南宮下埽。三年決上埽。四年決宗城中埽。大觀三年。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舊志。黃路河一名黃瀘河。自廣平府清河縣流入。經南宮縣東南八十里。又北徑棗強縣東三十里。又東北出自河間府阜城縣。合劉麟河。今已湮廢。其地斥鹵。潦水數集。蓋即古之黃河也。　河間府古黃河在府境。西漢時大河由今山東德州流入。歷景州、吳橋、東光。與衛河合。又北至滄州入海。水經注。大河故瀆自鬲縣。又北徑修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此西漢以前黃河故道也。東漢以後。自千乘入海。而故道遂爲漳衛所占。至宋時復由此。宋史河渠志。皇祐元年。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入海。謂之北流。永濟渠即衛河。今故城、吳橋、景州、交河、東光諸州縣界中。衛河所經。皆宋時大河北流之

故道也。熙寧二年。河東徙。由二股河。北流始閉。南渡後。益徙而南。北流遂絕。又河渠志。熙寧元年。河溢樂壽埽。元豐五年。河溢阜城下埽。樂壽阜城衞河俱不入其界。而亦被河決之患。蓋其時河流橫決。南合於衞。又北溢於漳也。案今吳橋縣南有老黃河。傳即古之鬲津。又有鉤盤河。亦在縣之西南。蓋皆唐時河決入之道。非禹河舊跡也。老黃河導山東恩縣四女寺閘之水。北行至吳橋之玉泉莊。會鉤盤河入寧津縣。又北轉東入南皮縣。下游至山東海豐縣大沽河口入海。康熙三十六年。漳水復出館陶臨淸以北。運河驟漲。四十四年、建四女寺減水閘。雍正四年、改爲滾水壩。九年挑濬引河入九龍口、並疏老黃河故道。十三年、復於哨馬營建滾水壩。開濬引河。由陳公隄至曹家口入鉤盤達於老黃河。乾隆六年、十三年、二十三年、二十九年。屢經籌議。凡直隸山東境內老黃河所經。一律濬治。暢流無阻。於是衞河泛漲。得資分洩。運道以安。又宣惠河在吳橋縣西北。本無源之水。乾隆四年開濬。受吳橋東光諸縣瀝水。北至流河莊古沙河。亦由吳橋南來會之。復東北流入於老黃河歸海。

天津府大河故道在府南。自河間府東光縣流入。經南皮、滄州、靑縣、靜海而達於天津。此西漢時大河入海之道。亦即宋時河合永濟渠北流之道也。漢書地理志。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注。大河故瀆東北至東光故城西而北。與漳水會。又淇水注云。淸河自東光縣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浮陽二縣西。漳水注云。衡漳水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蓋西漢以前。河自東光北至章武。漳衞皆合之以達海。水經注所謂淸漳二瀆河之舊道也。王莽時、河東徙。千乘。其故道爲漳衞所占。至宋皇祐元年。河自澶州合永濟渠。北流入海。即今衞河所行之道也。宋史

河渠志．黃御河帶北行入濁流砦．東經乾寧軍滄州等八名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濁流砦卽靜海北之濁流口海口．今直沽入海之處也．其在今南皮、鹽山、慶雲及山東海豐諸縣界者．乃宋嘉祐中二股東流之故道．宋史河渠志．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爲二股．自魏恩至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熙寧初．議者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四年．河復注於御河．於是北流益而東流閉．元符二年．河大決於內黃．於是併勢北行．而東流遂絕．河間府志．寧津縣古黃河隄在縣西三十里．東北入南皮界．或謂卽鬲津河故道．慶雲縣志．古黃河自南皮由鹽山孟家店至慶雲縣黑牛王店．又東徑海豐境達於海．卽古無棣河．或謂卽宋時二股河故道也．　又按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孔安國傳．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漢書地理志．渤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太平寰宇記．迎河在清池縣西南二十三里．從南皮來．說者謂迎河卽逆河．古時九河至南皮縣界合流．今天津之直沽爲衆流所歸．潮汐迎之．則逆行而上．疑卽所謂逆河．上至滄州南皮．以會九河．蓋直沽卽逆河入海之處．東光南皮之間．乃九河會流之始也．　九河故道在府南滄州諸縣界．一曰徒駭河．在滄州西．唐書地理志．清池縣西五十里有徒駭河隄．永徽三年築．宋史河渠志．元符三年．張商英請開木門口．泄徒駭河東流．是也．一曰胡蘇河．自河間府東光寧津流入．經南皮、滄州、慶雲入山東海豐縣界．元和郡縣志．胡蘇河在饒安縣西五十五里．太平寰宇記．一名赤河．其水赤渾色．在無棣縣西三百步．自饒安縣來一百里入海．舊志．在慶雲縣西南十三里．

流經分水鎮東北十三里與鬲津河合是也。一曰鬲津河。在南皮、慶雲、鹽山三縣界。南皮縣志。河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又東徑慶雲縣。金史地理志。無棣縣有鬲津河。慶雲縣志。自山東樂陵縣流入。又東北徑鹽山縣崔家口。又東入海豐縣界。又縣西南三里有沙河。即鬲津之支流。縣西五里有紀家河。亦流入鬲津河。又滄州志。有覆釜河在慶雲縣南二十三里。即鉤盤北派。自阜陵縣入。又東入海豐縣界。又金史地理志。南皮縣有潔河。明一統志。在南皮縣外十餘步。又太史河在縣北。又慶雲縣志。有馬頰河自樂陵縣流入。經分水鎮至縣城東南隅入鬲津河。又有篤馬河在縣南三十里。即禹貢簡河也。　按九河之說。諸家不一。漢書溝洫志。成帝時許商言。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三河。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漢時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輿地廣記。又得其一。故昔人以爲皆似是而非。孔穎達尚書疏。據許商言。謂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餘六者馬頰、太史、覆釜在東光之下。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其河塡塞。時有故道。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于欽齊乘。謂衛漳即徒駭。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數重。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淀。西踰東光。東至海。即胡蘇河。淀南之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大河。即簡河、潔河。東無棣北有陷河。即鉤盤河。濱州北有士傷河。即鬲津河。舊志多採其說。然亦未可盡信。至今慶雲海豐不過隋無棣一縣之地。近志所載。遂有六七。其附會可知。然徒駭、胡蘇、鬲津自屬有據。則其餘六河故蹟相去當不遠。聖祖仁皇帝御製論九河故道。折衷羣籍。謂指在濟南者過南。指在永平者過北。當不出今滄景二三百里間。而逕河入海。亦在今天津之直沽。昔之聚訟無

稽。始有定論矣。大清一統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四

河水章牘一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河漲。漫溢蘭陽縣北岸雷家集隄工二十六丈。儀封縣北岸洪邵灣隄工二十一丈。水驛隄斷口四十三丈八尺。張家莊隄斷口二十五丈。巡撫汪灝督官搶築。河南通志。

十一月上諭戶部尚書張鵬翮曰。河工雖奏績。然不可一日不防。儻兩隄稍有疎忽。則前功盡棄。蓋河源出於崑崙。朕曾遣官往視。上流水長。則陝西、河南、江南之水俱長。知之甚詳。爾可宣旨趙世顯。令行文川陝總督甘肅巡撫。儻遇大水之年。黃河水漲。即著星速報知總河。預爲修防。始得保全也。仁皇帝聖訓。

是月命張鵬翮爲戶部尚書。趙世顯總理南河。河渠紀聞。

是月上諭戶部尚書張鵬翮。內閣學士噶敏圖爾等到河工。傳旨與總河趙世顯。河工關係緊要。加謹修防不可稍有忽略。宿遷以下。有清水入黃河。得以刷沙湍行。宿遷以上至河南一帶無清水入黃。必須將兩岸隄工小心修防。令水不出槽。導水由槽中行。始無淤沙之患。至黃河發水。由上源寧夏而來。著行文陝西總督。轉行寧夏同知。遇黃河水長時。將長水情形作速報知總河。河南巡撫。約二十日即報到。務期預爲修防。江南通志。

按黃河發水情形。由寧夏馳報以謹預防。寧夏報水自此始。蘭陽、儀封諸州縣決口至五六處之多。又當北岸就下之勢。不逾年而即塞者。時方以巡撫就近專理河務。責任既專。故迅速奏功。亦緣成平日久。河

槽衝刷。底深水落歸槽。雖有漫出之水。終無奪溜之勢也。河渠紀聞。

是年趙世顯題請於黃堌挑壩上再建一壩。以助其勢。覆如議行。　按河南治河檔案云。趙世顯至官閱視黃堌挑壩。言對岸沙灘西墊。大溜直衝壩上。須於上水再建一壩。兩壩相比。上下接應。勢大而溜自開行。并將埽臺加幫裏戧。隄內有舊決河口一道。越隄正坐河形內。應用柳束塡墊壓土堅實。越隄外遙隄及新建挑水壩之隄工。均加修培補。復由愼守黃堌之意。推廣其用。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蔣溝挑水壩二。談家莊磯嘴壩二。黃河北岸九里岡磯嘴壩三。壩上下皆加築雁翅護崖等埽。以固河防。河渠紀聞。

是年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蔣溝挑水壩二座。第一座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十丈。上水頭護崖埽三十五丈。又築撐隄三十四丈。壩臺五丈。第二座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十丈。　又建煙墩扇面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　又加幫內戧埽臺。長一百五十丈。　又建談家莊磯嘴壩二座。各長二十丈。寬三丈。　又半路劉建壩二座。一上水頭磯嘴壩。長七丈。寬三丈。一下水頭扇面挑水壩。長八丈。寬三丈。幷摟崖埽長三十六丈。寬二丈。江南通志。

是年因談家壩上迎北岸七里溝磯嘴壩陳家樓溜險工。河院趙於是年及五十一、二、七等年共題建挑水壩五座。　又是年及五十一、二、四、六、八、六十等年。河院趙題建九里岡挑水壩共一十三座。護崖埽工共一百五丈二尺。撐隄十一丈。桃源縣志。　今按江南通志是年建九里岡扇面磯嘴壩三座。各長十丈。寬三丈。

是年建桃源縣大王廟東挑水壩。淮安府志。

康熙四十九年三月。部覆總河趙世顯疏。河南虞城縣黃國堌新建挑水埽一座。甚有裨益。因對面沙灘漸次西墊。大溜直衝挑水埽之上。埽受敵崖土坍卸。須於其上再建挑水埽一座。挑溜開行。其險工迤裏。當日原有舊決河口。雖有越隄爲內障。無如隄根正坐河形之內。應用柳束填墊。壓土堅實。越隄之外。又有遙隄一道。日久殘壞。亦應修補。至險工埽臺裏戧。宜幫寬厚。又新建挑水埽處隄工單薄。亦宜加幫。又虞城、儀封、蘭陽、祥符卑薄隄工。俱應加幫高厚。又鄭州至滎澤縣隄工盡處。民築小橫隄一道。甚爲卑薄。恐黃河水長。必至內灌。應加幫高厚。又武陟木欒店承沁黃交會處。隄工卑薄。應幫高厚。再接創三百丈。又荊隆口越隄之外。又有太黃隄。而踐踏之缺口宜補。又蘭陽與長垣交界隄工。應加高子隄三尺。蘭陽子隄。當年創築虛鬆。又兼地勢卑窪。應幫築堅實。袁家寨、邵洪灣、水驛、張家莊舊隄。止高七八尺。杜家樓前隄止高七尺。均應加高三尺。又楊家堂、韓李寨隄。應行幫寬。凡黃河兩岸舊有越隄、格隄、護城隄。殘缺之處。均應幫築。以上工程。撫臣鹿祐情願率屬捐俸修築。又河南隄上。柳株寥寥。儻遇險工。憑何取用。應飭州縣河官。凡官地廣栽柳株。務期成活。不許奸民盜竊等語。議得河南隄係巡撫就近料理。如遇水長。即飭管河等官協同地方官合力搶護。如有仍前怠玩貽誤河工者。將管河地方官照黃河例議處。仍查明年限。著其賠修。奉旨依議。河南通志。

十二月二十日。趙世顯奏。御埽西埽工程。請修築加長。上諭大學士等曰。御埽西埽。關係緊要。甲子年朕南巡時。清流不暢。黃水倒灌。以致洪澤湖上流淤墊。朕指修御埽西埽。清水遂暢然流出。黃水不致倒灌。淮黃交會之區。始得安瀾。但其地甚卑濕。彼時朕步行閱視十餘里。泥濘沒膝。指授方略。總之治水如治

天下。得其道則治。不可用巧妄行。靳輔善於治河。惟用人力。于成龍心計太過。張鵬翮但遵舊守成法而已。張鵬翮係漢人。豈能乘騎在在馳驅料理。惟於朕諭遵行不違。是以河工底績耳今御壩西壩加長工程。俱如所請。令及時興工修築。仁皇帝聖訓。

是年趙世顯請於南北兩岸當衝之工添建挑壩。以殺溜勢。　按世顯於蕭之徐莊、宿遷之三教堂。及北岸之長樊大壩、趙莊、羊山古城。各建挑水壩一。皆各長十丈。上下雁翅長如之。安東縣東門迤西南門迤東。各建雞嘴埽壩一。均長十二丈。以化其險急。河渠紀聞。

是年建蕭縣黃河南岸徐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　修砌徐州北門外洪福寺石工。長六十六丈。　又建黃河北岸長樊大壩汛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三丈。　建邳州黃河北岸趙家莊挑水壩。並上下雁翅。共長三十丈。　又修建羊山寺前挑水壩。並上下雁翅。共長三十丈。　建宿遷縣黃河南岸三教堂迤下灣兜挑水壩。雁翅護崖埽工。共長三十丈。　又建大古城挑水壩。長十丈。雁翅護崖埽工。共長四十丈。　建黃河北岸安東縣東門迤西南門迤東。雞嘴埽壩二座。各長十二丈。江南通志。

康熙五十年。豫撫鹿祐言虞城縣馬家道口新建挑壩。築成已逾一年固限。請入歲修。以便治防。　按鹿祐言新壩當舊壩上流頂衝之勢。更加緊要。請入歲修。祐於滎澤縣隄工盡處。民築小橫隄加幫高厚。以防內灘。接築武陟木欒店迤南沁黃交會處隄工三百丈。以資捍禦。堅築北岸蘭陽大隄加培袁家寨、邵洪灣、水驛、張家莊、杜家樓各隄。均捐俸修築。河渠紀聞。

是年建邳州黃河北岸迎水大壩一。桃源縣九里岡下壩尾扇面壩二。宿遷縣黃河南岸朱家莊扇面挑

水壩三。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如其制。　按張鵬翮面奉聖諭。黃河雞嘴壩太短。不能逼溜。應照永定河修長。並令試做免賠。而人始勇於從事。於是險工爭立挑壩。雁翅護崖諸埽。以次如式並進。河渠紀聞

康熙五十一年奉上諭。今年清水小。黃水大。黃河大溜過西壩直向卞家汪。激成回溜。以致倒灌清口。迨後清水暢出。刷通清口。船行無阻。今欲於天妃壩以上。卞家汪以下。相度形勢。仿照御壩規模建壩一座。內蓄清水之勢。外禦黃水回溜。諭總河趙世顯勘明形勢。酌妥即行具奏。再將陶莊引河疏濬深通。務必導流仍由北岸而行。清口自無倒灌之虞。江南通志

是年建睢寧縣墨家莊下壩挑壩二。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如前式。　按墨家莊今之瓦房工。大河自東北轉西南。氣脈長大。直侵瓦房岸。隄形順直。提坐不定。故建挑水壩以扼之。時埽工不過百餘丈。溜亦順勢南趨。東西大灘二十有餘里。昔人於此築壩開河。成河者屢矣。修守無法。不數年。仍復故道。每當大水洪溜順灘直下。不復轉向西南。水落歸槽。不能久定。迨後挑壩皆廢。溜向裏臥。沿隄退守。隄退一步。溜進一步。遂成大灣。提坐無時。連年生工。同時並建者。蕭縣之田家樓。碭山之定國寺。徐州之張李各莊。宿遷之新莊老隄頭。卓家莊。桃源之九里岡。均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如式。以保河隄。今皆已淤閉。談家壩僅存拖溜。惟煙墩一工。水深溜急。不異前時。而挑壩不似前之長大得力。加以工段縣長。防守不易。七里溝河溜稍順於煙墩。而漫散難收。建挑壩以束其勢。則不至擠東埽灣。今並無挑壩可守。歲有新生之工。糜費失勢。不可不防其流也。河渠紀聞

是年建蕭縣黃河南岸田家樓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埽。共長二十五丈。　添建

睢寧縣黃河南岸墨家莊下埽挑水壩二座．並上下雁翅．各長三十丈．　建宿遷縣黃河南岸新莊扇面挑水壩二座．長二十丈．並摟崖埽工．長五十丈．　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談家莊扇面挑水壩．長二十一丈．下壩尾摟崖埽工．長二十丈．　又建黃河北岸九里岡扇面挑水壩．長十五丈．上雁翅十五丈．下雁翅六丈．江南通志．

康熙五十二年．創築安東縣黃河北岸時家馬頭越隄．加修山陽縣黃河南岸童家營裏戧．築窰灣越隄．

按時家馬頭經漫缺後．雖已築塞．而衝出之溝槽．引溜近隄．大隄著重．修千有餘丈之越隄．爲重門．童家營亦以新築之隄．衝激堪虞．加築後戧．窰灣地本低下．爲後障以固之．河渠紀聞．

是年．建碭山縣黃河南岸定國寺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埽各長十丈．以衞田廬．

建徐州黃河南岸段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　又建李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埽各長十丈．　又築壩尾縷隄長四十丈．　又建張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又築壩臺．長十丈．寬六丈．　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老隄頭挑水壩．並雁翅．長二十丈．又建阜家莊挑水壩．並雁翅長二十丈．　建桃源縣黃河南岸煙墩挑水壩．長十五丈．寬五丈．下護崖埽．長四十五丈．又築撐隄壩臺．長二十九丈．　談家莊建壩．長十丈．寬五丈．　建黃河北岸七里溝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　加築山陽縣黃河南岸童家營裏戧隄．長一百五十五丈．五十三年工竣．又於六十年加幫裏戧隄一百五十五丈．　創築安東縣黃河北岸時家馬頭越隄．長一千丈．　築窰灣越隄．長四百丈．今按童家營南有窰頭河．窰頭支河．應即此地．　建佃湖涵下大王廟前挑水壩．連上水雁翅、下水摟崖．共長

二十二丈。江南通志。

築桃源縣大王廟談家莊挑水壩各一座。淮安府志。

康熙五十三年。建睢寧縣黃河南岸朱家海挑水壩。連築三壩。內加戧隄。外創築越隄。以重修防。按朱家海即今周工。其地水深溜曲。河底有流沙。自明以來。時有築塞。河溜埽灣曲注。必藉挑壩以殺之。灣大溜緊。一壩不能攖護。連築三壩。上下接應。勢力相比而濟用。三壩各長三十丈。上下摟崖埽長數百丈。又加後戧。築越隄。誠重之也。河渠紀聞。

是年。建睢寧縣黃河南岸朱家海挑水壩三座。並雁翅。每座長三十丈。上下摟崖埽工。長一百五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陳家灣挑水壩。長十丈。建張家道口魚鱗挑水壩。並雁翅護崖埽工長四十丈。江南通志。

康熙五十四年。修築睢寧縣王家堂挑水大壩。時王家堂以越隄作正隄。恐黃流臥進。於舊隄頭築挑壩。逼溜開行。迤裏築戧隄。以固其防。按張文端以王家堂大隄決口衝深。棄舊隄。增培越隄以避衝。外口加築挑壩。至是便加修築。河渠紀聞。

是年。建碭山縣黃河南岸王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並築埽臺戧隄。長一百三十丈。又建戴家馬路挑水壩。長十丈。並埽臺戧隄。長一百三十丈。築徐州黃河南岸撐隄頭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埽共長三十丈。又建楊家窪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埽各長十丈。加幫睢寧縣黃河南岸朱家海戧隄。長二百七十丈。建邳州黃河北岸董家堂六

七兩壩挑水壩各一座。並上下雁翅護崖埽工。各長五十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洋河灣兜挑水壩。護崖並舊壩魚鱗埽共長四十丈。又建蔡家道口挑水壩、雁翅、護崖埽、共長四十丈。又建黃河北岸河北鎮挑水壩並雁翅護崖埽工。長三十丈。建桃源縣黃河北岸九里岡挑水壩。長十八丈。又上水頭雁翅。長十五丈。寬二丈。又築壩臺長十八丈。寬三丈。又七里溝建壩二座。各長十丈。寬五丈。第一座上雁翅並護崖埽共長七十三丈。建安東縣黃河北岸齊家馬頭挑水壩二座。第一座長十五丈。第二座長十二丈。又加幫佃湖迤下裏戧隄長一百五十丈。又築嵇家馬頭越隄長一百丈。又建單家莊挑水壩一座。又築越隄長一千三百丈。江南通志。

是年築窰灣口隄內小越隄。淮安府志。

康熙五十五年六月初十日。趙世顯疏。管河官員遇有丁憂回籍者。請仍留河工効力。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工告成二十餘年。善後之方。不可不講。在工之人。必年久諳練。方能辦理。譬如行軍。務須曾經出征者。始於營伍熟諳。況黃河之水。遷徙不常。最難疏治。如下埽築隄。建挑水壩。非久於其地之人。不能熟悉。著照所請行。但築隄亦有不同。黃水難於修築而易於保固。清水易於修築而難於保固。此又不可不知。清水暢流。可以刷沙。使河水深通。永無倒灌之虞。然欲使清水暢流。必全閉六壩。使盡由清口而出。方能敵黃。朕昔南巡。乘船閱河。隄內居民。歷歷可見。今於隄內望黃河行舟。帆檣皆不可見。可知近日河水之深矣。仁皇帝聖訓。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奎山店徐州府志自七里溝接奎山店至三山頭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

五丈。上下護崖埽各長十丈。　修建睢寧縣黃河南岸朱家海埽工。長三十八丈。護崖埽工。長一百二十五丈。　建宿遷縣黃河南岸彭家堡挑水壩。上水雁翅、護崖埽工。長四十丈。　建黃河北岸古城迤裏越隄。長四百七十一丈。　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胡家莊挑水壩二座。各長十丈。寬五丈。雁翅各長十丈。又第一座護崖埽。長三十五丈。第二座護崖埽。長十六丈。　又黃河北岸九里岡建壩。長十丈。寬五丈。又護崖埽工長二十九丈二尺。　建黃河北岸安東縣南門東挑水埽壩。長十丈。大王廟前挑水埽壩。長十一丈。又幫築裏戧隄。長五百一十二丈。　幫築柳園頭裏戧隄。長五百七十二丈。　建徐家莊磯嘴壩一座。江南通志。

是年築桃源縣半路劉小越隄。　建顏家莊挑水壩。　築安東縣嵇家馬頭越隄。單家莊越隄。淮安府志。

康熙五十六年增築桃源縣南岸煙墩挑水大壩。並築壩臺。修遙隄。以謹防守。　按桃源密邇洪湖。一有不戒。淤湖更甚。撼高堰更急。而莫險於煙墩。其地負河面湖。下瞰桃源城如釜底。內塘低河面二丈。餘隄根有灘窩湍溜洄洑。埽不能立。康熙六年河決煙墩。嗣決新莊。數年而後。治濁流攔入洪湖。沙淤成洲。幾三十里。疏七引河而淮始出。其險可畏也。前時築壩以障之。至是非加築挑壩。不足以當其衝。長逾十五丈。寬五丈。上下雁翅加長。護崖埽長逾數倍。埽後築撐隄。內修埽臺。外築遙隄。防護不爲不周矣。河渠紀聞。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郭家嘴迎水領水壩二。嗣又於壩上加挑壩一道。以助其勢。　按徐州北門外郭家嘴石岸。因北岸山根挑溜入灣。黃河大溜衝刷。深至三四丈不等。隄根樁木淘虛。石工倒卸。至爲險急。

連建二壩。各長十丈。上下雁翅護崖埽加長。以開溜勢。嗣又添建挑壩雁翅護崖如式。皆以水勢激湍。埽灣溜急。建壩以禦之。又添壩以蓋之。趙世顯承張文端治後。河流順軌。數年無事。雖由遭逢之盛。抑遵行挑壩所致也。同時並建者。徐州之黃家莊、楊家窪、奎山店。碭山之王家莊。邳州之董家堂六七兩壩。宿遷之柳園頭、洋河灣、蔡家道口、彭家堡、河北鎮。桃源之胡家莊、七里溝。安東之南門、東齊家馬頭、單家莊。皆築、挑壩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如式。均能開溜護隄。今南岸如宿遷桃源之張家口、鍾灣、胡莊。徐州之長樊大壩。狼矢溝。碭山之王莊。北岸如宿遷之河北鎮等工。久已淤閉。而新生之工。隨勢轉移。亦有人力可回者。至築齊家馬頭越隄。並小店汛、九里溝、古城迤裏各越隄。安東縣大王廟前壩後戧隄。亦固防之要道也。河渠紀聞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郭家嘴迎水領水壩二座。各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十六丈。上下護崖埽共長二十丈。　加幫碭山縣黃河南岸定國寺埽臺長二百九十四丈。　又加幫楊家窪埽臺長一百五十丈。　又加幫小店埽臺長三百一十丈。越隄長七百五十五丈。　又加幫黃河北岸長樊大壩迤裏埽臺長三百一十丈。　又加幫狼矢溝埽臺長八十丈。　又加幫睢寧縣黃河南岸王家堂迤裏戧隄長三百丈。　又修建王家堂迤外摟崖埽工長一百九十八丈。　又建築挑水壩。並上下雁翅。共長三十丈。　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鍾家灣挑水壩。並上水護崖埽工長四十丈。　又加幫陳家灣蔡家道口內戧隄。長二百丈。　又建柳園頭挑水壩上下雁翅護崖埽工長四十丈。　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胡家莊挑水壩。長十五丈。寬五丈。壩尾下護崖埽長三十丈。　又築撈隄壩臺長十九丈。　又創築安東縣黃河南岸齊家馬

頭越隄。長七百五十一丈。江南通志。

康熙五十七年加修朱家海埽工。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蔡家樓挑水壩。　按朱家海沙底之河。隨流衝刷。土埽不能堅定。伏秋搶鑲不已。歲修尤費經畫。時河自徐州以下。惟蔡家樓工長溜險。故建長十丈之挑壩。雁翅摟崖長倍之。復加二百餘丈之戧隄。以固其防。世顯司河十餘年。所專致不釋者。惟挑壩一法。如宿遷樊莊、蘇莊、葉莊之挑壩。蕭縣順河集、桃源、胡莊、顏莊、半路劉之挑壩。皆同時並建。能盡得其用。無衝激潰敗之慮。河渠紀聞。

是年河溢武陟之詹家店。又溢何家營。經流原武治北。懷慶府志。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黃家莊挑水壩。上下雁翅護崖埽工。各長十丈。　修建睢寧縣黃河南岸朱家海護崖埽工。長三十九丈。　又建築戴家樓摟崖埽工。長八十丈。　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蔡家集摟崖埽工。長一百丈。又幫戧隄。長二百一十丈。又建挑水壩。並雁翅埽工。長二十丈。　又建樊家莊挑水壩。並上水雁翅護崖埽工。長四十丈。　建桃源縣煙墩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長十丈。又護崖埽二段。共長四十丈。埽後築撐隄。長二十二丈。　又築壩臺六十丈。　又幫遙隄五百六十五丈。　建談家莊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長十丈。又接雁翅下護隄埽。長二十丈。　修安東縣黃河南岸李家馬頭下摟崖順埽。長二百七十六丈。隄內幫築裏戧工。長四百丈。江南通志。

康熙五十八年。開清河縣王營鎮東引河。分溜趨北。以保老壩車路等工。淮安府志。

是年建蕭縣黃河南岸順河集引水領水壩二座。共長五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十丈。上下護崖埽。各長十

丈。建徐州黃河南岸郭家嘴挑水壩。長十丈。徐州府志。作五十六年建。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埽各長十丈。又題准黃河北岸長樊大壩汛建挑水壩。並雁翅護崖埽。長三十丈。加幫睢寧縣黃河南岸王家堂迤裏越隄。長一千六百七十二丈。修建迎水壩。並上下雁翅。共長三十丈。壩下修建摟崖埽工。長二十一丈。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蘇家莊挑水壩。並雁翅護崖埽工。長四十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胡家莊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長十五丈。上水護灘埽。長十五丈。又建顏家莊挑水壩二座。第一座、長十丈。寬五丈。上水護崖埽長二十丈。第二座、長十丈。寬五丈。上水雁翅長三十丈。又建護隄埽工。長八十丈。建黃河北岸半路劉魚鱗壩二座。第一座、長十八丈。寬四丈。上雁翅長十五丈。上水頭護隄埽。長二十七丈。第二座、長十八丈。上雁翅長十五丈。又建九里岡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上雁翅長三丈。護崖埽長十丈。江南通志。

康熙五十九年秋汛。水長南下。直衝南岸。碭山縣定國寺大隄增築埽臺。加築挑水大壩。雁翅護崖各如式。搶修月餘。始獲平穩。按是時黃流由西北南下、直衝隄根。下埽堵禦。水沿隄橫埽。所在著重溜蟄埽根。不得開行。乃於上流建挑壩以殺其勢。搶修彌月不息。河渠紀聞。

是年建碭山縣王家莊挑壩一。徐州熊家窰挑壩一。狼矢溝挑壩一。桃源縣三岔小壩迤上挑壩一、楮桃樹迤上挑壩一。各長十丈。雁翅護崖各如式。挑水得力。大溜開行。各工以次淤閉。按王家莊、狼矢溝、三岔、楮桃樹。皆當年極險之工。挑壩立而溜開。以次淤閉。河渠紀聞。

是年建碭山縣黃河南岸定國寺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八丈。上水護崖埽長十丈。又建王家

莊領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八丈。 建徐州黃河南岸熊家窰挑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上下護崖各長十丈。 又建黃河北岸狼矢溝迎水壩。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八丈。 修建睢寧縣黃河南岸戴家樓越隄頭摟崖埽工。長五十八丈。 又創築朱家口迤裏越隄。長九百五十丈。 建宿遷縣黃河南岸墩郎廟摟崖埽工。長一百七十丈。 建桃源縣黃河北岸三岔小壩迤上挑水壩。桃源縣志。作三岔上迎南岸談家溜險工。河院趙題建挑水壩二座。長十丈。寬五丈。迤下護隄埽工。長七十五丈。 又建楮桃樹迤上挑水壩。長十丈。寬五丈。江南通志。

康熙六十年四月。山東巡撫李樹德請修太行隄。命吏部尚書張鵬翮往勘。陳鵬年著同前往。國史河渠志。

六月二十一日。河決武陟馬營口。直注武原。自北岸大隄至原武北岸。南北二十餘里。皆成巨浸。護城隄不沒者數寸。河臣親駐決處。役夫數萬。晝夜搶護。至十二月工竣。原武縣志。

八月。河決懷慶府武陟縣之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等處。並流直注滑縣、長垣、東明等處。入運河。將張秋迤南趙王河口對岸漫溢。由五孔橋入鹽河下海。巡撫楊宗義率河官駐工堵築。九月。將詹家店、魏家口塞之。其馬營決口。趙世顯率領江南各營弁。並椿埽手。與民夫協同巡撫并力在李先鋒莊建壩堵築。適欽差都御史牛鈕。翰林侍講齊蘇勒等。至傳聖訓。在釘船幫支河口兩岸捲下攔黃埽壩。遂於十一月十二日合龍。即於南壩尾接築子堰一道。至秦家廠止。而李先鋒莊亦於十二日合龍。馬營口於二十九日合龍。河南通志。

是月黃沁並漲。河決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等處。大溜北瀉。直注滑縣、長垣、東明、開州習城村。入山東境。分灌濮州、范縣、壽張。隄岸多潰。至范之宋明口并入清河。又合壽張之沙河。漫過大壩。與趙王河合。出運河。潰曹家單薄。下大清河入海。　按是年趙世顯方建徐州韓家山、山陽縣韓家莊、桃源縣顏家莊、七里溝、安東縣南門迤西時家馬頭之挑壩。磯嘴埽。而於孟津之沙淤流滯。詹店之虛鬆引溜。曾未加詳。所謂圖近而忘遠也。聖明廑念中州。每以下流既治。必固上源。四十一年張鵬翮面奉上諭。河南黃河係處上游。宋元以來。每煩修治。責令勘修堅築。趙世顯但以廣築挑壩爲得策。不爲遠慮。四十餘年之安瀾。至此復發大難。因循廢弛於足跡不經之地。豈得謂非人事哉。河渠紀聞。

九月初六日上諭大學士等曰。黃河遷徙無常。每有衝決隄岸。淹沒田廬之患。昔黃河會九河。從天津入海。後漸遷徙而南。約計遷徙之地。已千餘里矣。漢武帝塞瓠子口。嗣後代有衝決。朕留心河務。屢行親閱。動數千萬帑金。指示河臣。修築高家堰、石隄、及凡應修築之處。奏安瀾者幾四十年。於運道民生。均有裨益。前巡幸至淵灘、河朔、保德州、橫城、潼關、孟津、徐州、宿遷、邳州、桃源、清口等處。俱曾渡河。自橫城順黃河下流。歷人所未經行之河套。凡舟行二十二日。直達數千里。所至之處。無不詳視。惟孟津渡河時。因淤沙不能直渡。委折而行。彼時朕即慮沙淤則流滯。隄岸必致衝決。今據報黃河衝決。流入沁河。泛溢至直隸長垣縣今按山東通志有至山東三字。等處。若今冬將決口堵築堅固。可保無虞。否則自決處以下。勢分沙壅。河水陡長。隄岸之危。非一所矣。昨趙宏燮奏。河決之處。或在瓠子口以上。或在瓠子口之下。並河道情形。著詳問九卿及在京河南省官員具奏。仁皇帝聖訓。

是月二十八日上諭大學士等曰．堵築黃河漫溢工程．此第一緊要之事．著副都御史牛鈕、侍講齊蘇勒、員外郎馬泰前往監修．其堵築時．宜先於上流建挑水壩以殺水勢．(今按山東通志有其應大應小不可一槩九字．)俟沙淤後．再漸次加築．則漫溢之勢自平．而堵塞不甚費力矣．朕於清口建築挑水壩時．曾經指示此事．齊蘇勒、馬泰等悉知之．至於前項工程．毋得吝惜錢糧．河南地方河底不凍．今冬宜作速興築．其建挑水壩之時．應挑引河．黃河有曲折之處．卽成洲渚．務詳勘酌量取直．挑成引河．俟黃河決口堵塞報竣之後．再引沁河濟運．分水龍王廟之中八閘北八閘．春時水淺．船行有阻．應將沁河之水．於此處引入運河．如不能容納．由鹽河瀉其水勢．自於運道大有裨益．分水龍王廟南八閘水多．不需水濟．朕另有旨與張鵬翮．令學士格爾布前往宣諭．再徐州下流黃河可以無虞．獨徐州上流黃河．多有沙淤．不可不預防衝決．將此旨宣諭該管各官．宜先防備．(仁皇帝聖訓．)

十一月趙世顯爲屬員訐罷．詔陳鵬年署河道總督．(陳鵬年傳稿．)

是年築釘船幫大壩．挑廣武山下黃家溝(今按黃家溝河渠紀聞河南通志皆作王．)引河一道．導大溜歸入正河．又築秦家廠壩馬營口遙年工成．又築曹單等縣太行隄工．時決河至壽張．直趨張秋潰東岸之曹家單薄．由大清河入海．(山東通志．)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韓家山迎水領水壩二座．共長七十丈．上下雁翅各長五丈． 又修築豐沛二縣太行隄．長四百一十四丈九尺． 加幫睢寧縣黃河南岸張寒二堡謝家潭等處縷隄．長一千二百三十一丈． 修築邳州黃河北岸鄭家壩摟崖埽工．長一百四十丈． 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臧家莊包灘埽工．

長一百四十丈。加幫戧隄。長二百丈。　建桃源縣黃河南岸顏家莊護崖埽工。長一百一十丈。壩臺長一百二十五丈。　又黃河北岸九里岡建壩三座。第一座、長十丈。上下雁翅各長十丈。塡築埽後卑矮隄工。長一百五十一丈。第二座、長十丈。上雁翅長三十丈。下雁翅長十丈五尺。第三座、長十丈。上雁翅長三十丈。與第二座壩連接。　又七里溝建壩。長十丈。寬五丈。上下雁翅各長三十丈。　建山陽縣黃河南岸韓家莊挑水壩。長十丈。上雁翅長二十丈。下雁翅長十六丈。下首順埽長一百一十丈。　建安東縣黃河北岸時家馬頭磯嘴埽壩。長十丈。上水雁翅斜長十丈。下水摟崖埽長十丈。　又建南門迤西磯嘴埽壩。長十五丈。上水雁翅、下水護崖埽。各長十二丈。江南通志。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河冰溢。水復漫漲。釘船幫南壩尾接至秦家廠子堰。決斷二十餘丈。又將新築越隄塌斷。水由李先鋒莊壩下直逼馬營口隄工。至十八日決開二十餘丈。水深溜急。無可堵塞。陳鵬年建議於王家溝挑挖引河一道。使水由東南會入滎澤舊縣前入正河。又於沁河口東建挑水壩一座。水勢始平。於十二月相繼堵塞。又於馬營口築大越隄一道。自決口東滎澤大隄起至詹家店新築隄頭止。又築滎澤大隄以爲遙隄。四月。於儀封縣白家樓北岸挑引河長七百丈。虞城縣黃堌壩對岸挑引河長一百六十丈。河流通暢。六月初四日夜。沁水暴溢。衝塌秦家廠北壩臺八丈。南壩臺九丈五尺。邊埽加鑲塌卸六丈。又釘船幫大壩蟄陷四十五丈。搶築將成。至初六今按懷慶府志作四。日復陷。幸王家溝引河汛水刷寬一百餘丈。全河盡注。不浸馬營決口。陳鵬年、楊宗義於廣武山官莊峪挑引河一百四十餘丈。以殺水勢。至九月。秦家廠南壩甫合龍。次日又將北壩尾決開一百餘丈。大溜歸馬營口。亦漫開八丈。

然底埽未動.至十二月初八塞訖.忽冰凌水積.壩尾後隄埽面漫水二十餘丈、馬營口亦漫開八九丈.遂幷力搶築.至二十一日工竣.十二月齊蘇勒奏.秦家廠雖合龍斷流.現今細水透露.正在搶救.但地勢卑窪.非建壩之區.況兩岸無倚.孤立於巨浸中.勢甚危急.宜築背後土隄.以斷其流.多下護壩邊埽.以敵其衝.使前後有恃.幷力捍禦.隨會撫臣楊宗義帶同管河道等官議定.先將秦家廠攔河大壩加鑲高厚.以捍水勢.將馬營口衝斷之隄.於水中接合西東.以絕其流.但時值隆冬.土凍難修.因時迫事急.不得已設法挖凍趕辦.以防春汛.其餘修防.俟春和土化.次第修理.庶保萬全.河南通志.

是月.河復決馬營口.下灌張秋.奔注大清河.陳鵬年開王家溝.建挑水壩於沁口東.相繼堵塞.六月.沁水暴溢.衝塌秦家廠南北壩臺邊埽.釘船幫大壩蟄陷.搶築將成.逾日復陷.至九月.秦家廠又決北壩尾馬營口漫開.至十二月塞訖.壩尾後隄漫水復開.至雍正元年.正月搶築報竣. 按陳勤恪於六十年與張文端同閱南北河隄.適馬營不守.遂以公代理河務.時凌水驟漲.漫缺釘船幫至秦廠子堰.塌斷新築越隄.水直逼馬營口.馬營不守.公謂地勢低窪.雖有引河導流.不能暢出.惟有分疏上下.以殺其悍怒.乃請於沁黃交會對岸王家溝開河.使水由東南滎澤舊縣前入正河.建挑壩於沁口東以扼之.水勢始平.以次築塞諸決口.又於馬營口築大越隄.又築滎澤大隄.以爲遙隄.復挑儀封縣白家樓北岸引河.虞城縣挑黃堌壩對岸引河.河溜通暢.乃因伏汛沁水暴溢.又決於秦家廠.釘船幫大壩塌陷.復以新工未穩.暴流洊至.屢築屢決.此塞彼開.乃於王家溝官莊峪開引河.工竣啓放.大溜直趨引河.河流南徙.堵塞可俟.未及竣事而公卒.沂沭諸水之漫湖奪運.而灌邳宿也.公預燭於五年之前.修禹王臺壩.捍沭水使之東

修宿遷竹絡壩。洩沂水歸六塘。挑徐塘口迤上越河接入彭家河。濬宿遷王家溝西湖口。正引河及東西支河以利運行。添修駱馬湖竹絡閘東西裹頭以遏黃水內注淤運。所以爲運計者。無不至開定國寺胡家樓引河。而平徐州碭山積年之險。議疏上流以治下流。縷南岸逼水大灘。引溜歸入正河。成功之胚胎。宜基於此。功未立而先逝。聞者惜之。謚曰勤恪。良不誣也。張清恪言河南歲有河患。由沁黃合流水盛。議於交會處建閘。更加草壩重重關鎖。以束其勢。使不致泛濫。其言大而難行。黃河自三門七津奔湧下注。至孟津以下。水尙湍急。加以沁河出山之水。洶湧衝蕩。非閘壩所能收束。河南土性沙鬆。溜至搜根。刷深至二三丈不等。閘下樁木必虛。不能保固。況以黃沁交至之水。內外衝激。勢難屹立。馬營之役。亦以圖近忘遠。疎其修守。惟當疏通去路。堅築隄壩。以固南北之防也。河渠紀聞。

是月馬營口復決。大河全勢歸北。而故道可揭。至二十七日漫入護城隄。城下水深丈餘。四門土塞。水浸入城中四隅稍窪處皆滿。街巷潮濕。學宮官署城垣民舍坍塌殆盡。十二月初八塞。是年加幫隄工。底寬十丈。頂寬三丈。高一丈二尺。飭堡夫栽柳護隄。原武縣志。

二月陳鵬年疏言。河南滎澤縣黃河兩岸隄工。止出水面三四尺五三尺不等。一遇水長。漫隄而過。上流散漫。則下流河身日漸淤高。隄岸卑矮。且有殘缺。難資捍衛。官於桃汛前增高培厚。疏下部議。令巡撫楊宗義速行修築。是月馬營隄爲冰凌水衝漫。鵬年疏言馬營地勢低窪。從釘船幫南壩尾衝開至此二十餘里。已成大溜。撫臣楊宗義堵築上口止剩六丈。下口四丈餘。無如水深溜急。難施人力。惟有分其上流。借沁水逼黃。就王家溝開引河。使水由東南會入滎澤舊縣前正河。用杏葉鐵鈀濬深釘船幫下首新生

淤灘．建挑水壩於沁河口東．逼沁水會黃南趨．不使東下．則大溜往南．馬營決口庶可堵築完固．疏下部議行．會牛鈕、齊蘇勒等奏．築沁河隄頭至詹家店十八里遙隄．楊宗義以武陟百姓僉言此十八里若築隄．則田畝易淹．且致衝決．鄰邑奏寢其役．詔鵬年確勘．鵬年奏．黃河南北兩岸從滎澤縣始築隄．其上並無之．蓋以南岸有廣武山爲屏蔽．而北岸沁水則從此出口．當沁黃交漲時．聽其流入水寨及原武縣之黑羊山沙地．水勢寬平．不致衝溢．前人實非無見．若一并築隄．則暴漲必衝射隄根．工險難以防護．歲修費亦不貲．宜留此無隄之十八里以備宣洩．從之．又疏言．與撫臣楊宗義商．暫停馬營隄決口堵築．以三月初興工．開王家溝引河．並建挑水壩於沁河東．尋奉詔同辦南河事務．八月．疏言．蕭縣黃河南岸田家樓險工．須定越隄以資保障．邳州運河徐塘口迤下河道淺滯．應於徐塘口迤上挑挖越河．接入彭家河．是河亦應挑深．山陽縣運河．文華寺下引河淤墊．應加挑浚．又高家堰、山盱二汛一帶河隄．風浪衝激．應加培柴土萬四千餘丈．山盱汛天然南北兩壩．原防湖水暴漲．相時開放．今南壩與東水南隄逼近．應築實爲隄．改北壩爲南壩．另於迤北百丈之外建壩．則東水南隄地寬流緩．可免激射之患．疏下部．卽行．是月．鵬年復至武陟開工．先是．馬營決口因桃汛流急水深．停工．牛鈕奏於上流秦家廠堵築甫竣．旋決．至是鵬年同楊宗義疏言．秦家廠南壩尾刷開一百二十餘丈．入馬營東下．應於南壩臺轉東建扇面壩．挑溜西行．用長椿大埽．建攔河大壩於秦家廠上流．又疏言．前因河勢北趨．宜分洩上流．先開王家溝二十餘里引河．嗣因沁黃並漲．河流遷徙．引河口門淤沙移上．接口門至劉家溝．水已暢流．衝刷寬深．復因上流沁河接灘二十餘里．隔河溜爲南北兩道．南入引河．北仍趨決口．今宜從劉家溝上流無灘隔之官莊

峪.開引河一千四百餘丈.庶全河之水俱洩.而秦家廠及馬營決口易堵.疏下九卿等同牛鈕、齊蘇勒議.宮莊峪淤灘窄而且長.上流無進水之勢.開引河不若堅修挑水壩.令鵬年同楊宗義酌行.十月疏言.秦家廠之北壩尾隄.向係漫灘.根脚虛鬆.自霜降後.連日西北風.鼓浪衝刷.漫開百餘丈.大溜歸入馬營.前此南壩尾水深三丈有餘.自北壩尾衝開後.漸次平緩.十月初三日堵築合龍.其北壩尾及馬營決口可以次第堵築.陳鵬年傳稿.

十一月世宗憲皇帝御極.實授陳鵬年河道總督.陳鵬年傳稿.

是月陳鵬年疏言.前議自詹家店起至滎澤縣老隄止.包築大越隄.誠爲重門保障.若俟決口堵塞後興工.恐土凍不堅.今天氣尚在融和.即行鳩築.惟中間約有百餘丈.因兩年汕刷寬深.應俟春融積水漸消.另取乾土.夯硪堅實.乃可竣事.尋疏言.前議自沁河隄頭至詹家店無隄之十八里.留備宣洩.今河勢北趨.較前迥異.若留此空隙.亦屬可慮.應如牛鈕、齊蘇勒原奏.自沁河隄頭至詹家店連築大隄.直接滎澤縣老隄.通計三千四百四十丈.俟春融并築竣工.下所司知之.又疏言.秦家廠北壩尾十二月初八合龍.旋復爲冰凌水衝漫.至二十一日堵閉.其馬營隄埽亦可刻期堵塞.奉上諭秦家廠北壩尾漫溢之處.雖經堵閉.但係冬日所築.明春冰融之時.務期預爲加謹保固.陳鵬年傳稿.

是年武陟縣大壩南尾衝潰.又塌馬營口下首十餘丈淤塞.又裂秦家廠北隄.旋塞.時決水復至張秋開葦河頭洩入大清河.至十二月馬營口工竣.始築葦河口.山東通志.

是年挑挖碭山縣黃河南岸定國寺險工.對岸引河.長九百七丈五尺.　創築蕭縣黃河南岸田家樓越

隄。長五百八十三丈。挑挖徐州黃河南岸胡家樓對岸引河。長七百丈。又挑挖黃河北岸長樊大壩。對岸引河。長七百二十丈。江南通志。

是年於儀封白家樓北岸挑引河。又於黃堌壩對岸挑引河。長一百六十丈。大清一統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五

河水章牘二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正月三日．上諭大學士等．前年黃水衝決．皇考特遣牛鈕、齊蘇勒等堵築修理隄工．一切完竣．交與楊宗義．乃楊宗義不能時時加謹防守．致修築之處又復衝決．經九卿議將楊宗義革職．拏交刑部從重治罪．皇考從寬恕免．將一切河工令其効力贖罪．今被衝決之隄工．俱已合龍．仍著楊宗義加謹防守．不時修築．春日冰融之先．務期預爲防守堅固．斷不可似從前疎忽．又致衝決．果能加謹防護．即可贖其前愆．如將已定隄工再致衝決．朕必重治其罪．憲皇帝聖訓．

是月河道總督陳鵬年卒．賜謚恪勤．陳鵬年傳稿．以山東按察使齊蘇勒署理河道總督．尋實授．齊蘇勒傳稿．

是月秦家廠馬營口隄塲完竣．河復故道．河渠紀聞．

二月齊蘇勒奏．前月雖接隄斷流．大溜全歸正河．尤宜於馬營口一帶舊隄普律加高培厚．於後面添築撐隄一段．格隄一道．以爲重門保障．又將秦家廠前草塲前面下埽簽樁．層層鑲墊．以防頂衝．再於後面築蓽隄月隄．俾有倚恃．今已完工．其建築十八里之遙隄．并趙莊、詹家店等處埽塲．現今人夫協力．數日即完．但新築各隄埽．應設堡夫防守．河南向無額設樁手埽手．凡遇工程．俱係現雇土人．做法顛倒、徒費糜費．臣於南工選千總二員．率領諳練河兵八十名．暫駐工所．以防伏秋兩汛．以便教習土人．按法修防．

庶無貽誤。河南通志。

三月築祥符等縣南北岸隄　齊蘇勒上言。河自滎澤以下。陳留以上。長二百餘里。向因武陟決口。大溜趨正河者。僅止四分。水力微弱。不能攻沙。以致河底淤墊。已經二年。今全河下注。兩邊河岸有僅露尺許者。有與水面平者。更有出槽旁溢。直至兩岸。隄根宛若湖淀者。北岸陽武祥符封邱一帶。有岔流三道。各寬十五六丈。深六七尺。逼近隄根。繞行五十餘里。始歸正河。南岸由清佛寺地方刷成支河一道。寬一百餘丈。深一丈四五尺。沿隄下注。至四十里始歸正河。伏思黃河不宜兩行。兩行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底淤高。河底淤高則出槽旁溢。致患侵漫。向年馬營隄原由支河衝刷所致。深爲可虞。臣同撫臣嵇曾筠詳加商定。將兩岸應築子隄八段。共長九千二百八十八丈。頂寬一丈五尺。底寬四丈五尺。高八丈。應築隔隄二段。共長七百八十丈。頂寬二丈。底寬八丈。高一丈二尺。一面發帑修築。一面具題。工完聽撫臣將工程錢糧覈實請銷。從之。祥符縣志。

四月齊蘇勒奏。臣前於武陟起程。查看黃運兩河工程。甚屬殘廢。更有預防要地。而河員置若罔聞。必至十分危迫。方行搶救。殊不思少失機宜。則一丈之險。頓成百丈。千金之費。糜至萬金。臣嚴加面飭。飛發道庫錢糧。及時搶修。以防大汛。一面確估核減。陸續題報外。再兩岸年久舊工。較二十年前大相懸殊。臣於康熙三十八年及四十二年。跟隨聖祖仁皇帝閱視之際。如清口御製大壩。爲全河咽喉。並下中河一帶乃數百萬天儲經行要地。當年長隄大壩。何等堅固。今隄殘埽腐。僅存舊蹟。其餘殘落之處。難以悉數。可見河工廢弛。已非一日。歷年奏銷。不無虛冒。再道庫錢糧。收發出入。甚不清楚。而各員所領銀兩。核對所

做工程．每不抵半．臣沿工逐一丈量．指示虛冒情弊．各員無詞掩飾．惟哀懇補足賠修．臣思河工廢弛已久．若即執法深究．則參不勝參．不惟株連者衆．而於錢糧工程兩皆無益．謹仰體皇仁．暫爲勒限一月．令其照數賠補賠修．今限已滿．乃竟有愍不畏法．工程仍然廢弛．如淮安府外河同知王德祚、署安淸中河通判張增者．斷難一日姑容．除另疏嚴參以儆不職外．其餘各員現在彌補趕修．臣不時巡察．如有工程不實．賠補不淸者．再究參治罪．硃批諭旨．

四月．齊蘇勒奏．陽武祥符封邱界黃河北岸有支流三道．逼隄繞行．五十餘里．南岸淸佛寺邊有支流一道．逼隄繞行四十餘里．不急爲截斷．恐刷損大隄．已築壩堵絕．并接築子隄九千二百八十八丈．隔隄七百八十丈．齊蘇勒傳稿．

六月．石文焯奏．初八日酉刻據把總張朝弼稟報．本日河水驟長．黃河南岸中牟縣十里店西衝開大隄．水向南行．臣即刻委開歸道陳時夏．督同開封府知府王熹．星夜前往查勘．並於司庫動發銀三千兩辦料去後．初十日據開歸道陳時夏馳回面稟．十里店西開口二處．一在上流者刷寬十一二丈．一在下流者刷寬十六七丈．臣伏查黃河水勢．因北岸秦家廠等處工程完竣後．水始復歸正河．尙未刷深．茲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初二三等日．大雨連綿．沁黃并漲．水勢陡長．一時不能疏洩．遂致衝缺．現委該道等相機堵塞．臣於武闈事竣．即星馳前往料理．奉上諭．河南赤子．黃水爲災．朕心深爲惻然．其應用之項．不限多寡．爾即一面動用．作速堵築．一面題奏．並報明該部．朕念豫省諸務紛紜．特命嵇曾筠率領揀選人員等前往協助爾與齊蘇勒料理河務．並察賑災民．均宜盡心籌畫允妥．毋得少忽．硃批諭旨．

是月十一日夜。風雨大作。水溢中牟縣十里店大隄。漫口十七丈。婁家莊前大隄漫口八丈。水由劉家莊南入賈魯河。遣兵部侍郎嵇曾筠會同總河齊蘇勒。巡撫石文焯駐工修堵。其婁家莊漫口於十月合龍。十里店漫口於十一月合龍斷流。俱於背後建築月隄。以資鞏固。河南通志。

是月石文焯奏。豫省黃河自秦家廠決口奪流。河身淤高一丈。伏汛在在危險。今北岸馬營口等處。自六月初一日後。沁黃并漲。致隄埽多有塌卸墊陷。當即動料。晝夜鑲填搶護無虞。又北岸桃園口等處。有支河三道。引溜北趨隄根。其勢甚險。已經動支庫銀。責令北河同知等於迎溜處下埽保護。再南岸蔣家寨等處。水逼大隄。工甚危險。隨飭南河同知劉永錫等備料搶護。以上各處險工。俱已搶修防護。其南岸中牟縣之十里店婁家莊二處。衝開大隄漫溢之水。由十里店西南入賈魯河。流至朱仙鎮。入洪澤湖。惟朱仙鎮人煙湊集。河身淺窄。遂致出槽泛溢。鎮上房屋間被水淹。晚種禾豆。不免少損。已飭該府縣確查撫卹。臣武闈事竣。親赴衝溢處所查勘。現因伏汛水勢時長時消。俟漸次消落。相機堵閉。至奉旨交員外郎祖秉圭等齎到嵇曾筠條奏。會商武陟工程善後事宜。臣經咨商河臣齊蘇勒。嗣准咨覆。以月隄內不必下攔水埽。止應將大月隄靠小尾隄加幫高厚。二鋪營迤西應築格隄。一體確估興築。臣隨轉飭河道發銀辦料興築。所有各工銀兩。統俟工完日會同河臣齊蘇勒覈減題銷。奉上諭。閱奏一一皆中肯綮。南北岸隄工。捍禦有方。保護無虞。殊屬可嘉。凡爲臣子者。果有爲國効忠之心。其後必昌。爾長男石禮哈。可謂跨竈之子。朕實代爾欣悅之至。硃批諭旨。

是月馬營口又決。以底埽未動。至七月。塞之。　按原邑瀕河。自古爲患。而辛丑壬寅。大溜全經治內。城門

士屯。人以舟行。廢農事三載。民間積逋。累至五年。實從古所未有。癸卯以後。雖幸堵塞。而水去沙停。膏壤變爲不毛。室廬衝沒。其僅存者。亦皆淤墊。只露其半。幸賴皇朝蠲賑頻施。停徵帶徵。借籽種給牛具。百方拯救。然大創之後。人民凋瘵。至今元氣猶未全復云。原武縣志。

是月築太行隄。又沁黃交漲。由懷慶府地方姚其營漫灘而出。水與隄平。決梁家營二鋪營土隄。及詹家店馬營月隄。接連滎澤之遙隄。格隄。漫坍八處。由原武舊河身流七十餘里。遇高阜而止。至二十五日。大溜仍歸正河。欽命大學士張鵬翮前往。會同嵇曾筠、齊蘇勒、石文焯協力修築。於七月塞之。又各築小隄、接合大隄。以防秋汛。河南通志。

是月石文焯奏。中牟南岸十里店隄工衝決。臣現在親督河道張杓等。相機堵閉。數日內十里店西口可以先竣。至南岸滎澤縣迤西。原無隄岸。今河身淤高。恐水發泛漲。河臣齊蘇勒臨工親勘。已彙入加幫案內估計。築隄工尙未竣。於六月二十一日夜。黃水陡長。將新築隄工汕開十餘丈。水勢南趨。致朱仙鎮水勢復長。比前更大四尺有餘。兩岸牆屋。被水淹浸坍塌甚多。臣已委布政使牟欽元親往查勘撫卹。再二十七日據懷慶府通判高士鑰等申報。二十二日沁黃幷漲。水從姚其營無隄處漫灘而來。至馬營詹家店之西新隄頭漫溢而過。汕塌十餘丈。又梁家營南二鋪營。南水從隄根漏入。漸塌二丈有餘。又馬營前大壩漫溢。水勢直浸後大壩等情。臣卽委管河道張杓等。上緊搶修。並動發司庫銀五千兩。解交應用。臣俟南岸決口工程就緒。卽星馳北岸親督修理。硃批諭旨。

七月十七日上諭工部。沿河州縣。向有額設河夫。自百名至數十名不等。興工則幷力濟築。工停則分遣

巡防。損者隨補。塌者隨培。修搶擁護。俱係熟諳夫役。故雖偶有衝決。不能為患。近聞管夫河官。侵蝕河夫工食。每處僅存夫頭數名。遇有工役。臨時雇募鄉民充數塞責。以致修築不能堅固。損壞不能隄防。冒銷誤工。莫此為甚。嗣後著總河及近河各省巡撫。嚴飭河道不時稽查。按冊覈實。禁絕虛冒。儻有仍前侵蝕貽誤河防者。即行指名題參。憲皇帝聖訓。

是月修葺陽武縣之大濩。申家潭、朱家潭、趙家潭、琵子岡、旋池閣。張家莊七處隄工。河南通志。

是月石文焯奏。上月二十二日黃沁水長。交會泛溢。汕刷隄壩。臣即親往查勘。馬營地勢窪下。水從姚其營等處漫溢。致將馬營等處隄埽汕刷。過水漫及原武。仰賴聖王至誠昭格。河神默佑。大溜仍走正河。此處並未成流。是以秦家廠等處工程平穩。今水已消落數尺。決口悉已斷流。涸出口岸。臣會同臣嵇曾筠細加相度。務期補築堅固。其中牟十里店漫口二處。正在施工。俟堵閉合龍奏報。至滎澤新築隄工漫開處。已據同知劉永錫搶築堵閉。朱仙鎮水已消退。所有被水災民。欽遵上諭。會同嵇曾筠徧行查賑。姚其營等處被水田禾村舍。一體查明賑䘏。硃批諭旨。

是月嵇曾筠奏。臣欽承簡命。堵築河南中牟縣決口。行至彰德府境。聞北岸又復漫溢。隨於七月初四日至武陟縣木欒店地方。初五日閱看姚其營至馬營漫口共十一處。即於初六日由沁隄頭閱看秦家廠一帶隄埽工程。渡河由滎澤至中牟十里店。西臣查西決口八丈。現在鑲築壩臺。漸次下埽。東決口二十餘丈。亦在鑲築壩臺。其勢湧急。俟水溜稍減。即便下埽堵塞。派委隨員在東西二口協同印河各官。晝夜防護。相機堵塞。不得再有汕坍。其決口以下。祥符、尉氏、扶溝、通許等縣村莊田禾淹沒甚多。又祥符之朱

仙鎮。素稱繁庶。亦被水衝。臣現咨撫臣確查。其近處卽行酌賑。遠處俟查明到日。委員賑濟。硃批諭旨。

是月又奏。臣欽承諭旨堵築中牟縣缺口。其西口已於本月十四日卯時合龍。現在鑲埽邊埽建築月隄。以資保固。東口亦在相機進埽。俟水勢稍減。卽便堵築。硃批諭旨。

是月又奏。臣查中牟縣屬官隄。危險之處尙多。臣嚴飭印河各官。加謹巡防。凡有險要。卽便加幫修治。以爲未雨之防。再訪查豫省河工。廢弛已久。兩岸官隄。約長八百餘里。河水旁洩。則河身漸高。河灘淤澱。則河隄卑薄。一遇伏秋暴漲。在在危險。斷非簣土束薪。略加補葺。便可濟事。但印河各官因向無額設歲修錢糧。未免因陋就簡。苟安目前。及至衝決。則募夫辦料。費用浩繁。田廬淹沒。又不可勝計。與其補救於後。費多工難。孰若豫防於先。費省工易。伏乞我皇上敕下河撫兩臣。確查豫省兩岸官隄。估計夫料。於秋汛後委員協同辦理。普律加幫寬厚堅實。其險要處所。應如何分別修築。工完後應如何防守。詳加酌議。務期周備完固。縱使汛水漲發。有備無患。今按河工歲修錢糧始此。奉上諭。修防各事宜。已有旨矣。遣張鵬翮來豫。正爲此舉。硃批諭旨。

八月稽曾筠奏。二十二日中書牟瀜交到吏部咨文內開。十四日怡親王傳旨。聖祖指示釘船幫挑水壩旣應保固。卽當從此壩尾接至遙隄。若從秦家廠北壩尾接至遙隄。恐其兜水。秦家廠月隄與其在外幫築。不如從中填實。更覺堅固。將幫築月隄與從中填實工價估計。著舅舅隆科多。大學士張鵬翮。會同派一員前往。並圖交與稽曾筠、齊蘇勒、石文焯議奏。欽此。臣查釘船幫挑水壩應加保固。但建築格隄。若從秦家廠北壩尾起。誠如聖諭。必有兜水之虞。應卽從釘船幫壩尾接至遙隄。庶河水有所捍禦。姚其營一

滑村莊可保。再秦家廠月隄在外。幫築工價似屬稍減。但每年修理。爲費亦多。況兩面皆水。龍門口埽工幾及百丈。沁黃交漲時。不無意外之慮。若從中塡實。隄工大有倚靠。人力易施。除建築格隄並估計月隄從中塡實處。容臣會同河撫兩臣詳加勘議再奏。奉上諭。凡如此等建築之舉。但應各出己見。講求適當之方。期收後效。切勿涉於迎合阿順。非朕所樂聞也。知之誌之。硃批諭旨。

九月狂風水湧。決鄭州來童寨民隄二處。兼有鄭民誤挖陽武故隄放水。致大溜頂衝。將中牟縣楊橋後官隄漫開十餘丈。於是河撫督官分堵。陽武決口於十月合龍斷流。楊橋決口於十二月合龍。幷建築月隄靠隄。以資捍禦。河南通志。

是月稽曾筠、石文焯奏。二十二日據南河同知劉永錫呈。二十日起北風大作。水乘風勢。漫溢鄭州來童寨民隄。直射南岸中牟縣楊橋官隄。於二十二日子時漫開。又據陽武縣丞謝球報。鄭州知州張鋐誤聽來童寨居民。於二十一日夜挖陽武民隄放水。致漫溢楊橋官隄。臣等親詣勘視。缺口約寬十餘丈。卽委郎中祝兆鵬、管河同知劉永錫等。率領南工千把總河兵。相機堵築。詳勘情形。來童寨民隄決口之水。自西北順流而下。居十之八九。陽武民隄挖口之水。自東南倒流而入。居十之一二。俱注射楊橋官隄。以致漫決。楊橋在十里店上流。其漫水俱從賈魯河南下。現今秋禾已經收穫。不致爲患。臣等傳訊知州張鋐。據供鄭州來童寨民隄漫溢。居民楊四郎義等。請挖陽武民隄洩水入河。勸阻不住。昏夜開隄放水。不料官隄漫開等語。來童寨河水湧決。州民楊四等雖被淹情急。不合擅挖陽武民隄。該州不能禁止。咎亦難辭。硃批諭旨。

十二月嵇曾筠奏。接准工部咨開。爲飛報漫口合龍緣由。奉旨。先聞中牟縣隄口漫決。朕念切民生。深爲軫懷。覽奏中牟縣十里店東口已經堵築合龍斷流。知道了。但係隆冬所築工程。仍加意防守保固。該部知道。欽此。臣現在率領隨帶各官住宿隄頭。晝夜巡防。月隄已經告成。並於十里店上下隄岸。加幫高厚。鑲墊風埽。以資捍衞。但臣見河身自中牟以下淤澱更甚。有水處僅深三五尺不等。間有竟成平陸者。惟兩旁支河通流。環繞隄根。多被汕刷。十里店一帶地形低窪。黃水匯聚楊橋。指日合龍。勢更加長。誠須加意防守。臣會商河撫兩臣。必得下流疏通。方可遄行無阻。隨委員於黃河正身淤塞處所。挑挖水槽。計長三里有餘。引黃水正流。自然衝刷成河。既有去路。可免逼注隄根之患。爲費無多。似屬有益。硃批諭旨。

是年於清口兩邊接築大隄各一道。中留口門五十丈。大清一統志。

是年築祥符南岸隄七百丈。北岸隄一千四十三丈。築封邱隄七十丈。築格隄一道。長一百九十三丈。其餘隄工。因水佔停修。 又添設千總二員。兵夫二百名。建蓋堡房三十三座。令其駐防巡護。遇有急。均許調撥應役。所食俸餉。在河庫支領。按月給發。河南通志。

是年因黃河北岸陽武祥符封邱一帶有岔流三道。南岸清佛寺渾水刷成支河一道。築壩尾子隄、格隄。以斷旁流。又於沁河隄至滎澤大隄。補築十八里遙隄。趙家莊建築挑水壩。又堵塞中牟縣十里店大隄。武陟縣梁家營等處隄岸。山東通志。

是年加幫碭山縣黃河南岸陳家窪起至蕭縣界卑矮隄工。長三千五十七丈。又加幫順河集埽臺。長四百六十一丈。 又創築徐州黃河北岸長樊大壩越隄。長四百七十一丈。 接築邳州黃河北岸董家堂

水去。如此則沁水暢流。姚其營一帶不致泛溢。即秦家廠馬營等工。亦可資保固矣。　一北岸太行隄自武陟縣木欒店起至直隸長垣縣止。係奉聖祖仁皇帝指示修築之工。關係黃沁並衞河運道重門保障。應令河南撫臣嚴催承修各官作速修築。一律堅固。如有遲延。聽其指參。　一隄工旣經修築堅固。防守必須能員。臨河各隄。仍令管河廳汛駐劄本汛近隄之處。早晚巡防。不許仍前遠駐府縣城內衙署。致水發搶護。鞭長莫及。自今河南廳汛官員應令總河巡撫不拘資格。揀選熟諳能員題補保固工程。三年限滿。該督撫具題。准其應陞之缺即用。如有悞誤。不時查察。其太行隄。應令州縣照所管之地。不時巡防。遇風雨水漲時。嚴加防護。不許奸民盜決隄工。如有盜決者。嚴加治罪。其失於巡防之地方官。並隱匿不報之道廳等官俱照例嚴議。　一河南黃河兩岸臨河大隄。修築年久。風雨淋漓。致有卑薄。應令河臣於冬間會同撫臣親往查看。將卑者加高。薄者加厚。如有頂衝修築越隄。其應用錢糧估計會題。完工之日。該督撫查明核實報銷。至河南州縣官員有兼管河務之責。如遇水發搶修。應令地方官協同雇夫辦料。如有推諉膜視者。照例嚴參。懷慶府志。

四月命兵部侍郎嵇曾筠爲副總河。駐劄武陟縣地方。專管河南河務。今按河渠紀聞言副總河專管北河。兼管山東河南河務。就近撥河南撫標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馬步兵丁一百名。聽其差遣。按季換替。河南通志。

按此東河分治之始也。河南居江南上源。功要於下。非設官分治。有鞭長莫及之勢。地方兼理修守。至緊要機宜。或以未能諳悉。致誤馬營諸口之決。始於秋水驟至。成平日久。老隄無工之處。防守不到。未能燭

於幾先．水得乘隙以攻其無備．是時撥河南撫標守備一．千總二．馬兵百名．南河營調千總二．把總四．河兵千名．聽候差遣．分派南北兩岸．住隄防守．糧餉由河南藩庫支給．添設開封府上南河．上北河．黃沁同知各一員．沁河主簿一員．分司協理．規制略備矣．河渠紀聞．

是月添設開封府上南河同知一員．上北河同知一員．懷屬黃河同知一員．沁河主簿一員．并於江南十河營內抽調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河兵一千名來豫．分派防守．一年一換．其所撥河兵應給糧餉．即於河南藩庫支給．將江南河庫兵餉開除．河南通志．

是月奉旨飭查河工夫料二款　一查河南河工所需草束甚多．俱派各縣辦運．每草一觔．開銷正項一釐．在各州縣買價以及運費．大約秫稭穀草一觔．需費三四釐不等．合計每縣一年辦草數次．每次不下三十萬觔．除正項外．每運約賠五六百金．統計一年約賠數千金．承辦州縣．先猶挪動庫銀．再圖彌補．今則正項隨徵隨解．火耗亦解補虧空．無項可挪．不得不按派里民．抑令辦運．此買草之一累也．　一查河工搶險．幫隄築埽．捲埽．在在需人．上司按府分派州縣．州縣派之里民．約計每邑派夫八九百名不等．貧民在工力作．露宿風餐．每夫四名．掘土方一塊．定價一錢二分．除節省外．只給九分六釐．計每名每日所得不過二分四釐．一人赴工．除路費鍬筐衣服州縣捐助外．家中日食．俱本地協助．河工需夫日衆．里下派累日深．此派夫之一累也．上諭．有人奏此一二事．覽之不勝駭異．朕如此推心置腹．任用爾等．凡有累民之舉、概令據實入告．而爾等竟若罔聞．政令乖方．一至於此．朕惟仰天淚下．無言可諭爾等也．石文焯嵇曾筠．田文鏡同看．硃批諭旨．

五月十七日河南布政使田文鏡奏。十三日撫臣石文焯傳臣至署。捧出硃批諭旨。臣跪讀之下。悚慄無地。伏查河工所需草束人夫。臣於本年三月赴任。路由工所。留心察訪。知每草稭一觔。原議開銷正項銀一釐。祇因前歲歉收。草價昂貴。加之運腳。每觔實至三四釐之費。迨至去秋收成大有。每觔止費至二三釐。許今歲百姓多有自運至工售賣者。每觔草稭仍止二釐。運腳均在其內。值今二麥豐收。秋成可望。每觔一釐儘可買備。而輓運轉輸。自不得不稍借民力。再先前草束。檄發附近各州縣採買。州縣轉發里民辦運。已經數載。並非因火耗起解。始令民辦。亦非通省百姓。均有派運之事。蓋緣草束秫稭。俱產自民間。既將銀兩發州縣承辦。州縣勢必散之里下。豈有舍現在料物而另向他處購求。又查河工夫役工價。原估乾土每方一錢二分。扣存加一。節省。暨夯硪[illegible]辦等項。共銀二分四釐外。每方應領銀九分六釐。又原估水工每方一錢六分。扣存加一。節省。暨夯硪[illegible]辦等項。共銀三分二釐外。每方應領銀一錢二分八釐。至需用人夫。分派附近州縣。州縣按照百姓地畝。或頃半。或二頃出夫一名。論方做工。正與紳衿里民一例當差之例符合。臣訪聞南河每土一方。工半可以做就。每日每名可得工銀五六分。竟有謀之而不能遽得者。其如豫民向稱惰安。且不諳做法。致每方竟有做至四五工者。其工之多寡。皆由勤惰而分。又非州縣派撥之過也。況做工者俱係地多之戶。不能親自赴工。卽雇覓貧民代往。除工價之外。尚有幫貼。是無地貧民。正可藉資衣食。原非苦累之事。且豫省隄工。前係里民自行修築。連年仰沐聖祖仁皇帝宏慈。復蒙皇上軫念民生。不惜數百萬金錢。興工築隄。下埽堵塞。特設副總河以專其任。又設河員弁目分理其事。遂使富戶貧民。均各保全家室。是運送草束之勞。亦屬分所當然。況古來國家工役差徭。動煩民力。

我朝百姓除完正項錢糧之外。毫無一事。較之往古。勞逸不啻天淵相隔。目下因興大工。兼之伏秋在卽。難於雇覓如此之多因責州縣領帑給發。暫撥一時。至隄成工竣而地方百姓卽貽子孫千百年無窮之利。是名雖爲國實所以爲民。豈可遽謂之累。今按石文焯嵇曾筠均有覆奏。與田文鏡所奏情形略同。奉上諭。所奏甚屬明晰。朕懷爲之頓釋。但小民蒙昧無知。遇有類斯借力之事。當預爲申明利害。將往昔政。本朝恩澤。現今不得已暫時派撥各情節。逐一分剖示諭。皆令曉然知悉。則此等怨聲自息矣。不然。蚩蚩愚氓。只管目前。昨歲之事。已懵然莫省。奚論往古來今。勞逸天淵相隔耶。就中更有一二不安分之刁頑衿監。出而播弄。將小作大。數白論黑。横議由此而起。嗣後凡地方上一切張弛政令。興舉差徭。總宜預先明白曉示。則若輩奸徒。縱懷不良之志。亦無法可施也。硃批諭旨。

七月二十五日。雲南布政使李衞奏。臣家居河濱。頗知大概。聞黃河入海之口。原設有船夫。不時疏濬。使不致沙淤壅積。下流之脈絡宣通。則上源之横決自少。此必然之理也。後經河臣爲節省裁革。以致沙塡海口。黃河下流之處。聽其散漫。沙日壅而水日淺。所以連年上流決口。前次北岸之衝奪運道。猶可急爲補救。惟去年決開南岸。水無所容。直趨洪澤湖。仍由淸口會合黃水入海。但此洪澤湖乃河南五府及江北一帶諸流總匯。卽此一湖之水。每年伏秋二汛。高堰已屬危險。再加黃河歸幷。更當何如。況黃水渾沙。一見淸水。必然澄落。湖底墊高。再遇水發。則湖愈淺而受水愈少。高堰之保固愈難。儻有漫溢。則淮浦高寶以東數千萬生靈。皆有可慮。想皇上聖明。久在洞鑑。而未聞河臣言及於此。深爲惶惑。臣幼卽聞前三十餘載。黃河不爲大患者。實賴原任河臣靳輔之力。彼時沿河官地盡種柳蓄草。塲埽之需。不累百姓。遺

愛未泯。嗣後治河諸臣。莫能改其成規。不過託皇上洪福。循途守轍。仍無大患。及漸次崇尙節儉之議。遂多用不知河務之廢儒。漸至廢弛。迨趙世顯陞授總河。婪財納賄。賣官鬻爵。并不知國計民生。而其所恃者結納廷臣。年送規例。故窮奢極欲。毫無忌憚。至所用之人。大抵門客幫閒。光棍蠹吏。以寡廉鮮恥之徒。而行貪緣鑽刺之路。尙何事不爲。甚至道廳與堂官崔三結爲兄弟。微員認爲假子。是以賣官惟論經管錢糧之多寡。以定價値之高低。且題補多係賄賂。止取印領一紙。補缺後。勾通開銷。照領全楚。則爲幹員。再有美缺。復又題陞。凡有才能而顧品行者。概不援引。所以數年之間。深悉河務之員。縱跡俱絕。將靳輔所遺沿河兩岸出產柳草之官地。盡令成田。分肥納租。而險工動用物料。復派里民。即所辦工程。不過爲河員打算開銷。而後借稱某處宜築壩。某處宜挑河。然非講明分頭。即應做之工。亦不准行。及講妥分潤。則彼此掩飾。或報衝塌。或報沙塞。累萬帑金。化爲烏有。而別員旁觀者。復援此爲例。又將運河八閘等處。有各州縣地畝所出之募夫。撈淺夫。每年徵比銀錢。上下瓜分。致閘河之寬深丈尺。不能仍照舊制。而蓄水湖之圍壩。俱成平地。遲運誤漕。職是故耳。其南河一帶。每恐衝決處分過重。故見水勢旣大。則暗令河官黑夜掘開。揀空處放水。希圖借報漫溢。絕不顧一方百姓之田墓廬舍。盡付漂沒。是以黃河上流及高寶一帶鄉民。知有此弊。但遇水長。皆黑夜防閑。恐河兵扒口放水。而私稱河官爲河賊。則民情之怨望可知。至每年開銷帑金數十萬。多歸私囊。爲打點之資。於工程毫無裨益。此皆臣家居時耳聞目見者。目今河干諸臣。自必極力改易。然恐舊習相沿。難以驟除。而効力河員又多爲功名借徑。求其確知水勢、略有經濟之人。百無一得。即總理其事者。亦難於甄別無遺。況黃河之性與諸水迥別。非永定北河可比。似宜

急爲整頓。伏乞皇上選擇深知黃河水利。實有經濟之臣。令其秉公用人。以示鼓勵，仍令內外大臣各舉所知河員。調補辦理。疏通海口。濬利下流。遍閱河工形勢。考究水性。因時調度。豫防衝決。丈量運河寬深。仍依舊制。追出歷年夫食。淘挖八閘淤淺。速整蓄水湖壩。以備春月濟運。務使黃淮諸水暢流。庶可以免衝決。且總河一官節制山東諸省。兼以提督軍務。統攝遼遠。待澤者衆。若不令其急振頹靡。遲則更難調劑矣。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九日齊蘇勒奏。據外河同知呂維炳報。七月十九日卯時。海風大作。海潮泛漲。陡高一丈有餘。黃河入海之口。二水相激。近海隄岸工程危險。當協同各工員弁。嚴督兵夫。上緊保護。連夜修防。至二十日巳時。水勢漸落。隄埽未動等情。臣念近海工程。所關甚鉅。即星夜親往履勘。幸海潮退速。黃水遄行。安東以下近海工程。俱各平穩。海口並無沙淤。在工次又據鹽城縣報。十九日卯刻。海中颶風陡作。鹹潮驟漲。及二十日辰刻。潮頭洶湧。直撼城腳。巳時後水勢稍平。除行查各里各場。責令城內外地保人等。各擇寺廟安插被淹之民。并親赴新興場等處。安輯撈救。臣即飛飭淮揚道。前往督率該地方官。徧查被淹人民。加意撫綏。其鹽城一帶人民廬舍漂沒之數。現據該地方官查報。應聽督撫臣具題外。合先奏聞。奉上諭。此番工程得保無虞。皆卿勤勞忠誠。有以感格上天。神明護佑之所致。據查弼納黃叔琳等奏報。此次海嘯。光景甚覺洶湧。朕爲沿海一帶工程。正在懸念。覽奏深慰。亦代爾不勝慶幸也。硃批諭旨。

是月因武涉決口已修。將守護險工一年滿限。文武員弁題准議叙。河南通志。

是月河決儀封南岸之大寨。蘭陽北岸之板廠。決口各十餘丈。命田文鏡會同嵇曾筠率屬協力堵築。迨

月。決口俱塞。　按蘭陽儀封之大寨、板廠。南北相向。決亦同時。地下而水漫也。田文鏡奏。七月十三日夜。南岸大寨地方大隄漫口十餘丈。至酉刻北岸板廠。復漫決一十二丈。會同副總河嵇曾筠前往確查。大寨決口離黃河十有餘里。先因民隄漫水。復將大隄漫開。內外水平。尙未掣動大溜。決水沿隄往東二十餘里。至儀封石家樓地方而止。往南十餘里卽儀封城外。有護隄以止水。東南地勢高於北。繞隄至城南半里而水竭。水深二三尺不等。板廠大隄離黃河十里。隄外舊越隄漫決二口。大隄漫決十餘丈。亦因隄內積有雨水。溜勢平緩。往東二十餘里。至蘭陽之傅家寨而水竭。散漫往北。約寬八里。至洮濱河而水止。初水深二三尺。並未掣動大溜。旋卽涸出田地。口門淤塞。當卽加工堵築。大寨決口於二十八日先將民隄合龍。大隄隨卽堵菱。板廠決口以次築塞。是時大隄漫決。已逾旬日。而口門尙未搜刷寬深。固因清水游蕩。亦緣下流坡地本高。水未衝出河槽。故溜不掣。而水不大下。而蘭儀之所以同時並決者。由地卑而隄不加高也。築隄必測水平。岸高者隄必卑。岸卑者隄必高。悉從水面測至隄頂。但以水至隄爲準。不以本隄爲準。則我有平水之方。水無得乘其隙矣。地形數里之內。卽有隆窪。高下不等。而隄之丈尺。無異平時。不加審察。水至從低灘漫入。遂至滅頂。非必盡逢異漲。人事固有不齊也。蘭陽儀封之同時並決。病實坐此。昔人言以土測土。不若以水測土。土有隆窪不一。水隨高下皆平。故修防必用之。南北同決。逾月卽塞者。水旁漫而溜不移也。河渠紀聞。

八月修築鄭州石家橋迤東埽工。一百二十丈。復於埽灣接鑲防風一千一百一十丈。並下水頭接築磯嘴埽一座。又於中牟縣拉牌寨鑲墊工。長二百五十丈。下護崖埽長一百六十丈。並建磯嘴挑水壩二座。

又加幫斷隄至大隄。長二十五丈。以捍大溜頂衝。河南通志。

是月修築陽武縣黃河北岸隄工及祥符珠水牛趙二處隄工。於釘船幫挖槽。下護崖埽加鑲埽。以禦沁黃衝刷。　又加幫南岸隄工。共長七萬六千四百餘丈。北岸隄工。共長四萬八千一百餘丈。河南通志。

是月會同估修豫省黃河南北兩岸大隄　按豫省至徐州一帶臨河大隄。年久廢弛。亟應修築。至是嵇曾筠沿隄周行審視。準地形以定崇卑。察水勢以分緩急。會計確估。量取土之遠近。別工程之難易。覈實程功。南北兩岸。動帑四十餘萬。工竣。豫省大隄長虹綿亘。屹若金湯。語云。振裘必挈其領。秦廠諸隄之決於上游。而患延於下游之中牟、十里、蘭儀各隄。橫流數年之久而不息者。水旁洩而中泓流緩。河心墊高。南北兩岸。東衝西突。而其性難馴也。惟向無額設修費。經理乏人。車馬之蹂躪。風雨之剝蝕。波流之汕刷。高者日卑。厚者日薄。歷年既久。工費浩繁。難語興舉。嵇文敏親見秦廠諸口之漫淤。十里店大寨。板廠之橫決。師承遺法。修補殘缺。誠知淤沙不可留。河溜不可洩。而束水以固其本根。奠安中州。爲久安長治之計也。河渠紀聞。

是月加修陽武中牟鄭州祥符各險工　按工險必因時地。地本低窪。又當溜勢轉曲之時。非大埽不足以禦之。至盤旋不去。必開河引溜以殺之。而險有明暗。明險易制。暗險難防。如陽武北岸五堡。此暗險也。地勢外高內窪。平時水不至隄。水長乘高倒灌而入。迎溜當衝。土性沙鬆。每遇大汛。危險異常。祥符、珠水、牛、趙隄工埽灣迎溜。回回寨對岸沙嘴激溜衝射。此明險也。均關緊要。各下大埽。堅築大挑引河。加築挑壩。逼溜開行。至鄭州石家橋迤東。中牟縣拉牌集一帶之險。皆因來童寨、十里店矬失。引溜生衝。石橋迤

東。大溜南趨。直射隄根。於迎溜處下埽簽樁。加鑲高厚。復於埽灣處接鑲防風。幷築雞嘴埽。挑溜開行。拉牌集黃流逼射。水勢浩瀚。下護崖順埽鑲墊防風。仍建雞嘴埽二以挑之。再將斷隄一道加幫高厚。接至大隄以資鞏固。而又於穆家樓隄工之全黃奔注。坐當頂衝。下埽簽樁堅實。以捍大溜衝射。以此治事。雖險無警矣。河渠紀聞。

九月初一日。嵇曾筠奏報秋汛安瀾。稱入秋黃水疊長。臣於兩岸隄工。往來巡視。查南岸鄭州之藍家屯、薛家寨。中牟之拉牌寨、穆家樓、司家口。祥符之老君堂、瓦子坡、一覽臺。北岸陽武之大賓雁。李祥符之珠水牛趙封邱之小桃源。蘭陽之四門堂。耿家寨。儀封之掴陽隄。三家莊等處。皆因民隄浸溢。流至官隄。水勢幾與隄頂相平。當飭印河各官。竭力搶護。惟歸德府屬之虞城縣。於八月初四日。因黃家莊民隄漫溢。將待賓寺迤西大隄漫決丈餘。幸內有越隄。爲重門保障。得以捍禦水勢。並無泛溢。該縣令錢啓心等捐辦料物。率領人夫。奮力搶築。隨於十五日堵閉。硃批諭旨。今按河督齊蘇勒同時奏報江南黃河秋汛安瀾。

十月十八日。嵇曾筠奏。豫省兩岸加幫隄工。今天氣晴明。人夫輳集。臣往來催儹。並委廳汛各官。及挑選効力人員。協同州縣分投幫築。現在報竣已多。下年所需歲搶修料物。趁此年歲豐收。民間稭草堆集。及早購辦。先事預防。已嚴催各廳縣。據實估計會題。先行管河道酌量給發銀兩。乘時採辦。以便歲前挽運。其倉頭口引河業經汕刷深通。水勢順流。自西東注。而北岸釘船幫秦家廠一帶。俱淤成灘地。播種麥苗。奉上諭引河深通。秦家廠一帶淤成灘地。各情形。誠堪欣幸。此奏與在廷王大臣共閱。亦莫不羣然稱慶。

一應善後之策。勉爲之。硃批諭旨。

十一月三日嵇曾筠奏管見四款。　一查豫省修築隄工之定例。每土一方。給銀一錢二分。內除加一節省外。實給銀一錢八釐。臣恪遵定例。批令管河道照數給發。但細加採訪。平易工程。每方九分六釐。可以敷用。似應於扣存加一節省之外。再扣加一節省。留存河庫。作正項支銷。儻有難做之工。及取土甚遠。並買土搶險者。責管河道親加察覈。酌量加增。庶帑項不致虛糜。而工程亦免誤累矣。　一河工錢糧。不比州縣。黃流泛漲。呼吸變遷。有昔險今平。今平忽險者。有突遇危急。所用銀兩。浮於原估者。亦有不及題估。而亟需儹做者。事當倉猝。勢若救焚。不得不多用料物金錢。移緩就急。竭力搶護。以保運道民生。若執一不通。則該管各官。恐有貽累。或致臨事畏縮。貽誤非小。臣愚以爲一切工程。或有昔險今平者。據實扣除。或有今平忽險。及水勢洶湧。搶救銀兩。浮於原估者。據實題銷。如有緊急險工。難緩時刻者。一面題估。一面通融接應。惟在臨時相機修防。管河道嚴加察覈。毋許冒濫。庶緊急工程。不致坐失機宜矣。　一柳枝荻葦。爲河工第一要料。豫省隄園柳株。歲久瘦枯。更兼連年險工。取用採伐殆盡。臣查黃河兩岸濱河處所。多有新淤灘地。儘可種植柳枝荻葦。可否行令地方官。逐一清查。其未經陞科灘地。或有種荻一頃。或有種柳千枝。實能成活濟工者。驗實詳報咨部。官則給予紀錄。民則給予頂戴榮身。則人皆踴躍。二三年間。荻柳蕃盛。而歲修購料銀兩。可以漸減矣。至現今一切隄估地畝。并取土挖廢坑塘。仰請聖恩。賜照江南之例。俟隄工告成後。行令地方官逐細查丈。蠲除錢糧。亦留以栽柳種荻。則所產愈廣。在朝廷普寬大之恩。小民免虛糧之累。而物料所出。當不減於正供所入矣。　一豫省原額堡夫。因臣上年奉差往來隄

上見蹤跡寥寥。有名無實。且不諳簽樁下埽。是以議請裁去。循照江南之例。添設河兵。駐工防護。蒙皇上聖明特諭調撥江南河兵來豫修守。隨經河臣齊蘇勒抽調十河營兵一千名。千把總六員赴豫。當同臣等擇險要之處。分派安插。但歸德府屬考成商邱、虞城三縣。不敷分撥。原未設兵。今值冬季。裁去堡夫。則兵夫俱缺。乏人防守。似應再於南工調兵二百名。分令駐防。庶工程大有裨益矣。奉上諭。九卿速議具奏。其中堡夫一節。前議原未周詳。再加斟酌妥確奏聞。硃批諭旨。

是月九日署河南巡撫布政使田文鏡奏。豫省黃河南北兩岸隄工。設有堡夫九百七十四名。住宿沿河大隄堡房。晝夜看守。誠不可一日乏人。嗣因連年黃水泛漲。隄工在在危險。額設人夫。不敷驅使。復蒙皇上特調江南河兵一千名。協力防護。所以今年秋汛。水勢倍常。隄工堅固。是河兵之設。以濟堡夫之不足。未便因設兵而遽可裁夫也。臣前因河臣齊蘇勒請增豫省河員等事。原題內有過秋汛裁汰堡夫之語。曾向撫臣石文焯。副總河嵇曾筠議及。後兵科給事中管河道陳世倕到任。復與言應將堡夫仍留工所。儻遵照部議裁汰。不免防守乏人。或致貽誤。今據陳世倕奏請停裁。仰蒙皇上硃批諭旨。著臣具題。臣查堡夫一項。皆係永遠土著。水勢緩急。隄岸情形。無不深知。且搜尋獾洞鼠穴狠窩蟄陷。尤其所長。或猝有險要。搬運泥土。竭力填塞。非堡夫不能勝任。至於新設河兵。雖鑲填釘樁。捲埽下埽。固所熟諳。然風防雨守。寒暑無間。晝夜巡視。不辭勞苦者。總不如堡夫。況今加幫大隄。工程綿長千有餘里。又係新築之工。正須兵夫兼用。協力防禦。方有實效。所有原設堡夫。斷難議裁。理合奏聞。奉上諭。覽停裁堡夫情由。知道了。據稱堡夫如是堪供驅策。裨益河隄。從前爲何不一奏聞耶。硃批諭旨。

十二月十五日.河南巡撫田文鏡奏.豫省南北兩岸隄工.仰蒙皇上特發帑銀四十九萬八千三百餘兩.以資興築.今據管河道陳世倕具奏.每土一方.除部議加一節省.幷支給工價銀九分六釐外.尙餘銀一分二釐.通省合算.應共該再扣加一銀四萬餘兩.另行題請.以爲各工補修補築等項之用.轉傳硃批諭旨.命臣酌量或題或行.遵卽悉心諮訪.原估乾土一方.工價銀一錢二分.除扣存加一節省.應給銀一錢八釐.今止給銀九分六釐者.蓋因河工錢糧.實與州縣不同.水勢變遷.事在呼吸.有昔平今險者.亦有昔險今平者.是無論通省之工程.多有難易.卽一人承築之工.亦各有平有險.在印河各官.自不得不相度水勢大小.工程難易.截長補短.隨時變通.若膠執一定.不特錢糧糜費.抑且苦樂不均.官民畏縮.難免貽誤.查平易之工.每土一方.卽給銀九分六釐.或八分上下.一應修邊.打硪.製辦繩索.買土.鑲墊.拖腳等項.均可在內.如遇昔平今險.取土甚遠.難做工程.卽給至二三分外.尙須夯硪.蓆辦等物銀兩.至於水工一項.有照原估一錢六分.扣存加一節省.再扣加一節省.已敷所用者.亦有帶水泥土.挑運路遠.難做易塌之工.竟有給至一錢七八分至二錢三四分不等者.是前項再扣加一之銀.原非盡爲部費而設也.若夫奏銷各項錢糧.在部胥不能枵腹辦事.歷來各省皆有發給飯食之陋例.臣訪聞南河工程.凡遇奏銷.每開銷銀一兩.支給部胥飯食銀.自五分起至七分止.今豫省此案.大隄動用正項錢至四十九萬餘兩.冊籍繁多.奏銷覈算需時.給發些須飯食.亦似不可少缺.茲臣逐細察訪.查據兩岸隄工.尙可再扣存銀二萬五千餘兩.幷令管河道陳世倕.再將難易工程.暨別案隄工.有無一例節省.幷節省若干之處.確查詳報.一幷具題.所有此案隄工.除原議加一節省外.又節省銀兩.應聽副總河臣嵇曾筠.查有應行補修補

築之工。題請酌量通融支給。仍飭管河道察覈。毋許冒濫。庶難做工程。不致偏累貽誤。而帑項絲毫均得實用矣。硃批諭旨。

是年加修秦家廠善後事宜　按秦廠諸工。自凌汛而復蹈覆轍。稽曾筠以秦廠頂衝。其源在上流廣武山根。挑溜直注東北。湍激生險。因於倉頭對面橫灘挑引河一道。直接中泓。水勢順達東南。不復激射。秦廠工穩。十里決口亦塞。此探本之治也。工竣。堅築秦廠大壩靠隄。又將越隄內塡實。加築北壩尾。接連遙隄南壩尾接滎澤大隄。馬營壩後土隄。及詹店前面卑窪。加培土埽。捍禦沁黃交會之水。釘船幫大壩孤立水濆。添築上下雁翅。挖槽下。護崖埽。加鑲大壩。更於大壩東西。建挑水壩以開溜勢。又加幫遙隄。自沁河頭起至滎澤大隄。接修馬營口詹家店後格隄二。及太行隄並築堅實。於是秦廠各工。安如磐石矣。河渠紀聞。

是年始定河工銷料之例　按此河工例銷三十八束之始也。河工銷料。例有定數。江南銷料數目。各廳參差不一。如鑲墊一項。每寬長一丈。高一尺。有用葦柴九十束、四十五束、四十八束、三十八束。三十束不等。多寡懸殊。報銷互異。難以稽覈。至是始定爲準則。議照桃源廳每寬長一丈。高一尺。用葦三十八束通工一例報銷。河渠紀聞。

是年修築睢寧縣黃河南岸周家樓摟崖埽工。長一百八十五丈。又加幫內戧隄。長一百九十三丈。　建宿遷縣黃河南岸五堡魚鱗埽。長四百五十丈。江南通志。

是年築山陽縣張莊東西隄。　築高家灣越隄下接小隄一道。　又築上張莊工頭西撑隄一道。工尾東

撐隄一道。淮安府志。
是年加高豫省南北兩岸隄工，北岸自滎澤縣起至山東曹縣各築遙隄、越隄、格隄，又堵塞蘭陽北岸板廠漫口。山東通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六

河水章牘三

雍正三年正月．田文鏡奏．豫省酌撥江南河兵一案．前准部覆．除武陟縣仍留堡夫一百名．以防要工．其餘南北兩岸堡夫．盡行裁汰．茲據管河道陳世倕詳稱．黃河兩岸隄工．綿亘千有餘里．向設堡夫九百餘名．令其按堡修防．嗣因黃水連年泛漲．隄工在在危急．堡夫爲數無多．不足修防搶護之用．酌撥江南河兵一千名．分別各隄．共資防禦．是河兵之設．原以增堡夫之不足．今南北兩岸．新建埽壩．歲搶各工．不下數十處．若設兵裁夫．則防守之人．仍不足用．難免顧此失彼．且歸德府屬之商邱、考城、虞城等縣．並未派列河兵．若裁去堡夫．則數百里頂衝險隄．竟無一人防視．查齊蘇勒疏內稱．俟過秋汛．水落工平．盡行裁汰．但每年俱有水漲水落之時．非一落後竟不長發．堡夫甫裁．而桃汛卽屆．加幫大隄．又係新築之工．更須巡防保護．新來河兵．雖捲埽下埽．鑲墊打樁．固所熟諳．然一年一換．新舊接替．本處地形水勢．未必深知．至搜索獾洞鼠穴．塡補水溝浪窩．及瞭望水勢．風防雨守．無分寒暑晝夜．河兵又不如土著堡夫之熟悉．必須兵夫兼用．協力修防．方有實效．所有原設堡夫．斷難裁汰．再堡夫工食．係各州縣於額設各役工食內撥給．並非額外增加．更無庸裁．惟給發工食時．嚴加確核．務令均霑實惠．不使稍有虛冒．再堡夫中．如有學習椿埽鑲塡等事．試驗得實者．准其充補河兵．以免淮兵遠涉之勞．仍招募土著勤壯．預補堡夫．勿致額缺．庶幾兵夫協力．防守得宜矣．奉旨依議．河南通志．

三月初一日。嵇曾筠奏。祥符縣南岸回回寨。北岸官路李家地方。淤長大灘。直出河心。致河勢盡趨南岸。雍正二年。伏秋水漲。衝射回回寨。老君堂等處。沿河一帶。皆成巨浸。村莊被淹。隄根拖溜。甚屬危險。且係單隄。並無外護。切近省城。關係甚重。臣細看北岸形勢。并訪之土著士民。知北岸官路李家一帶。原係黃河故道。歷年淤塞。致灘嘴日長。河流南射。臣詳加勘視。應由北岸舊回回寨起。至官路李家舊河身處。挑挖引河一道。引溜直走。俾成東西之勢。不特老君堂等處居民。免遭水患。耕鑿可安。而隄工亦得保固。於城社民生。均有裨益。隨飭管河道廳印汛各官。公同丈量。計長三百四十丈。估計土方工價。共需實銀三千二百兩有零。應請於司庫動用題銷。奉上諭。覽奏及所繪圖式。挑挖引河之見。似屬合宜。但不知北岸官路李家一帶。與老君堂等處。地形高下何如耳。俟齊蘇勒到豫。與之商酌。或應挑河。抑或建築挑水壩。詳籌妥計而行。硃批諭旨。

四月初十日。齊蘇勒奏。豫省祥符縣舊回回寨挑挖引河。經嵇曾筠奏。奉硃批諭旨。令與臣商酌。或應用挑水壩。或應挑引河之處。詳定而行。欽此。又准田文鏡咨稱。准工部咨。奉旨。嵇曾筠奏稱。汛水長發以前。及時挑挖引河。爲有濟等語。但此引河。曾經挑挖完否。並有無裨益之處。現今齊蘇勒奏聞前往豫省。著行文問齊蘇勒。令其看明具奏。若齊蘇勒事竣回任。即著田文鏡看明具奏。欽此。轉咨到臣。看得挑挖引河。必須上口正對頂衝。而下口有建瓴之勢。方可吸引大溜。歸入新河。借其水力。滌刷寬深。以成河道。今回回寨引河。嵇曾筠已經興工挑挖。將完。但上口地勢。與現在之水。向不相對。臣等因往上首改挖三十餘丈。以對頂衝。以迎大溜。然引河雖挖。非挑水壩。不能開溜。以入引河。臣等欽遵諭旨。於對岸指示建

挑水壩一座。挑溜順行。以對引河之口。俟水長時。相機開放。俾大溜全歸新河。庶河勢得以直暢東注。而南岸老君堂等處隄根。可保無虞矣。奉上諭。朕因慮嵇曾筠或料理不妥。所以有前諭。今覽此奏。方是可謂得法矣。硃批諭旨。

五月初九日。嵇曾筠奏。豫省兩岸隄工。蒙皇上發帑修築。臣因慎重錢糧。細加採訪。知平易工程。每土一方。給銀九分六釐。可以敷用。前經奏明。今接准部文。欽奉諭旨。嗣後豫省工程。每土一方。給銀九分六釐。以為定例。其難做險工。取土甚遠者。於估計時。責令管河道親加查核。酌量加增。不得浮冒。但臣查從前雍正二年加幫隄工。雖據領帑陸續報完。內有平易之工。亦應追繳加二節省。現飭管河道逐細查勘。分別難易。凡有應扣加二節省之處。嚴行扣追繳庫。以清帑項。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六日。田文鏡奏。查河工錢糧。雖力得通融支給。然一案有一案之工程。一案有一案之錢糧。若不及時逐案奏銷。一至年深日久。用過物料。不無霉爛漂失。隄工丈尺。難免墊陷淤高。工程無憑查驗。因而錢糧得以指借。雜亂紛紜。莫可究詰。即欲徹底清查。而經手各官。又去留無定。難以追求。如責令現任之員清算。又茫然不知。遂致經年累月。愈積愈多。不特一時奏銷艱難。抑且新舊交代不易。臣查據未銷工程。自康熙六十一年起。至雍正二年閏四月止。不下十有餘案。東牽西扯。紛如亂絲。臣愚以為各案隄工內。除歲搶二修。仍令按年奏銷外。其餘一切工程。如做完一工。即將此工用過錢糧。暨工程丈尺。土方價值。椿料數目。隨令管河道核算明白。立即造册詳報。河臣撫臣。勘明工程。會合奏銷。不得定以次年彙銷之例。稽遲時日。庶新築工程。新添物料。一目了然。而承辦經手之員。亦無從指借冒銷矣。至遇有意外

險工．急需搶救．不及估計題請之項．須令河臣檄飭管河道．動支錢糧．委官搶救．一面令管河道報明河臣．咨部存案．工完即造册申報．委官勘明．銀工相抵．隨即奏聞．飭部查銷．毋得觀望推諉．坐失機宜．伏乞皇上飭令河臣．不得拘定次年彙銷之例．竟致延擱．務令遵照康熙二十八年十月所定計銀限日奏銷例．依限逐案及時奏銷．如有逾限．即賜飭部嚴加議處．如此各清各款．不致年久牽混．而工料現可核驗．不致揑造冒銷．於河帑大有裨益矣．奉上諭．內有兩款．乃係現行之新例．餘俱不可．此奏殊欠斟酌矣．硃批諭旨．

是月．挑祥符縣回回寨引河．長三百四十丈．河南通志．

六月．江南黃河南岸睢寧縣朱家海大隄決口．總河齊蘇勒．率兵夫塞之．未竣．明年四月．黃水陡長．衝激東岸．壩臺大埽．蟄塌九段．命廣督孔毓珣前往協辦．至十二月．決口塞．埽土建挑水壩．大壩後加築越隄．對岸開疏引河．分傾下注．功於是成．　按江南黃河工險．莫險於朱家口．本名朱家海．地極窪下．土鬆底虛．水聚不洩．河勢自東北逆轉東南．長灣頂溜．埽不能立．必開引河．以順其勢．建挑壩以開其溜．然非長椿大埽．則不能立壩．非開寬引河．則不能進溜．非加長壩頭．則不能逼溜歸入新河．而正當埽灣．急溜洄漩曲注．若埽頭挺入河心．以攖其怒．水逾暴橫而不馴．決不易塞．塞亦難守．是以經營二三年後．始獲蕆事．合龍後．溜仍壅注埽根．復於上水建挑水壩．挑溜北行．大壩前進摟崖埽．下水築護崖以固壩．壩後加築越隄．對岸挖引河五百餘丈．分傾水勢．緩壩前之溜．下尾接挖子河四千餘丈．通流匯注．工於是成．朱家海決後．睢寧、虹縣、泗州、桃源、宿遷五州縣近河地方．多有淤地．奏將涸出沃壤．增輸錢糧．然清口上之

七道引河.漫淤止餘一道.淸水不得暢出.固難免衆口之囂矣.河渠紀聞. 今按朱家海河決.宿遷縣志載入雍正八年.疑誤.

七月.命內閣學士何國宗.偕測算官員.攜儀閱河.齊蘇勒傳稿.

是月田文鏡奏.豫省今歲伏汛.勢甚洶湧.幸而保固平穩.入秋以來.自七月初四日起.大雨連綿.黃水陡漲.且伊洛沁水.一時並皆長發.而江南朱家海漫溢缺口之水.未能暢洩.正河又復淤淺.水不下流.以致上游有長無消.自初六日起至十四日止.共長水至四五尺及六七尺不等.各處隄岸高出水面.僅止一尺至二三尺.並有水與隄頂相並者.其餘如祥符之程家寨.鄭州之薛家寨.陽武之金馬張.儀封之南北兩岸隄工.尤爲危險.隨移咨副河臣嵇曾筠.相機上緊料理.並委員四路巡查.督催搶護.復嚴飭管河道暨印河各官.率領兵夫.住宿隄上.多備料物.設法捍禦.協力修防.並檄飭管河道.前赴南北隄工.逐細確查.初七日據管河道回稱.虞邑待賓寺迤西一帶工程.勢亦危險.幸皆鑲墊平穩.初八日.又據鄭州詳報.薛家寨工程危險.臣即飛飭管河道.星夜詣該地方.督同廳汛印河各官.竭力修防.十三日.據南岸同知劉永錫稟報.祥邑之程家寨.勢甚危急.又嚴飭管河道.攜帶帑銀.前赴工所.設法防護.不期十四日酉刻.據報.儀封縣知縣袁珂.因北岸隄工危險.該縣過河搶救.忽於十三日二更時分.狂風大雨.頃刻水長.南岸大寨大隄.陡被黃水漫溢.缺口一十餘丈.又於十五日辰刻.據蘭陽縣報稱.十三日酉刻.狂雨驟雨.頃刻水長.漫溢北岸板廠後大隄.缺口一十二丈.臣聞報悚惕.隨飛飭管河道並廳汛各官.防護隄頭.多備料物埽箇.立卽搶救.一面飛飭開封府.星詣該地方.多備船隻.接濟災民.加意撫卹.臣隨於十五日.親詣

漫溢處所督率搶救並查明缺口丈尺及進水遠近民間田廬臣再另摺具奏並會同河臣繕疏題參（硃批諭旨）

是月奉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等今歲立夏以來雨水過多朕念黃淮伏秋兩汛必然水勢浩瀚甚以為憂所以從前批發嵇曾筠奏摺有無日不神馳淮黃兩岸之語今據田文鏡奏稱儀封縣南岸大寨蘭陽縣北岸板廠後兩處衝開決口各十餘丈朕反躬惕厲夙夜不安其衝決隄工可星速會同副總河嵇曾筠督率各屬河員并力搶築務期永久堅固其一帶危險工程亦當增卑培薄預為之防至被災人民著速委能員實心確查應賑卹者即動正項錢糧賑卹衝沒田地詳加估勘應豁免者題請豁免朕從前曾命將河屬官員分別議敘今儀封蘭陽既被衝決其疎防官吏例應參處今止停其議敘不必參處並從寬免其賠修（憲皇帝聖訓）

是月田文鏡奏豫省兩岸隄工因原額堡夫不足防禦撥江南十河營兵千名千把總六員分派險要嗣因正副總河議裁堡夫經請題照舊仍留并令堡夫跟隨河兵學習椿埽鑲墊等事但臣伏思堡夫學習椿埽必須責令河兵教導尤須分責河員董率或一月一試或按季一試內有教習勤而成就多者給賞獎勵或有懶於指示怠於學習者責成儆戒方克有濟查撥到河兵雖有千總把總為之管轄然官小不足以資彈壓況南北兩岸隄長千里耳目難周約束不及至於印河各官則又文武不相統攝勿論其不能令河兵教習堡夫即遇有險工亦多不服驅使究難收河兵之效臣愚以為守巡二道舊有兼帶兵備之銜而撥到河兵又無操演營務之事原與堡夫不相上下請責令管河道統率稽查并分責各河同知

董司教習．如有怠惰不服者．許管河道徑行責治。并許各河同知。會同千把總究處．如此河兵咸知法度．不敢抗違．而堡夫學習椿埽等事．亦易於成功．不過二三年內．盡皆諳練明白．均可拔作河兵．毋庸再調南河兵矣．如蒙俞允．惟將管河道敕書內加入此款．便可遵循矣．奉旨依議．河南通志．

是月．嵇曾筠奏．儀封、蘭陽、祥符三縣所築隄工．因大雨衝刷．水溝殘缺甚多．各員欽奉聖恩俞允．暫留本任三月．俱爲切己工程．自當竭力補修．臣現在委員嚴催．勒限修理．再江南邳州所屬南岸朱家海．於六月十五日漫溢．聞大溜由宿遷、虹縣、泗州．而達洪澤湖．其缺口迤下．正河淤淺．而漫溢處所．又未成河形．水勢散漫．下流未能暢洩．誠恐上游或有停蓄．現在武陟各處險工．俱經下埽加鑲．臣即親查兩岸．相機料理秋汛事宜．凡隄上雨淋殘缺．躬自督催塡補．務期一律完固．以保安瀾．硃批諭旨．

八月初五日．山東巡撫陳世倌奏．臣因太行隄工．被黃水衝缺．親往查勘．自曹縣四十里至太行隄．衝斷三十餘丈．地名魏家灣．水由西南東明而來．勢猶不止．卽擬堵築．因上流蘭陽未經斷塞．下流單縣．地勢高阜．若此口堵築。則夾隄之內．上承黃流．下無宣洩．仍必潰隄而出．隄之內外村莊．勢必盡淹．因暫緩興工．俾潰隄之水．入於舊黃河．下歸南陽昭陽諸湖．雖年久河淤．不能容受．因而漫溢村莊．然猶有河道可循．得所歸宿．現在已將衝斷處．先行裹鑲．備齊椿料．俟蘭陽斷流．卽便堵築．河臣齊蘇勒．已至蘭陽．親督修築月隄．臣勘至河南交界．委標員前赴蘭陽．據稱決口漸淤．月隄四五日內完工．臣發銀一千兩．委守備協同黃河同知等．覘視蘭陽決口．一閉．積水消落．卽便興修．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八日．田文鏡奏．初四日接准部咨．內開．欽奉上諭．儀封蘭陽兩處衝決隄工．可星速會同副總

河稽會筠督率各屬河員．并力搶築．務期永久堅固．欽此．臣伏查儀封缺口．已於七月二十八日．將民隄合龍．今據南岸管河同知劉永錫稟稱儀邑大隄．已於八月十一日合龍．現在加高鑲墊．指日全完．蘭陽板廠後缺口．副總河稽曾筠正在下埽興築．適河臣齊蘇勒到工．諭令河員搶築鐵心隄．費省工速．亦於十二日合龍．現在加高鑲厚．指日完竣．其一帶危險工程．業屢飭廳汛印河各官．加意修防．今蒙皇上軫念民生．周祥指示．臣復謹遵諭旨．會同稽曾筠面商．查有卑薄隄工．立即遴員逐細確實勘估具題．硃批諭旨．

是日又奏．臣於十一日接准山東撫臣陳世倌來咨．內稱．據黃河同知牟鍈元呈報．蘭陽北岸板廠決口．黃水橫流．由曹縣衝斷太行隄．入城武縣境．隨卽親臨查勘．自城武沿隄而上．至曹縣魏家灣太行隄被衝處所．經歷數十村莊．平地水深七八尺及丈餘不等．田禾民舍．皆被淹沒．同日．又准直隸督臣李維鈞咨．據大名府長垣縣知縣梁芑呈稱．上月十四日有黃水一道．自西南蘭陽地方蕭家潭口．流至黃家集等處．復差探得陶背河一帶．黃流自西而來．甚是洶湧．自梁家集東北．由於李集南．水寬一里餘．遠流入長垣黃家集等處．是日．黃河南岸儀蘭兩縣交界地方．清凌堌決開口門五十餘丈．至十七日．汕刷百丈許．水流南走．黃河北岸板廠等口．淤塞斷流等語．臣接閱之下．不勝駭異．查蘭陽板廠後決口．實因天時久雨．隄根內外俱有積水．上淋下浸．又遇狂風驟雨．遂致漫溢塌陷．原非全被黃水衝激．漫開決口．臣前聞報往勘．並未掣動大溜．灘已涸出．驗其初漫水痕．實止二三尺不等．隨據委員稟覆．沿隄往東．計長二十餘里．至蘭邑之傳家寨而水竭．往北約寬八里．流至洮濱河而水止．細查田廬．雖有被水之處．然並未

坍沒。今據陳世倌咨稱。流入曹縣魏家灣等處。水深七八尺及丈餘不等。田禾民舍。皆被淹沒等語。則是近隄決口處所。非水深丈餘及二丈之水。不能流入曹邑如此之深。且豫省近隄民房田禾。非先被淹沒。不能流入曹邑如是之甚。又必掣動大溜。流成河形。然後淹沒曹邑村莊如是之多。即或水勢已退。地上淤泥。必有數尺餘深。方足憑據。今臣聞曹縣芝蔴集地方。亦因久雨。河水漲發。從隄上漫溢而過。其魏家灣等處。俱係清流。並非豫省流入之水。況中隔洮濱河一道。如果黃水盈溢。則直隸長垣、東明等縣。水勢必更甚於曹邑。何以李維鈞來咨內。雖有黃水流入之事。並未有淹沒田廬之語。豈直隸接壤之水反小。而東省越境之水獨甚乎。再李維鈞稱清凌堌決後。板廠等口淤塞斷流。似北岸之水、業已斷流。曹縣之水。又從何來。且清凌堌離儀封大寨漫口相隔六七里。亦未缺口。如果衝開口門五十餘丈。汕刷一百餘丈。則非惟歸德府屬之虞城、考城、商邱一帶。皆成巨浸。即江南徐州等處。亦俱爲澤國。何以江南撫臣並無移咨。虞考等縣亦俱無恙。且齊蘇勒往來三省。其中有無被水。自必目擊。不知陳世倌與李維鈞是何意見。一任各屬混詳。揑詞誑奏。致上廑聖懷。除一面委員前赴二省逐一再加確查具奏外。據實先爲奏聞。奉上諭。陳世倌李維鈞來咨所稱水勢情形。既大相懸殊。何不分具覆文。與之辨析。否則即將摺內陳奏之語。竟行具題聲明。此事朕甚疑之。硃批諭旨。

九月初十日。齊蘇勒奏。治河物料。葦柳爲先。歷年捲埽之葦。俱動帑購買。每年費不啻千百萬束。至柳枝一項。產自官園。伐以濟用。例不動正項錢糧。蓋埽以柳爲骨。柳多則工堅而帑省。若柳不敷用。勢必以葦代之。不惟工不堅固。且多費帑金。是柳株之廣爲栽種。誠不容緩也。康熙十五年。立有勸栽議敘之法。然

舉行不過三五年而止。臣到任見沿河兩岸柳株寥寥。歷年雖有栽補之名。每多春報栽植。而秋報枯損。雖近有條陳捐栽議敘之例。至今未見有具呈捐栽之人。若不亟爲整理。將來不惟工料大虧。而糜費錢糧。恐無底止。臣於去歲冬。與道廳各官。細加籌畫。勒令各營弁兵。於空閒之地。額定補栽柳秧一百萬株。又勸令文武官員自通判守備以上。各出己貲栽種柳秧五千株。州同千總以下。各出己貲栽種柳秧一千株。方爲稱職。如果於此額外。有能廣行栽種。爲數甚多者。照例題請議敘。今據各官共報捐栽過柳秧三十萬一千餘株。各營兵弁共報補栽過柳秧九十三萬二千餘株。臣親歷閱視。除枯損外。現在成活者。共有八十九萬二千餘株。再臣往來看工。見山東江南。蓄水沮洳之地甚多。似可布種蘆葦。今春諭令廳員尋買葦根。試種一二處。物性土脈。果否相宜。現據徐屬同知等報稱。微山湖邊淺水有泥之處。布種葦墩共八頃七畝零。現今蔓延長發等語。今栽柳葦。既試有成效。是勸懲之法。不得不爲之計。今次道廳等官捐栽之柳葦。係各盡職分。毋庸置議外。請於前後所定捐栽柳秧議敘之例。多寡之中。量爲增減。嗣後附近印河文武員弁。於山東河南沿河空閒官地內。果有各出己貲。捐栽柳秧成活八千株者。紀錄一次。一萬六千株者。紀錄二次。二萬四千株者。紀錄三次。三萬二千株者。加一級。有能於各湖內種葦二頃者、紀錄一次。四頃者。紀錄二次。六頃者。紀錄三次。八頃者。加一級。至効力各官有情願捐栽葦柳者。亦照此例議敘。再民人有栽柳二萬株。種葦四頃者。照原定議敘例。給以頂帶榮身。但目前工料匱乏。亟宜整理之時。若俟三年後酌量議敘。恐人心退縮不前。請仍照舊例。於冬末春初。令廣爲栽種。於次年春末夏初。査驗成活數目相符者。題明議敘。以示鼓勵。至各處河營目兵補栽額柳。向無議敘之條。今請每兵每年

栽柳一百株。務期培養成活。若不能如數。將專汛之千把總。罰俸一年。守備。罰俸半年。儻或栽補柳秧成活不及一半者。專汛之千把總降職一級。暫留原任。戴罪栽補。守備。罰俸一年。以彰懲戒。如此三五年間。柳株成林。徧湖蘆葦。不惟工料充裕。且節省錢糧。不啻倍蓰矣。硃批諭旨。今按十月部議。奉旨准行。

是月田文鏡奏。豫省加幫大隄。綿亘千有餘里。其間地勢高下不一。但從前勘估。止論隄面隄根。估計丈尺。一律加築。臣於今歲。屢赴河干。逐一查勘。見地勢高阜者。水離隄頂尚有二三尺及四五尺不等。其低窪處。隄工丈尺。雖無減少。而形如月牙。勢甚危險。有水與隄頂相平者。並有漫過隄頂。臨時加築子堰或下埽搶護者。甚有先年舊隄。前議加幫大隄時。並未估修。卑矮單薄。兼多殘缺。即如蘭陽板廠缺口。亦係未估之加幫大隄。此等工程。若不急為加築。難以防禦。且聞江南朱家海地方。自六月十五日漫決後。正河逐漸淤高。一經堵築決口。則水勢不能暢洩。而豫省地居上游。恐明歲桃伏秋汛。黃水加長。無可容受。凡地勢低窪處。更為可虞。臣於八月初四日。接准部咨內開。欽奉上諭。其一帶危險工程。亦當增卑培薄。預為之防。欽此。臣遵於初六日前赴蘭陽工所。即與齊蘇勒公同遴委熟諳河務廉幹能員。細勘實估題請。至所需銀兩。約計十餘萬兩。便可一律加幫。永久堅固。應否動用正項錢糧。分發興修。抑即豫省存貯公項內撥用。如蒙皇上鴻慈。允臣所請。即咨會正副總河。會疏具題。再檄令藩司。動撥銀兩。移解河道。於今冬明春。乘農務閒暇。備料修築。庶隄岸鞏固。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矣。奉上諭。此乃一勞永逸。當為之舉。但須詳細勘估。籌酌合宜。會疏具題。候旨遵行。硃批諭旨。

十月初二日。嵇曾筠奏。豫省隄工。年久廢弛。蒙皇上軫念運道民生。大加修治。一切卑險之工。俱已加幫

高寬．足資捍禦．惟外有民隄月隄．當時原估之員．愼重錢糧．既有重門可恃．暫緩加幫．俱未入估．卽間有估修．亦不過每丈加土二三方．略補殘缺．但民隄築自民間．卑矮虛鬆．非若大隄之高寬堅實．而月隄亦多年不修．單薄頹圮．均難足恃．查豫省每因民隄成患．如本年儀封之大寨．蘭陽之板廠．皆民隄先潰．致漫大隄．卽前年中牟之陽橋十里店．亦俱因民隄漫開．可見暗險之工．急應爲綢繆未雨之計．又查加幫大隄．原估之時．工程綿遠．俱未測量地勢之高下．每有間段．高低未能一律．今秋水漲．其地本高者隄亦高．水不能漫．至低處水平隄頂．危險非常．隨於隄上加築小堰．暫爲抵禦．亦非長久之道．臣仰體皇上愼重河防至意．謹委諳練河員．逐細算估．臣再覆看明確．與河撫二臣．會題興修．以期永遠無虞．硃批諭旨．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諭．河道總督齊蘇勒．宿遷以下．因黃河決口．尚未堵成．黃河大溜．不能暢直通流．至有淤淺一二處．水勢急溜．河身復多沙礫．該地方官．概不實心料理．以致回空漕船．至此不無阻滯．儻冬底春初．決口尚未合龍．河溜不歸故道．宿遷運河一二淺處．明年重運漕船．定多梗阻．干係甚大．該總河當嚴飭河員．上緊堵築．必於桃汛之前．將宿遷決口．修築堅固．其淤淺處．加工挑濬．則來歲糧艘重運．方無遲誤之患．憲皇帝聖訓．

是月．命加副參領靳治豫工部侍郎銜．協理江南河務．治豫．靳輔之子也．河渠志稿．

是月．齊蘇勒奏．河臣薪水．舊由各廳供應．每年有一萬三千餘兩．臣奏明禁止．並裁革四季節禮．又河標四營舊有坐糧四十分．每年一千一百餘兩．臣到任後．交中軍爲修造墩臺．製換盔甲器械之用．其隨商陋規銀二千兩．爲出操驗兵賞功犒勞等費．而每年往來勘估．及伏秋兩汛．駐劄三省適中之地．隨役及

卷案不可減省。凡車馬舟楫日用米蔬之需。遠者數百金。近者一二百金。前此尚可勉強支持。今春由徐州赴武陟。拮据實甚。現據河庫道張其仁言。庫收額解錢糧。向有隨平餘銀四千兩。除道衙日用。及各項工食。不過千金。餘銀三千兩。請支銷看工車船等費。臣未敢擅便。儻蒙恩賞給。則看工之盤費弗缺。益得殫竭心力。辦理河務矣。奉旨。此項通融取用甚好。卿之清勤。朕所深悉。勉爲之。齊蘇勒傳稿。

是年。嵇曾筠、田文鏡加修南北兩岸危險工程。增培兩岸隄工。加築土埽。預爲之防。　按。防河急險工而緩視無埽之隄。此恆情也。大溜當前。隄埽震動。不得不爲思患預防之計。人夫料物。以時畢集。而工安矣。聖主廑念河防。不惜金錢。大修南北兩岸縷隄。次及遙月格隄。並增歲搶二修。及秋水泛漲。又令預爲之防。補前估所未及。並前時之未涉險者。至是益加周詳。增築隄壩。加鑲防風。以期永固。增培南岸鄭州、祥符、中牟、陳留、蘭陽、儀封、考城、商邱二萬三千餘丈之隄。及北岸武陟、原武、陽武、封邱、祥符、蘭陽、儀封、山東劉家口、曹縣萬有七千餘丈之縷越各隄。均加培高厚。又塡實釘船幫大壩後月池。南北各隄。臨河當衝。及隄內地勢窪下處。增修埽壩。趙州之薛家寨、來童寨、祥符之陳家寨、蘭陽之河渠、韓陵、儀封之馬家店、亓家莊、周家莊、唐家口、考城之王家道口、十四堡、商邱之楊家營、楊家堂、虞城之張家潭、原武之胡堂莊、朱家莊、蘭陽之管李寨、耿家寨、儀封之雷家寺、宋家營、十九堡各隄。均擇險下埽。加鑲防風。以資鞏固。蓋所以大爲之防者如此。黃河古稱天河。天一所生。爲地之紀。然隨人事爲轉移。禹貢九澤既陂。陂卽隄也。神聖如禹。不能舍隄防河。厥後二十餘年。豫省漫決罕聞。固由如墉之隄。有以防患於未然。與河渠紀聞。

是年。豫東南北兩岸增培隄工報竣。議修月格等隄。　按。豫省月格等隄。每不如江省得力。江省遇大水

溢湧。縷隄著重時。開倒溝放水入越隄。灌滿隄內。回流漾出。頂溜開行塘內。漸次塡淤平滿。名曰放淤。豫省雖有月格隄。多不啓放。以土性沙鬆。遇水易潰也。然工程緊要之處。備防不可不周。北岸蘭陽雷家新莊、耿家寨、四門堂、摑陽等處。水湧溜急。隄後灘地低。大隄二丈餘。空虛無靠。應築月隄。加幫隄堰高厚。以爲外衛。南岸祥符一覽臺等處、大隄切近省城。幫築貼隄。以爲內戧。又姜家莊、程家寨月隄格隄。加築高厚。考城胡家道口、石家莊。商邱蔚家窪。虞城待賓寺等處。各月隄加幫高寬。並築子堰。以爲重障。選土築實。皆能得用。銅瓦廂古稱極險。加築後月隄每歲增培。積至五六年。高厚倍前。乾隆乙卯。大溜曲注。危險異常。開倒溝引入內塘。登時灌滿。水仍外出。頂溜開行。此其驗也。未有爲之而無其功者。視其實不實耳。河渠紀聞。

是年。曹縣芝蔴莊築挑水壩一座。長十八丈。每年歲搶加修。山東通志。

是年。曹縣黃河大溜北徙。　按此卽潘宮保築長隄跨壓之。順隄溝槽引溜成河也。北岸向有隄根水溝一道。寬深引溜。灘高水不至隄。一遇漲發。漫水乘高勢下注。爲時已久。卽能移溜。北大溜之所以北徙也。治溜北徙。惟用前人跨壓溝槽築壩挑水一法。齊蘇勒言。曹縣大隄迎溜著重之處有四。皆切近運道。關係緊要。曹縣芝蔴莊衛家樓大隄。俱迎溜受衝。議於芝蔴莊建挑水大壩。挑溜開行。壩前後加魚鱗護埽。後月隄內接築格隄。衛家樓臨河舊月隄。相隔甚近。復於隄後建格隄。選撥江南熟諳河兵二百名。遴委千總一。把總一。帶領駐守。此地爲黃河上游。隄後灘地低窪。虛空難恃。下鄰諸湖。北接張秋。衛運淤湖。所關甚大。故必愼其防也。河渠紀聞。

是年。築桃源縣越隄三百九十丈。今本工淤平。桃源縣志。

是年。築桃源縣煙墩月隄。山陽縣尹家莊月隄。淮安府志。

是年。安東縣知縣佘光祖。憂南門一綫之隄。難於持久。具詳蒙允幫築。自便益門。經南門至東門。計共長五百九十四丈。頂新舊闊八丈。底闊十二丈。蕩蕩平平。屹若天塹。及秋汛暴漲。特此無恐。頭堡險工。波濤洶湧。齊公飭委佘令代辦工料。十日完備。頭堡亦獲底安。安東縣志。

雍正四年二月初八日。工部咨稱。會議得河道總督齊蘇勒疏稱。山東巡撫陳世倌。奏請東省曹單二縣。南岸開挖引河。並勘明估修北岸工程。仍撥河兵駐守巡防。奉旨陳世倌所奏著交與齊蘇勒即速確勘定議具奏。欽此。臣往看曹縣芝麻莊對過沙灘。地面平衍。非上高下低。難以引溜下趨。不宜開挖引河。應請於險工上流處所。建築挑水大壩一座。挑溜開行。以減其勢。可免衝刷。再今歲所修埽工之前。復加魚鱗護埽一路。以資捍禦。又芝麻莊大隄背後。原有月隄一道。甚屬單薄。應於此處接築長二百八十丈隔隄一道。以為重障。又曹縣北岸衞家樓大隄。離河切近。舊有月隄。相隔大隄甚遠。應於背後建築長五百四十丈格隄一道。以資鞏固。共約估料值土方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除飭兗寧道。將應修工程丈尺需用銀兩。造册送部查核。至撥兵駐防一項。查山東河南隄工。平時歲修。係用堡夫徭夫。遇有大工。撥用民夫。其樁埽搶救事宜。茫然不曉。猝遇緊要工程。率多觀望不前。今曹縣黃河大溜北徙處。共有四工。此地切近運道。關係緊要。請照河南例。將江南熟諳樁埽河兵。選撥二百名。遴委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帶領駐守修防。但江南工程。亦屬緊要。請於濱河備工慣夫內。擇年力強壯。能登雲梯。知曉捲埽者。頂補二

百名。以供力作。其山東堡夫。應照河南例。令河兵教習椿埽事宜。該管廳員。時加考驗。別其勤惰。定為賞罰。如遇兵丁缺出。挑選補額。至二三年。堡夫嫻習。即充作河兵。將江南之兵掣回。即將頂補之慣夫再行裁退。其山東撥夫之官兵應食俸餉。亦照河南例。在山東藩庫就近支給。奉旨依議速行。東河事宜冊。

先是奉旨飭查河工條奏一款。　一、河工險要之處。宜先期備料。以濟急用也。凡河務同知通判。承辦料物。歷年於秋汛後。在道庫領銀採辦。轉瞬寒冬。勢難搬運。俱俟來年正二月間。始往各處採買。但物料產非一處。蘆葦出在海套。檾麻出在河南。椿木又在江寧。搬運維艱。一時難以畢集。以臣愚見。應於先一年開印後。承領次年辦料銀兩。令分頭採買。陸續運工。仍著河營守備。將到工料物。一月一報。定限霜降後運齊工所。總河委員。協同地方印官查核。出結呈報。儻察出徇隱。均治以罪。則料物緩急足恃。而冒銷虧空之弊。亦可除矣。奉上諭。有人條奏此一事。或與河務有益否。觀其所論。亦屬有理。但恐不得其人。錢糧似覺可虞。爾其盡心籌畫。酌妥具奏。

是月初九日。齊蘇勒奏。正月十一日。恭接皇上發下條奏一摺。奉有硃批諭旨到臣。臣看得河工備料。每年霜降後。按工程險易。量丈尺多寡。陸續酌發銀兩。分頭採辦。於來年春二月。各料辦齊。或總河親歷驗看。或委員盤查。必令足數。堆貯工所。以備修防之用。若遇新報險工。再量給添買。此成例也。查先年庫道馮佑等虧帑各案。河員領去帑銀。而物料工程。並無實據者甚多。及至參出。所空已至數十萬兩。歷經前任各河臣催追二十餘年。多屬人亡產盡。至今毫無完解。臣細察其由。無非指稱辦料名色。將領去帑銀。營私肥己。兼以請銀時。轉詳之道員。批發之總河。各扣十分之一二。致領銀入手。已耗十分之五六。欲其辦

料足數。修工有據。不可得矣。又事已敗露。上司礙難參追。不得不任其開銷。互相掩飾。遂使正項錢糧。咸飽無厭貪壑。臣目擊河政廢弛。將屬員內有辦料無實做工無據者。屢經嚴參治罪。勒限追賠。近覺領帑之員稍知儆戒。臣每遇廳官領銀辦料時。或另差妥役。押催採辦。或另委別員。眼同購買。三年以來。始覺前弊漸除。夫以廳官領銀數月之間。臣尚恐不能防範。今欲於前一年開印後。給發錢糧。令承辦次年之料則時日太寬。難於稽察。必才守兼優之員。方可委任。誠如聖明所照。臣實難得其人。若照條奏所云。杜虧空之弊。適足開虧空之端。況邳州以上。攙用秫稭。宿遷以下。採買海葦。瓜洲一帶。純用蘆柴。上下相去。俱不過三百餘里。與夫椿麻等項。多係水運。自霜降至清明。五月之限。綽可辦齊。亦不至遲延干咎。奉上諭。所奏是當之至。朕原甚不然其說。但既有此論。其中或不無些少裨益。所以詢汝者此意耳。今覽爾奏。朕洞徹矣。硃批諭旨。

三月。浙江巡撫李衞奏。竊臣蒙皇上面諭。令臣便道由清江浦。與河臣齊蘇勒。將河工情形。議論大概。看伊如何回覆。著到任後奏明。欽此。臣於本年正月初八日。至淮安府屬之皁河。適河臣齊蘇勒在朱家海堵塞決口。因帶領淮徐道張其仁。來請皇上聖安。臣隨同至廟中。問及河工近日情形。據稱朱家海決口。前已合龍。雖復開少許。不日可以告竣等語。臣復問此番決口。黃河全勢。俱由朱家海歸洪澤湖。當慮沙淤墊高湖底。以爲後患。據稱勤淤懶沙。不能遠去。其洪澤湖上流。仍有三處小湖相連。沙淤俱就近處窪地墊高。竟可以添設州縣。增益錢糧等語。臣又問。此三處小湖。既與洪澤相連。又在上流。乃大湖支派。受水分洩之淵藪也。若已墊高。將來洪澤蓄水漸少。且由近及遠。再遇水發。勢必盈科而進。仍填洪澤湖。高

堰更險。爲之奈何。如果沙淤可以添設州縣。廣益財賦。恐前人久已放水墊平。無俟於今也。尚該留蓄水之處爲是。伊答云。別無善法。總之時加防範。以期不至開決。臣又問。各處險工埽壩料物。必須蘆葦。今葦蕩營裁汰已三四年。却被鹽商假借民名色。暗中分肥。蘆葦漸次缺少。一遇險工。難保無虞。況目下各工。俱用秫稭豆秧麥稭等類。入水數月。卽朽爛不堅。何以禦汛。不惟虛費錢糧。且搬運馱載。勞民妨農。苦不堪言。將何以處之。據稱。此係前任趙世顯因葦蕩營有弊。故爾裁去。如今料物果難辦理。如今要復葦蕩營雖是。目下買用秫稭等物。發價亦甚公道等語。臣又問。治河之法。還是借河水急湍之勢。以濬洩下流。疏通海口爲要。抑或專顧衝決。以堅牢工程爲主。據稱。海口亦是要緊的。我曾親看過。從前甚淺。我去年將清口打壩攔住。留的口子甚窄。令其敵住黃水。並借清黃二水之勢。將清江迤東河底衝深。目今海口亦深無底。因打此壩。曾蒙皇上賞我翎子等語。據此一段。若果如所言。實與治河之法相符。臣又問。每逢夏秋二汛。防河如同迎敵。不知各汛文武官中。何員可以爲將才。善知水利者。曾得幾人。伊云。實未多得。難以指出等語。臣又問。先言朱家海決口不日合龍之說。定於何日可以告成。伊云。十五日前後。臣說。目下止宜保住兩邊壩頭爲主。立春後再過一九。地凌方開。其色靑。下面帶有黃泥。較水面之凌更甚。此凌一出。隨帶有積凌水同下。三五日後。方得水平凌盡。皆可以施人力。早則河無故道。水不東行。陸地豈能走凌。壩埽恐難支持。必至正月二十日間合龍未遲。伊云。甚是。遂向淮徐道張其仁云。我自到河工。惟憑己見。並無人講究及此。再臣探得。河臣齊蘇勒。操守學問甚優。辦事不避勤苦。居心極欲求好。但治理黃河之處。未得其要。更無好官相輔。又兼自負過高。不能納言爲慮耳。所有臣與河臣議論河工大概緣

由據實奏聞。硃批諭旨。

是月嵇曾筠奏報桃汛平穩。奉上諭。凡事每成於難。而敗於易。人情多愼於危。而忽於安。毋因桃汛平穩。遂爾稍涉疎慢。須保固數年。河底日漸刷深。永無出槽之虞。方可釋懷也。硃批諭旨。

是月修築鄭州等處隄工三千五百二十三丈。祥符等處南岸隄工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七丈。考城等處隄工五千九十四丈。武陟隄工二千四百五十三丈。原武等處隄工五千八十一丈。又修祥符北岸隄工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丈。河南通志。

是月齊蘇勒題請復採葦官兵。葦柴一項。產自河濱。宿遷以下。埽壩工程。皆賴此項葦柴。以濟修防之用。先年河臣于成龍。題准於海口附近。設立葦蕩二營。安駐戰守兵目一千二百三十名。統以遊擊一員。守備二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專管採割海山等處葦柴。每年額定交柴一百二十萬束。以佐工用。後於康熙五十八年三月。河臣趙世顯。以蕩地淤墊。不產葦柴。虛糜糧餉。將此葦兵具題裁汰。每年節省俸餉銀一萬八千兩。淤出之地。即令裁兵墾種輸租。每年可得銀四千兩。以抵購買額柴之費。於是採葦官蕩。被民侵墾。而工需葦柴。皆費帑購買。致商販頓興。料價日貴矣。查海口地方。一派沮洳。淤泥潤澤。蘆葦叢生。似此河工有用之物。無兵採伐。深爲可惜。況海口關係緊要。其間地勢遼闊。蒙茸稠密。易於藏奸。雖東有登萊。南有正紅各設重兵防守。俱相隔千里。不能越境巡查。廟灣雖有遊擊一員。亦相距二百餘里。勢難兼顧。今海口止有煙墩木樓。戍兵數人。甚非愼重海疆之道。臣細加籌畫。請於海山二州縣海口地方。仍照舊制。復設採葦戰守兵目。除照向年額採葦柴外。再加三十萬束。共成一百五十萬。以佐工用。此項柴

束。以官價計之。共值銀三萬三千兩。每年除給官兵俸餉銀一萬八千兩外。可節省銀一萬五千兩。其各兵房住窩鋪。需用器具。並挑浚運葦河渠等費。統於此項節省銀兩。酌量給發。年終查核報銷。二年後。如蘆葦更加生發。再查明增額。以充工料。所有守備千總等弁。均照舊制題復。聽淮揚、淮徐二道兼轄查催。舊有遊擊一員。恐不足以資彈壓。恭請皇上欽點。改放參將一員。以專重任。再兵目內。挑選馬兵一百名。給與馬乾。以便於扼要處往來巡視。其各兵每年採割之餘。務令勤加操練。熟習軍械。似此營伍一成。將見河工料物無虧。帑項可省。抑且海疆防範有賴。奸宄難容。庶河防與海防皆有裨益。奉硃批。朕覽此奏。甚屬得理。九卿再加詳議速奏。欽此。兵部會議核准。設立參將一員。統轄兩營。左營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馬戰兵十五名。步戰兵五十名。守兵五百五十名。歲採額柴七十五萬束。內營運柴四十五萬束。係調撥各河營浚船二百五幫運。至王營大壩官廠交廳轉運。又廳運柴三十萬束。係各廳雇船往蕩運工。右營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馬戰兵十五名。步戰兵五十名。守兵五百五十名。歲採額柴七十五萬束。內營運柴四十五萬束。係調撥各河營浚船二百五幫運。至洪福莊廠交廳轉運。又廳運柴三十萬束。係各廳雇船往蕩運工。以上左右二營營運廳運。共額柴一百五十萬束。南河成案。

按今之葦蕩營。即靳文襄屯田之遺也。屯政以疑謗廢棄。而官荒所在。叢生蘆葦。大適工用。于成龍因之於附近海口奏設葦蕩營。嗣經趙世顯議裁。至是齊蘇勒題請復設。採葦照向額加增三十萬束。以濟工需。河渠紀聞。

四月二十日。奉上諭。昨據總河齊蘇勒奏報。四月初九日。朱家海漫口水勢陡長。致將東壩臺大埽。蟄陷

九箇。目下正在防守修築等語。黃河水性無定。將來或有漫溢。河水旁引。恐有奪河之患。關係甚爲緊要。
齊蘇勒在工年久。歷練老成。淸愼勤三字。均屬無愧。朕所深知。但年已望七。恐精力稍減。河務勤勞。思慮
有不及處。兩廣總督孔毓珣素諳河工事務。伊從前屢請陛見。今准其來京。著先至河工。詳勘水勢。協同
齊蘇勒將河工一切修理事宜。細加商酌妥議。後請來京。江南通志。

五月二十八日。嵇曾筠奏。新估增卑培薄等工。其至險至要處。如蘭陽之板廠。儀封之大寨、陽家橋、堌陽
隄。祥符之靑谷堆、瓦子坡、程家寨。商邱之蔚家窪、楊家堂。虞城之劉家口。凡臨河外越隄工。臣俱親督晝
夜催儹完固。已有重門保障。其餘亦不時查勘。嚴飭修築。至考城支河六道。親往外灘。相度形勢。率領通
判葉光會、知縣高鐙等。駐工督催。盡行堵塞。大隄又用埽鑲護。足資保固。所有歲搶工程。業已分投儹修。
仍多積料物。以備低禦。硃批諭旨。

七月二十六日。田文鏡奏。臣於四月內。飭令管河同知。將節年河泓刷深若干尺寸。據實確查分晰稟覆。
今據開封府上南河同知稟。所屬鄭州、滎澤、中牟三州縣河泓。自雍正二年起。至本年六月止。刷深二三
尺及四尺不等。又下南河同知稟。所屬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四縣河泓。自二年起。至本年六月止。刷深二
三尺及八九尺不等。又署上北河同知稟。所屬原武、陽武、封邱三縣河泓。自二年起。至本年六月止。刷深
四五尺及八九尺一丈不等。又懷慶黃河同知稟。所屬武陟縣趙莊壩下至滎澤縣交界河泓。自二年起。
至本年六月止。共刷深五六尺不等。又歸德府河務通判稟。所屬考城、商邱、虞城三縣河泓。自二年起。至
本年六月止。刷深二三尺及六七尺不等。查現在河身漸次刷深。則河面漸次收窄。將來由窄刷深。則崖

岸日高。水行地中。自可永保安瀾矣。硃批諭旨。

八月十六日。稽曾筠奏。十二日。臣接撫臣田文鏡自闈中所發之書。內云。九日。跪接皇上硃批奏摺。奉旨。覽奏。早晚禾稼豐茂。工程平穩各情形。深爲慰悅。但朕心意之間。只覺今歲秋汛。似有可虞。目下正當水勢長落不定之際。汝與稽曾筠。其協力同心。謹防毋忽。欽此。擬卽覆奏。因在棘闈。不敢用墨。祈代爲入告。恭慰聖懷。臣查七月內工程。水勢平穩。已於八月初一日恭奏。月來秋陽晴皎。雖初五六等日。水長四尺有餘。旋卽消落。不似上年壅滯。卽此可徵河底深通之驗。今白露已過。水勢日漸歸槽。卽至霜降。可幸無虞。臣細閱水勢。查北岸武陟釘船幫一帶。自蒙聖恩俞允。發帑挑挖倉頭中灘引河。吸引大溜。自西而東。今趙莊埽迤下。悉淤成灘地。釘船幫、秦家廠等處。工極平穩。迤下原武、陽武、封邱、支河堵塞。非有大水。不到隄根。其祥符、陳留、蘭陽北岸水勢。埽灣拖溜。皆有重隄護埽。惟儀封北岸之三家莊。與東省芝麻莊接壤。大溜濴洄。河形尚有南北頂衝之勢。已經積料。調夫晝夜防守。現在增築越隄。務期有備無患。其南岸。自滎澤、鄭州、中牟。皆係從前險工。連年修守土埽。工程堅固。迤下祥符、陳留、蘭陽、儀封、考城、商邱、虞城等處。內外大隄越隄。業已增培高厚。埽工時時鑲墊。兼之今秋豐收。料物雲集。工程修整。足資捍禦。撫臣田文鏡坐鎮省城。遣官查察。臣奔馳兩岸。晝夜催儹隄埽等工。凡明險暗險。俱相機盡力修防。荷蒙聖諭詳切。臣惟有愈加勉勵。盡心協力。加謹防護。仰副睿慮憂勤。不敢片時稍懈。硃批諭旨。

續行水金鑑卷第七

河水章牘四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嵇曾筠奏。臣前恭進黃沁安瀾圖。奏事張文彬。傳臣齊摺。家人展圖。指示口宣。皇上聖旨。令於所指之處。或應開挑引河一道。若別處有形勢類此者。俱應相機開河。傳諭到臣。伏查黃河形勢。東西暢流。則勢順而安恬。南北斜衝。則勢橫而激蕩。今河身上自廣武山而下。引河深通。行於兩岸之中。祥符以下。河勢多曲。每遇掃灣轉溜。即成南北斜衝。兩岸險工。均坐此病。如南岸考城之司家道口等處。北岸儀封之三家莊。其最著者也。細閱河身。自儀封北岸之趙家寨迤西。灣環起勢。直走正南。至考城之縷水隄迤北。環向正東。掃逼勾家寨淘作兜灣。每至水長。下行不暢。則橫流旁注。汕成支河。分道南侵。此司家道口一帶受病之源也。又自勾家寨斜趨西北。折行東北。經豫省三家莊。東省芝麻莊等處。繞道而南。至王家樓迤下。方斜流東注。此北岸兩省險工受病之源也。今若將南北兩灣。從中挑斷。引水直流。則改南北之形。成東西之勢。兩岸工程。誠有裨益。但從來開挑引河。必須河頭有吸川之形。河尾有建瓴之勢。庶可期其必成。至於上下接挑。尤必上段河尾。與下段河頭。吐納相應。呼吸相通。方能一氣貫注。今儀考兩邑河灘。皆係平沙漫衍。並非西高東下。而兩層首尾。亦不能直接順通。且河頭接溜處。去北岸較遠。南隄較近。恐北岸險去。南岸險增。似難必其萬全。臣兩年來。因儀考隄工告險。往來救護。舟楫頻經。再三相度。緣未獲機宜。不敢冒昧陳請。今惟有督率各員。加緊保守。以防明歲汛水。儻河形遷改。機遇

可乘。即當隨時具奏開挑。斷不敢因循貽誤。奉上諭。覽奏。朕甚嘉悅。如此方是。若不論當否。一味逢迎阿順。我君臣將無貽天下後世笑柄乎。百凡行爲。當以斯事之居心爲準。乃朕所朝夕期望於諸卿者。勉之。朕昨閱圖。不過偶爾之見。聊就紙上商較形勢耳。果有深知確見處。則何不明白批諭。而猶爲此泛泛一詢耶。硃批諭旨。

十二月。奉上諭。齊蘇勒自簡任河道總督以來。謹愼勤勞。操守廉介。實心供職。潔己奉公。上年朱家口河水潰決。齊蘇勒遵朕諭旨。督率河員加意堵築。今據奏報。於十二月十三日。決口合龍。朕心甚爲慰悅。具見悉心任事。經理有方。使泛溢河流。有安瀾之慶。甚屬可嘉。齊蘇勒著加太子太傅。以獎勞績。江南通志。

是月。齊蘇勒題請以河工人員調補沿河州縣。疏。黃運兩河。攸關緊要。沿河州縣。同心共濟。呼應靈而成功速。江南徐、邳、豐、沛、蕭、碭、靈璧、睢寧、宿遷、虹縣、桃源、清河、安東、山陽、寶應、高郵、江都等沿河十七州縣。爲黃運兩河必經之地。百川總匯之區。嗣後遇此等沿河州縣缺出。仰請皇上敕令江南督撫。准照東豫兩省例。於所屬現任州縣內。揀選會同保題引見調補。如州縣內難得其人。即在佐貳內揀選保題補授。再查豫省奉旨定例。沿河府州縣。有才嫻河務者。准令河臣會同撫臣保題陞調。河工之道廳。其河工之廳汛。有才守兼優者。准令保題陞調沿河之府州縣。通融調補。更於河防有裨。奉旨允行。淮安府志。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楊橫莊埽工長三百六丈。又圈築越隄二道。共長二百九十九丈。江南通志。

是年。築下大王廟挑水壩。原武縣志。

是年。築高令望莊順水壩。稍會鎭上增修埽壩防風。疏。豫省土脈虛鬆。一切隄工。必須相機修守。保護爲

全。仰賴我皇上洞悉河防。特頒諭旨。將危險工程。增卑培薄。預為之防。現在另册估報。但連年黃水泛漲。兩岸隄根沙停淤墊。隄身多有卑矮。兼以隄內地勢甚窪。一遇汛水長發。大溜頂衝。甚屬危險。亟應擇險要處所。增修埽壩。鑲做防風。保護隄工。今據管河道副使佟鎮詳。上南河廳屬鄭州汛內。薛家寨一帶險工長七百六十丈。應鑲防風。來童寨險工。長二百四十丈。應下埽裏隄。加鑲防風。下南河廳屬祥符南岸程家寨險工。長二百三十丈。應下埽加鑲。蘭陽南岸河渠險工。長一百二十丈。應鑲防風。又韓陵寺險工。長一百丈。應鑲防風。儀封南岸馬家店險工。長六十丈。應鑲防風。又亓家莊險工。長一百丈。應下埽加鑲。又周家莊險工。長八十丈。應下埽加鑲。又鹿家口月隄東壩險工。長六十丈。應下埽加鑲。又鹿家口月隄北壩險工。長一百丈。應下埽加鑲。歸河廳屬考城縣汛內。自司家道口起。至王家道口止。險工。長六百二十一丈。內應建磯嘴壩二道。工長共二十一丈。接鑲防風六百丈。又十四堡險工。長二十六丈。內應建磯嘴壩一座。順長六丈。接鑲防風二十丈。商邱縣汛內。自考商交界起。至楊家堂止。工長七百七十丈。內擇選處做防風二百丈。又楊家堂小月隄險工。長七十二丈。應下埽加鑲。接鑲防風。虞城縣汛內。張家灘險工。長二十七丈五尺。應下埽加鑲。接鑲防風。上北河廳屬原武北岸胡唐莊險工。長六十丈。應鑲防風。朱家莊後大隄兜灣險工。長六十五丈。應鑲防風。又柳園村前險工。長七十丈。應鑲防風。又劉務村後險工長二百丈。應鑲防風。下北河廳屬蘭陽北岸管李寨撐隄橫隄。共長四百八十四丈。應下埽加鑲。接鑲防風。又管李寨圈隄內險工。長六百八十丈。應鑲防風。又耿家寨險工。長一百六十丈。應下埽加鑲。儀封北岸雷家寺迤西險工。長一百二十丈。應鑲防風。並下裏頭埽。又宋家營一帶險工。長六十六丈。應下埽加

鑲。又十九堡月隄險工。長五百二十二丈。應鑲防風。通共估用工料實銀四萬三千一百兩五錢三分零。請會核題估發帑興修。統俟本年十月內將用過工料彙册題報。次年四月題銷。又上增修南岸險工疏。三年八月初五日准工部咨開。奉上諭。今歲入夏以來。雨水過多。朕心念黃淮伏秋兩汛。必然水勢浩瀚。甚以爲憂。所以從前批嵇曾筠奏摺。有無日不神馳黃淮兩岸之語。今據田文鏡奏稱。儀封南岸大寨蘭陽北岸板廠後兩處。衝開決口五十餘丈。此皆朕躬不德。或用人行政有缺失之所致。返躬惕厲。夙夜不安。其衝決隄工。可星速會同副總河嵇曾筠。率各屬河員。并力搶築。務期永久堅固。其一帶危險工程。亦當增卑培薄。預爲之防。至被災人民。著速委能員實心確查。應賑卹者。卽動正項錢糧。衝沒田地。詳細勘估。應豁免者。題請豁免。朕從前曾命將河屬官員分別議敍。今儀封蘭陽兩處旣被衝決。例應參處。但朕自念不德。其疏防各官吏。止停其議敍。不必參處。賠修亦著寬免。特諭。欽此。臣等會看得豫省黃河兩岸土埽工程。荷蒙聖恩估計加幫。幷增歲搶二修。業已綢繆未雨。隨經飭管河道廳細勘核估幫築。臣等親勘兩岸隄工。原有暫緩加幫之大隄。並有未經估計加修之遙月等隄。又有雖經加幫。或因地本窪下。未能與兩頭一律平高者。更有兩岸隄根被沙淤墊。隄身卑矮。亟應加高培厚者。今據該道詳。開封府上南河廳屬鄭州。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一千四百六十二丈。估加新土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七方二分。來童寨舊斷隄工長二百四十丈。估加新土一萬二千八百三十五方五分。中牟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一千四百五十五丈五尺。估加新土七萬七十九方四分。月隄共工長三百六十五丈五尺。估加新土一萬七千一百六十八方六分。開封府下南河廳屬祥符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七千七百九十

八丈五尺。估加新土三十一萬四千六十方九分。又攔土埽工長十三丈。月隄共工長五千二百六十三丈二尺。估加新土十八萬六千三百五十方七分。陳留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一千八百八十八丈。估加新土三萬五千四百六十一方六分。蘭陽南岸。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七百五十丈。估加新土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二方。儀封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四千一百六丈。估加新土十二萬一千四十九方三分。月隄工長二千六百四十九丈。估加新土十五萬六百四方六分。歸河廳屬考城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二百三十丈。估加新土一千九百一十方。商邱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二千三百四十四丈。估加新土八萬七千八十三方五分。虞城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二千五百二十丈三尺。估加新土一十二萬三千七百四十六方四分。懷慶府黃河廳屬武陟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工長二千三百九丈。又填實釘船幫大壩後月牙池周圍長一百四十四丈。共估新土十一萬四千二百二十方七分。開封府上北河廳屬原武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一千二百六丈。估加新土二萬三千三百四十四方。陽武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三千七十五丈。估加新土八萬八千八十九方九分。月隄工長三百四十丈。估加新土一萬二千六百方。封邱縣應增高培厚大隄工長四百六十丈。估加新土二萬四百七十方。開封府下北河廳屬祥符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工長四十五丈。估加新土二千三百八十二方七分。子隄工長一千四十三丈。估加新土四萬三千一百二十六方。蘭陽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四千一十四丈五尺。估加新土一十六萬八千六百九十九方六分。月隄工長一千九百四十三丈。估加新土一十二萬七百八十四方一分。儀封北岸。應增高培厚大隄共工長一千七百五十一丈。估加新土十萬

四千五百三十八方七分。格隄工長四千五百三十丈。估加新土二十八萬八千二百七十方一分、又山東黃河廳屬劉家口曹縣外月隄工長七百五十七丈五尺。估加新土四萬六千五百九十九方七分。以上各廳所屬豫省大隄。通共估用土方銀一十四萬五千五十八兩五錢四分零。月格隄工通共估用土方銀八萬七百九十四兩四分零。二項共銀二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二兩五錢九分零。俱據實估報。臣等復加親核。因係緊要工程。照例行令布政司撥銀擇險完修。業經委員分段償築。以禦汛水。一面移咨山東撫臣。飭令黃河廳將劉家口曹縣隄工。一例發帑興築。原武縣志。

是月。河道總督齊蘇勒、副總河嵇曾筠、漕運總督張大有、河南巡撫田文鏡、山東巡撫塞楞額、陝西巡撫法敏等。先後奏報。黃河自陝西府谷縣。歷山西、河南、山東、至江南之桃源縣。河水澄清。上下三千一百餘里。綿歷三旬有餘。陝西山西。始自本年十二月八日。至下年正月十三日。凡三十有六日。河南山東。自十二月九日。至下年正月十日。凡三十有一日。山東單縣。自十二月九日。至二十二日。凡十四日。江南自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凡七日。俱以漸復舊。其清自上而下。諸王大臣合詞奏稱。爲從來未有之瑞。懇請陞殿受賀。上不允所請。專遣祭告景陵。並遣大臣致祭河神。內外大小官員各加一級。羣臣恭請宣付史館。御製碑文勒石。得旨允行。皇朝通典。

雍正五年正月三日。工部咨開。奉旨。近年豫省河務。險工下移。隄岸完固平穩。山東河務。甚屬緊要。向係山東巡撫管理。但巡撫有地方責任。恐不能專理河務。山東與河南接壤。作何令副總河嵇曾筠兼管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山東與河南接壤。皆黃河所經。兩省隄工。最稱險要。查河工事

宜。本係總河專責。今河南既設有副總河。現駐武陟等處。與山東接壤。理應欽遵諭旨。將山東與河南接壤之曹縣、定陶、曹州、單縣、城武等處附近黃河地方。凡一切修築隄岸等工。應交副總河稽曾筠就近管轄。奉旨依議。硃批諭旨。

是月。齊蘇勒奏修黃運兩河甎石土埽等工一百十四處。江南通志。

二月。諸王大學士九卿會議得副總河稽曾筠奏。豫省大工。以及搶修埽料秫稭。俱係臨時濟急。購運艱難。每百觔實銷銀九分。並穀草椿麻。萬難議減。俱無庸議外。其歲修所用秫稭。應如所請。行令副總河於本年承辦六年歲修。其所用秫稭。酌定足用數目。務於八月內動支道庫銀兩。給發各廳。勒限十月內照額辦足。責令管河道查驗。如有限內不完。將承辦之員參處。工完之日。將用過數目核實。每百觔即照七分報銷。至柳束係埽料必需之物。豫省向有柳園若干。現已坍塌若干。應行巡撫。責令沿河州縣等官。將現存柳園。并從前坍塌及新淤地畝。逐一查丈立界。嚴督河員廣爲種植。二三年間。不惟秫稭可省。抑且埽料足用。又沿河州縣官。有嫻熟河務者。准保題陞調河工道廳。其河工廳汛官。有才守兼優者。准保陞調沿河府州縣。儻徇情陞調。貽誤地方河工者。除將該員照例治罪外。仍將保題不實之上司。照濫舉匪人例議處。又豫省隄工。向曾調撥江南河兵一千名。分派防守。嗣請將兩岸堡夫。仍留學習椿埽。如果熟諳。拔充河兵。將南兵發回原汛。今應於堡夫內逐漸拔補足額。即將南兵逐漸扣除發回。其撥來之千把總六員。亦應發回本汛。不便久留豫省。應請專設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分隸開封府南岸河廳管轄。至歸德府通判汛內。應將原設武陟千總二員內。調往一員。分撥河兵一百名。移駐歸德。各工交與該弁管領。

應如所請。仍飭各廳嚴加約束。又豫省大隄。舊制每二里設立堡房一座。以便堡夫棲身修守。因年久塌毀十無一二。前次兵到。竟無地容身。仍照舊制。令地方官設立。一座約銀三兩。即於節省項內動支報銷。又臨河月隄。居其大半。堡房未設。防守無人。應如所請。亦如前制。建造堡房。其堡夫既不必另設。即於河兵一千名內。酌量調撥防守月隄。仍將造過堡房報部題銷。又開封府祥符縣隄長八十餘里。止有縣丞一員。近日險汛下移。祥符一帶工程。更為險要。應將開封府南岸。添設主簿一員。於開封府下北河地方。添設巡檢二員。一駐祥符陳留適中之地。一駐蘭陽儀封適中之地。如遇險工。協同廳汛募夫辦料搶護。一切逃盜事宜。令其稽察。其祥符等處北岸太黃隄一道。并令管理修墊。應如所請。酌量題補。其俸工等項。令巡撫酌議題奏。又江南黃運兩河。凡遇歲搶工程。俱有柳船載料撥運。今豫省上自武陟。下至虞城。歲搶二工。剝運無船。不能濟急。應如所請。照江南浚船寬長丈尺式樣。每汛造船五隻。給發各汛河兵。運駕看守。如河兵不勤照管。致有損失。該管廳汛賠修。奉旨依議。河南通志。

是月。部覆議得河南巡撫田文鏡疏稱。河性變遷不常。當汛水長發。素稱平易者。忽成險要。宜暫用民力。每歲夏至後。凡有田地村莊相離大隄一二里者。傳集公所。各照佃戶多少。認夫幾名。偶有急工。隄上鳴鑼為號。各照所認民數。無分雨夜。赴工搶護。工完立散。若非計日可竣之工。按名給與工食。在搶修項下核實開銷。詢據紳士僉稱。出一時之人力。享萬載之安瀾。並無不便之處。輿情允協。儻非汛水長發。亦非忽成險工。河印汛弁各員。藉此冒銷工帑。擾累里民。并令紳士富室佃戶。用錢買脫。派及一二里外無力窮民者。查出題參革職究擬。庶幾行之無弊。於隄工不無裨益。均應如所奏遵行。河南通志。

閏三月田文鏡請於河北彰、衛、懷三府。復設守道一員。統轄三府。稽察吏治。并責巡防。仍照管河道之例。加兵備職銜。河北一帶隄工埽壩。廳汛各員。河兵堡夫幷一應錢糧。令就近督率修防。巡查小舟河等水利疏通。零星小泉。棄流入衛。以濟漕運。幷稽查民間截流盜水之弊。部議應如所請。河南通志

七月十九日御製黃河澄清碑記。朕聞上天孚佑生民。日監在下。垂示休徵。警覺有位。凡欲使之懋德勤政。無怠無荒。而修省加虔。用答嘉貺。天人感應之理。至不爽也。我皇考聖祖仁皇帝。功德隆盛。臨御久長。厚澤深仁。洋溢於薄海內外。朕寅紹鴻圖。仰承盛烈。蒙被福蔭。民物阜安。數年以來。嘉祥疊見。乃雍正四年十有二月。河道總督齊蘇勒、副總河稽曾筠、漕運總督張大有、河南巡撫田文鏡、山東巡撫塞楞額、陝西巡撫法敏、先後馳奏。黃河自陝西府谷縣。歷山西、河南、山東。以至江南之桃源。冰開水清。湛然澄澈。其在陝西山西。始見於雍正四年十有二月八日乙丑。迄於雍正五年正月十三日庚子。凡三十有六日。其在河南山東。始見於十有二月九日丙寅。迄於次年正月十日丁酉。凡三十有二日。山東之單縣。亦清於丙寅至癸酉甲戌。清澈見底。而是月之二十二日己卯。漸復其舊。凡十有四日。其在江南。則始於十有二月十六日癸酉。迄於是月二十三日庚辰。凡八日。蓋其清也。自上而下。及其復舊。則自下而上。故時日先後遠近。漸次如此。維時中外臣民。僉以河清為千年罕見之盛事。稽諸史冊。咸稱上瑞。況橫亘三千一百餘里。縣歷三旬有餘。尤亘古所未覯。合辭懇請御殿受賀。至再至三。朕惟上天之錫福降災。猶人君之用賞行罰。感召之機。分於敬肆。一念甫動。休咎頓殊。朕祗若上天。敬恭皇考。翼翼小心。夙夜罔敢懈怠。因得仰邀皇考昭察。默籲蒼穹。賜茲福慶。朕惟慮前此之受貺無因。且恐將來之承休不易。朝乾夕惕。益深謹

凜。特命虔告景陵。以申忱悃。專遣大臣致祭河神。以彰靈應。至陞殿受賀。沿襲頌美之虛文。朕所不取。是以堅却不允。而廣推皇考錫嘏宏仁。施恩中外。羣臣有專職者。咸晉一階。諄諭周詳。共加敬勉。爰允廷臣所請。勒石以紀。夫天一生水。實爲天地之氣所流通。而河稱四瀆之宗。上應雲漢。澄潔安流。用昭嘉瑞。天和協應。必有自來。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言文王與天同德。而子孫蒙其福澤也。我皇考配天之靈。於昭在上。眷顧啓迪。至深且厚。朕祇承瑞應。恐懼悚惶。嘉與羣臣。增修實政。書曰。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又曰。先王奉若天道。君臣上下之間。無忘戒儆。朕亦惟是嚴恭寅畏。不敢康寧。庶幾求無負於上天皇考錫予嘉祥之至意。濡毫紀實。鐫勒貞珉。用抒朕祇敬之誠。永自儆勗云爾。南河成案。

九月二十五日。田文鏡奏。欽奉硃批諭旨。歲功河防。兩俱告慶。朕心不勝欣慰之至。自春徂秋。三汛既暢流無阻。河泓又復刷深幾許耶。隨便查奏以聞。欽此。伏查豫省黃河。綿亘千里。自當查驗確實。今據上南河同知、上北河同知所屬鄭州、滎澤、陽武、中牟四州縣。河泓現今刷深自五六尺至一丈四五尺不等。較上年加深二三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下南河同知、下北河同知所屬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四縣、河泓現今刷深自八九尺至一丈三四尺不等。較上年加深三四尺至五六尺不等。歸河通判所屬考城、商邱、虞城三縣。河泓現今刷深自一丈四五尺至二丈不等。較上年加深六七尺至一丈三四尺不等。其最深處所。竟有刷深至二三丈七八尺及四丈二三尺不等者。九月二十日。據管河道祝兆鵬稟報前來。與臣查勘無異。從此泓河日深。河岸日高。將見水由地中。自可永慶安瀾。此皆我皇上至誠上格之所致。理合據實覆奏。硃批諭旨。

十月二十九日。嵇曾筠奏。黃河湍悍變遷。其性多曲。每遇埽灣轉溜。非斜趨而北。卽直注而南。致兩岸隄工。或當大河之頂衝。或被支河之汕刷。此南北兩岸各工致險之源也。上年十月。臣恭進黃沁安瀾圖。仰蒙聖慈就圖指示。將灣處挑直。隄工卽可化險爲平。諭臣查看具奏。臣遵卽來往河濱。詳細審視。今查得儀封北岸雷家寺工。向因大河自南岸青龍岡迤下。由西南掃灣起勢。直注西北。致將雷家寺上首之灘刷開支河一道。沿隄走溜。經宋家營、徐家堂、曲家樓等處。直至三家莊出口。五十餘里。騰波湧浪。勢同奔馬。每遇汛水泛漲。上下搶護。救應不遑。曾將支河堵築土壩攔截。以保大隄。而水力甚大。殊難抵禦。現今青龍岡迤下。水勢瀠洄紆折。將上灣淘作深兜。與下灣相對。止隔四百一十丈。臣率領道廳汛員細加看驗。上水河頭已有吸川之形。下水河尾亦有建瓴之勢。亟宜乘機因勢開挖引河。導水東行。則河身順直。水不紆囘。大河流暢。自支河勢緩。隨築壩攔截。可以經久捍禦矣。引河旣成。支河之壩旣築。俾黃流全歸正河。自當愈刷愈深。將來河灘漸次淤高。不特雷家寺迤東五十餘里之埽工。可漸次減省。而淤出之灘地。亦得廣爲耕種。實與運道民生。大有裨益。今據道廳詳估前來。臣復勘核。該挑引河四百一十丈。及堵築支河土埽等工。共銀七千餘兩。謹繪圖先行奏聞。硃批諭旨。

十一月。工部議得河南副總河嵇曾筠等疏請議給額設備夫工食一摺。查東省備夫之設。原爲重運經臨。遇有淺阻。立卽挑濬深通。以濟漕運。今曹州等六州縣備夫一千三百零八名。副總河旣稱令各州縣於每年正月內。解送黃河廳。點驗派工力作。照價派夫分築。如有險要。卽行調集搶救。應如所題。令各州縣將備夫花名清冊。如期造送。點驗派工力作。遇有險要。立卽搶救。毋誤運行。至曹州等各州縣。應解堵

貼銀七千二百一十七兩八錢一分。務於每年三月內。解交曹單二縣。查收貯庫。再曹縣原設堡夫一百六名。每名歲得銀四兩一錢四分。城武縣原設額夫二名。每名歲得銀七兩。工食有多寡之別。又曹縣額夫較多。單縣過少。今照豫省堡夫每名歲給銀六兩之例。計額夫二百三十七名。共該銀一千四百二十二兩。內除舊額給發外。尚應添給銀三百七十二兩一錢六分。應如所請。在幫貼銀內找給。仍將曹縣堡夫派撥二十名。赴單縣工所巡防。至曹單二縣臨河各工。遇有搶修。在餘剩幫貼銀內動用。工完照例題銷。如有餘剩。仍解運河廳庫。以為挖淺疏濬之需。年終。將收完給發各數目。一併報部查核。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十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諭。副總河嵇曾筠衙門無養廉之項。令河南山東二省各於公用銀兩內。以三千兩給與嵇曾筠。為伊用度。硃批諭旨。

是年。齊蘇勒題定每年撥解河工鹽課銀三十萬。為辦料修防之用。兩淮撥解河銀。始此。　按此撥解兩淮河銀。以補額解之不足也。河工頃刻異變。需用無時。額解之數。不敷應用。移調猶恐後期。奏定撥解鹽課。為有備無患之道。向例額解之數。多寡不一。兩淮、兩廣、兩浙、長蘆、福建各運司。江寧、江蘇、安徽三藩司。及淮揚二關額解定數。并江寧藩司撥解各州縣、撥補豫東等省河銀。統計為數三十四萬四千有奇。浙江省仁錢吳吉海各州縣。江安糧道。揚糧廳。阜清鹽三縣。泰東泰三州縣。淮揚徐海各州縣。額解銀二萬三百有奇。通計南河歲修錢糧。為數六十六萬五千有奇。此河庫經收之定額。儲備工用者也。河渠紀聞。

是年。築蘭陽南岸管梁蔡耿四水口隄埽下長椿大埽上下接做護崖順埽。加高大隄。創築魚鱗月隄四

道。以作重門。按。是時河勢南趨。管蔡梁耿四水口。灣曲生險。大溜藏注隄根。非長椿大埽。不足以捍其衝突。遏使開行。又恐大埽孤立。加幫戧隄。鑲墊堅固。再於梁蔡耿三水口迎溜處。接築護崖埽。以固其勢。大隄之低者高之。增月隄爲後障。防守益密。四水口古稱大險。河勢大而禦之亦力。不爲大患。時祥陳二縣歐潭蓋莊等處民堰。水長漫缺。全河之勢湧進不可遏。搶護缺口。鑲塡實固。水卽消退。民田涸出。以至蘭陽之二三堡。陳留之八九堡。地本低窪。溜湧隄前。俱能抵其湍悍。使之安流。河南爲黃河上游。治河南之河。難於江南。江南土性膠結。河深水聚。名曰槽河。河底堅實。深至三丈以外。卽得老土。凝結不浮。下流湖河水頂平緩順流。偶有漫溢。亦易築塞。爲其底堅水平而槽深也。故塞決不須挑引河。但斷決口之流。水自循槽而下。浮淤隨之俱去。河南土性浮鬆。河闊水散。名曰坡河。河底沙濆。常時中泓水深不過一丈以外。過溜淘刷。則無底。下流建瓴。水勢湧激。遇有漫溢。正河卽淤。故稱難治。仰惟宸慮周詳慎重。河南河務。專設河東總河。畀以重任。添設道廳。分任其責。以至營汛員弁兵夫。隨宜增設。不惜鉅萬帑金。大加修築。建挑埽以殺其流。開引河以疏其氣。固正隄以大其防。修格越以善其後。蘭陽、陳留、祥符之加隄固埽。歲無停息。及河勢南徙。治之裕如。而不覺其難者。慮於幾先也。如前時中牟、祥符、蘭陽諸隄。雖屢告警。不逾時決塞如故。旋決旋塞。而不覺其難者。未及於難之時也。中牟諸工之易塞。蘭陽諸險之易平。固由人力之齊。抑治河於河工大治之後。其所乘之勢異也。河渠紀聞。

是年。創築桃源縣黃河南岸煙墩月隄。又補築清河縣黃河北岸王家營隄工。大清一統志。

是年。修砌徐州北門外黃河南岸胡家巷口石工。長一百四十八丈。東門外小關口石工。長十四丈。下洪

石磯嘴石工長十丈。又創接韓家山南山窪隄工長四十五丈。又建潘家馬頭埽工長二百丈。創築越隄長三百一十丈。又創築牛市口裏隄長一千九百四十丈。又創築黃河北岸土山市街隄長二十四丈。創接常山頭隄工長二十四丈。創築睢寧縣黃河南岸清水潭越隄長六百丈。又創撐隄長四十丈。又建戴家樓挑水大壩埽工長一百五十丈。又建朱家口上水頭挑水大壩埽工長四十九丈。又於合龍大壩前面捲下摟崖埽工長九十七丈。又於下水頭下護崖埽工長四十四丈。又加鑲下水頭埽工長二百一十九丈。又創築合龍大壩背後月隄長三百六十二丈。今按徐州府志作三丈。又於對岸挑挖捷河長五百八十丈。又於下尾搶挖子河長四千六百六十八丈。創築靈璧縣黃河南岸壘家莊裏隄長二千一百八十八丈。創建邳州黃河北岸宋家灣摟崖埽工長三百十丈。創築宿遷縣黃河南岸墩郎廟大越隄內格隄長一百丈。又創築蔡家樓越隄內撐隄長六十丈。又創築彭家集越隄長三百一十丈。又增築陳家道口迴裏月隄長五百丈。又於越隄內創築撐隄長九十五丈。又建臧家莊上水頭挑水壩長二十丈。又接下邁埽長一百六十丈。又創築五堡月隄內撐隄長一百四十四丈。又加築黃河北岸楊家莊越隄長一百三十丈。又補築缺口長十丈。又加築河北鎮越隄長六百六十丈。接築越隄長二十五丈。又越隄中創築撐隄長九十丈。今按徐州府志作五十丈。又添築大古城越隄內撐隄長一百二十丈。又創築桃源縣黃河南岸煙墩越隄長三百九十丈。又築胡家莊越隄內小越隄長四百一十丈。又築顏家莊越隄長三百七十丈。撐隄長一百四十五丈。今按桃源縣志云。撐隄三道。共二百三十一丈。又築談家莊撐隄二道。一長九十六丈。一長九十丈。又築高家灣

撐隄長一百四丈.越隄內撐隄長一百二十丈. 又接築黃河北岸九里岡格隄二道.今按淮安府志.作月隄一道.東格隄一道.一長一百二十丈.一長九十三丈. 又築三岔撐隄長九十丈.半路劉撐隄長八十七丈.今桃按源縣志作題築撐隄三百七十丈. 又築徐昇壩越隄長三百二十丈.撐隄長五十丈.又築七里溝埽臺長十四丈.撐隄長三十五丈. 補築清河縣黃河北岸王家營隄工長六百三丈. 又補築黃河南岸清口西壩邊隄長四百六十二丈. 加幫山陽縣黃河南岸王公隄工長二千三十丈.又補縷隄頂工長一千六百二十六丈. 又加高老壩口外坡隄長一百三丈.大車路口隄長一百九十丈.

又加幫尹韓二莊越隄等工.共長二千七百五十一丈. 又加幫沈家園越隄格隄等工.長八千五百九十八丈八尺.江南通志.

是年.又築單家莊大越隄一道.越隄內撐隄一道. 築高家灣吳城縷隄.上張莊至三岔縷隄.柴市至沈家莊縷隄. 築大王廟後格隄.壩尾撐隄. 築湯董莊撐隄一道.北接越隄.西頭穿二隄.南至汰黃隄.築孫金莊撐隄一道.自埽工起穿二隄.至汰黃隄. 加幫童家營越隄一道.築越隄內格隄一道. 築羅家莊越隄一道. 築陳家莊舊埽工.西磡舊埽工.掌家港舊埽工. 築黃家莊越隄. 築陳家社南北越隄二道. 築佃湖大越隄.淮安府志.

雍正六年正月二日.上諭內閣.從前將江南河兵一千名.撥往河南教習椿埽.原議同日裁汰.但此兵丁.既熟悉椿埽.尙可留用.今詢河道總督齊蘇勒.南河仍有需用之處.此一千兵丁不必裁汰.著仍留營差用.河工差遣武弁之處甚多.每營止有守備一員.管轄亦屬不敷.且缺少武職大員.著添設參將一員.遊

擊二員守備十員令參將統轄遊擊分管名爲河營。憲皇帝聖訓。

是月命侍讀學士西柱協理江南河務。今按八旗通志總督題名河渠志稿均以西柱是年正月任江南副總河是時南北未分嵇文敏爲副總河餘皆協理查七年四月尹文瑞奏內西柱自閩回工十一年九月嵇文敏奏內西柱請修築范隄十一年十一月高文定奏內西柱操守尚好不能稗益河工是西柱在工數年隨同學習不曾銜奏事今河臣題名碑亦載雍正十年西柱爲副總河均屬未核。妄

二月齊蘇勒奏河南雷家寺一帶堵截支河開挖引河臣欽遵聖諭於上月三十日前至工次會同副總河臣嵇曾筠沿隄詳勘黃河大溜於北岸雷家寺上首刷成支河三道沿隄走溜直至三家莊埽壩頂衝之處抵其大溜始歸正河我皇上明燭萬里於河圖之上硃批諭旨此支河雖在在險工尚有敵三家莊頂衝之力此支河斷流則此三家莊埽工當著實留心欽此仰見我皇上洞悉河防恐致顧此失彼之虞深合以水敵水之道臣等細度河勢情形今引河一開支河一堵則三家莊頂衝之勢自必增重必須先於三家莊埽壩受衝處添築迎水大壩一座以抵全黃直衝方爲至當再山東曹縣芝麻莊埽工地居三家莊下游正當黃流埽灣水勢甚屬猛悍應於舊埽上首添築挑水大壩一座挑溜開行以順其勢除開挖引河堵截支河已會題動帑興工外其添築之迎水壩現在指明壩基令各該員動銀備料剋期儧竣以資鞏固。硃批諭旨。

按雷家寺順隄支河河勢自青龍岡迤下埽灣直趨北岸刷成支河沿隄走溜經宋家營、刁家樓、徐家堂、曲家樓、楊家橋至三家莊出口五十餘里激流汕刷上下搶救不遑乃於雷家寺上首加幫高寬接築土

壩一道。跨斷河形。內外下埽鑲墊。以固其勢。其埽灣之處。上灣淘作深兜。與下灣順直相對。上有吸川之形。下有建瓴之勢。開挖引河。水長溜擁河頭。開壩放水。大溜掣入。陡刷深通。舊河淤平如鏡。又耿家河溜坐灣。對岸長出灘嘴。逼溜北趨。直注隄根。刷深三四丈不等。洶湧倍常。先於上水裏頭外。邁沈水大埽。簽釘長樁。堅築高寬逼溜開行。隄內有積水深潭。釘樁下埽。塡實底土。加築內戧。仍增築大隄。用埽揵岸。以禦回溜刷汕。並修越隄。以資重障。河工搶險。惟開引河築挑壩爲善法。而河長至五十里。漲水坐灣逼注隄根。順隄行溜。流長則勢盛而力益大。衝刷迅利。搜削隄根。河刷深一尺。水力大一尺。日久不治。引溜入垣。推之不去。治之無術。不但爲一時之害。且爲方來無窮之隱憂。惟挑引河得勢。吸川建瓴。引溜分殺。爲效速而且大也。河水遇灣更曲。不得遂其就下之性。愈曲而愈急。非必與隄爲難也。灘嘴旣當其前。溜勢復蹙其後。勢必攻隄。引之使直。以順其性。而力反爲我用矣。第非有挑壩以激之。則不能聚全力於新河。而支河猶得少分其勢。勢分則河不能速成。雷家寺引河之成。成於河頭之得勢。實成於跨斷河形之大壩逼溜入河也。河渠紀聞。

三月。嵇曾筠奏。蘭陽北岸耿家寨臨河險要。必得重門保障。方資鞏固。因議將大隄及臨河縷水隄。並中間土堰一道。亦幫作越隄。共有三重。均酌量估計。於雍正二年三年。陸續題請加幫。近因河勢下移。南岸長出淤灘。黃流北注。漸成頂衝。本年二月間。該廳汛具報。埽工墊陷。歷經鑲墊搶護。嗣於三月二十八日。據下北河同知張近光報稱。二十七日未時。河勢陡湧。大溜衝刷隄根走埽一箇。連夜捲埽搶護。至二十八日卯時。塌卸隄頂一丈餘。臣隨赴工查勘。見水勢已緩。即住宿工次。相機修守。如式下埽。簽樁堅實。買

土鑲埧業經搶築平穩。伏念桃汛水勢易長易消。尚然報險。急應未雨綢繆。以防伏秋二汛。因查第三道大隄久已加幫高厚。其第二道越隄雖經加幫。頂寬二丈。底寬八丈。高一丈二尺。尚嫌卑薄。其臨河第一道縷水隄近因大溜直射隄根。深至二丈有餘。臣現於隄南迎溜頂衝處。下摟崖埽一路。沈水埽一路。又預備料物。相機下魚鱗埽一路。再查縷隄北面有積水深潭。因晝夜趕築裏戧塲臺。密釘攔土排樁一路。又於險工左右隄頂。盡行酌量加高。則頭門已屬穩固。次將第二道越隄。隨地勢加幫高至一丈五六七尺。頂寬三丈。底寬十二丈。幷估下籌埽一路。則二門亦有捍衛。再於第三道大隄上。添貯料物。以備不時需用。多撥員弁兵夫防守。則三門亦有准備。再估從縷水隄北直接大隄。東西建築格隄二道。預爲收束水勢地步。則四面層層有備。雖至伏秋。可保萬全矣。今按是月田文鏡奏報桃汛工程平穩。與嵇曾筠摺略同 奉上諭。覽奏抵禦機宜。朕懷似可不爲伏秋慮矣。雖然。天下事往往功成於險。變起於平。智或有時不及施。力亦有時不足恃。心一放則必至懈弛。故書垂無逸之訓。而詩載戰兢之誡也。要當敬慎日增。斯須不可去念。期共勉之。硃批諭旨。

四月。命內閣學士尹繼善協理江南河務。尹繼善傳稿。

五月。挑蘭陽縣雷家寺引河長四百二十丈。河南通志。

是月。命左僉都御史徐湛恩協理河南河務。硃批諭旨。

七月二十八日。齊蘇勒奏。臣前奉命會同廣東省臣孔毓珣。將兩河古隄舊岸卑薄殘廢之處。勘明通盤修理。仰荷聖恩。以此項工程浩大。恐臣難以親歷周到。欽命工部侍郎臣靳治豫。奉天府丞臣黎致遠。專

司稽察之責。俾臣得以併力巡視。不致周章。所有應行修理石土閘壩等工。次第修舉。今於本年七月二十七日通行完竣。計幫修過土隄。共長十一萬七千餘丈。修砌過甎石等隄。共長一千三百餘丈。修築過埽壩防風排樁等工。共長一萬四千一百餘丈。創築過月格等隄。共長二萬八百餘丈。疏濬過河道共長五千四百餘丈。修砌過石閘六座。石磯一座。查黃河自碭山縣以下至海口。運河自邳州以下至江口。縱橫綿亘三千餘里。兩岸隄防。增新補舊。一例高寬平整。全河永慶安瀾矣。硃批諭旨。

是年。議近海諸河。設犁船混江龍。以疏積沙。 按此宗靳文襄設濬船用鐵掃帚之法也。初郎中鄂禮議設犁船混江龍。以隨流滌沙。不用人力。一切疏濬之功。皆可節省。文襄前經議行治河書云。浚河之法。非船不行。先造船二百九十餘隻試用。每船一隻。外鐵掃帚二枚。用之有效。再添造三百餘隻。置鐵掃帚二千箇。以廣淘滌。又云。鐵掃帚揭沙乘流浚深河底之法。較挑河之費。所省實多。與其雇船煩瑣。不如多造官船。兼可為守隄官兵平時運料之需。靳文襄治河於大壞之秋。疏歸故道。不能驟刷寬深。下流無可施治。故設濬船滌蕩之。乘東下之急流。刷未盡之浮沙。需以歲月。假之便宜以程功。然其事費繁而功不易得。必得治事之人。水之勢有可乘。駛船之夫役齊力。管駕之弁兵用命。則易見功也。河渠紀聞。

是年。齊蘇勒奏。黃運兩河。蒙皇上不惜數十萬帑金。特命通盤修理。徧將兩岸隄防。一舉全成。但大工縱橫綿亘數千餘里。其保守之道。尤不可不預為籌策。從前隄頂之上。愚民私蓋房屋。櫛比而居。其在險工者。不惟搶護之候。有礙搬埽之地。且久住房內。或鼠穴叢生。或人畜踐踏。其中不無孔隙穿漏。更為可慮。臣於上年修理卑矮各工。俱以增高一丈為度。而淮安府寶應縣城門外居民佔住之隄頂。更屬卑窪。若

不急令拆房讓地。取平加高。是因隄上之草房數楹。而故留一大缺口矣。彼時按照房數。給以重價。令星速拆讓。隨即買土償築。一律加高工。甫竣而大水至。所長之水。較舊日隄頂高四尺有餘。此時遷移之衆。方知前居隄上。必無生理。而臨湖居民。見此利害。漸有自行避險遷移者。今沿河隄工。凡險要處所。已拆讓加幇。惟遙越等隄。與運河縴道。道里綿長。鄉民佔住日久。一旦盡令遠遷。恐致失所。臣之愚見。嗣後隄頂民房。如遇傾圮。一概禁止重修。令移蓋於隄傍高隙之處。逐漸遷移。數年內。即可除傷隄之患。而河工搶護。亦不致於礙手。民社河防。兩皆有裨矣。再佔住隄上房屋內。有輸納房租者。自徐邳以至江口。每歲徵銀不過百有餘兩。其有益於國課者甚少。而有害於河防者甚大。此項錢糧。應請聖恩豁免。庶可杜私佔之由。而緊要官隄。均得永保鞏固矣。皇清奏議。

是年。單縣諸望墩建埽工八十丈。每年歲搶加修。山東通志。

是年。題准添設河營曹縣千總一員。駐芝麻莊。河兵一百二十名。單縣把總一員。駐諸望墩。河兵八十名。兩弁分防險工。統歸黃河同知管轄。山東通志。

是年。建徐州黃河南岸曹家墩今按徐州府志作曹家莊。埽工長一百十丈。　加幇睢寧縣黃河南岸王家堂縷隄長四百六十丈。　建宿遷縣黃河南岸皁河集前縷崖埽工長一百六十丈。　建桃源縣北門外黃河南岸護崖埽工長一百四十七丈。　又建黃河北岸單家莊護崖埽工長一百五十丈江南通志。

是年。築高家莊舊埽工。淮安府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八

河水章續五

雍正七年正月。以齊蘇勒患病。硃批諭旨。命蘇州巡撫尹繼善署理河道總督。尹繼善傳稿。

二月初五日。上諭內閣。齊蘇勒練達老成。深悉河工事務。是以授嵇曾筠為副總河。專管北河。而令齊蘇勒兼理南北兩河之事。今尹繼善新管河務。朕意欲令其與嵇曾筠分任南北兩河。又思治河之道。必合全河形勢。通行籌畫。方可疏導安瀾。若分令兩員管理。恐有推諉掣肘之處。著怡親王大學士等。會同署蘇州巡撫王璣及九卿內本籍江南、河南、山東之人通曉河務者。詳悉速議具奏。憲皇帝聖訓。

是月。河道總督齊蘇勒卒。賜謚勤恪。齊蘇勒傳稿。

三月。改河道總督為江南河道總督。調廣東總督孔毓珣補授。改副總河為河南山東河道總督。以嵇曾筠補授。河渠志稿。

是月。以副總河嵇曾筠為河東河道總督。將山東境內運河一并管轄。分河道為三。南河總督。駐清江浦。東河總督。駐濟寧。又設直隸河道總督。駐天津。按此三河分治之始也。明時以界連四省。不相統攝。令格不行。選風力大臣出鎮。仍復紛如。至此畫疆分治。仍咨詢商搉。無畛域之分。所以並治也。北河事簡於東南二河。直督兼理其事。統於一矣。河渠紀聞。 今按此條未確。時稱北河。即指河南山東。對江南言之也。八年十一月。始設直隸河道水利總督。後人別於東河南河。稱直隸為北河。始有三河之目。

五月。河東總督田文鏡奏報二麥收成分數。奉諭旨。今歲直隸各省。雖不爲旱。大都雨水欠足。從來物極必反。春末夏初。既苦恆暘。夏末秋初。或恐霖潦不免也。一切河工隄岸之防護。俱當綢繆於早。加倍慎重。將此諭轉傳河臣嵇曾筠。暨大小河員。悉令知之。硃批諭旨。

是月。擢徐湛恩內閣學士。仍協理河務。凡估修事宜。一切題奏。准列名連銜。硃批諭旨。今按。此齊蘇勒所謂河東副總河始此。田文鏡奏內卽稱副總河。可爲依據。

七月初八日。上諭內閣。黃河隄岸。乃運道民生所關。最爲緊要。年來殫心經理。增卑培薄。幸隄工堅固。共慶安瀾。獨是工程報竣。例應歸汛修防。而額設河兵堡夫。只能修補水浪衝激之區。防備臨險搶護之用。至於隄身一年之內。風雨淋漓。車馬踐踏。漸致侵蝕者。亦勢所必有。而隄遠工多。不能責諸寥寥兵役也。朕留心訪察已久。又復詢問通曉河工之人。知故明總河潘季馴。每歲派夫加高五寸。載在河防一覽。卽從前河臣靳輔。亦有每兵一名。招募幫丁四名。給以隄內空地耕種免糧。歲令加土五寸之議。與朕計慮之處。實相符合。朕思隄工雖千有餘里。若按丈每年加修五寸。計費不過三四萬兩。儻置之不議。一年剝削四五寸。合十年而計之。其所費之多。恐有不止於加修之數者。況河流漲漫不時。難以預料。何若逐年增修保固。爲未雨綢繆之計也。著南北兩河總督尹繼善、嵇曾筠。悉心商酌具奏。至於州縣派夫。錮弊久經嚴革。而募丁給田之說。亦不可行。其每年歲修之費。或動用藩庫帑金。或於臨河州縣應解公用銀兩內。就近支給。若有不敷。仍於藩庫撥補。亦著河臣一并定議具奏。憲皇帝聖訓。

按。此河工定例歲加五寸之始也。河隄工段綿長。風雨剝蝕。兵夫之力。勢有所不及。予之歲加五寸。以紓

其力。良法美意。圖慮深遠。河督孔毓珣議。隄身去河。遠近高卑不一。分別緩急。將統加五寸錢糧。以次增修。部議以輪流加增。恐承修各官。移移舊作新。希圖冒銷。仍令照例估銷具題。歲用銀二萬八千八百有奇。潘宮保歲加五寸之請。至是始行。其法緩急不分。歲以爲常。河渠紀聞。

是月初十日。尹繼善奏。竊查前河臣齊蘇勒。因黃運兩河隄工緊要。嗣後隄頂民房。如遇傾圮。一概禁止重修。令移居高阜之處。以免作踐隄工。經部議准轉行。及署撫臣王璣到淸江浦。又傳諭旨。命臣於隄上民房一事。妥協辦理。仰見我皇上愛民如子。惟恐一夫不得其所。以安土重遷。不忍催迫。直待房屋傾圮。方令移居。復恐奉行不善。或至擾累。令悉心籌畫。此誠恩周蔀屋。澤遍茅簷矣。臣見黃運兩岸。隄上居民。不下數萬餘家。稠密之處。比屋相連。長至數里。實不無踐踏。但細查隄上之民。並非擇地而居。因卑下之地。積水恆多。高阜之田。有主管業。不得已而向長隄托處。子孫相傳。安居樂業。已非一日。若少有損缺。即不准修葺。勢必擾累窮黎。殊非仰體我皇上愛養元元之至意。若待其房屋傾圮。然後禁止重修。小民樂於便安。明知傾圮後便需遷移。勢必隨時結補。百計支撐。是民房常見完整。而官隄無人愛惜。雖歲費無數金錢。終不足供無窮作踐也。臣愚以爲嗣後隄工。或大有衝刷。仍動帑興修外。其餘民房左右。或稍有殘缺。於農事已畢。即勸率居民各行墊補。略爲培植。不過一舉手之勞。而隄日增高。民仍安堵。雖平素少有作踐。而年年漸次增培。在窮民得地而居。即微勞亦非苦累。如蒙恩俞允。當徧示曉諭。似於河道民生。均爲兩便。奉上諭。此非輕率可定之事。據奏小民樂於便安等語。俟朕廣諮博採。詳細思維。得有主見後。降旨示汝。方可通行曉諭。永久遵行。茲且密之。不宜宣露。硃批諭旨。

閏七月。添設懷豫兩河營守備二員。凡一應修築事宜。令督率千把總堵築防護。其所添守備員缺。令督臣於河營千總內揀選在工年久熟諳河務者。照例題補。河南通志。

八月初三日田文鏡奏。查豫省黃河兩岸隄工。荷蒙皇上疊發帑金。指示修築。是以高堅完固。臣時飭管河各官。敬謹料理。如車馬往來。另有道路。不在隄上行走。不致輪蹄踐踏損傷。其雨淋殘缺。水溝浪窩。令兵夫隨時修補。若新修之隄。頂面兩旁。尚未有草根盤結。風吹雨淋。不免侵削。則於霜降後。兵夫工閒。各就所管之工。撬取細土。填墊豐厚。夯硪堅實。日積月累。由少成多。帑不費而工自固也。況豫省所築隄工。有逾四五年者。二三年者。在工人員。各就土性所宜。種草固隄。現今草蔓叢生。盤結堅固。若加幫新土。須剷去隄面草根。方與舊土膠粘。草根一去。新土虛鬆。又不如舊土草根盤結之為堅實。臣與嵇曾筠面商。深以為然。隨令河北道等。各將南北隄工。親加查丈。據稱現在丈尺。較原估相符。是豫省隄工一律高堅。並無卑矮處所。似毋庸歲加五寸。概議增修也。惟豫省額設河兵一千名。上年添設滾柳船隻。即經挑選三百四十名。現在河兵止有六百六十名。不敷力作。且河兵簽樁下埽。往來調遣。未能專守隄岸。今豫省現在堡夫一千五十八名。專以守堡修隄為事。臣擬添設堡夫三百四十名。分派兩岸。力作修防。以補河兵之數。臣亦與嵇曾筠商議。所見相同。伏思黃河兩岸隄工緊要。我皇上不惜帑金。為未雨綢繆之計。命河臣酌議歲加五寸。原恐風雨淋漓。車馬踐踏。漸致損壞。額設兵役不能修補之故。今豫省隄工。一律高堅。擬請停加修隄工。止酌議添設堡夫。則力作多人。即偶有雨淋殘缺。修補更易。而隄工日益鞏固。國帑不致虛糜矣。硃批諭旨。

是月二十四日。吏部尚書總督河南山東河道稽曾筠、內閣學士協理河工事務徐湛恩奏。豫東二省黃河入伏以來。臣等凜遵諭旨。所有南北兩岸應行修守處。時飭道廳汛弁。將土埽工程。增加寬厚。茲於八月初旬因大雨積水。黃沁加長。初七八等日。接連異漲。埽灣迎溜處。長至七八尺不等。緣從前汛水。尚未全消。而大雨連日。山陝兩省伊、洛、瀍、澗、丹、沁諸水。匯入黃河並漲。遂致平漫出槽。直至隄根。全賴兩岸隄工堅固。埽壩防風。俱各鑲築高寬。足資捍禦。間有臨河越隄。逼近黃流。水勢沿灘而上。曉夜搶護。並無貽誤。再豫省三家莊。原爲首險。黃流自南而北。久成頂衝之勢。上年曾蒙聖諭。於對岸沙灘。相機開挖引河。導水東流。因係曠行平灘。未敢輕舉。後南北兩岸沿隄掣溜之河身。俱爲淤斷。而對岸大灘內。條汕深渠。中流直瀉成河。大溜離三家莊埽壩。竟有數百丈之遠。伏思開挖引河。非千萬人夫。不能趨事。亦非盈萬帑金。不能興作。今自汕河泓。奔騰浩瀚。百日之工。成於一旦。三家莊埽壩。俱見淤灘。化險爲平。藉非神力。何能至此。皆由我皇上愛育黎元。奠安河岳。上格於天。所以水土治平。下孚於地。臣等驚喜之至。愈生寅畏。服膺聖訓。更加敬慎。奉上諭。所奏欣悅覽焉。此乃卿等忠誠敬慎。默有以感格神明之驗。朕嘉與慶幸。筆不能宣。覽愈生寅畏一語。來歲安瀾。又可預卜矣。我君臣期共加勉以俟。硃批諭旨。

按。大溜刷灘成河。必待盛漲。走灘勢猛溜急。取直選下。非兩岸隄堅。束水不洩。則不能逼使順軌。三家莊黃河自南而北。直衝埽前。歲用長樁大埽。晝夜防修。長水後。南北兩岸沿隄掣溜之河。俱爲淤斷。對岸大灘內。條汕深渠。中流直瀉南趨。亦緣蘭陽耿家水口挑壩得力。自銅瓦廂以下。朱家寨之北。河勢取直。東西坍透。天然自汕引河一道。河流隨灣而行。南岸蘭陽四水口兜灣之河勢。橫亘數十餘里。水大自爲開

閘。上流溜勢先變。下流北岸之三家莊隨之俱變。勢使然也。然以蘭儀極險之工。灘亘數千丈之長。無舉手投足之勞。而工成不日。固由防守之功密也。河渠紀聞。

九月初六日。尹繼善奏。河道工程。關係甚重。河工錢糧。難容虧缺。查有各項虧空。年久未參者甚多。一面勒限嚴催。經臣奏明。俟逾限不完。卽行參追。隨又逐案細核。通計未參虧空銀八萬兩有奇。或係核減。或係節省。或係認還借欠。或係蕩柴價值。因從前未經參追。承追者視非部案。不肯上緊。虧空人員。遂任意延挨。致數十年積案。不能清結。查此等銀兩。雖與實在侵蝕者不同。但總係庫帑虛懸。豈容怠玩。且多係有著之項。因協力查催。自二月至今。已陸續完過銀四萬餘兩。尙有四萬餘兩。未經完補。各員視爲未破之案。有觀望因循者。有本人已陞遷他往者。且有家口已回籍者。若不定限行催。終必無著。臣現在題參。請勒限一年追完。如再不完。卽革職離任。究追。查產抵補。再從前已參各案虧空。臣到任後。追補過銀一萬二千餘兩。查出田房等項約値銀一萬數千兩。咨查各處原籍家產。尙未覆齊。現在逐案辦理。亦照江省虧空一體清查。至各廳歷年庫貯。除桃源廳張充國、署山盱廳鈕天麟。虧空銀兩。已特疏題參究追。其餘委員徹底盤查。已漸次清楚。又責令淮徐、淮揚二道。逐一清盤。不使徇隱。理合奏明。硃批諭旨。

是月。內閣進呈聖祖仁皇帝治河方略。奉上諭。著內閣敬謹收貯。朕惟聖祖仁皇帝。軫念民生。而於黃運兩河。尤廑聖懷。自甲子以迄丁亥。六次親歷河干。指授方略。一切修築堵塞事宜。無不出自宸衷規畫。數十年來。聖謨睿訓。備載此書。凡有河防水利之任者。皆應悉心詳閱。奉爲法則。著繕寫三部。發給孔毓珣、嵇曾筠、尹繼善。令其敬謹閱看。必於河務大有裨益。但河性遷移。或今日情形與昔年有不同之處。著孔

毓珣等三人會同商酌具奏。又當年或有奉旨案件。此書未經載入。而該衙門有檔可稽者。亦著查明具奏。江南通志。

是月。田文鏡奏。九月二十五日。據下南河同知劉永錫報稱。黃河自蘭陽北岸銅瓦廂。流至朱家莊。又自朱家莊。流至南岸文家寨。東流至四水口。從四水口流至朱家寨。周圍環繞。長四十五里。中隔乾灘二里有餘。河勢兜灣。不能暢行。致上流停壅。屢生新險。蓋因大河形勢自蔡家水口對面至耿家水口。河勢兜灣。迎溜衝射。鄰近大隄。甚爲險要。連年將耿家水口支河堵斷。不致掣溜向南。今歲伏秋水大。逐漸坍塌。河崖塌去百餘丈。切近耿家水口支河埽工。九月十九日仍復坍塌。正欲於支河埽頭。下埽裹護。修建挑水埽以防侵汕。今耿家水口支河埽北頭大溜。是日仍走南崖。於二十日酉時。河流勢緩。自銅瓦廂以下。朱家寨之北。河流直趨。刷透舊乾灘。竟成新河一道。順勢東流。從前灣繞之大河。淤斷不流。新河面寬百十餘丈。深一丈六七尺不等。大溜東下。往來船隻。行於其中。舊日之河。繞行四十餘里。今新開之河。取直止有數里。舊河淤墊。將成陸地。可供耕種。蘭陽之工。化險爲平。莫不感頌聖德。歡呼載道等情。復據管河河北兩道具報無異。臣查銅瓦廂至朱家寨。河勢兜灣。繞行四十餘里。河流壅滯。易於生險。今不勞人力。不費帑金。天然新開引河一道。一旦成功。實出神助。在工官民兵夫。傳爲罕見。此皆仰賴我皇上廑念河防。至誠至敬。感格天祖。是以神靈默佑。化險爲平。河流循軌。萬年底定。並舊河淤墊成地。將來可供耕種。則樂利攸資。安瀾永慶矣。硃批諭旨。

十月。孔毓珣涖任。尹繼善仍以蘇州巡撫協理河務。硃批諭旨。

是月。孔毓珣奏。清河南岸御壩工程。臣陛見時。面奉上諭。康熙三十八年聖祖仁皇帝南巡閱視河工時。指授修建挑水壩一座。挑溜向北。引河得以暢流。兼於清口有益。聞得近日此壩。比從前短窄。爾到任時。可細加查勘。仍照從前原修加築寬長爲是。欽此。臣於十月初八日。舟抵清口。查此壩。康熙三十八年建築。工長三十丈。寬七丈五尺。嗣後遞年加修。現在壩身共長四十一丈。寬十二丈。又陸續添建雁翅三道。重重包護。較原建丈尺已增。頗爲堅固。相其形勢。壩已逼近中泓。欲再加長。卽越過河心。椿埽難以穩立。欲再加寬。而上水雁翅埽工。已斜至隄根土堰。下水雁翅埽尾。又溜避沙淤。現成平緩。此壩寬長丈尺。均可無庸加築。臣謹繪圖貼說。恭呈聖覽。奉上諭。據奏壩工情形。乃朕所聞者誤也。既如此。惟當遵守皇考舊時指授。保固勿失。不必另議加築矣。圖留覽。硃批諭旨。

十二月初二日。孔毓珣奏。查江南河庫錢糧。原有河庫道專管。經前河臣張鵬翮題請。以淮徐道兼管河庫道事務。歷今二十餘年。茲蒙皇上發戶部帑銀一百萬兩。加修高堰工程。錢糧繁多。出納匪輕。淮徐道管轄徐屬邳、睢、宿、虹、桃、源、黃河工程者四廳。運河、宿、桃、中河一廳。而徐、邳、宿、桃一帶黃河更屬險要。該道勘估工程。稽查料物。督催修防。俱須親身往來。且又分巡地方。不能兼顧庫務。仰懇聖恩。將江南河工錢糧照舊復設管理河庫道一員。以司收支出納。俾淮徐道得以專心經理地方河務。如蒙恩允。請將庫道一缺。卽以現在兼理庫道事淮徐道康弘勳補授。奉上諭。此奏甚是。已有旨諭部照所奏行矣。硃批諭旨。

是年。尹繼善奏裁專收睢、虹、泗、桃、宿五州縣之衞守備。並減租賦。　按齊蘇勒初以五州縣各有淤出腴田。請增輸錢糧。並設立淮安衞守備。專收五州縣增輸之賦。當時議者以睢、虹等處增賦。爲淤洪湖之證。

射陽湖涸出田地.爲塞海口之證.朱家海塞以三年.訟言紛起.有由然也.沿湖近海涸出田地.坍漲無時.水退則麥秋可稜.水長則一望瀰漫.原難據以爲常.至是尹文端奏甚得事理之正.齊勤恪就現在情形.因時起事.而訾及河工.甚矣河工之好訟也.射陽有淤田.而海口未嘗不可通.睢虹有沃壤.而清口引河未嘗不可開.語云.築室道旁.三年弗成.治河難.治訟尤不易.非識力堅定.未足當大事而不搖也.河渠紀聞.

是年.大修單縣諸望埽臨河大隄.　按.是時豫東愼重北岸運道.設懷豫兩河營守備.曹縣千總駐芝麻莊.單縣把總.駐諸望埽.分防.額設徭夫一千三百名.分發各汛.派工力作.曹縣沿河大隄二百三十餘里.密邇運道.水長沿隄走溜.近隄低窪之處.水落積水停蓄.經年不乾.風波衝刷.隄身所在堪虞.諸望隄當河勢兜灣.南岸淤出大灘嘴.逼溜北趨.全黃大溜.直注邁洗水大埽.上加套埽.鑲勢高寬.簽樁堅實.逼溜開行.再下護崖埽.以固大埽.並將埽下舊有支河.建土壩二道.使水不致注入.再於壩後圈築小月隄一道.以資重障.沿隄擇要增培.黃奶奶廟工加鑲防風.防守北岸之道.亦加密矣.東志言曹單密邇運道.爲治黃之要.宋元以來.河患非曹則單.正嘉之間.視他州縣幾十之八.至萬歷之決黃堌.徙蒙牆.崇禎之決曹十四堡.單流河口.連決曹家口.幾於無歲不決.至本朝順治元年.決曹流通口.康熙元年.決石香爐.又決牛市屯.及單之臙龍寺.復決黑龍潭黃岡等處.運道民生.大受其害.其故緣順隄河沿隄走溜.積水停蓄.河岸高於隄根丈餘.內塘矮隄三丈.是以漲水大至.溜擁隄根.上下二百餘里.猝難搶護.內塘視如井底.隄根不固.風浪撞擊.易至坐蟄.治法惟塞斷順隄溝槽.築壩挑溜.爲古今不易之道.潘宮保稱碭山隄

根水埽。順隄成河。另築月隄。以爲保障。碭單接界之所。築順水斜埽長一千餘丈。以截流護隄。捍外衛內。伏水止漫至隄根。即順埽歸河。不復浸及縷隄。今閱二百餘年。埽址尙存。靳文襄亦嘗亟亟於此。嵇文敏協理馬營秦廠諸決。築埽挑河。孜孜數年。首事曹單。建諸望大埽。用大埽以逼溜開行。隄前支河。建土埽二道。使水不致注入。不知者反謂留順隄河爲分洩之路。初不計水旁洩則中泓必淤。全河不能下注。南衝北掣。非此即彼。順隄河衝刷寬深。隄不能守。又或以挑埽遮礙水路。不知挑之使不攻隄。而歸中泓。水與隄遠。與河近。隄可保而河易成。數百年來治河。均因此法。況曹單大隄。南北寬二十餘里。豈百餘丈之埽能遏數十里之河流。觀文敏治曹單。制順隄河之法。亦可瞭然矣。河渠紀聞。

是年。河道北趨。議開荆隆口對岸引河。　按。荆隆口緊接古黃池內臨舊時決口。下有深潭。形同釜底。南岸河勢從黑堤口直注而北。自南至北。三十餘里。大溜頂衝注射。衝塌河崖。密邇運道。尤須先事預防。黃流由古黃池繞灣南向。至柳園口迴東。曲折紆回。激流洶湧。黑堤迴下大灘埽灣之處。刷成兜灣。天然自成河頭。有吸川之勢。下游柳園口自高而卑。刷成陡崖。得建領噴瀉之勢。乘勢開挖引河。長三千餘丈。取直順下。大溜直注中泓。不特荆隆可保無虞。即古黃池一帶。均得穩固。時又以陳家寨月隄地勢窪下。大溜逼注。水勢上提下坐。奔騰埽下。節次加鑲。仍進邁埽。以資抵禦。險雖次於荆隆。而逼近省城，尤加防護，蓋慮患於未然也。河渠紀聞。

是年。建宿遷縣黃河南岸蔡家馬頭摟崖埽工長一百七十丈。江南通志。

是年。建桃源縣沈家莊埽工。加清河縣石人溝縷隄。楊家莊王家營隄。淮安府志。

是年。桃源縣北門工。河勢由單家莊南下。大溜直衝。離城僅數十武。建護崖埽工長一百四十七丈。桃源縣志。

雍正八年三月二十日。嵇曾筠、徐湛恩奏。豫省黃河全勢。既復故道。則舊時險要之處。必須先事隄防。茲有封邱荆隆口。因南岸淤灘日漸增長。全黃大溜。逼注北岸。坐當數十里。頂衝埽灣。汕刷塌卸。河崖去隄僅五六十丈。查該工乃舊時決口。順治九年。河決封邱大王廟口。由直隸長垣。越東省運河。北注於海。興工堵塞。夫役錢糧。累歲不下數十萬計。今荆隆口與大王廟、古黃池首尾交接。咫尺相連。內臨積水深潭。形如釜底。北面雖有汰黃隄舊隄。卑矮殘缺。難資捍禦。外灘全屬浮沙。隄根之下。又係朽椿腐埽。一遇黃水漫灘。未免氣脈相通。若至伏秋汛長。水勢撞擊。縱有椿埽衛護。難支經久。且埽工必須歲歲加修。需帑繁多。而大溜緊逼。上提下矬。呼吸變遷。終非萬全之策。必須於上游對岸。開挖引河。分洩水勢。則荆隆口一帶險工。便可放淤成陸。洵爲一勞永逸之舉。隨率道廳等官。細加審度。現今上游黑堽口刷成兜灣。天然自立河頭。有吸川之形。至柳園口。自高而卑。河尾噴瀉。亦得建瓴之勢。形勢既成。急應迎溜開挑。俾水由中泓暢流東注。南北隄工。俱堪保護。從前武陟之倉頭口。儀封之雷家寺等處引河。至今通暢。舊日河身已爲沃壤。今若於荆隆口上游開挑引河。便得化險爲平。則運道民生。皆沐我皇上胞與生全之德矣。臣等查勘詳確。會商督臣田文鏡。當飭道廳確估工長三千三百五十丈。需用土方銀二萬七千九百二十兩零。一面先動河銀。選委幹員。劃地分工。檄委河北道催僱。乘時挑挖。復嚴催速竣。俟汛水長發。相機開放。以保荆隆口古黃池一帶要工。敬會疏具題照例請撥藩庫銀兩還項。奉上諭所見甚是。詳覽圖式。

審度地形。允宜開挖引河。以分洩水勢。務於伏汛前竣工。方爲有益也。硃批諭旨。今按荆隆口引河。於是年五月十五日工竣。即日開放。

四月。江南河道總督孔毓珣卒。賜諡溫僖。孔毓珣傳稿。奉上諭。南河總督印務。關係緊要。著尚書嵇曾筠前往署理。北河總督印務。著田文鏡暫行兼管。硃批諭旨。

六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大雨。河水陡漲。大溜頂衝祥符南岸程家寨月隄。漂走四埽。隄工坍塌過半。督臣田文鏡。率領各員役夫萬人。晝夜加幫裏戧一百四丈。七月二十八日工竣。河南通志。

是月二十二日。田文鏡奏。祥符南岸程家寨月隄。地勢窪下。大河水趨南岸。原屬險要。經前河臣嵇曾筠題估鑲埽加鑲在案。時屆伏汛。又值大雨時行。於六月十四日驟長水三尺八寸。全河大溜盡注埽外。水深三丈一二尺不等。隄埽蟄陷。臣飛飭署開封府知府劉永錫、上南河同知陳儀。下埽搶救。並調河營備弁及別汛兵夫埽手。齊集保護。并差臣標把總及在省試用効力人員。咸赴工所。以備委用。緣十五六七等日。河水日長。共計五尺五寸。勢湧溜急。新舊埽個漸次漂走。隄外水深四五丈不等。巨浪洪濤。難以下埽。惟有急加裏戧。以爲後衞。隨於十七日。面委署布政使陳世倕。多帶錢文。赴工分發買土。適河北道朱藻至省。臣因其平日熟諳工程。委令協辦。臣於二十日赴工督率。自十八日起。至二十日辰刻。水已消落三尺。查險工八十餘丈內。舊隄全刷者止十餘丈。汕去十分之六者六十餘丈。其新築裏戧。現今寬有六七丈不等。高與舊隄相等。人夫共有七千餘名。晝夜趕築。加幫高厚。而隄外之水。止深一丈六七尺。護崖埽個。俱已下齊。現在疾催簽加大樁粗纜工程。可保平穩。其善後事宜。并搶修工料。另疏具題。理合奏聞。

硃批諭旨。今按稽家寨工程。是年七月田文鏡奏。大溜北趨。埽外淤出嫩灘。再遲數日。即可淤平。

八月初四日。田文鏡奏竊臣猥以菲材。荷蒙聖恩掌管北河河道總督印務。奉命以來。敬謹從事。茲查豫省南北兩岸險工。臣已嚴飭道廳等官。加意修防。現在隄埽各工。俱保護平穩。惟舊口大隄。尚有卑薄。前雍正三年。奉旨增卑培薄。彼時因尚非險要。暫緩加幫。今連年伏秋汛漲。隄外漸次淤高。隄身漸覺卑矮。必須急爲增修。與前此增培之工。一律高寬。臣現飭管河河北兩道。擇其應修者。親勘確估。臣具題動帑興修。務於來歲桃汛前完工。以資捍禦。硃批諭旨。

九月。田文鏡奏請以河北道朱藻協理河務。奉旨。朱藻加僉都御史銜協理河務。硃批諭旨。

是月。嵇曾筠題請預備各工搶修料物。　按河工先籌料物。備料首重購秸。在登場之時。所在皆有。價廉用省。秸本粗重之物。購易運難。秋末冬初。農工已畢。車牛空閒。取用便宜。若遲至春初。存秸已少。又當農事方興。車牛不暇。購運價倍於前。恐備不如數。至遇伏汛搶險用缺。近地秸料。搜括已盡。往往採辦在一二百里外。運值不啻十倍。又不能及時濟用。嵇曾筠題稱江南河道。自碭山至山安海口。綿長一千六百餘里。險汛鱗集。兼邳、宿、桃中高堰、淮揚一帶湖河工程。歲費帑數十萬兩。用料億千萬束。除額運葦蕩營柴一百五十萬外。俱於河庫道發辦購料。不過十分之二三。工多料少。分貯難周。臨期陸續購辦。緩不濟急。且自海口轉運蕩柴。守候風信。更延時日。請照豫省例。每年九十月內。核定各廳用數。發銀預備十分之七。分貯各工。定限十一月運工一半。正月全數到工。再於歲搶料物外。酌發銀三萬兩。每年辦料堆貯上游。遇有新險。即協運濟用。如不需用。入於次年歲搶工程動用。均如議行。如是緩急有備。歲搶無虞矣。

河渠紀聞。今按南河辦歲防料始此。

十月。擢雲南巡撫沈廷正爲河南山東河道總督。硃批諭旨。

是年秋汛異漲。東省山水暴發。匯歸駱馬湖。浮黃溢運。南注洪湖。河決山陽沈家圩。安東陳家社。又決中河劉家灣等子隄九處。時冢宰嵇文敏公。親歷要害。探行潦來源。策異漲去路。先啟山盱天然南北諸壩。分洩洪湖逆流。以殺水勢。繼塞外河安東決口。使黃水歸槽。徐定善後之策。請築禹王臺竹絡壩工。則蒙沂諸山水。不復侵沭河矣。闢六塘河故道。則駱湖異漲。不致旁溢矣。修建高堰石工。估築山盱隄埽。引淮水暢流。移天妃閘。接清口壩。使漕運利涉。歲加隄工。以捍異漲。挑浚引河。以資宣洩。接築四套月隄。以防漫溢。而大河奠定矣。改淮徐道駐劄之所。調廳員管轄之工。責任專。統轄嚴矣。設立堡房兵夫。定積土章程。預備歲搶上游料物。立稽查條例。而緩急不虞無備矣。河工自張文端經理而後。至此又爲一治。淮安府志。

是年秋。宿遷縣黃河南岸孟城庵大隄漫水。旋即築塞。加築越隄。固其外藩。按。孟城庵築塞未久而即開。築未實也。已開即塞者。大溜未掣。水落勢緩。而易塞也。大隄不可恃。加築越隄。其要總在得土。潘宮保用固隄束水之法。必遠取眞土。車輦駝載於一二十里外。勞費弗惜。隄後加越。率因大工善後而設。向來漫口築塞之地。大溜經行。浮沙塡淤。近隄取土。盡是飛沙。用沙築隄。適足誤事。孟城新工後所築之隄。此明驗也。時徐州楊家窪。睢寧劉家樓。皆築越隄固防。若貪取近土。率用飛沙。卒不能善其後。如朱家海大隄衝決。水至越隄。夜半忽由地中潰沙伏流。越出隄南平地如泉湧。須臾隄亦坐蟄。不可救。可援爲戒矣。

是年。嵇曾筠奏修黃運兩河善後隄工。以工代賑。　按。是時邳宿河湖異漲。自徐以下。濱河州縣。頻被水淹。皇仁如天。蠲賑兼施。又於麥未成熟。以工代賑。嵇曾筠奏。江南黃運兩河隄工。與豫省不同。地勢本卑。衆流畢集。水高而隄愈險。黃河上自虞城。迄安東海口。兩岸工程二十四萬一千七百餘丈。運河自臺莊至瓜洲江口。兩岸工程。一十九萬二千一百餘丈。從前修理。不過十分之三。遽逢秋漲。水勢盈溢。徐邳以下。瀕河居民被水淹浸。雖加賑卹。而當麥未成熟。覓食維艱。黃河隄岸。所關甚鉅。運隄經山水漲漫後。亦當急爲修築。乘此青黃不接。興舉黃運諸工。俾沿河數十萬無食之民。得以力作資生。亦補助賑濟之一法。當經部覆准行。剋日募夫起工。先修黃河隄工緊要處。并將運河殘缺處所。次第修築。濱河印官。會同河員分段管理。以專責成。因水衡必需之帑。爲拯恤災黎之用。工費僅及二十萬金。活億萬戶待斃之民。自八年十一月始。至九年四月迄工。濱河災民。爭先趨事。積至半歲。兩岸隄防。屹若金墉。而二麥已盈疇矣。河渠紀聞。

是年。築靈璧縣張家瓦房挑溜大埽。并摟崖護埽。以保固隄工。　按。此因坐灣迎溜。築大埽以逼溜當衝也。瓦房一工。坐當埽墻。氣脈尤大。水勢由茅家山二十里長河埽灣而來。大溜直射南岸。力大勢猛。埽墻迎溜當衝。初生工時。亦止百餘丈。迨後愈灣愈曲。埽隨灣跟鑲。生工至千餘丈。歲費帑數萬。輾轉相度。對岸沙灘。長十餘里。寬三四里。中有行水故道。若於灘上開寬深引河一道。直至下灣。再於上流。視河勢轉灣處。有吸川之勢。按定河頭。順勢建挑水大埽一道。逼溜歸入引河。用長埽由大隄生根。隨灘向東。堅築

土隄。至水涯始用料築至深水。土隄近水處。皆鑲防風。待漲發引滿。開壩放水。吸溜成河。則千有餘丈之工皆可閉歇。此以費爲省之道。時蕭縣徐莊埽工當衝。對岸漲出沙嘴。大溜直射南岸。搜刷埽根。加築摟崖護埽以資抵禦。近時溜移向南。直衝埽根。沿河東下。皆無埽之隄。若上壩不守。水臥入下壩。則沿隄生工。不止大溜逼進。工長費重。一時趕鑲不及。難免疎虞。今於下壩建挑水大壩。長十餘丈。挑溜向北。衝去對岸沙嘴。壩下一帶所生之工。盡皆淤閉。無庸鑲修。此近事之可徵驗者也。河渠紀聞。

是年。創建邳州黃河北岸宋家灣摟崖埽工長三百一十丈。建宿遷黃河南岸鈔關前摟崖埽工長一百五十丈。建桃源縣黃河南岸沈家莊護崖埽工長一百五十丈。又加高黃河南岸清口東甘羅城隄長一百四十六丈。卞家汪隄長八十四丈。天妃壩隄長三百二十丈。江南通志。

是年。建伍家營縷隄一道。加高清河縣黃河北岸石人溝縷隄長五百二十丈。楊家莊隄長一百一十五丈。王家營減壩迤東起隄長二百一十六丈。築徐家莊越隄一道。自東莊至陳家浦後生大車路埽工。淮安府志。

是年。祥符閘西決口一段。水直趨馬牙湖。與上游合。衝倒居民廬舍殆盡。知縣眭文煥協同在河員弁募夫築閉。築半邊店縷隄一道。自高工頭起。至本工頭止。加幫計長一千四百二十七丈。又分築善後大工。自三壩起至越隄頭止。加幫隄工計長二百六十丈。又迤上自王家塘起。至邵家道口止。計長三百四十五丈。桃源縣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九

河水章 續六

雍正九年六月。兵部議得。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等疏。徐州宿遷二營改隸河標一案。臣查清江至清河縣三十餘里汛地。歸宿遷營管轄。所有汛兵原防。係漕標城守營。不在徐宿二營之內。今營制既分漕標。遂將城守營兵撤回。其一切汛防。於宿遷營分撥安塘。不敷調遣。至隨標一項。復於徐州宿遷兩營弁兵。通融酌撥。而徐州地方遼闊。汛廣兵單。若抽調更換。亦非經久之計。經漕臣請將原防清江裏汛把總一員。兵丁七十二名。並清江閘上原防兵三十四名。歸宿遷營管轄。至隨標操演。防守道庫。亦關緊要。查革蕩營內馬步兵一千二百三十名。祇供巡防催儹葦船。原無專汛。尚堪分撥。今酌量抽調馬兵二十名。守兵二十七名。歸弁宿遷營管轄。加以漕臣咨回城守營兵丁一百六名。合之原溜濟標馬兵四十七名。以足二百名之數。除派防外。可供隨標操演防守道庫之用。但清江止有新歸漕標把總一員。不足以資彈壓。請設立守備一員。令其兼轄駐劄清江隨標操演等因。均應如所請辦理。南河成案。

是月。田文鏡奏。祥符南岸程家寨隄工。逼近省城。因北岸淤長大灘。直出河心。致全河之勢逼射。甚爲危險。必得於北岸兜灣處。挑挖引河。引溜直行。則該工不致頂衝。經臣題估。奉旨俞允。發帑興挑。茲於六月初八日。汛水驟長。大溜直注河頭。隨於初九日巳刻。乘機開放。風利溜急。全河歸注。頃刻成河。連日大溜奔注。兩岸塌崖。河頭現寬五十餘丈。河身寬二十餘丈。河尾寬四十餘丈。俱深一丈六七尺至二丈餘不

等。重船遄行。所有舊河淤出新灘。伏秋汛後。即可淤平。此皆仰賴皇上至誠至敬。崇祀河神。是以引河開關默相成功。硃批諭旨。　今按是年七月。河督沈廷正奏開放程家寨引河通暢。工程平穩。與田文鏡摺略同。

七月初七日。沈廷正奏。豫省黃河兩岸。考城縣顏家支河。歷年遇汛水長發。漫灘進水。致田畝屢淹。臣特委滑縣縣丞。並効力人員。該管廳汛。分別搶修。建埽壩以塞支河。築月隄以資重障。其顏家莊迤上陳家莊等處隄工。幫築寬厚。復擇緊加鑲。保護周密。本年四月十四五六等日。河水長至五尺。支河並不進水。口門漸次受淤。不但大隄得免浸汕。而向日淹漫之區。盡成沃產。二麥豐收。現在秋禾茂盛。顏家莊迤東約長八十餘里。地三千餘頃。約計收麥數十萬石。沿河數十村民人。僉稱從此可以辦課養家。莫不感戴皇恩。而考城一邑。亦皆比戶安輯。敬奏聞。硃批諭旨。

九月。沈廷正調任。以副總河朱藻爲河南山東河道總督。以河南布政使高斌爲副總河。河渠志稿。

十二月十九日。嵇曾筠奏。臣接准戶部遞到大學士張廷玉等字寄。十一月十五日奉上諭。爾等所奏登鎭河標漕標添兵之處。行文各處時。再寫信與總漕兩處總河登州總兵官。文到日。著即行召募挑選、務擇技勇漢仗可觀之人充補。毋得延玩怠忽。虛應故事。一應添設員弁營房事宜。亦作速會同督撫定議具奏。其兵丁召募完日。先行咨會爾等。欽此。又准戶部咨內開。遵旨酌議。請將漕標及兩河標兵各添設一千名。與添設登鎭陸路兵共四千名。精選技勇壯健。一應馬匹盔甲軍器。務製備齊全。一有調撥。即可起程。其應加守千等員及應建營房。會同該督撫詳議具題。奉旨依議。欽此。移咨到臣。當即飛檄司道標

營籌議．一面召募挑選年力強壯．熟嫻技勇之人．方准入伍．其營馬一項．最關緊要．應星速購買．若俟議定．始於司庫領價赴買．誠恐往返稽延．臣遴員暫借河庫帑銀．令速往直隸等處採買．但路途遙遠．隆冬草枯．即剋期辦到．餧養需時．復諄諭通工文武官弁．即在附近地方．領價協辦一百餘匹．一俟兵丁招齊．即為分發．如有調撥．先有協辦肥馬．並添選兩營舊馬．儘可足用．其一切軍裝甲械．行營礮位．在所必需．臣飛檄司道標營．隨議隨辦．解送呈驗．至加添守千等員．及營房糧餉事宜．現在督撫各臣．俱集清江會審．臣面為商酌妥協會題．硃批諭旨．

是年．嵇曾筠題請准照豫省例．每河隄二里．蓋堡房一座．設堡夫二名．住宿堡內．常川巡守．搜巡獾洞鼠穴．修補水溝浪窩．每月挑積土牛．以資工用．淮安府志．

按．黃運兩岸大隄．二千餘里．多無工之處．人跡罕到．遇有洞穴．報至已後時失機．設堡夫巡守．上下相應．遠近互為聲援．法至善也．其法．每二里設一堡房．每堡設夫二名．歸汛員管轄．住隄巡守．無事搜尋獾洞鼠穴．修補水溝浪窩．堆積土牛．有警鳴鑼集衆搶護．計造堡房千有一百五十餘間．堡夫三千三百有奇．按名月給工食．以資防守．黃河堡夫．除寒暑兩月外．月積土十五方．運河堡夫．除糧船往返修補縴溝限外．月積土十二方．責成汛官查報．河兵在埽壩力作．霜降後工務稍閒兩月．照堡夫每二名月積土十五方．黃運兩河．除椿夫埽手撈濬船．并各該將弁養廉外．力作河兵五千餘名．所積之土．入於該備冊報．立法詳密．然為堡夫計．守堡憂室家之累．離堡罹曠役之譴．或官查而始來應名．或謀生而時不到汛．皆事勢所必有．有堡夫之名而無其實．與無堡同．一夫數口．日食不敷．勢難迫之安役．惟籌其養贍．使得

安心出力。而後堡夫可用也。近隄淤出官地。按名量給。以資耕作。黃河日漸淤高。隄前臨河。高者出土六七尺。隄後黃水不至。舊制猶存。高者出土二三尺。低者不及二尺。歲修祇加培隄前。因隄後工倍費重。例不估修。今照隄前較量六七尺以下之隄。皆爲空虛無用之地。每堡二里。得隄坡三千餘丈。令堡夫自種梨棗果實。數年成活落實。歲可得數十金。堡夫自顧生計。挈眷看守。棗結實時。正當伏秋。公私兩得其益。不待驅迫而自赴功也。隄內外十丈。皆屬官地。督令勤種柳枝。照六柳之例。多方培植。空地間種蔬菜禾豆。饔食有資。誰不樂赴。然其責任則在員弁鼓舞善導。不侵其所有。不責其所無。而人皆用命矣。

河渠紀聞。

是年。嵇曾筠奏改濟標弁兵。抽撥葦營兵丁。增設守備。歸入河營操防。　按。河道未分南北以前。河督駐濟寧州。設立中營副將。左右兩營。及城守營。統兵防護。自雍正七年。分任南北。濟寧原設官員。悉歸河東管轄。江南河道總督駐清江。向未設有標營。是以議調議撥。初署河督尹繼善奏將漕標之徐州營副將。改爲河標中軍副將。宿遷營遊擊。蕭營守備。俱改歸河標統制。而中營駐徐州。右營駐宿遷。路遠兵單。營制未備。迨後清江浦添設河標中軍副將。徐州營改爲左營。中左右三營。分汛鎭守。江南標營。從此整飭。至是以清江原防汛兵撤回。暫於宿遷營分撥。不敷調遣。移商各督撫。議將漕標原防清江裏汛把總及兵丁。幷清江閘上原防兵。歸宿遷營管轄。照舊駐劄。再於葦蕩營抽調馬兵守兵。亦歸宿遷營管轄。加以原防清江汛兵。並原留濟標馬兵。共二百名。以供操防。添設守備一員。將新歸漕標之把總。令其兼轄。仍聽宿遷營遊擊管轄。員缺歸總河題補。所有徐州宿遷二營內抽調千把兵丁防守道庫。概行停止。嗣奉

諭旨。增設標兵一千名。以六百名留於淸江浦。隨營操演。四百名分撥徐州宿遷左右二營。添設副將一員。以爲河標中軍副將。原設守備。改爲都司。添設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左右營各添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營制始備。嗣因御史蔣炳條奏請裁額外添募之兵。議及河標新兵。中左右三營各裁新兵一百名。中營新舊共留六百九十八名。左營新舊共留八百四十九名。右營新舊共留七百九十一名。以備差操巡防。淸江當南北通衢。水陸津要。徐州爲江南全省門戶。白洋河介黃運湖河。催漕巡緝。均關緊要。與河營止管黃運兩河工程者迥別也。河渠紀聞。

是年。嵇曾筠議定河隄修築土方濟規。分別遠近難易。釐爲八則。　按。此河工土方定價之始也。河工築隄。選土爲上。近地沙土難用。不妨涉遠。論遠近亦論土色。又以食用米糧之平減貴賤定役値之高下。此須斟酌於臨時者也。若論其常。則必予以定規。俾有遵守。分爲八則。一曰近取乾土。二曰遠取乾土。三四曰濘地取土。分遠近。五曰遠越坑塘取乾土。六曰遠越坑塘取濘土。七曰隔隄隔河乾地取土。八曰隔隄隔河濘地取土。方價一錢至二錢不等。至二錢五分而止。計方以高一尺方一丈曰方。按方論價造報。嗣以徐屬邳睢、宿虹三廳。壤地寬廣。取土便宜。方價再減十分之二。桃源、外河、海防、山安、運河、桃淸六廳。貼臨河湖。一面取土。方價亦可再減十分之一。奉硃批。朕思所減錢糧。不必定爲成例。應於奏銷時仍照例造報。聲明所減數目。存貯河庫。以備各項工程之用。仰惟訓諭周詳。不定成例。愼重工程。惟恐價値節減。或致草率。誠鞏固河防。永慶奠安之大計。河渠紀聞。

是年。移淮徐道改駐宿遷。未幾。仍還駐徐州。　按。此因山水奪運淤河而移駐也。初淮徐道管理黃運湖

河隄岸工程。分巡徐邳二州。兼轄桃源縣及徐州、邃安二衛地方事務。兼轄河庫錢糧。駐劄清江。雍正七年。河督孔毓珣。以該道有工程。地方事務。不能兼轄河庫。仍循舊例。分任職掌。河庫道駐清江。淮徐道駐徐州。至是復請改駐。蓋新經蒙沂山水漲發。匯駱馬湖之水。衝入邳宿。奪運淤河。宿遷界黃運兩河。適當衝要。故移駐於此。然徐州為江南上游門戶。豐、碭、銅、沛、邳、睢之工。均關運道。尤為緊要。故不逾時仍復舊制也。河渠紀聞。

是年。大修黃運兩岸工程。　按。江南黃河兩岸大隄。自虞舉起。迄安東海口。運河兩岸縷隄。自臺莊起。至瓜洲江口。歷年修理。不過十分之四。至是通盤修補。仍擇要築治。黃運隄經水漫衝損及剝蝕殘缺之處。一并修補。餘工以次並治。瀕河被水災黎。令其就食資生。兩得利益。需土方銀二十萬三千五百餘兩。動支鹽課銀二十萬。不敷之數。於河庫存銀支給。又加修各閘。移建天妃石閘於二草壩北岸大隄之內。上下挑通引河兩岸。築以束水。與越河閘互相表裏。重修清江龍王閘及芒稻石閘。儀徵縣響水、攔水二閘。以資啓閉。河東自嵇文敏建官司。設兵夫。製濬船。以及挑築之工。用出納之冊。查核之宜。犂然具舉。規制加備。及調任江南。如葦蕩之柴。兵夫之土。住夫之堡。隄河兩岸之柳。皆詳審切究。俾有實用。總制江豫河務十有餘年。未嘗有赫赫可喜之功。其所為亦無異人之事。而所至成治。遇險皆安。惟不矜才騁異也。公立法隨宜。行法以實。馬營之役。露坐小船。沿流審視。自三門七津。歷溫孟以東。尋其致患之由。挑官莊山嘴。而秦廠安於盤石。順水性也。其所經畫。如挑水順水等壩。視溜之大小緩急深淺。以定壩之長短闊狹。築磯嘴厚壩。以禦大溜。壩下更築挑壩以助之。埽灣勢猛。挑水過急。溜勢盤旋滎洄。汕刷隄根。築廂面壩

以緩之。又宣洩漲水。兼用減水壩。悉依平準法。察土性堅凝。度壩基長短。審水勢淺深。酌口門廣狹。以量出納之多寡。如壩不能挑溜遠行。水不能盡洩。則開對岸引河。以疏其氣。而吸川建瓴。首尾必得其地。又塞支河以避衝。築壩於河岸高阜。絕其來源。沿隄串溜之水。多置束壩於隄下。壓其溝槽。又於溝水歸河之所。築壩以斷去路。則流行不疾。而淤可停。至築隄以求土石融結。塞漏以防頃刻異變。細及簽樁壓土盤壩進埽。具有章程。而探埽聽樁之法。更得其微妙。埽繩皆繫於樁下。有坑窪過水之處。深者樁必顫。聲必大。淺者樁雖不動。亦必聞水聲。傾耳細聽得之。加土重壓。務至毫無聲息方已。或壓至格格作哽咽聲。亦不致汕跌成患。此皆切用之實功。深思之而得其理。自無鹵莽之患矣。河渠紀聞

是年。創築蕭縣黃河南岸徐家莊摟崖埽工長一百九十八丈。　創築徐州黃河南岸楊家窪越隄長三百丈。　創築睢寧縣黃河南岸劉家樓迴裏越隄長五百五十五丈。朱家壩迴裏越隄長五百一十六丈五尺。　建築靈璧縣黃河南岸張家瓦房壩臺、幷摟崖埽工長一百五十丈。　創築宿遷縣黃河南岸孟城庵越隄長二百五十丈。　又建築黃河北岸王家灘挑水壩二座。各長十丈。並上下雁翅護崖埽長一百一十丈。　建築桃源縣黃河南岸蔡家莊壩臺長十丈。並上下雁翅護崖埽長八十丈。　加幫山陽縣黃河南岸韓家莊縷隄長三百九十丈。江南通志

是年。築石馬頭一座。淮安府志

雍正十年正月二十一日。嵇曾筠奏。新募兵丁已足一千名之數。內以六百名留駐清江。四百名分發徐宿兩營收伍。即於兩營舊兵頭目內。考拔技勇優長。弓馬嫻熟者數人。授以外委千把。令教習新兵。勤加

訓練。硃批諭旨。

三月。調高斌兩淮鹽政。以大理寺少卿孫國璽爲河東副總河。硃批諭旨。

十一月。孫國璽署河南巡撫。以阿蘭泰爲河東副總河。河渠志稿。

是年。建築阜寧縣北岸四套越隄長一千八百丈。　又建築龔家營越隄長一千一百五十五丈。徐家莊越隄長二千九百八十丈。　按嵇曾筠疏略。阜寧縣黃河北岸四套、五套一帶。當黃河尾閭諸水匯歸入海之區。地形最窪。雍正八年秋汛。水勢驟長。將四套埽工衝塌。今南岸長出沙灘。溜勢日漸北徙。四套上下甚屬危險。若再搶築埽工。則臨河地勢虛鬆。既難保護。且錢糧浩繁。臣赴工確勘。必須寬築隄防。以禦汛水。於三套以下高阜處。建築越隄。庶上下包護兜灣。俾水勢循軌東注。不致出槽旁洩。　又疏稱山陽縣黃河南岸龔家營。當黃水入海門戶。因舊有縷隄臨河太近。大溜汕刷河崖。坍塌入裏。致成埽灣險工。若下埽修防。工段綿長。料物浩大。且全黃建瓴而下。衝刷埽根。更難保護。急應在縷隄南圈築越隄。避其激湍之勢。又阜寧縣南岸徐家莊。去海更近。雍正八年。大溜日漸南徙。經前河臣孔毓珣題建越隄。自徐家莊至陳家浦止。計長二千九百八十丈。原估止高八尺。頂寬二丈。底寬六丈。續經臣等題修。迄今復歷三載。北岸沙灘日長。頂衝大溜。直射南岸。該處地形窪下。前次所築之隄。殊屬單薄。恐汛水長發。黃水下注。海潮上湧。難資捍禦。亟應加幫高厚。以固隄防。請於山陽縣黃河南岸龔家營。上自邵家莊後起。下至吉家莊後止。創築越隄一道。長一千一百五十五丈。自阜寧縣黃河南岸徐家莊起。至陳家浦止。加幫越隄長二千九百八十丈。江南通志。

按.靳文襄築雲梯關至海一萬八千餘丈之隄.引同爲逆河之說.謂河性合則急而沙行.緩則漫而沙積.作隄以束其氣.而急之使攻沙也.張文端旣拆攔黃壩.而修歪支套、辛家蕩之隄.不如是.則河水漫流.海潮挾鹵以入.歸墟向若之塗閉矣.四套三套一帶.當黃河尾閭.爲入海門戶.雍正八年.秋水暴漲.將四套埽工衝塌.南岸長灘.溜勢北徙.四套危險.若搶築埽工.臨河地勢虛鬆.不特埽難保護.且需費浩繁.莫如寬築隄防.因於三套下建築越隄一道.上下包護兜灣.水勢東注.無出槽旁洩之患.又龔家營舊有縷隄近河大溜刷塌河岸.致成埽灣急溜.卽在縷隄南圈築越隄一道.避其激湍.徐家莊去海更近.大溜南徙.原築越隄卑薄.加幫高厚.以固其防.蓋當黃河尾閭.諸水入海之區.隄防不固.一有旁洩.淤沙立至.每見清水盛大之年.海口深通.倍於往時.刷沙之力大也.故海無可濬之理.而沙有自刷之勢.蓄清水而沙自去.束河隄而刷沙之水自急.此以水治水.百世不能易也.河渠紀聞.今按築山陽縣龔家營越隄.阜寧縣徐家莊越隄.江南通志.淮安府志誤作十一年.按大淸一統志.河渠紀聞.均作十年.

是年、築桃源縣李九莊險工.築御壩迤東頭二三壩埽工.並龍亭護崖埽、龍亭前護崖埽工.築小車路口埽工.接築王家莊埽工.接修張家莊埽工.修孫金莊埽工.接築沈家莊埽工.築尹家莊埽工.築韓家莊埽工.築卞家汪護石埽工.築天妃壩石工外護石埽工.加長惠濟祠前挑水壩工.築祠前臺基下埽工.祠旁護石埽工.加祠西拐角挑水壩埽工上下雁翅.築山陽縣新港埽工.築五墩埽工.築高家莊裏頭埽工.築周家渡埽工.築唐家堡埽工.築外縷隄埽工越隄一道.格隄二道.築小菱陵埽工.築何家莊埽工.築大菱陵埽工.築童家營東西裏頭埽工.築左家莊埽

工。范家莊埽工。楊家莊埽工。羅家莊埽工。　築安東劉家莊舊埽工。　築時家馬頭舊埽工。　築周家莊舊埽工。　築單家莊埽工越隄一道自三套以下起至五套。淮安府志。

雍正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大學士張廷玉奉上諭。年來嵇曾筠辦理河工。甚爲妥協。但黃河工程。關係緊要。除嵇曾筠外。欲更覓一明曉河道情形者。不得其人。朕思高斌現在江南管理鹽政。若從此講論河工事務。將來可望熟練。著就近在嵇曾筠處學習。並非以嵇曾筠不能專理。更須人協助也。爾可寄信與嵇曾筠。令其留心教導。並寄字與高斌。令其加意學習。凡有題本奏摺之處。高斌俱不可列名。硃批諭旨。

四月。授嵇曾筠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命仍總督江南河道。嵇曾筠傳稿。

七月二十日。大風雨。河水漫決陳留縣七堡九堡。督臣王士俊。河臣朱藻、阿蘭泰。率領各員。募夫堵築。數日內河崖掛淤。大灘畢露。得以取土施功。因晝夜搶築。於八月初八及十三日合龍斷流。築七堡越隄一百二十丈。大隄五十五丈。九堡越隄二百一十丈。大隄一百六十五丈。十月初一工竣。河南通志。

按是時陳留七、九堡漫溢。上下並決。不數旬即能築塞。至加築大隄。通修越隄。旬時告竣者。由河平日久。河槽衝刷已深。大溜不移。水落挂灘。而施功易也。大河通流不息。水日加深。水深則岸高。逢異漲始能出岸。汛水長落無時。暴漲暴消。決口雖跌深槽。灘土未經跌透。一至水落。灘水仍舊歸槽。決口之流遂絕。以柴土塞之自定。此在南岸尤易。南岸內塘地高。未能即時掣溜。故隨水消歸槽。若北岸河高內塘二三丈不等。建瓴直下。如落井底。浪翻溜急。濤聲遠聞。消落稍遲。即掣動大溜。不可救治。故北岸之搶修尤急也。治河惟在固隄深河。隄愈固。河愈深。而險可爲平。如江南邳睢南岸王家堂對岸沙灘挑溜。向稱險工。是

年八月。水長溜急。忽將灘嘴刷去。中泓衝開引河一道。大溜北趨。通工淤閉。蓋由上下河道深透。長水力大。走灘湧入深塘。頃刻跌透灘土。舍灣就直。自然之勢。若河道未深。雖逢長水。亦止平漫無塘可跌。跌亦不透。故固隄爲上。修防不可不愼也。河渠紀聞。 今按陳留七九堡漫溢。南河通志載係雍正十一年。河渠紀聞作十二年。疑誤。

八月。邳睢黃河南岸王家堂對岸沙灘。天開引河一道。險工永停修防。江南通志。

十月二十二日。嵇曾筠奏。江南黃運兩河隄岸。祇有河兵看守埽壩。一遇汛水長發。各處調撥。至長隄之上。防護無人。臣於雍正九年八月內。題請循照豫省例。添設堡房。召募堡夫。每名按月給工食銀五錢。卽令常川防守。挑積土牛。以資修補隄工之用。荷蒙皇上恩准添設。欽遵。今臣統計堡夫積土。每年有十五萬餘方。以收費少工多之效。惟堡夫有勤惰不齊。該管汛官亦賢否各別。設不嚴立章程。則日久法弛。臣請核定成規。以雍正甲寅正月爲始。責令該管汛官。將所屬汛內堡夫從前積過土牛。逐堡挨查確實。作爲舊土。報明備案。卽於正月起。照依前定數目。每名按月如數挑積。仍將挑過之土。每月造於新土册內彙報。算入交代。以專責成。若不能如數挑積。將專汛文員罰俸一年。該管廳員罰俸半年。儻或挑積不及一半。卽將專汛文員降職一級。暫留原任。戴罪償挑。該管廳員罰俸一年。如此則廳汛各員。畏干處分之例。自必上緊督率挑積矣。再河兵舊例。每年霜降後。計算兩月日期。照堡夫積土例。計河兵五千名。共應積土七萬五千方。亦應將所積土牛。查明造册。入於該備交代項下。以專責成。若該管備弁不勤加督率。亦照前定例分別查參議處。則兵夫自無閒曠。錢糧不致虛糜。奉上諭。兵夫積土。著爲定例。既可節帑。又

以護工。足見奉公體國之誠。斯議嘉是覽之。如應題達。具疏題奏以聞。硃批諭旨。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諭內閣。年來江南河工。因總河諸臣。經畫有方。調度得宜。是以湖河奠定。民慶安瀾。但河防關係重大。將來河務。必得通曉熟練之人。遵循分理。斯克繼前功而全河形勢。非平日講求親身閱歷。必不能胸有成算。洞曉機宜。卽修防堵築。以及估工查料等事。如非經練熟諳。備悉利弊。必不能隨時損益。有裨工程。是通曉河務之員。不可不預爲儲備也。著每年在各部院揀選賢能勤慎司官二員。帶領引見。派往南河學習河務。酌量委辦估工查料等事。以二年爲期。出具考語。咨回本任。如有操守才具實堪任用者。卽行保奏留工。酌量題補。其不堪學習者。不必拘定二年。於試用數月後。卽咨回原任。另行派員前往學習。如此數年後。通曉熟練者自不乏員。於河工諸務。大有裨益矣。憲皇帝聖訓。

十二月。嵇曾筠丁母憂。命高斌署理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傳稿。

是月。大學士仍管理江南總河事務在任守制嵇曾筠、署理江南河道總督印務高斌奏。海防廳屬南岸辛家蕩縷隄。當全黃尾閭。年來北岸長灘。逼溜南趨。埽灣汕刷。河崖塌卸。致成迎溜險工。將來汛水長發。衝射隄根。危險堪虞。臣等相度情形。縷隄南首板荒地內。應圈築越隄一道。避其激湍之勢。順其就下之性。庶幾有備無患。奉旨允行。硃批諭旨。

是年。因房村西北牛市口內有越隄。外有子堰。中間約長二十里。寬五六里。雨潦無從宣洩。地淹民困。知州石杰議請於越隄設立涵洞。每年九月間開放。以便栽麥。二月堵閉。以防異漲。總河嵇曾筠批允。令南岸主簿專司啓閉。數年以來。始無水患。徐州府志。

是年。河溢陽武大隄以南。懷慶府志。

是年。復生朱家溝埽工。　修洪福莊埽工。淮安府志。

是年。改宿北同知一員歸徐州府。舊宿虹同知屬淮安府。康熙九年設。至是始改歸徐屬。宿遷縣志。

雍正十二年四月。嵇曾筠、高斌奏增築海口辛家蕩越隄及閘座。嵇曾筠傳稿。

七月。高斌回鹽政任。高斌傳稿。命江蘇布政使白鍾山爲南河副總河。專司河務。硃批諭旨。　今按江南設副河始此。

八月。築安東縣黃河北岸王家馬頭險工長一百五十丈。江南通志。

十月二十八日。嵇曾筠、白鍾山奏。河防全在土埽。工程既當修築堅固。各項又須因地制宜。隨時酌減。臣等見所屬工料。俱比從前豐足堅實。土埽二工。有尚可節省之處。敬爲我皇上陳之。　一、土工方價宜分別酌減也。查土方則例。業經酌減。分出水旱遠近乾濘。擬定成規。部覆准行在案。但土質有厚薄。人夫有强弱。向例各廳土工。漕規畫一。未曾因地分晰。今臣等詳細分別。各廳除堰、盱、裏河、陽河、江防五廳。或緊臨漕運。或即比河湖大江。且居民稠密。取土不易。土方價直。無庸再減外。查徐屬邳睢、宿虹二廳。壤地寬廣。取土便宜。方價尚可減十分之二。至桃源、外河、海防、山安、運河、桃清六廳。貼臨河湖。一面取土。方價尚可減十分之一。如此則每年土工方價。酌減報銷。工程不致草率。仍可照估價修。　一、防風埽工用料宜酌減也。查黃運河湖水深處所。下沈水埽簡與加鑲埽料。水勢湍激。工多蟄陷。料物自應照依向定漕規。不能改減。其水淺處。恐有風浪汕刷。於隄根鑲做防風。保護崖岸。舊例每單長一丈。用柴三十八束。或用

草一千一百四十觔。但前項工程。雖亦有蟄陷。不比頂衝首險。料物尚可減省。今酌定柴鑲防風。每單長一丈。減去柴八束。用草加鑲者。減去草二百四十觔。以省工料。再前項防風工程。向因所用料物。與鑲墊之工相同。是以開報防風者。亦有開報鑲墊。今既酌減工料。則嗣後估銷册內。應將水勢深淺。並防風字樣。逐一聲明。查核報銷。儻不據實聲明。臣等查出參處。以上酌減土埽二工錢糧。請於雍正乙卯年爲始。照例核册估銷。於帑項可以節省。而工程仍復鞏固。奉上諭。因時因地。酌減土埽漕規。具見忠誠任事。自屬節用良籌。然朕以爲不必定作成例。奏銷時仍照舊報册。惟於題本內聲明情由。將所減銀兩。存貯河庫。以備別項工程之用。殊覺妥協。卿意何如。硃批諭旨。　今按東河防風工程。雍正十三年。經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奏明。循照南河之例。每防風一丈。節省八束。見河南開歸道事宜册。

十一月。修築宿遷、桃源、安東、阜寧等縣夏家馬路、陳家樓、王家馬頭、辛家蕩等處越隄。又下埽加鑲埽臺。江南通志。

十二月。朱藻調任。命白鍾山爲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傳稿。阿蘭泰罷。以劉勷爲河東副總河。河渠志稿。

高斌仍署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傳稿。

是年。嵇曾筠奏。江南葦蕩營。原係出產工用葦柴之所。康熙五十九年。蕩地淤墊。將葦營裁汰。雍正四年。經河臣齊蘇勒奏請復設葦營。加增額柴。并於額柴外搜採盈餘中柴。折爲正柴。每年供採額餘正柴。統計一百五十萬餘束。俱分派各廳。運貯要工。照各廳漕規柴價。解繳河庫。以爲發給葦營兵餉之需。立法誠善。但前於各河營濬船內調撥赴蕩。令河兵撑駕運儹。因柴束繁多。止裝運九十萬束。堆貯清江王營

洪福二廠。聽候各廳運同本工。其餘額柴六十萬束。幷盈餘柴束。俱令各廳雇船自運。遂有不肖之員。吝惜運脚。延挨推諉。遇有要工。臨期購料。緩不濟急。而營柴採完。堆貯水口。日久不運。又有霉爛缺少。幷海潮漂淌。弁兵盜賣之弊。及各廳雇船到蕩。則又無柴裝運。互相推諉。是以應繳柴價。經年拖欠。臣到任後。將從前未清柴價。逐一查出題參。勒限追繳。今年海灘一帶。雨水調和。蕩地葦柴豐茂。隨飭令葦營叅將黄正元督兵搜採。在每年額餘柴束外。又多採出盈餘中柴四十餘萬。折算正柴二十餘萬束。俱令濟船裝至二廠。同自運額柴。一幷勒限令各廳全數儹運。是以本年柴束不但修防及期無誤。且多採正柴二十餘萬束。於工料不無小補。今葦營額餘柴束。若不嚴立章程。恐日久又滋弊混。臣請葦營額柴。自雍正十二年起。應加增正柴二十萬束。連舊額每年統計一百七十餘萬束。永爲定例。各廳照舊雇船自運六十萬束。其餘一百一十萬束。仍令濟船及期儹運二廠。分撥各工濟用。繳價務令按年清楚。如有採不足額。弁兵盜賣。幷不速運到工等弊。廳員令淮徐、淮揚二道查察揭報。營員令葦蕩營叅將揭報。分別嚴參議處。勒令賠補。至此後再有盈餘。按年查實報部。設遇風潮損壞。及雨澤稀少。額柴虧缺之年。亦查明報部。免其追賠。如此則葦營柴束。得以年清年額。而應繳柴價。亦不致拖欠日久矣。計派左營加增柴十二萬束。右營加增柴八萬束。以上葦蕩左右二營。共加增出正柴二十萬束。南河成案。

按。淸葦蕩地。靳文襄以此召謗。嵇文敏以此濟工。所爲之時同而得用異也。蕩地產葦豐茂。除原額正柴外。又搜採出盈餘二十萬束。遵照原題。以產柴地歸營。不產柴地歸民。丈明二營蕩地。計萬有二千九百八十頃零。除產葦稠密八千頃零。劃出民糧竈地一千九百三十六頃外。餘出蕩地三千四十二頃零內

有產葦茭窑海淤灘地一千八百一十一頃．交左右二營．分汛樵採．自雍正十三年爲始．增採正柴并原額通計一百七十五萬束．按年交工．永爲定例．增葦蕩營戰守兵額．原設戰守兵一千一百三名．馬兵八十名．裁減馬兵二十名．改募戰兵九名．守兵四十七名．添募戰兵二十名．守兵一百八十名．分隸各汛千把總稽率採運．稽文敏淸釐蕩務．遞增柴額．可謂殫心經營．不遺餘力矣．然運遲則霉爛．惰僱則盜賣．或飾言餘柴．反虧正額．或侵蝕柴價．虛報漂流．到工既無實用．柴項經年不繳．有增額之名．無足額之實．是尤在當事實力奉行也．河渠紀聞．

是年．山東黃河廳蔣祈年議將曹縣汛內河形．用土填平築實．高出灘面．以斷其流．　按．此卽河工歲築之土格．以禦漫水．而大汛水發．卽滅頂而過．不足爲恃．爲其四面無倚．水從堨尾汕刷而易去也．每歲兵夫應名築填．汛後蹤跡不存．多難濟用．蔣祈年因本汛內有支河數道．估做埽堨．橫擔河身．三面環水．無收頭接尾之處．焉能穩固．填平加高於平灘之上．難資防禦．曹縣一帶舊有順隄．河形傍隄生根．築堨挑溜南行．則外灘北上之支河自淤．此爲治事之本．若祈年所稱沿灘築塞．名存實亡之道也．時修築桃源、宿遷、安東、阜寧等縣夏家馬路、陳家樓、王家馬頭、辛家蕩等處越隄．并下埽加鑲．築安東縣黃河北岸王家馬頭險工．此修防之實功．與徒以土格浮衍者異矣．河渠紀聞．

是年．河溢．大隄以南水深數丈．陽武縣志．

是年．築安東縣黃河北岸王家馬頭險工長一百五十丈．　生玉皇廟埽工．　生楊家馬頭埽工．淮安府志．

雍正十三年二月初十日。上諭內閣。朕聞河工官員。每於裝運工料。差役封捉船隻。而所差行役。即藉端生事騷擾。及至三汛搶工。則稱裝運緊急物料。百般需索。甚至將重載客船。勒令中途起貨。致商船聞風藏匿。裹足不前。查河工裝運物料。原有額設濬船。即使搶築之時。濬船或不敷用。祇應雇募本地民船。協濟運送。原不必封捉客船。阻遏商旅。著河道總督飭行所屬河員嚴行查禁。憲皇帝聖訓。

四月。嵇曾筠、高斌奏。陸路墩鋪與水路巡船。均為防汛戢匪要務。必須布置周密。聲勢聯絡。方資捍衛。查江南河標所轄水陸營汛。為南北通衢。差使殷繁。撥護絡繹。空重糧艘及民船客貨。往來如織。汛防均宜慎重。今查南自王家營起。北至山東交界紅花埠止。計二百六十餘里。係進京大路。共原設墩鋪。遠近不一。除相隔十里以內道路均停者不議外。共相隔十二三里至十七八里者。未免瞭望不及。防禦難周。又南自清江浦起。北至山東交界臺兒莊止。計三百七十餘里。係漕運要道。其沿河原設墩鋪內。有相距十七里至二十里及二十一里不等。路途較遠。策應維艱。臣等詳加籌畫。應將窵遠之墩鋪。各於適中處酌添一座。共計添設墩鋪一十六座。每座撥兵四名。共需兵六十四名。各於本營存汛兵丁內輪流抽撥。令住宿堡房。勤慎防守。又黃河自江南清口淮黃交匯處起。至河南虞城縣交界止。計五百三十餘里。沿河地方遼曠。奸匪易於出沒。巡防尤宜嚴密。但近岸難建墩鋪。必得安設巡船。撥兵常川查緝。至運河雖設有墩鋪。但汛兵僅能防範陸路。其巡哨河面。非船不可。今運河內惟夏鎮汛舊有巡船一隻。黃河內惟銅山、睢寧、蕭、碭等縣舊有巡船八隻。其下游桃源、宿遷、白洋、隅頭、洳口、清河、清江等汛。均係緊要。向未設立巡船。應於桃宿等緊要河汛添設。以資巡緝。計黃運兩河。共添巡船十一隻。每船兵五名。共需兵五十五

名。亦在本營存汛兵丁內抽撥。查照所管河汛。往來巡緝。勤加稽察。務使胥小屏絕。河路肅清。則商船客貨。均得防護安全矣。硃批諭旨。

是月。高斌回鹽政任。高斌傳稿。命劉永澄爲江南副總河。硃批諭旨。

六月。築程家寨隄。時河溜復如八年。頂衝程家寨。埽僙漂沒。隄工悉壞。總督王士俊、總河白鍾山率領員役。晝夜搶築。尋平穩。祥符縣志。

十一月。兵部會議得大學士仍管理江南河督事務嵇曾筠等疏稱。蕩地濱臨河海。一派沮洳。緣淤墊之漲坍無定。兼營制之裁復相仍。致官民地畝間雜。界址混淆。不特爭訟抑且曠廢。經臣詳察情形。移咨前副河臣白鍾山具題委員徹底清查。欽奉諭旨敕部議覆准行。今據署淮揚道朱定元等詳。葦蕩四望平蕪。向無魚鱗圖冊可查。亦無墩堡烽堆可據。兵民爭執。均不足憑。惟有先行統丈。遵照原題。以產柴之地歸營。不產柴之地歸民。將原額剔還。則所餘之多寡自然畢露。隨遴委陞任海防同知高越等。查丈左右二營蕩地。共計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頃三十七畝六分零。除將產葦稠密地方。丈明八千頃九十三畝二分零之數。以符葦營原額。又剔出現在行糧民竈地一千九百三十六頃五十二畝四分零。查明正身業戶。給還耕種輸糧。相度四至地形。畫清官民界址。築立烽墩。以結塵案。實計官民界外丈出多餘蕩地三千四十二頃九十一畝九分零。臣等查現在丈多蕩地內。有產葦茂密海淤灘地一千八百一十一頃九十五畝零。請一并給令左右營分汛樵蘇。自本年爲始。增採正柴五十五萬束。連上年加增柴二十萬束。較比原額通計增柴七十五萬束。按年交工。永爲定例。至新增之柴。需船裝運。請將各廳現在高堰歸工

石船。抽撥二十隻。雇募水手。運柴交卸王營洪福二廠。分派各廳轉運濟用。其成造濬船。暨駕船兵丁。均可毋庸添設。以節帑項。惟查葦營舊額新增幾及萬頃。未免汛廣兵單。應添募戰守兵二百五十六名。以供樵採。查葦營額設巡防馬兵八十名。因蘆葦茂密。馬兵難於馳走。可以裁減二十名。即將應支乾餉幷買補馬匹銀兩。改募戰兵九名。守兵四十七名。祇須添募戰兵二十名。守兵一百八十名。分隸各汛千把總稽查採運。計新舊加增柴七十五萬束。值銀一萬五千餘兩。除添募戰守兵丁應給餉折等。並雇募駕船水手工食。共需銀三千六百餘兩外。實計每年接濟工柴。可節省河帑銀一萬一千四百餘兩。又查丈多蕩地內。有不產葦柴淤墊灘地一千二百三十頃九十六畝八分零。除河灘新淤地一百七十六頃九十九畝九分零。係初凝浮淤。難用牛犂。請寬限二年。俟地土堅實。再行招墾。其餘高阜曠衍地一千五十三頃九十六畝八分零。請飭令地方官招民領墾。照中則每頃輸銀五錢。按數徵解河庫。以充公用。統入河銀考成造册報部查核。嗣後遵照原題。統以二年爲期。查丈一徧。新淤者照例陞科。坍塌者查明豁免。再海灘地畝。本屬漸次淤成。其間距海遠近不同。土脈肥磽各異。現今左營界外海州境內眾山地方沿海長有嫩灘約二千餘頃。蘆苗尚未茂盛。斥鹵新淤。不能遽議開墾。未曾彙案查丈。俟下屆清丈時。再行查報。其領墾地畝數目。花戶姓名。俟該州縣招民領完造册咨部外。相應具題前來。查先經大學士管理江南河督事務稽曾筠奏稱。葦蕩營每年共採額柴一百五十餘萬束。今蕩地葦柴豐茂。每年額採之外。又多採出盈餘中柴四十餘萬。折算正柴二十餘萬束。交工濟用。請自雍正十二年起。連舊額每年統計一百七十餘萬束。永爲定例。續據副總河今陞河南山東河督白鍾山以葦蕩一片平蕪。向來疆界未定。

段落不分。官民竈地。錯綜間雜。沿海居民。每稱設營之時。圈有納糧民地。希圖侵佔霸墾。訐訟不休。請於本年冬底額葦採完後。遴委大員。率領地方官。暨葦蕩備弁。徹底清查。如內有不產葦柴之地。即招民開墾。照例陞科。將附近產葦稠密地方。丈明八千頃九十三畝之數。以符葦營原額。即令營兵樵採。其營地之外。海灘地畝甚多。通盤清丈若干頃。儘數報墾陞科。營地內如果圈有民田。查明正身業戶各年納糧印票。核對四至段落。確有憑據者。即令給還耕種輸糧。嗣後每以二年為期。查丈一徧。如再有淤墊不產葦柴地畝。即照例招墾。仍將附近產葦之地。如數抵補等因。經工部偕各議覆准行。今該督等將前項蕩地查丈數目。幷添設兵丁。增廣額柴。及招墾灘地。濟工節省等項事宜具題。查葦蕩左右二營。丈出蕩地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頃三十七畝六分零。內將產葦稠密地方丈明。以符葦營原額之處。既經該督詳悉聲明。毋庸議外。其現在行糧民竈地畝。既經查丈明確。應即給還業戶。耕種輸糧。幷將給還地畝數目造冊報明戶部查核。仍令該地方官。將丈過處所。相度四至地形。築立墩堡。烽堆。以清界址。至丈出多餘蕩地內有產葦茂密淤地。應以本年為始。責令左右營增採正柴五十五萬束。幷同原額加增。各處按年清額。永為定例。至所採新增柴束。應需船隻。准抽撥該廳歸工石船。裝運交廠。儻有堆貯水口。久不運工。霉爛缺少。海潮漂失。及弁兵侵隱盜賣等弊。即將該管員弁嚴參。交部議處。仍將缺少柴束。勒追賠補。儻定額之外。再有盈餘。即令據實報部。其河灘新淤地。亦應准其二年後招民開墾。無致荒蕪。至現在高阜曠衍地。應將所墾地畝陞科年分。按照中則輸納糧銀。令地方官照數催徵解庫。所徵錢糧。照例造入河銀考成冊內題報查核。仍將前項地畝。領地花戶姓名。幷領墾地畝數目。先行造冊送部存查。嗣後凡遇新

淤之地。農民情願領墾者。即報該管官丈明頃畝數目。照例陞科。如有坍塌之地。亦即呈明地方官。查明確實。具結題請豁免。不必拘定二年查丈。致滋繁擾。至罘山地方新長灘地二千餘頃。應俟地土堅實。可否開墾之處。再行查勘。據實報部查核。再疏稱請添募戰守兵。裁減馬兵。及雇募駕船水手等語。查左右二營額設採葦戰守兵一千一百三名。巡防馬兵八十名。今葦營蕩地既舊額新增幾及萬頃。汛廣兵單。應准其添募戰守兵丁。以供樵採。於額設巡防馬兵八十名內。裁減二十名。即將應支乾餉幷買補馬匹銀兩。改募戰兵九名。守兵四十七名。添募戰兵二十名。守兵一百八十名。分隸各汛千把總稽查採運。仍將裁減馬兵幷添募戰守兵花名。造册送部查核。再從前該督等題請加增正柴。俱令營兵濟船裝運二廠。今加增正柴。自應照例責令營兵僱運。何得雇募水手撐駕。請給工食。與例不符。應將該督請給雇募水手工食銀兩之處。毋庸議。其添募戰守兵丁餉折銀兩。俟招募齊全之日起支。入於該年兵馬奏銷册內。具題查核可也。奉旨依議。欽此。當即招募　戰兵二十九名。守名二百二十七名。內派　左營步戰兵十五名。守兵一百一十三名。　實在馬戰兵三十名。步戰兵三十名。守兵六百四十七名。兵戰馬三十匹。　右營步戰兵十四名。守兵一百一十四名。　實在馬戰兵三十名。步戰兵二十九名。守兵六百五十三名。兵戰馬三十匹。　以上左右二營。實在馬戰兵六十名。步戰兵五十九名。守兵一千三百名。兵戰馬六十匹。　奉添新增柴五十五萬束。內派　左營採柴三十三萬束。　右營採柴二十二萬束。　以上葦蕩左右二營。每歲舊額新舊加增共計柴二百二十五萬束。內派　左營三汛共採交正柴一百二十萬束。　右營三汛共採交正柴一百五萬束。南河成案。

十二月。命大學士嵇曾筠總理浙江海塘工程。嵇曾筠傳稿。以高斌爲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傳稿。

是年。議定東河弁目兵夫。照南河例。按月積土。搜治獾鼠洞穴。　按。河工有事極微細。而竟成大事者。莫如老隄之獾鼠洞穴。獾洞尤大。出水尤猛。鼠穴雖小。初出甚微。及至潰大。往往赴救不及。此汛兵堡夫專任搜捕者也。莊敏初涖官河東。首重防汛。課兵夫積土。又飭令廳營召募獾戶。督率兵夫搜捕獾鼠。其洞穴屈曲穿透之處。務令刨挖到底。塡築堅實。所獲獾隻。持耳尾呈驗。給賞獎勸。誠知其重也。東省黃河同知所屬。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嗣因汛長照應不及。照標營外委千把之例。添委効用目兵協防。仍照例派定隄河汛地。報部查核。兵夫住宿隄上。挑積土牛。以備不時之需。照南河堡夫河兵。積土牛入備弁交代項下查驗。不足數。將該管廳營汛參處。愼重隄防。工無遺事。人無遺力。久安長治之道也。河渠紀聞。

是年。秋汛水盛長。山東單縣劉家莊前衝開引河。大溜全歸新河。舊河淤墊。單汛諸望大壩化險爲平。

按。黃河頂衝坐灣之處。埽前必衝深潭。對岸雞嘴。隨灣加長。此定勢也。開挑引河。以順其勢。此常法也。然必河頭有吸川之形。河尾有建瓴之勢。始可從容奏功。若不煩疏鑿。天然自成引河。罕有之盛事也。河督白鍾山疏稱。單汛諸望大壩。挺立河心。迎溜頂衝。對岸大灘。寬闊長五六百丈。大河圍繞。東西不能直達。曲折兜灣。形勢如環。極爲險要。伏秋汛水盛長。忽開引河一道。自灘西南劉家莊前。至東劉家莊。五百八十餘丈。初流尚淺深不一。至八月初旬。水勢奔流。自西至東。條貫直注。河頭寬一百餘丈。河尾寬五十餘丈。大溜全歸新河。舊河口門淤墊漸平。不煩疏鑿。天然自闢中泓。水流順軌。埽工鞏固。翕河效順。國家之休徵也。河渠紀聞。

是年。築楊家馬頭越隄一道。淮安府志。



續行水金鑑卷第十

河水章牘七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正月。奉上諭。河南孟縣地方。有小金隄一道。捍禦黃河。向係民築民修。朕思民力不齊。工料欠缺。則修築多不堅固。卽能堅固。而每歲攤派銀錢。亦未免竭蹶。著河東總河將此項隄工確實勘估。委員承修。其需用銀兩。統於歲搶項下動支報銷。毋得絲毫派累。續河南通志。 今按前項隄工。隨經估修防風長五十丈。歷年備料鑲修。至乾隆十九年。河溜下移。情形平穩。總河白鍾山奏明停止動帑。仍歸百姓自行修防。

是月。工部覆河東總河白鍾山咨稱。河工埽壩。舊例每單長一丈。准用柴三十八束。惟黃運湖河。水深處所。下沉水大埽。與埽上加鑲。湍激蟄陷。料物自應照數。其有水淺之處。恐風浪汕刷隄根。用柴鑲護。以擋風浪。名爲防風。雖亦有蟄陷。不比頂衝首險。其物料尚有節省。上年在南河副總河任內。會同大學士嵇曾筠。請將此等水淺防風工程。每丈節省柴八束。止用柴三十束。誠恐河東形勢不同。未敢輕率議減。每於勘工之時。詢之廳營。僉云。每丈三十束。實已足用。復在工親看鑲做。實止需用柴三十束。南北修做防風。用料既係相同。自應畫一。每丈節省八束。去浮多之料。以資別工之用。除將節省銀數。存貯河庫。如有別項工程動用之處。報部查核外。所有節省緣由。相應咨明等因。查先於雍正二年二月內。據前任總河齊蘇勒奏稱。江南各廳奏銷案內。用料數目。多有參差。如鑲墊一項。每寬長一丈。高一尺。有用葦柴九十

束。有用四十五束、四十八束、三十八束、三十束不等。多寡懸殊。開銷互異。請自今以後。均照桃源廳鑲墊每寬長一丈。高一尺。用葦三十八束之例。定爲準則。經本部議覆准行。今據該督咨稱。河東所做防風。止需用柴三十束。南北相同。自應畫一。所有雍正十三年河東歲修案內鑲做防風。循照南河奏准之例。每丈改用三十束。於銷算册內。據實聲明。並知照江南總河、直隸總河。畫一辦理。南河成案。

二月奉上諭。朕聞河南武陟縣木欒店沁河隄工。關係居民廬舍。每年派民夫修築。以防水患。里民按畝派錢。約計二千四百餘兩。頗爲地方之累。若設立長夫三十名。歲支工食銀三百六十兩。即可省民間二千餘金之幫貼。著該部傳諭河南總河白鍾山照此辦理。其設立長夫應領工食。即動豫省存公銀兩。續河南通志。

五月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聞河南永城縣地方。於本年四月內。黃水忽發。從江南碭邑之毛城鋪閘口洶湧南下。將申公隄祝家水口衝坍。並東首古隄亦坍二缺。潘家道口等集一帶平地。水深三五尺不等。雖未損傷人口。而二麥被淹。房屋亦有傾圮者。朕已切諭豫省巡撫等。將被水人民。加意賑䘏。毋令失所。查潘家道口一帶地方。年來屢遭水患。自應亟爲疏通。爲乂安百姓之計。但此水下流。多在江南蕭、宿、靈、虹、睢寧、五河等州縣。今若止議挑濬上源。而無疏通下流之策。則水無歸宿。仍於河渠無所裨益。著河南巡撫富德。會同江南總督總河。各委賢員。會勘明確。妥議速辦。務令水害永除。閭閻安堵。以副朕爲民防患之至意。純皇帝聖訓。

是月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治河之道。在因其勢而利導之。司河務者。必將全河形勢。熟悉胸中。隄防疏

濬．在在得宜．始可以行所無事．黃河自河南武陟．至江南安東入海．長隄綿亙二千餘里．舊設總河一員．駐劄淮安淸江浦．雍正七年．復添設河東總河．誠慮鞭長不及．故俾南北分隸．各有責成．惟是河流日久變遷．舊險既去．新險復生．其間防濬之宜．有病在上流．而應於下流治之者．有病在下流．而應於上流治之者．必須通局合算．同心辦理．庶無顧此失彼之虞．若河臣於南北形勢．未能洞悉．遇有開河築隄等事．或至各懷意見．彼此參商．則上游下游．必有受弊之處．所關匪細．徐州府當南北之衝．爲兩河關鍵．最爲緊要．現設南河副總河．應著移駐徐州．以專督率．如兩河有應會商事宜．就近可與南北河臣公同踏勘．應開濬者即行開濬．應堵築者即行堵築．毋得推諉．亦毋得掣肘．於河務似有裨益．著江南總河、河東總河會同確議具奏．純皇帝聖訓．

六月．高斌疏言．葦蕩左右二營．額採蕩柴．分爲廠運自運二項．共需運脚萬餘兩．請將蕩柴內給各廳領運若干．照依漕規繳價若干．其應給運脚．即於應繳價銀內扣除．餘充兵餉．至自運易滋弊竇．應歸廠運．

高斌傳稿．

是月．嵇曾筠奏．臣於六月十二日．准江南河臣高斌密札內開．欽奉諭旨．咨商毛城鋪迤下河道事宜．令臣悉心妥議．欽此．伏查毛城鋪減水口門．係前河臣靳輔興建．與天然石閘、峯山四閘．俱屬減洩黃漲．保工衞民之要務．歷年既久．水道淺澀．更兼從前朱家海黃河決口迤下．河道淤平．易致散漫．上年曾准兩江督臣趙宏恩會商臣親率河員．勘估疏濬下游．廣通去路．副河臣高斌．親往查勘毛城鋪迤下洪溝河中．多廢橋石塊．塌卸河心．阻遏水勢．應撩撈淸理．以疏壅滯．並將河頭挑挖寬闊．順勢遄行．又恐洪溝一

河。不能容納。再於上首蔣溝河疏通分勢。既有二河通疏。足資宣洩水勢東注。其永邑祁家水口一帶低窪地畝。自無湧漫之患。又天然石閘迤下引河。亦有淤塞。幷請開通。匯徐溪口下注。查徐溪口以下。係灘河故道。今按灘。或省作睢。詳淮水原委。現在寬深。惟灰谷堆、燕子口等處。間有淤淺窄隘。應行疏濬。下至靈、虹境內之五湖。係積水巨浸。上游之水。湧急而來。正賴五湖瀦蓄。又下至宿邑小河。乃諸水經由要津。誠恐淺窄難容。亟應開挑深廣。但內有烏鴉嶺。全係砂礓。河心較高。難於創挖。且慮諸河之水。全注小河。不能容受。應於烏鴉嶺以上舊淤之謝家溝一併估挑引河。入汴河以分其勢。再利仁閘而下。至安河一帶。間有淤高仰面處。亦應疏濬。俾水由陡門及种家溝、紀家衙等處。歸湖利順。再峯山四閘。引河淤墊。今毛城鋪以下。河形既經通利。則四閘所出之水。亦有歸路。並應疏濬。以備減洩黃漲。一切仍復舊制。如此則上自毛城鋪。經徐、宿、蕭、碭、靈、虹、睢、泗、宿、桃等州縣而下。以至安河陡門。周圍曲折。約有六百餘里。中間節節深通。處處利導。容納有地。分洩有路。自不致泛漲旁溢。淹浸民田。仰請天恩。准於冬令水涸。詳勘確估舉行。再上游之水。全歸洪澤。必須暢出清口。會黃入海。但洪湖舊有七道引河。係出水門戶。應委員時加察看。遇有淺澀。隨即撈濬。庶湖流暢出。幷力刷黃。有裨運道。更非淺鮮。如遇湖水過大。則滾水壩既任其宣洩。而天然壩又必須開放。應幷將湖水徑由之高、寶、及下河、興化、鹽城一帶水道。豫行籌畫。勿令淺阻。導引朝宗。至毛城鋪。祇可減黃河有餘漫灘之水。其大溜仍歸北岸。又恐下游宣洩太甚。掣溜南趨。大為可慮。應於伏秋大汛。審視對岸形勢。如有淤灘阻溜。即於秋汛後挑切疏濬。使大溜總歸北岸正河。防微杜漸。亦不得不鰓鰓過慮也。南河成案。

六月。工部議得江南河道總督高斌奏。江南河工。每年歲修搶修。共銷帑銀三十餘萬兩至四十萬兩不等。自應遵守大學士嵇曾筠已驗之章程。實力辦理。但現在辦理互異。不敢不據實奏明。懇請議定成規。載入江南漕規之內。所有事宜三條。 一、各廳夫土銀兩。宜核定給發。據實報銷也。查各廳加鑲柴草工程。每單長一丈。例應壓土半方。從前雖於報銷冊內開。係河兵挑運。不計錢糧。其實在於領辦料物銀內通融。不肖廳員。藉稱買土墊用。辦料恆多不足。請嗣後歲搶修鑲塡工段需用土方。責令河兵挑運十分之四。用夫土十分之六。約計銀二萬數千餘兩。與往年酌給之數相符。並無多費。即於歲搶修估銷冊內據實造報。不必入於埽料內通融銷算等語。應如該總河所奏。據實開報。如有不肖廳員。藉稱買土名色。苟簡物料。察出即行指名查參。 一、領運葦營蕩柴。應給水脚。宜核實分款請銷也。查葦蕩左右二營。每年額採蕩柴一百五十萬束。內以九十萬束。調撥各營浚柳船隻。運交王家營、洪福莊二廠。仍令各廳雇船赴廠轉運交工。其餘六十萬束。分撥各廳自備船隻裝運交工。將柴價解繳河庫。以充葦營俸餉之需。前經大學士嵇曾筠。於料價之外。每年酌給水脚。令各廳雇船裝運交工。每年需銀六千九百餘兩。又雍正十三年。新增額柴七十五萬束。亦係廠運。約需水脚銀三千餘兩。現在遵循辦理。但查漕規內向無運脚一款。各年仍須通融報銷。應將前項運脚銀一萬餘兩。在於每年新舊應採蕩柴內。分給某某等廳領運若干。照依漕規應繳價若干。其給發過運脚。即於應繳價銀之內。照數扣除歸款。其餘充作葦營弁兵糧餉之需。仍按年造冊具題送部查核。再查廠運柴束。在廠有查料官給票發運。到工有委員按票查收。惟自運柴。由各廳雇船徑赴葦蕩裝運。不肖之員。混將蕩柴揑作自購。易滋弊竇。請將自運柴六十萬束。

亦歸廠運調撥辦石歸公案內船隻。並於應給各廳自運水脚之內。酌量分給葦蕩營。令其雇募水手。運貯廠內。再令各廳轉運交工等語。應如該總河所奏。將各廳應繳柴價及扣給過運價細數。造具清冊。報部查核。毋得仍前入於歲搶案內通融報銷。南河成案。

七月。高斌奏。遵旨酌議勘濬毛城鋪迤下河道事宜。上諭曰。大學士嵇曾筠亦已奏到。殊爲詳備。朕已批令照議矣。至於先後緩急之序。則汝等現在河工。大學士已離一載。河務呼吸變遷。大學士安能遠定。則又在汝等酌量隨時而不可泥者也。應具題者。仍具題可也。純皇帝聖訓。

十一月。劉永澄遷去。以德爾敏爲江南副總河。劉勷調任。罷河東副總河不設。河渠志稿。

是月。白鍾山奏。河標兵駐濟寧。每青黃不接。無倉儲可資。不得不稱貸貴糴。迨領餉償還。約糧一斗。費二升之價。現有河標生息銀三千七百餘兩。請買穀四千石。設倉存貯。令城守營守備經管。河標副將稽察。春間糧貴。借給兵丁。秋收還補。免加息。白鍾山傳稿。

十二月。高斌疏。江南河工。向因未設河庫道。凡各省州縣外解書夫等項河銀。並關稅。計十八萬五千餘兩。係各廳自行支領。致多弊混。請將此項河銀。自乾隆二年始。悉歸道庫。一切收支解放兵餉修船之費。俱由河庫道經管。隨時報明查核。高斌傳稿。

是月。白鍾山奏。豫東河防事宜。一、東省管河千把總共八員。河兵六百名。應增河營守備一員。駐要地巡防。聽河道管轄。一、河灘土本虛鬆。漲發漫灘。刷成支河。黃水勢分則溜緩。沙停正河。日致淤高。應責成該管官。於水落時。堵塞支河堅實。違者參處。如式者議敘。一、伏秋水發。搶護險工。購募夫料。刻不容

緩。請撥河南司庫存公銀五千。貯南岸鄭州及歸德府庫。五千貯武陟封邱縣庫。撥山東司庫銀三千。貯曹縣、單縣庫動用。仍按數歸款。永遠儲備。均下部議行。白鍾山傳稿。

是年高斌奏定各廳夫工運料報銷之例。按。河工核實報銷。爲杜弊之法。夫工運脚碎石等項。融入庫貯報銷。則影射假冒之弊生。轉難分晰覈驗。流弊至不可言。司河者所宜覈實也。疏稱江南河工。每年歲搶修銷三十餘萬兩至四十萬兩不等。定有章程。而現在辦理與報銷互異。如各廳加鑲柴草工程。向係河兵挑運。於領辦料內通融請銷。今擬定河兵挑十之四。夫工十之六。核實報銷。又葦蕩營轉運柴。漕規內向無運脚款目。均入歲搶案內報銷。葦蕩營額採新增蕩柴二百二十五萬束。需運脚一萬餘兩。應照漕規。於各廳柴價內扣除。各廳自運柴六十萬束。亦歸廠運。以杜弊竇。又江工瓜洲花園港、香子港等工。需用石料。每年約需銀一萬數千至二萬餘兩不等。而報銷冊內無辦石一款。統作椿埽請銷。應照京口坍崖江工定例。填石護根。畫一報銷。均如議行。河工以實銷杜弊。立法固善。而欲節流弊。宜先淸弊源。源未淸而立法以杜之。弊常出於所杜之外。弊在法中者。以少報多。侵冒在錢糧。患猶可言也。弊在法外者。畏難懈累。諉避在工程。害乃不可問矣。河渠紀聞。

是年。麥黃水漲。蕭縣近湖田及永城祝家水口一帶窪地。散漫爲患。奉諭查詢毛城鋪迤下河道減洩事宜。按。蕭永爲毛城鋪下游。麥黃水散漫窪田。通連湖水。泛溢爲患也。嵇曾筠參酌高斌原議。疏稱毛城鋪迤下洪溝河疏導壅滯。以通水道。又恐洪溝河不能容納。幷疏蔣河。以洩蕭永窪地之水。而天然閘河、峯山閘河。皆由徐溪口入宿州之灰谷堆、燕子口下注。沿路疏導。至靈虹境內之楊疃、林子、土山、孟山、崔

家等五湖。瀦蓄上游之水。使寬緩散蕩。不致奔騰。而毛城鋪迤下之河道通矣。至宿邑小河口。爲諸水出口尾閭。開挑寬廣。幷估挑烏鴉嶺上之謝家溝。引河入汴。以分其勢。再疏利仁閘至安河一帶。俾水由陡門迤下歸湖。湖口裴家場、張福口等七道引河。以時疏濬。如遇湖水過大。滾水壩任其宣洩。天然壩必須開放。應將高、寶、下河一帶水道。豫行疏導。毛城鋪減洩黃漲。伏汛後。查視對岸。如有淤灘。即時挑濬。使大溜仍歸正河。以保萬全。當經覆覈議准施行。毛城鋪迤下河道。洩黃河有餘之水。助清刷黃。爲全河關鍵。靳文襄建毛城滾壩。減洩黃漲。仍以壩節蓄。使下游不致過漫。正河不致過洩。又於王家山建天然三閘。及睢寧之峯山四閘。以洩有餘。皆由徐溪南下。匯入五湖。法至善也。惟黃水挾沙易淤。自朱家海決口。墊淤後。南岸間有漫溢。水道漸淤。此疏濬之功所不能已者。然疏淤以洩水。尤必慎洩以保河。開壩於異漲時。上可保兩岸之隄埽。下足以助淮敵黃。逼使歸海。而又以建瓴之水。衝刷溝槽。不致平漫。若洩不以時。黃河中泓流緩。河心墊高。水不能下。分流旁洩。不獨徐、宿以下之生靈受患。且洩久則下淤。勢必至於不能洩。凡用古法。必準今時。不得時而法反爲害。非法之咎也。定例。徐城立水誌爲準。水逾誌九尺。始啓毛城壩。峯山四閘。俟毛城壩啓後。察看水勢。酌啓一二。至天然閘。非異漲不啓。斟酌盡善。節宣有道。斯經國之大計也。河渠紀聞

是年。白鍾山奏請添辦上游料物。預撥防險銀兩。以備緩急。　按。防河搶護險工。呼吸之間。異變百出。非料物人夫應手。鮮不敗事。每當險急。大埽迭墊。搶鑲不已。料物用盡。束手無策。惟上游料物順流而下。足以濟急。銀錢備貯足用。破格加價。人夫踴躍。土料及時到工。化險爲平。搶險樞要。莫切於此。若拘牽常法。

每至失機.莊恪親嘗甘苦.從容敷陳。疏言.豫省向有上游料物一項.於酌辦歲料搶修外.備貯上游.如遇新生要工.卽行撥運.順流而下.可濟急用.豫省黃河兩岸.計長一千餘里.備貯上游料物萬有餘.金東省綿長二百四十餘里.並無備貯上游之料.請照豫省例.撥存公銀一千兩.豫省再撥銀二千兩.辦料備貯上游.以待撥運.又黃河水性.遷變靡常.歲搶向有定額.新生工段.例應另行估報.當伏秋漲發.星夜搶護.刻不容緩.跑筐買土.壓土撥柴.尤須按筐計束.隨時給發.始能濟急.若待咨行撥解到工.緩不濟急.豫省南岸.與東省黃河.均屬汛遠工多.宜撥貯備用.請於河南司庫.撥存公銀一萬兩.以五千兩貯南岸鄭州並歸德府庫.五千兩貯武陟封邱縣庫.並於山東司庫存公銀.撥三千兩貯曹縣庫.非有搶護工程.不得擅動.設有要工動用.按數歸還.仍照例另行題估.實於河防有裨.此備河工緩急之需.常例所不及.惟實力治事.始能悉其艱難.用戒不虞.至今遵守前法.河渠紀聞.

是年.白鍾山請堵塞豫東黃河兩岸支河.　按.豫東土性沙鬆.兼河岸寬闊.坡水平漫.向稱坡河.不能束歸槽內.最易漫灘.漲水一發.卽由窪地漫入.刷成溝槽.日刷日深.正河日淤日高.支河既不能容.中泓流亦不暢.纔高漲水.橫衝南北隄工.漫決多由於此.至是議堵.疏稱.自古河不兩行.最忌旁流分洩.豫東黃河.沙灘土鬆.一遇汛水漲發.漫灘而上.刷成支河.引溜注射大隄.且河溜既分.正河必淤.尤爲隱患.應於水落歸槽.灘地乾涸時.及早堵築堅實.不惟隄工穩固.新生埽工亦少.宜分勤惰.議敍議處.以示勸懲.此先事預防之實功也.黃水之性.專則急.分則緩.急則通.緩則淤.北岸形勢.尤關運道.前明潘宮保.近時靳文襄.皆急急於此.單碭之交.築壩至千有餘丈.斷壓溝槽.以防順隄之河.蓋知河不可分.北岸重於南岸.

觀余毅中全河之說。可得其義矣。河渠紀聞。

是年。奏定豫省南北兩道分管地方河道工程。　按。此南北兩道分管分辦之始也。初豫省河道工程錢糧。係管河道經管。雍正五年。添設河北道之初。章程未定。工程需用錢糧一切案件。仍赴管河道衙門支領。彙冊會轉。至是以管河道駐劄南岸省城。河北道駐劄北岸武陟。相去三百餘里。中隔黃河。一切文案支領發辦。輾轉稽誤。河北道所管工程。管河道亦無從稽核。議令河北道所屬應解堡夫工食。並生息銀兩。就近起解河北道衙門收支。一切歲搶工程。官兵俸餉。藩司經發河北道收支。其估修報銷。照南河淮揚、淮徐之例。各自查造。不由管河道彙轉。而事歸畫一矣。河渠紀聞。

先是。上以河南永城。江南蕭縣等處。黃河為患。命高斌會同江督趙宏恩、豫撫富德等。籌辦疏通之策。至是年。高斌等奏。黃河南岸徐州府碭山縣、毛城鋪。舊有減水石壩一。蕭縣王家山有天然減水石閘一。邳州睢寧縣峯山有減水閘四。俱建自康熙年間。誠分黃導淮。以水治水之善策。因年久淤淺。水發為患。查毛城鋪原有洪溝河、巴河。為減黃故道。因閘下地勢。東北高於西南。是以水向南行。漫入祝家口。請於水涸後。將二河濬令深通。並挑寬河頭百餘丈。再於二河上首。逼近毛城鋪口門處。將舊有之蔣溝河疏通。祝家口、潘家口等。築夾土大壩。攔截南流。務使減下之水。盡入蔣溝、洪溝、巴河。分疏下注。則永城、碭山一帶無淹漫之虞。至天然閘減下之水。亦會入徐溪口。閘下舊有引河。中自齊村橋至石堌集間被淤墊。宿州境內灰谷堆、燕子口等處。亦有淤淺。應一律疏濬。又峯山減水四閘。歷年既久。自閘塘以迄孟山湖六十餘里。引河多淤。應一并估挑。高斌傳稿。

是年。直督李衛奏築毛城鋪減水滾壩。停止開濬引河。按。是時議開洪溝、蔣河。疏毛城鋪以下歸湖之路。分黃由毛城鋪下瀉。因李衛居近毛城鋪。幷使入議。衛言今大開毛城以下河道。引使直注。水勢建瓴。必奪溜徑趨洪湖。而高堰以危。穿入天然等壩。橫衝運道。而兩岸以塞。齊蘇勒恐朱家海決久。淤湖病堰。落低天然等壩。洪湖洩出之水。歸湖。湖不能容。入運。運不能受。開高郵三壩而下河淹。湖水洩多力微。不能敵黃。倒灌清口。利害較然可見。如虞、蕭、碭、永城民田受水。祇須將毛城鋪出水之口。圈一減水大石壩。酌其分量高低。修築堅固。水小毋容宣洩。水大則由上滾出。以減暴漲。使黃不分溜。仍在故道。現據高斌奏明勘議建築。如設置得宜。可期經久。停止開濬引河。於河道民生。兩有禆益。此欲建滾壩以節宣黃流。宗文襄之說也。毛城鋪分洩之水。由滾壩出者。足以助淮刷黃。若開河直瀉。則能淤湖益漲。水由壩上滾出。皆散漫有餘之水。中泓溜勢不移。漫流至湖。漸已澄清。反足為用。若開深引河。外無擊束。建瓴之水。奔騰而來。順勢必奪大溜。橫衝散於江豫近河州縣。受其淹浸。至洩水之道。亦有不可偏廢者。黃河至徐州。地勢緊束。南岸若不分洩。北岸必至受險。毛城鋪進水支河。原有十餘道。俱屬寬深。以致洩水過多。停止開濬後。支河漸次淤平。僅留倒鉤引河三道。紆回曲折。進水無幾。南岸日漸淤高。北岸日漸刷低。黃河大溜。側注北岸。不數年。即有石林漫溢之事。又須疏通倒鉤。使洩水適得其中。不致分洩過甚。定例。徐城水誌長至九尺。開放唐灣引河。霜降後即閉。歷無差訛。近年河底墊高。水誌長至丈餘。始從容議開。誠分洩太過。正河溜緩停淤。徐州北岸危急。不獨為洪湖節束也。治河必權首尾。隨時變通。方隅之見。不可治萬里之河也。河渠紀聞。

是年、奉上諭、江南夏秋天雨連綿、淮揚一帶各州縣低田被淹、朕已諭督撫加意賑卹、宿、桃、清、安、高、寶六州縣、均有應濬河道、即令雇募民夫及時挑濬、寓賑於工、兩有裨益、遵擧淮、揚應疏應築之工以代賑、按、工以衞民、賑以濟困、二者皆保護民生之重務、以工代賑、一舉兩得、欽惟睿聖軫念民艱、多方撫卹疏安東舊鹽河及六塘河之舊淺新淤、一律加濬、移河內甎木長橋於車路口、造九孔甎石橋、清口三汊引河、加濬寬深、使湖水暢出、高寶湖內之華家灘、王家港、邵伯湖內之湯家絆、尤家窪、及金灣滾壩下導水入江之各引河、開疏深通、董家溝壩底落低四尺、俾湖水迅直下行、俱由人字、芒稻、董溝等河歸江、一舉而水有歸江之路、民無艱食之虞矣、河渠紀聞。

乾隆二年正月、德爾敏奏請於清口出水處、加以關鍵、啓閉由人、又逼近海口三十里外舊隄兩岸、應接築新隄束水、又雲梯關下馬家港水口、應築隄堵閉、其高堰大壩至小黃莊舊砌石工、亦應修補、奉上諭、河工非經數年虛心平氣、明體達用、而且不用聰明、不能知其源委也、汝甫到任、即爲此奏、具見汝留心河務、而以爲必可行、則朕不敢保也、當與高斌悉心妥議、緩緩行之、純皇帝聖訓。

二月、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奏、查毛城鋪開河一事、上煩睿慮、不厭詳慎、今據督臣李衞稱、據河臣等奏、毛城鋪減下之水勢雖散漫、仍歸洪澤等語、夫萬里奔騰之水、支河小湖、豈能容受、勢必直趨洪澤、既別無去路、而洪澤之水歸於何處、自然會合清流、泛濫盈溢、勢大力猛、圩堰危險、即或可保、亦必穿入天然等壩、橫衝運道、豈肯仍如河臣等所奏、紆回曲折、盈科後進、不但淮、揚、高寶等屬、盡爲澤國、而濁流一見清水、淤沙澄沈、由近及遠、先塡洪澤等湖、次及通泰各處、與揚州大江下稍并流、漸至淤塞入海之口、

其害更不可言。在河督諸臣。蓋以蕭、碭、永城等處，連歲受淹。疏通水道。可得補救。不過分其暴發過大之勢。亦止爲保守徐州以下工程耳。殊不知連年毛城鋪分洩過多。將黃河東去本身之路。河底亦被沙淤高。業經淺塞。灣曲難行。河臣等奏內稱。洪湖洩出之水。全歸高、寶諸湖。湖不能容。又從西隄放入運河。運不能受。又開東隄三大壩。洩入下河。而高、寶、興、鹽一帶受淹。其不得已而東開西放。目前可見一斑。再將黃河全流歸幷。更難支矣。推其受病之源。自齊蘇勒因朱家海衝決。沙淤洪澤湖底。誠恐高堰難保。苟且遷就。將天然等壩落下尺寸。致湖水力微。不能敵黃。連年倒灌清口。分溜直趨運道。兩岸沙淤。水發盈溢四出。水涸僅存河身。而黃流既分入運。因而不能激湍。現在清口以東。下流數百里。如遇汛長。尙見大溜。一當水落。惟有河心一脈。豈但海口不能深通而已。洪湖在昔止潴淮水。尙不能容。今又合全黃而注之。其利害不較然可見哉。若慮蕭、碭、永城民田水淹。莫如將毛城鋪出水之口。圈一大石減水壩。酌其分量高低。修築堅固。水小則無容宣洩。水大則從上滾出。以去暴漲之勢。使黃不分溜。仍在故道。現據高斌奏稱。勘明酌議建築。如果相度得宜。辦理妥協。則工少費省。民田可保等語。查毛城鋪開濬引河。前經臣等議覆妥斯盛條奏。令總河高斌等再加酌量。復經高斌奏明停止興工。蓋毛城鋪洩水。若另有入海之路。則於洪澤無礙。若別無入海之路。仍歸洪湖。則爲害甚大。今總督李衞與臣等意見相同。請敕下高斌等一幷確議。務期於運道民生。實有裨益。謹奏。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四月六日。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前因蕭、永等處。屢遭水患。應作何辦理。爲久安百姓之計。令該督撫總河等勘明妥議。茲據該督撫等奏請疏濬毛城鋪迤下一帶河道。經徐、蕭、睢、宿、靈、虹等州縣。下至泗州

之安河、陡門．紆回曲折．六百餘里．達於洪澤湖．復出清口．仍與黃合．已經該部議行．隨據淮揚京員夏之芳等連名陳奏．以爲未便．朕以爲該員等生長淮揚．所奏毛城鋪引河不便開通．果有所見．是以復降諭旨令總河會同該督撫悉心籌畫．不可固執己見．亦不可曲徇人言．務期於運道民生萬全無弊．今高斌、趙宏恩來京．進呈河圖面奏情事．乃知夏之芳等所奏．俱非現在情形．據夏之芳等稱．毛城鋪減水壩原因徐州一帶．兩岸山勢夾束．河水屢屢爲患．是以前河臣靳輔．於康熙十七年題明建設．減下之水．使歸洪湖．以助清刷黃．六十年來．上下河道民生．均受其益等語．是現今毛城鋪濬河．乃因毛城鋪壩以下舊有之河身淤阻．量加挑濬．使水有所歸．並非開鑿毛城鋪之壩也．乃夏之芳等妄行添入開毛城鋪一語．使朕亦不能無疑．曾已屢次批示高斌．不可固執己見．而王大臣遂亦不能定此案．朕披閱河圖．毛城鋪口門外．近年以來．刷深支河十餘道．前經高斌奏明．現將毛城鋪上游洩黃近溜支河．全行堵閉．惟留旁流之郭家口支河一道．與下游倒鉤水之定國寺支河一道．相機分洩．不令過多．則將來毛城鋪所洩之水．較之從前．尚爲減去大半．豈從前多洩之水．不爲淮揚之害．而此後少洩之水．轉爲淮揚之患乎．況今高斌等議於毛城鋪口門中間．築亂石滾壩．俾無衝深奪溜之虞．則引河之水勢．自不至奔湍迅疾．從來洪湖之水．蓄以濟運刷黃．水少則淮弱黃強．水多則高堰可慮．數年以來．湖水微弱．黃水每致倒灌入運．今清口現議疏濬寬深．則清水暢流無阻．正慮清水暢洩．有傷全湖元氣．今益以毛城鋪洩下之水．則足以助清刷黃．而清水不患其弱．且高家堰一隄．聖祖世宗屢發帑金修築堅固．足爲淮揚保障．而天然一壩．又經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九卿定議．非遇異漲．不得輕開．則淮揚州縣之水患．自由此可免．朕令高

斌、趙宏恩公同總理事務王大臣與夏之芳等悉心講論．而夏之芳等身未親歷其地．徒以惑於浮言．復固執偏見．及王大臣等略爲辯論．卽多遁詞．其原無定見可知矣．毛城鋪斷自朕見事屬應行．著照九卿原議．令總督慶復會同高斌確估定議具奏．並將現在辦理情形有利無害之處．曉諭淮揚士民知之．純皇帝聖訓．

是月．罷江南副總河不設．河渠志稿．

十月初八日奉上諭．聞河營兵丁內有椿手一項．下埽簽椿．履危蹈險．較之力作兵丁．更爲辛苦．前江南二十河營兵丁．改爲戰二守八．俾椿手均食戰餉．以賞勤勞．而河南、山東兩省河兵．尙循舊例．所當照江南之例一體加恩者．著將河東兩省河兵．亦改爲戰二守八．使用力較多之椿手．得食戰餉．以示朕愼重河防．優卹戎行之至意．河南開歸道冊．

十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諭．豫東二道河工所用歲修搶修之柴薪．每觔給價六毫．令州縣採買．交工應用．朕因六毫之價不敷採辦．已降旨加至九毫．以紓民力．茲聞江南徐州所屬州縣．濱臨黃河．與山東、河南壤地相接．雖有蕩葦．難以挽運．藉用秫稭處甚多．採辦之價．亦覺不足．當照豫東之例．一體加恩．著總河高斌詳確查明．將應加價值之處．照豫東之例．加至九毫一觔．報部著爲定例．以示朕體恤民隱之至意．河南開歸道冊．

是年．高斌奏移運口於舊運口迤上．與三汊河相接．以避黃納清．增建運河閘壩．以資節宣．按．是時濁流倒灌．移上運口七十餘丈．其時淸黃交匯．猶在惠濟祠後也．河乘高過淮．運口適與相對．灌運淤淮．爲

患甚鉅。移近三汊河。以避黃之暴。使清水外出。全河要領。握樞於此。而議者引宋時南北清水分流。前明開黃壩分黃。以濬海口。束湖水。築滾壩爲言。而不知河之不可分。海之不可濬也。又或言禹斷二渠。疏九河。漢唐屯氏馬頰並行。宋有北流東流。金元有南派北派。皆分流入海。議疏封邱北岸金龍口下。由張秋入大清河歸海故道。仍復宋之東流。金元之北派。而不計由張秋鎭入大清河之穿運淤運也。高文定籌議大挑運河。先移運口以避黃。而於運口建壩建閘。以次收束。更互啓閉。仿平江伯之制。上下皆有節度。俾水平溜緩。兩利並存。至今遵守其法。河渠紀聞。

乾隆三年四月。兩江總督那蘇圖奏毛城鋪河道情形。上諭曰。毛城鋪工程漸次就緒。但此地至洪澤湖。河湖水道。六百餘里。經歷數十州縣。土壤相錯。若無專員統轄。則各邑丞簿微員。呼應不靈。所有一切隄岸壩座工程。未必經久堅固。況現在修防疏濬。尚須逐年料理。則歲修之費。亦當豫爲籌及。著河道總督高斌。會同江南總督那蘇圖。悉心妥議。於就近廳員內。歸并何員管轄。並酌定歲修之費若干。於每年冬末春初。河水未發時。相度修治。俾地方永受其益。純皇帝聖訓。

五月。白鍾山奏。豫東兩省歲搶修工程需用料物。撫臣尹繼善。請於每年九月發銀。恐致有誤。仍請照定例每年八月發銀採辦。限於十一十二兩月運送辦足。經工部議准。河南河北道冊。

九月初四日。部議。白鍾山奏。河防以辦料爲先務。埽工以樁木爲要料。凡歲搶大工。捲下大埽。非密釘長樁。深入老土。無以關束而資穩固。江南河工。歷來杉概楊樁並用。豫東兩省。全用楊樁。每年約千百餘株。江南每次委員採買。亦不下一二千株。沿河地方楊樹殊少。豫省各廳。向在洛陽、偃師、鞏縣、孟津、濟源、孟

縣、溫縣等處購買。東省則在城武、定陶等處購買。經部按照產地距工里數。核定腳價。然道遠運難。到工每遲。且洛陽、濟源二縣。已據詳稱民間楊樹。歷經南北兩河採買及民間伐用。餘存無幾。請另定產地購辦。第思南北兩河不能一歲不用椿木。今二縣已稱稀少。若再年年採辦。必至偃師、鞏、孟等縣。相繼告乏。不可不爲早計。是以屢檄廳營購買小楊。令河兵在沿河高阜地內栽植。復採訪培種之法。幸本性土脈相宜。茲據各道委員驗明冊報。已栽成五千二百餘株。長成椿木。即可供二三年之用。若由此年年栽植繁茂。用可不竭。但河兵已有應栽額柳及積土做工等項。經年力作。並無餘力栽楊。查官民捐栽柳株。康熙十五年定例議敍。雍正二三年又更定遵行。楊椿較柳株更爲緊要。似應照例。亦令官民捐栽議敍。以示鼓勸。惟柳株所在皆有。價省易栽。所以捐栽之數最多。至栽楊。必須購求小楊。每株圍圓二三寸。高七八尺。約價銀四五六分至一錢不等。連根移栽。澆灌培護。方能長養。栽楊之難。十倍於栽柳。而楊椿之貴亦百倍於柳束。如照栽柳株議敍。不免畏難。今約計工本。細加酌量。請嗣後河南山東沿河附近印河文武官弁。於官地內有能自出己貲捐栽小楊。栽成五百株者。紀錄一次。一千株者。紀錄二次。一千五百株者。紀錄三次。二千株者。加一級。其瀕河民人。有情願在官地或在己地。栽成一千株。給九品頂戴榮身。印河各官。不得勒派。此官民捐栽楊樹。俱於每年春栽種。次年秋查驗栽成數目。取具該道廳冊結。送部題明議敍。楊樹交汛官收管。如栽成楊樹。不及議敍之數。准次年補栽。積算議敍。交汛後。如有偷盜。及不用心培養。即將汛官參處。其民人在己地捐栽者。地爲樹佔。不能耕種。即令地方官從公估價給買。歸工辦糧。如官員希圖議敍。指民田爲官田。強佔栽種。察出嚴參。至沿河官地無多。如將來地內栽徧。或原無官

地之處。即動河庫銀兩。酌買近河不宜禾稼。堪以栽楊之地。設為楊園。與柳園一例。留於河工。永遠栽楊。如此則各圖議敘。自必踴躍爭先。數年後。椿木不可勝用。不但每年省數千兩椿價。而椿木可就近濟用。不致臨時拮据。於河防大有裨益。查康熙十五年十月。吏工二部議覆御史魏雙鳳條奏捐栽柳秧。分別議敘。令管河分司、道官、同知、通判、州縣等官。於各該管沿河地方。栽柳成活一萬以上者。紀錄一次。二萬以上者。紀錄二次。三萬以上者。紀錄三次。四萬以上者。加一級。再增者照數加級紀錄。雍正三年十月。經齊蘇勤奏。沿河物料。全憑葦柳為先。嗣後附近印河文武員弁。於山東、江南、河南沿河官地內。有能各出己貲。捐栽柳秧成活八千株者。紀錄一次。一萬六千株者。紀錄二次。二萬四千株者。紀錄三次。三萬二千株者。加一級。有能於各湖內種葦二頃者。紀錄一次。種至四頃者。紀錄二次。種至六頃者。紀錄三次。種至十六頃者。加一級。至効力各官。情願捐栽柳葦者。亦照此議敘。再民人栽種柳葦。近亦定議敘之例。如殷實之民。情願栽柳二萬株。種葦四頃者。仍照原例。給以頂戴榮身。儻有不肖官員。希圖議敘。佔種民地者。查明題參治罪。至各處河營目兵補栽額柳。向無議敘條例。今請每兵每年栽柳一百株。若不能如式栽種者。將專汛之千把總。罰俸一年。守備。罰俸半年。儻或補栽柳秧不及一半者。專汛之千把總。降一級。暫留原任。戴罪補栽。守備。罰俸一年。自雍正四年始。著為定例。經九卿等議覆。所請為數甚多。恐捐栽人員觀望不前。酌減栽柳成活五千株者。紀錄一次。一萬株者。紀錄二次。一萬五千株者。紀錄三次。二萬株者。加一級。種葦一頃者。紀錄一次。二頃者。紀錄二次。三頃者。紀錄三次。四頃者。加一級。其殷實之民。栽柳二萬株。種葦四頃者。頂戴榮身。儻印河文武員弁。指民地為官地。栽植柳園。累民者。該督撫題參交部治罪。

再各處河營。每兵每年栽柳一百株。儻不能如數栽植。及補栽柳秧成活不及半。其專汛之千把總守備等。分別查參。交部議處。奉旨依議。今據該督咨稱云云。應如所奏。奉旨依議。運河道冊.

十一月。白鍾山疏。河岸查出灘地葦地三十餘頃。栽蘆葦備用。造册報部。至運河南陽、南旺、蜀山、安山湖隄南旁。俱長雜草。秋深可刈作埽心。因管河文武汛官向無養廉。變價資用。未經歸公。請嗣後武汛備弁。照標營給額定隨糧。文汛州同等官。給養廉。採草備公。白鍾山傳稿.

十二月。白鍾山疏。管河州同等官。在黃河則防守隄埽。在運河則挑濬河道。護重債空。請照江南例。每員歲給銀六十兩爲養廉。按季支領。白鍾山傳稿.

乾隆四年二月。命大學士公鄂爾泰閱視江南河工。鄂爾泰傳稿.

四月。鄂爾泰奏。陶莊引河長而稍曲。旋開旋淤。按引河法宜徑直。乃能迅駛刷沙。並須頭迎溜。尾順溜。放水及時。臣擬定河頭於舊河頭之東迎溜處。東北直下四百六十餘丈。尾對惠濟閘。仍係順溜。俟大溜盛時開放。再於對岸上流二壩三壩。間接築挑水大壩。令黃水全勢趨北。倒灌之虞可免。得旨如所請行。鄂爾泰傳稿.

七月。高斌疏。淮徐所屬黃運河湖隄工。額設堡夫堆積土牛。原以備增卑培薄之用。但土牛虛鬆。雨淋每多坍卸。莫如改築子堰爲善。部議如所請。高斌傳稿.

是年。清口始設木龍挑溜。水勢北趨。　按是時初議開引河。築挑壩。使黃水全勢北趨。清水暢出。嗣得木龍挑溜法。試造安設。溜即北趨。因於壩上下連建木龍五架。大溜盡趨北岸。清水暢流。木龍用後存料。仍

可起拆抵用。不計數。便用而費省。木龍之設。始於陳堯佐禦滑州河水。繫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後世遵用其法。木龍護隄岸。視埽靈便。埽下則引溜曲注。而河易刷深。河深則溜愈大。引溜生工。古人所戒。若木龍。則禦水而不與水爭。分溜旁出。隄不受傷。當河水驟漲。汕及隄根。工料猝不及備。亟設木龍以禦之。溜勢坐灣。下木龍以緩之。然其入水僅六七尺。能挑順溜而不能當急溜。溜急淘底。從木龍下翻出。綑紮之篠木。必分散決裂。或漂沒中流。或墜入深潭。沈埋泥中。不可收拾。司事者往往以龍木不能拆貯。致有虧缺。不肯輕用。然亦必審定水勢地形。而後用之。或不得其用。糜費亦與埽等。用得其宜。隨時拆置。惟便所適。修守之常法也。河渠紀聞。

是年。鄂爾泰奏黃河事宜二條。一、毛城鋪河壩之宜酌復也。查黃水渾漲患多。湖水清流患少。乘其漲滿。導以歸宿。俾洩渾漲有餘。濟清流不足。此實酌盈劑虛。補偏救弊之良法。前河臣靳輔。審量地勢。知河溜南趨。漫水為患。見毛城鋪去黃河不遠。因石砌裏頭大壩。口門寬一百二十丈。令漫灘之水。順流而下。經灰谷堆過五湖。周遭數百里。澄清而入洪澤。又開天然壩。口門寬三丈二尺。分洩徐州以上黃漲之水。又開峯山閘河。皆所以導入洪湖。助清刷黃。然峯山、王家山地勢本高。毛城鋪地勢窪下。年深日久。黃水衝齧。漫口支河太多。而下游河道淤塞。水無去路。致南北遙隄三十里。皆成巨浸。民鮮粒食。而鄰境亦因被患。是以河臣高斌。將官莊、楊家樓、褚家馬頭等處。迎溜逼隄之各支河。盡行堵塞。僅留旁流之郭家口河。倒鉤水之定國寺河。同入毛城鋪。於舊壩口門內。另作草壩。口門寬三十六丈。堆填亂石二尺許。稍作關攔。其下游舊淤河道。如洪溝、徐溪口、燕子口、謝家溝各處。俱挑濬以防阻滯。又築三汊河壩。使水趨洪

溝。而永城等處。不憂漫溢。此亦因時就事。不得不變通也。今臣相度參酌。現在河身北徙。河涯去毛城鋪不下三十里。較前形勢又有不同。若祇有引河二道。用減黃漲。恐南注水少。助清力微。且或值盛漲。無地爲容。轉成散漫。則一隅墊溺之患。竊恐復見。隨與河臣熟商。除已經堵塞之官莊等引河。俱係迎溜逼隄不宜復開。擬於郭家口西。增挑引河一道。長二千八十三丈。河頭北接黃河灘岸。南穿子堰。再於郭家口東。增挑引河一道。長七百六十丈。河頭起清水套內。河尾皆會入郭家口河。就子堰作壩門。每歲麥收後開放。至黃水既已出槽。惟宜導之速往。壩口三十六丈。似覺太窄。亂石壩二尺許。終不如無。應將草壩亂石悉行平撤。仍復靳輔舊規。其天然閘減水無多。引河現在深通。峯山四閘。地甚高亢。非異漲不能減。且由引河下六十里。即入孟山湖。路近易淤。得失相半。此二處閘。祇可備用。惟毛城鋪以下之引河。匯流五湖。始達洪澤。周折淤緩。最易停沙。燕子口謝家溝雖已疏濬。安河近湖。尤關切要。似應挑濬深通。以資灌注。今按毛城鋪請復舊制一條。嗣經廷議。將倒鈎引河開通。撤去壩門亂石。悉如原議。

一、治黃之法。莫善於挑引放淤也。查江南黃河。自碭山至海口。千有餘里。臣詳晰查勘。凡河身通直之處。皆無大溜。灣曲之所。必成頂衝。蓋勢不順則溜自激。防埝峻則溜愈高。歷來河官。於頂衝迎溜。惟以隄埽爲急務。殊不思凡搶埽時。水必頓長數尺。凡加隄後。溜必更逼隄根。一經灣處取直。則大溜自平。窪處放淤。則頂衝立退。今河臣高斌。辦理已有成效。如邳睢廳張家瓦房。於十家灣開引河一百七十丈。舊河二十餘里。淤爲平灘。省最險埽工三百餘丈。睢寧房家莊。開引河二百九十丈。舊河十餘里。皆成淤灘。迤下北岸趙家莊。省險工埽壩二百餘丈。蕭碭廳沿河集。新挑引河四百餘丈。近岸河身。即淤閉十餘里。埽壩永可不用。其餘

銅沛楊家窪。河身最曲。擬開引河計六百餘丈。至睢賈家莊。河流南轉向西。復折而東北。兩灣甚大。其灣河相對處。僅百餘丈。應開引河。亦現在估計。至近海大通口迤上二十里。地名佃湖。與南岸北沙村相對。河流東行。過北沙。復北折而西。始東下。爲一兜灣。勢甚紆折。此係歸海之路。尤宜取直。當同河臣。至北沙村灘嘴相度。應於迎溜處。斜對南岸佃湖埽尾。挑引河一道。約長七百丈。使水勢直下於海口。更屬有益。此外挺出之沙尖。逼過之旁溜。凡應截應引。可以取直者。聽河臣次第辦理。至審度地勢。引河無所用。則放淤培岸。利與引河等。其法。於縷隄後。將越隄幫戧堅固。擇背溜處。開倒鉤槽二。一放入黃水。令其停淤。一放出清水。仍令歸河。及至淤成。則堅實如地。凡大溜頂衝。自行退避。蓋水能衝隄。不能衝地。既不與水爭地。水由地中行。所謂棄縷守越。可保萬全者。亦以水治水。以不治治之之良法。臣與河臣沿河閱看。銅沛廳南岸之七里溝。北岸之茅家山。外河廳南岸之楊家馬頭。皆放淤已成。桃源南岸之顏家莊。外河廳南岸之眞武廟。海防廳南岸之大菱陵、龔家營、董家營。山安廳北岸之大飛浦。皆現在放水。尚未淤成。而南北兩岸應行放淤處尚多。凡一處放淤。皆可省埽工銀數千兩萬餘兩不等。如力開引河。復力行放淤。則黃河兩岸所省生工、舊工、搶修、歲修埽壩需費。何止數十萬兩。此二事因勢利導。不勞而成。實治黃之善舉。果能期在必行。行之務盡。則利益又不止黃河已也。河南開歸道冊。

續行水金鑑卷第十一

河水章牘八

乾隆五年八月十七日內閣奉上諭．河南被水歉收．朕已降旨．多方軫卹．因念該省河工埽料秫稭一項．皆採買於沿河州縣．今歲旣罹水災．價值必致昂貴．查舊例每草十觔爲一束．官價九釐．儻此價不敷採辦．勢將派累里民．著每束增銀五釐．共成一分四釐之數．河官照價購買．不許絲毫扣剋累及閭閻．此因歲歉加恩．後不爲例．東河事宜冊．

九月．工部題．臣等議得江南總河高斌疏稱．清口北岸陶莊舊漲沙灘．黃溜南趨．上年五月．大學士伯鄂爾泰．議奏復開引河．並於南岸再築挑水大壩．現在遵照辦理．不意大水驟至．引河趕挑無及．築壩亦難施工．俟秋汛水落．相機辦理．經臣奏明．至秋汛後．水落灘現．察看情形．較前低下五六尺．恐水長易漫．開挑引河．難望成功．有効力州同李昞稟稱．能造木龍挑溜．請於南岸設木龍數架．則大溜自可挑開．多趨北岸．功效甚速．臣隨將現存各廳備用椿木運集．置辦篾纜工料．雇募篺師．令李昞試造木龍一架．卽在清口迤上御壩下．綑紮木龍．長三十六丈．又於頭上紮龍盤十七丈．自安設以後．黃河大溜．竟趨北岸．臣見已有功效．確察情形．一龍之力．尚不足以遠挑黃溜．盡使避南趨北．應再設木龍．以相關應．又於前次所做木龍迤上．加造二架．又於王家莊建造二架．共建造木龍五架．龍盤一架．自建設以來．歷經三汛．黃河大溜．盡趨北岸．陶莊沙灘．舊寬一百九十餘丈者．止存九十餘丈．已漸次刷去一百餘丈．其南岸頭二

三壩。舊稱險工。今俱淤閉。壩外漲成沙灘。寬三四十丈至一百七八十丈不等。黃河中泓。現行陶莊引河之舊址。清水出口。較前甚暢。會黃東注入海。查北岸沙灘刷去。黃流業經北徙。陶莊舊引河。已可毋庸開挑。南岸亦不須更建挑水大壩。且頭二三壩險工。每年歲修銀五六千兩。一遇工險搶護。所費更屬不貲。今皆可以節省。但北岸沙灘。尙餘九十餘丈。須盡行刷去。南岸沙灘。再漲寬長。使清黃交會之處。遠移於清口之下。雖遇清水稍弱。黃流亦難以倒灌。木龍工程。始稱告竣。其採辦木料。按照漕規。動用銀二萬一千七百七十兩二錢五分二釐九毫。將來木龍工竣。仍可拆卸。以作另項工程之用。所有篾纜雜料夫工銀六千一百四兩九錢六分三釐三毫。應照例題估。至以後相度情形。將來有再需添設木龍工程。仍隨宜酌量辦理。其現在木龍。更換篾纜。備辦雜料。以及雇募人夫防護工食等項。統於此案續估核實題銷等語。應令該總河相度機宜。妥協辦理。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是年。白鍾山奏。山東直隸兩省民鮮蓋藏。每於麥穀收成後。家有餘糧。卽赴市糶賣。糧價頓減。一至青黃不接之時。市上糧少價昂。常年如是。歉歲更甚。從前河標四營操防兵丁。因無貯積倉糧。稱貸貴糴。加利償還。約費賤時二斗之價。僅得一斗之糧。甚爲艱苦。自乾隆元年。蒙皇上恩允建設營倉。比年以來。兵丁咸賴以接濟。感沐皇恩。人人頂戴。今黃河南北兩岸河兵堡夫。終年力作。晝夜在工。較之標營兵丁。尤爲勞苦。向來河營亦未設有倉儲。當糧少價昂之時。不免稱貸貴糴。上年地方偶歉。實覺拮据。臣伏思我皇上愛養黎元。山陬海澨。已無一夫不被聖澤。此等兵夫。皆瀕河貧民。就充力役河干。所得餉銀工食銀兩。藉以養贍家口。糧價省得一分。卽沾一分之實惠。臣仰體聖主愛民盛心。再四熟籌。必得如標營一例設

倉積貯.庶可通融接濟.而春借秋還.年年出易.亦可垂之永遠.臣查河營生息銀兩.原爲恩賞兵夫之用.今所收息銀.除年例給賞外.現存餘銀六千餘兩.每年所用賞銀無多.尚有應收息銀.可以敷用.此項餘存息銀.與其零星分貯州縣庫內.存爲閒款.易啓挪移之端.似不若採買倉糧.以濟兵夫緩急.移彼易此.可毋庸另動司庫錢糧.至應設倉廒.臣又查有副河臣舊署.原係置買民房.空閒已經數載.坐落蘭陽城內.正南北兩岸上下適中之所.止須擇其高燥者數間.略加修理.即可以作爲倉廒.亦毋庸另行建蓋.致費錢糧.至山東曹、單二縣.兵夫無多.且與蘭陽對岸相近.撥借易便.不必另設倉儲.查現在二麥豐收.市價甚平.如蒙皇上恩允.臣請即將前項息銀.飭行河南管河河北兩道.乘此麥多易買之時.動支四千兩.遴委賢員.在附近沿河地方.照依時價.公平糴買麥石收貯.爲數無多.採買自易.設或市價稍昂.即行停買.將餘剩銀兩.俟秋收後再行買穀.此項倉儲,應交蘭陽縣知縣經管出入.管河河北兩道.公同按季盤查稽察.該道等於每年春間.查明糧價昂貴之時.具詳借給兵夫.秋收催令照數歸還.免其加息.如原借麥石.繳穀還倉.即核計穀麥價值抵交.如此循環出納.以陳易新,不致有浥爛耗折之虞.而黃河南岸兵夫.得有倉糧接濟.可無貴糴艱食之虞.永沐皇恩於億萬斯年矣.皇清奏議.

是年.改兗沂曹道爲分巡兗沂曹三府.專管黃河事宜.議定兩河効力文員南河一百五十員.東河六十員.停止武職投効.河渠紀聞.

是年.豫省裁改濬柳船隻兵夫.積土改築子堰.酌改灘兵.捕灘同隄.　按.河工濬船.糜費無實效.豫省坡河.尤難見功.汰濬增柳.南北分管.以爲運料救民之需.得其用矣.兵夫積土.往往堆貯於無用之地.零星

不能應急。改築子堰。隄身高而土可計數。每見大水之年。水與隄平。一二尺子堰當之。不致滅頂。事小而所關極大。至酌改獾兵捕獾。尤爲防險之大要。疏稱。獾鼠潛藏。大爲隄患。地鼠爲物尚小。行亦不遠。兵夫張弓伏弩。應手而獲。至野獾。性狡善走。宵行晝伏。一窟藏身。一窟貯食。彎環深邃。莫知其處。惟伺其遊行尾追。先驅獰犬逐鬬。隨用鐵叉擒獲。非慣於察捕者不能。有本汛河兵。不能捕獾。附近居民能捕者。名爲獾戶。應於額設河兵內。每汛酌改捕獾步兵二名。令專司捕獾。俟有步糧名缺。即令頂補該汛員弁。令在本汛常川實力察捕。民人有察知蹤跡。或新舊獾洞。報知廳汛，另行優賞。務絕根株，不使孳生繁育。延及河隄。永慶磐石之安矣。鼠穴在隄頂二三尺內。穴淺易捕。且必至漲水平隄。始顯其患。即患既生而其穴尚小。猶易爲力。至獾洞伏於隄根。寬大難治。不待水長平隄。即足爲患。及患成而後塞之。水已衝刷成渠。往往補救不及。歷來黃河口岸。大半由此。防河賴大隄爲屏障。如雨淋水溝。及支河注汕。風浪衝擊。顯露於外者。猶知防護。惟獾鼠洞穴。隱藏於內。草深地僻。人跡罕到之處。尤易潛伏。一遇水到隄根。即成大患。所謂千金之隄。潰於蟻穴也。河渠紀聞。

乾隆六年二月。命完顏偉爲江南副總河。完顏偉傳稿。

八月。高斌疏言。黃河自宿遷歷桃源至清河。二百餘里。河流湍急。險工林立。北岸止有縷隄一道。並無遙隄重障。又內逼運河。唇齒相依，運河南岸縷隄。通築高厚。作爲黃河北岸之遙隄。更於縷隄內酌定格隄九道。高斌傳稿。

是月。調高斌直隸總督。以完顏偉爲江南河道總督。河渠志稿。

先是。上以黃河大溜。逼近清口。每倒漾爲患。命循康熙年間舊迹。開陶莊引河。導黃使北。大學士鄂爾泰。往會河臣高斌勘奏。議甫定。以汛水驟集停止。高斌尋去任。至是。復命完顏偉相度施工。完顏偉因奏。自清口迤西黃河南岸。設木龍挑溜。漸向北趨。木龍之議。倡自高斌。完顏偉踵而行之。蓋慮引河工不易就。圖補偏救弊之爲。然自是陶莊引河之議遂寢。完顏偉傳稿。

乾隆七年三月。命刑部侍郎周學健查辦江南水利工程。隨據奏明應行興修各工。下大學士九卿議。令將工段確估造報。南河成案。

五月。白鍾山覆奏。所屬廳汛各缺。無論舊設新增。逐一清查詳議。有可以裁減者。如河南彰德府管河同知。懷慶府沁河通判。陽武縣縣丞。滑縣縣丞。皆係舊設。但事減工少。當據實請裁。至新設各缺。如河南河北道。係題請復設。原非新添。今彰、衞、懷三府。俱在黃河北岸。與直隸、山東、山西接壤。地方遼闊。又當南北孔道。必得大員巡守。稽查官員勤惰。倉庫錢糧盈虧。數百里河道防護。催辦夫料。查工核帑。止有該道一員。地方河道吏治民生。皆其專責。未便議裁。懷慶府黃河同知。經管武陟、滎澤二縣黃河二處工程。實關緊要。況現將武陟沁河埽工。歸該同知兼管。更爲黃沁兩河最要之缺。斷難議裁。開封府添設同知二缺。係在南北兩岸。與舊設之同知二員。上下分管。各有一百數十里至二百餘里不等。其中險工林立。在南岸則關省城。在北岸則關運道。實屬緊要。未敢裁幷。新設儀考通判。曹儀通判。因舊設之曹州府黃河同知。歸德府管河通判。所管隄工。俱黃河下游。各管工程二百七八十里。相隔遙遠。水漲工險之際。倉卒奔馳不及。是以添設。畫地分防。責守始專。今如裁汰。仍歸舊設之員。實難周顧。添設祥符主簿一缺。查祥符

南岸隄工八十六里。汛長工險。舊設縣丞一員。不能照管。是以添設今縣丞現有要工。如裁幷一員。勢必顧此失彼。祥陳巡檢、蘭儀巡檢。雖分管隄工無多。但此二缺。原因地方印捕各官俱在南岸。北岸地方。毗連直隸、山東。民俗刁頑。自添設以來。地方河工。俱屬便宜。未便裁汰。武陟縣沁河主簿一缺。查沁河水性猛烈。與黃河相等。該縣舊設縣丞。係專管黃沁兩河。工長八十餘里。皆係險要。勢難再管沁河。且現將沁河通判裁汰。則沁河工程。專責該主簿一人。仍裁幷縣丞。勢難兼顧。實在不可裁汰。續河南通志。

七月。黃水大漲。衝坍石林口土壩。漫堰。潰成大河。奪溜東趨。衝決沛縣縷隄。河督完顏偉集夫塞之。按。是時河溜雖奪正河尚有餘溜東下。及時堵閉。築壩開河。幫築裏戧。加築越隄。逼溜歸故道。大修沛縣縷隄。以畢工。乘其勢也。靳文襄以河至徐州城垣山根。逼束不能暢流。南岸於毛城鋪建石壩石閘。北岸留石林、黃村二口。減洩漲水時。下流初治。上流石林、黃村。灘地平曠。內外高低不甚相懸。故爲急則治標之法。流行三十餘年。黃水淤高近河之岸。內地窪下。漲水北出。建瓴直下。衝成深大溝槽。勢必奪溜歸東。乃築壩以節之。然築壩以爲節宣之道。而壩仍不可恃。伏秋漲水。勢猛力大。河岸高於內地。一洩則排山而入下跌深潭。潭深而跌愈甚。循舊有河溝。衝激下注。是以卽有石林之潰決。不數年。又有孫集之變。至接築大隄而後已。河渠紀聞。

是月。命直隸總督高斌。刑部侍郎周學健。會同江南總督德沛等。辦理水利事宜。高斌傳稿。

九月十四日。上諭內閣。據白鍾山、晏斯盛會奏。江南銅山境內。黃河北岸之石林、黃村二口。減水濟運。原係舊制。今歲黃水甚大。減洩過多。由石林等處。瀰漫而下。淹及東省滕、嶧等州縣。查石黃二口。遠在江南。

隔越東省地界一百七八十里至二百餘里。非會同南河總督。協力堵禦。莫能奏效。伏乞敕諭完顏偉。速至漫口會同相度下埽。使得尅期斷流等語。朕覽此奏。白鍾山頗有推諉之意。今年江南異漲。衝決隄工甚多。今命高斌、周學健前往查勘。在在須完顏偉經理。若因此一處工程。又令其親赴會商。則顧此失彼。能無貽誤他處乎。且隔越東省不過一二百里。何難往彼料理。若云隔屬呼應不靈。朕思公正大臣。以國事爲己事。下吏斷無不聽從者。況同屬河官乎。若如此拘泥。甚非當日分設河臣之意矣。此相度漫口之事。著白鍾山親身前往。詳加確勘。速行堵禦。有應行商之完顏偉者。令其行文咨商。庶免歧視延緩之弊。

純皇帝聖訓。

諭高斌、完顏偉、白鍾山會同勘議。石林、黃村開築事宜。 按。自靳文襄分洩徐邳水勢。北岸留石林、黃村二口。以減異漲。減下之水。歸微山湖。一出湖口閘濟運。一出茶城張谷山。由荊山橋至貓兒窩濟運。乾隆五年。黃水盛漲。石林、黃村二口內。各刷深溝二道。洩水過多。爲日又久。致微山湖內拍岸盈隄。湖河交漲。沿河土石。危險堪虞。至冬深水尙未消。東省運河。未能築壩與挑。因將溝槽內加築土壩。鑲做防風。以禦水勢。至是。御史胡定條奏。石林口起。至婁子、黃村兩集。向有三道支河。近年堵築。專由王家山閘。歸入雙橋湖。吞納不及。請仍開通支河。俾水分流。旋經勘議。以開通河溝。不但微湖不能容納。奔潰四出。有誤漕運。江南瀕河之銅山、沛縣。與東省近湖之滕、嶧、魚臺等縣。皆有淹漫之患。仍請堅築土壩。於水未加長之前。以爲節制河工事宜。及其時而後知。親其事而後見。前時之法。不行於後時。局中之事。難謀諸局外。如石林、黃村二口。始以分洩徐邳過盛之水。兼濟邳宿運河之漕。而不及見後時之衝運淤黃。今昔異宜也。

即當時職河文武員弁。親見黃水之衝蕩。溝槽愈刷愈大。無不切切以爲隱憂。而局外者但見分水足以減黃。而不及知黃運之變而爲患也。河渠紀聞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諭。江南河道總督。職任最爲重大。必得熟悉情形。經練幹濟之人。方有裨益。今年河湖異漲。原非尋常可比。而議者皆以不能先事豫防。及時捍禦。歸罪於河臣。甚非情理之平。即條奏之人。並非身歷其地。輒以臆度之論。紛紛陳說。及加考查。皆必不可行之事。其爲害於河工甚大。若因議論紛起。即將河臣加以處分。則後之膺此任者。愈難辦理矣。完顏偉由按察使陞任河道總督。素未諳練河務。且到任未久。驟遇如此水災。未免措置倉皇。此實有之。朕思河東河務。較之江南尚易料理。完顏偉著調補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歷任南河。頗稱練習。著調補江南河道總督。今按此據江南河道總督白鍾山到任謝摺所載諭旨。

是年。白鍾山詳陳河東兩省河工情形。　按。時刑部侍郎周學健。奏請裁撤河東總河。並添設之廳汛各官效力人員。量留數員。餘盡裁汰。悉歸南河總理。一切修防事宜。撫臣會同河臣定議。辦料撥夫。責成地方官專司其事。廳道監督工程。裁減歲搶修各費。山東以上運道。專責地方官辦理。奉硃批交大學士九卿議奏。白鍾山奏稱。臣委任總河。八年於茲。河工情形。無不身經目覩。熟慮深思。竊以爲總河可裁也。添設之廳汛官效力人員。不可盡裁也。辦料撥夫。責成地方官可也。裁減歲搶修各費。不可也。請以今昔情形言之。即如康熙六十年。水決武陟之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等處。合流直注山東壽張縣沙灣入運河。泛濫四出。漕運幾梗。黃水經過。直隸山東。皆受其患。費帑不下百萬。僅能塞之。六十一年。又決於釘船幫。

由李先鋒莊逼馬營口。隄裂二十餘丈。又決秦家廠。釘船幫大壩。陷四十五丈。乃於王家溝、官莊峪挑引河二道。水勢稍平。始得相繼築塞。至雍正元年正月報竣。而是年。武陟縣姚其營、梁家營、二鋪營、及詹家店、馬營口又漫坍八處。中牟縣十里店、婁家莊漫坍二處。鄭州亦決來童寨民隄二處。鄭民惶恐。遽挖官隄洩水。衝漫中牟楊橋一帶。二年。又決蘭陽板廠、儀封大寨。旋塞旋決。再決再塞。綿延至於四載。爲費已百萬不止。是時尚未分設河臣。未添建廳汛也。至分設添建以後。迄今十餘年。未嘗有連決數處。淹沒數省。綿延數載之事。而周學健乃謂衝決未少於前。險要已倍於昔。殊弗察也。從來河決則水分。水分則流緩。沙停爲患無已。故前河臣齊蘇勒疏云。武陟決口。河底淤墊。已經二年。全河下注。兩岸有出水僅尺許者。有與水平者。更有直至兩岸隄根。宛若湖淀者。據此情形。爲患不知何所底止。而十餘年來。安然無恙。向之褰裳可涉者。今則深不可測矣。向之大隄卑薄殘缺者。今數百里一律高厚屹若堅城矣。向之兩岸灘地普漫若湖淀者。今則非甚盛漲不出槽漫灘矣。二瀆安瀾。歷年順軌。而周學健乃謂河愈治而患未除。是於今昔之情形。全未稔悉也。黃河自三門七津而下。地平土疏。億萬生靈。托命於一綫沙隄。非隄何以禦水。非埽何以衛隄。河既偏趨。趨南則北淤。趨北則南淤。非相形勢。挑掘引河。何以挽溜中行。治河惟有補偏救弊之法。昔人嘗明言之。周學健乃謂築隄挑引爲私智穿鑿。是未知治河之成法也。至屬員蒙蔽上司。河員喜事紛更。事誠或有。然如周學健所言。工尚未險。流尚未改。豫爲張大其詞。聳動河臣。不得不爲上請。言亦太過。如果工非險要。何忍以有用之國帑。費於無用之地。況詳題則有該管河道。會題則有兩省撫臣。豈皆漫無稽察。周學健未嘗身履河干。乃以數十年前之情事。論今日之河工。亦已過矣。修

防必須料物。料中秫秸。需用最多。歷係地方官承辦。不論遠近。概行派撥。亦不發給現價。料戶送於數百里外。比至工所。人因牛斃。猶且露處守候。交收無期。自設立河帑。一莖一束。皆先給價而後交料。價銀委員齎交各知府。轉發州縣領辦。以杜牽混影射等弊。而周學健猶以爲擾民。視從前不先給値爲何如。至人夫幫築隄工。挑挖引河。皆係按方給價。瀕河貧民情願赴工力作。賴以餬口。並非州縣派撥。搶險背跑筐買土。不論時日。一夫到工。即按筐給錢。視從前不給價値爲何如。至東省運河。從前大小挑時。俱係遠近州縣。派撥民夫赴工協挑。今大小挑俱照從前額定募夫。於正項內分別動給雇募。寬其時日。酌其淤沙厚薄。令長夫盡行挑濬。不煩民力。不增募夫。運道自南至北。一律深通。視從前出夫貼錢爲何如。今擾民諸弊。悉已革除。乃反以爲擾。皆言之未得其實也。若謂擾官。殊不知河防民社。原屬一體。地方官辦料募夫。非有櫛風沐雨之勞。履危蹈險之難。周學健既請將辦料責成地方官專司。亦未必不擾也。瀕河州縣。本有河道民生之責。河隄衝決。堵築用項。銷六賠四。定例府縣與道廳營汛分賠。深原例意。蓋以瀕河州縣。遇搶險運料集夫。呼應較靈。若令優游事外。袖手旁觀。勢必貽誤。至新收工程。例應承修之員保固。地方河員。各有承修。各任保固。從未有河員承修。地方官分任追賠之事。此必一二膜視河工之有司。妄生浮議。故其所言。皆與實在情形相左。河工最忌浮言惑衆。今以動帑募夫。創爲擾累官民之言。地方官民。勢必借爲口實。浮議繁興。自此觀望遲延。不至於因循、廢弛不已。此周學健所言之失當也。河渠紀聞

是年冬。命大學士陳世倌、同高斌、周學健、會同江南總督、巡撫、總河。覆勘上年兩江河工水利。通盤籌畫。次第興修。南河成案。

是年。築中牟十二堡越隄。（續河南通志）

乾隆八年正月。大學士陳世倌奏。黃河北岸。應於石林口新築壩內。加築月隄。以資重護。大修沛縣縷水隄。堵塞缺口。加倍高厚。以遏黃河內注。又於石林迤下。對順河集北岸。河形灣曲迎溜之處。開挑引河一道。引溜歸中。以避危險。至宣洩之宜。亦應防範。查分洩黃水。南岸則毛城鋪壩、天然閘、峯山四閘。北岸則中河之劉老澗壩。外河之王營減壩。山安之馬家港口。毛城鋪壩河下達五湖幾四百里。天然閘、河亦下達五湖幾三百餘里。路遠勢緩。淤沙漸停。至湖則澄流一派。藉以助清。實屬有益無損。臣等議於天然閘對河北岸。挑引河一道。使大溜中趨。并將迎溜河頭。改爲倒鉤河頭。以避直衝。閘底用亂石填高數尺。稍減引水之勢。引河兩傍民堰。加寬培厚。河內淤淺處所。挑挖寬深。其毛城鋪壩口門水底。亦用亂石量爲填高。以防將來進水漸多之病。至峯山四閘。距五湖不及百里。路近勢直。濁流奔注。恐致淤入湖內。劉老澗壩。下接六塘河。而六塘河上承駱馬湖之尾。來水既多。復益以劉老壩減下之水。勢不能受。遂至漫淹民田。王營減壩。則去鹽河甚近。黃水洩入。每至受淤。有礙行運。現清口以下。黃淮二瀆合流。其勢甚大。一線減壩。所洩有限。馬家港舊留口門二十丈。以分盛漲。其後漸次衝寬。現在水落歸槽。口門挂淤。而大通口正河。尚寬二百四十餘丈。下流入海。深通遄行。無藉旁分。應將此四閘壩口門。必俟非常之漲。始令開放。尋常不必分洩。以慎節宣。又桃源縣近城一帶。介在黃河洪湖之間。東西綿亘百有餘里。未築遙隄。僅賴平岡高地環繞爲護。而陸家壩、毛家集二處。各長七八里。岡阜中斷。地勢窪下。且湖河相近。中無攔格。尤爲可虞。臣等議於陸家壩岡地。接築土壩。東抵高家灣越隄。又於毛家集岡地。接築土壩。西抵歸仁大

隄。與閘地相屬。勢如一帶遙隄。以爲河湖保障。再於隄內各建涵洞一座。以洩積水。核計善後工程。約需八十五萬餘兩。內急工約需銀六十萬餘兩。南河成案。

二月。命尹繼善署理兩江總督。協理河務。尹繼善傳稿。

五月。尹繼善奏江南河工情形。毛城鋪宜仍舊制。蓋黃河至徐州。北係山嘴。南逼郡城。以千流萬派之水。納之數十丈之中。下流不暢。則上游必壅。前河臣靳輔於上游南岸毛城鋪。立減水壩。下流引河。以洩盛漲。北岸自李道華家樓至蘇家山。不設隄工。聽其漫入微山湖。由荆山口入運。少殺其洶湧之勢。近因毛城鋪進水過多。圈隄築壩。層層堵閉。致南岸淤高。大溜側注。北岸石林一帶。處處受險。欽差大臣。議於壩口水底。用亂石塡高。臣按此處洩水之路。止有倒鉤三河。其餘支港。俱已淤平。若再塡高壩口。是有隨時啓閉之名。實與緊閉無異。不惟北岸無隄處。受全黃水勢。堪虞。而上游山東之滕、嶧等縣。下游徐、沛一帶城社。更爲可慮。請仍舊制。相機啓閉。開通倒鉤河。使不奪溜。壩堰有礙宜洩者。量爲撤平。南岸分流減洩。勢緩水平。北岸之險工可保。其減下之水。歸入洪澤湖。濁沙停淤。黃澄爲清。更可助清敵黃。轉害爲利。尹繼善傳稿。

是年。白鍾山奏覆胡定條奏河防事宜。　按。昔人言平河不難。平議河之衆口爲難。自來談河者。皆以河高於地。請分河勢。請疏海口。勦襲舊說。如出一口。至是御史胡定奏河防事宜十條。奉旨交高斌、完顏偉、白鍾山。令其各出所見。詳議具奏。覆稱。黃河濁沙善淤。惟有束水攻沙。以水治水之法。有明潘季馴。我朝靳輔。會禹貢九澤既陂。四海會同之義。師陂障之法而爲隄。師以海爲壑之法。而不令旁洩。非創論也。至

下埽之法。始於漢武帝塞瓠子。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薪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楗。此即捲埽之肇始也。至宋時。凡黃河有土之處。即以埽名。如天臺埽、原武埽、廣武埽、陽武上埽等是也、元至正河防記。始有鋪捲甃罣之法。迄今行之。黃河沙水相半。水落沙停。不能禁其不淤。但河之兩岸有隄。隄下爲灘。灘下爲中泓。沙止能淤灘。而不能淤水深溜急之中泓。水行中泓。即所謂由地中行也。水循其道則治。反其道則壞。今惟有使溜走中泓。伏秋水漲。漫灘及隄。相機修守。勿令旁溢。其有大溜偏趨。埽灣頂衝。嚙隄侵岸者。則下埽抵禦。或建壩挑溜。或挑挖引河。挽溜中行。如夫料應手。搶護及時。不致歧趨奪河。則無大患。除慎守河隄之外。別無他策。潘季馴有言。治河無一勞永逸之道。惟有補偏救弊之策。不可有喜新炫奇之智。惟當守安常處順之休。遵守遺規。便是行所無事。今胡定以黃河沙漸湧高。海口亦漸就淤。恐爲運道民生之患。具奏十條。謹將見聞所及。逐條詳議。如稱黃河之沙。多出自三門以上。及山西中條山一帶破澗中。請令地方官於澗口築壩堰。水發。沙滯澗中。漸爲平壤。可種秋麥等語。河流本自渾濁。自出九渡河。水即渾濁。河南土性疎散。經行六七百里。潘季馴云。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豈能築壩築堰而遏之。使其汰沙澄源。古未有行之者。如奏稱武陟地方。向有十八里空餘之地。足容黃河汗漫之水。自挑沁敵黃。以致河身逼窄。水勢洶湧。自此防其衝決。請亟改正以復舊制。險工可平。查雍正元年。前河臣以黃沁交會處。至詹家店。十八里皆無隄工。康熙六十一年。水漲北趨。淹及數村。請接築遙隄。河流不致旁溢。部議准行。其詹店、馬營、秦廠諸決。皆在未補築以前。決後灌注直隸、山東州縣。穿運潰隄。築塞恐後。何敢改拆隄壩。貽運道民生之患。如奏稱自雍正元年。虞城界至碭蕭等界。疊築小縷水隄二道。北自豐縣境。疊

築小縷水隄二道。層攔重束。使上流艱於宣洩。逆激水勢。屢成橫決。宜亟去四隄。俾宣洩順利。查攔河橫截。逆小阻流。自宜亟去。但云縷水小隄。縷水者。順河爲隄以束水者也。水不束。則勢緩停沙而河墊。束之即所以導之。未可驟改。如奏稱石林口至婁子、黃村兩集地方。向有支河三道。分黃河之勢。趨入微山諸湖。近年堵塞。下游到處生險。請仍開通。俾河水分流。查乾隆五年。黃水盛漲。黃村、石林二口內。各刷深溝二道。洩水過多。爲日又久。以致微山湖內拍岸盈隄。湖河交漲。沿湖土石隄工。危險堪虞。河臣高斌。將溝槽內加築土壩。鑲做防風。以禦水勢。如將水溝開通。不特微湖不能容納。奔潰四出。有誤漕運。江南瀕臨黃河之銅山、沛縣。與東省近湖之滕、嶧、魚臺等縣。皆有淹漫之患。如奏稱近日河工。防其衝突。下埽加料。苟安旦夕。糜費不能省。以河身多灣。宜漸改直。內設圈隄。防其漫溢。將所省埽料之費。以開引河。宣洩益易。查黃河水性靡常。形如穿梭。南坍北漲。即成灣曲。非千里一曲也。河工形勢。非處處可圈越隄。處處可挑引河。亦不必於圈隄著效之後。又挑引河。更不能竟棄年久之大隄。專事新築之圈隄。靳輔言治河守險之方。一曰埽。二曰逼水壩。三曰引河。三者之用。各有所宜。又云。護隄之用。莫善於埽。萬恭治水筌蹄云。隄防稍緩者。一年一備可也。若險要之區。樁草等料。宜以一年所備。足兩年之用。今乃謂埽可不用。亦未深考。應請仍循成規。如奏稱河道不宜兼理巡道。黃河險要。河道任大責重。原無餘暇。巡道案牘紛煩。顧此失彼。應專其任。查河道民生。本屬一體。毋庸歧視。河道所管黃河。即其守巡地方。原可就便查辦。河道不兼守巡。州縣視爲不關緊要之上司。呼應不靈。設遇工程險急。大聲疾呼。而夫料不至。貽誤河防。爲患更大。惟遇入闈署印等事。免其派委。伏秋汛內。必令住宿河干。冬春盤查一切。不必再添守巡道。致滋糜

費.如奏稱黃河同知通判.應於河員內選補.州縣初任河務.諸事茫然.豈能奏績.果有熟習河務.能勝任者.豫行保舉.遇有缺出.方許題補.查河員專任修防.州縣協辦夫料.如果同心協力.何險不平.無如州縣中賢愚不一.往往膜視河工.是以歷任河臣.皆以責成州縣爲請.潘季馴疏云.州縣正官.職專親民.故民易驅而事易集.柰相沿之弊.視河患如秦越.視管河官如贅疣.妨工僨事.實因於此.靳輔疏亦云.管河同知通判佐雜等官.與民絕不相親.於街坊里下.毫無關涉.如撥夫運料等事.安能設施.府州縣正印官.每膜不相關.無同舟共濟之情.掣肘誤工.不一而足.前副河臣嵇曾筠.以印官河員.循資陞調.分爲兩途.即辦事同城.亦不無歧視.請將沿河府州縣.陞調河工道廳.河工廳汛.陞調沿河府州縣.俾印河各官.協力同心.爲地方保障.部議准行.此東豫兩省題補河官之始.江南州縣調補.亦照此例.如此激勸鼓舞.而州縣中有志向上者.固踴躍奮勉.其好逸苟安者.望陞之心.猶不勝惡勞畏難之念.彼蓋以離衙舍而宿河畔.辭家室而伍卒徒.舍乘輿張蓋之榮.而奔走於炎風暑雨之中.猶且身踐危隄.心駭巨浪.稍有疎虞.即罹參處.以視州縣之安榮.不肯以彼易此.議者猶謂河員獨膺議敍.州縣徒受參處分賠.若弃此而去之.則遷轉無望.其歧視推避.又不知若何.至請預行保舉.定例河工缺出.先行題署試用一年.經歷三汛.果能勝任.方出考題授.如不勝任.立卽撤回.與預保無異.應請仍照舊例行.如奏稱河工効力.請照鹽大使之例.不必殷實印結.凡候補候選.及因公罣誤之員.科甲貢監人等.如有熟悉河務.願往効力者.或本地方官.或同鄉官.出具印結.河臣考核差委.驗其果堪任使.咨部註明.俟三年著有成效.分別補用.查黃河自西至東.運河自南至北.各綿長千有餘里.凡挑河、築隄、疏泉、防險、查工、催料等事.需員差遣.是以歷來

願投効者。河臣俱酌量收錄。惟因公罣誤之員。例不准收。蓋恐廢員得以藉工混濫也。至効力之員。必須殷實者。則以到工。租房攜僕畜馬。以候差遣。日用薪米草料。在所必需。奉差則船馬丁僕盤費更繁。非殷實之家。力不能繼。州縣出具効力河員殷實印結。如不確實。照例議處。請嗣後各省願往河工効力人員。照旗員由本旗都統咨送之例。領取本籍州縣家道殷實印結。徑赴吏部衙門投遞。由部咨發河臣收工差委。到工後。著有勞績。酌量人地相宜。分發錄用。亦無庸概定以三年。紛紛咨送。如奏稱黃河營汛立定處分。請嗣後除全河驟漲。一時人力難施。設隄搶護。動用多金。仍照定例外。儻河水原不十分洶湧。備弁平日懈弛。失於檢點。以致漂淌糜費。查照漫溢例。酌量分賠。查黃河同知通判。承修工程。出入錢糧。皆其專責。捲埽簽樁壓土。以及濬築搶護。一切履危蹈險。備弁出力佐理。已修埽工。自應廳員不時檢點。豈得委之備弁。設有疏忽。漂淌糜費。惟廳員是問。是以定例。止有陡遇衝決。人力難施者。廳員按股分賠。其平常漂淌料物。著落承修廳員賠補。不便令備弁分賠。啓廳員推諉廢弛之漸。如奏稱南河每年霜降後。廳官領銀辦料。河臣於効力人員內。遣十員分發各廳。名曰常川查辦。廳官一切供應。每月另有餽儀。差員安坐寓所。料物到工。祇令工書開送。蓋用鈐記轉報。至料物多寡。工程利弊。概置不問。請令道員親身查察。停止差委。查河工料物。定例州縣承辦。每年六月發銀。料物到工。派委不管河工之同知通判。協同監收。收足之日。責成道員親往秤收。河臣於閱工時就便抽查。並無分遣効力人員常川查料之事。至原奏內有云。洪澤湖較昔年十墊其三。又云。運口黃流漸灌。漕艘出口艱難。海口亦漸淤墊。尾閭之病。不可不急為調理。查洪澤湖內。雖有毛城鋪分洩下注之水。然所經之地甚遠。泥沙隨處停淤。及至湖邊。已成清

水．斷無渾水直注．入湖淤墊之理．運口乃淮黃交匯之所．淮常弱．濁每強．惟有助淸以敵黃．則黃水再無倒灌之虞．濁流旣不能倒灌．運口卽不憂淤淺．漕艘出口．亦無艱難之患．至海口．在雲梯關外．尙有百餘里．潘季馴以爲海不可濬．惟黃淮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深．前河臣靳輔．亦師其意．於關外接築縷隄八十里．其近海二十里．因潮大土濕．未經築隄．卽所謂築八十里之縷隄．高亦止六尺．隄底止寬五丈．頂寬三丈．原未高厚．不過約攔黃淮之水．不使漫散．幷力奔趨入海而已．今求治之之方．亦惟是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則沙隨水去．海口卽不至淤墊．前人已試有成效．舍此別無良法．此疏陳河運淮海之大勢．旁及用人治事之程法．河工機宜．已無餘蘊．白莊敏盡心河事．故其所言．皆有根據．潘宮保、靳文襄治河．力排衆議．各有因時運用之妙．而大指不出以水治水一語．所謂不鑿也．河渠紀聞．

是年．調回葦蕩營濬船．疏濬河道． 按石林漫口．水北決入微山湖．正河一線東流．水緩沙停．卽壅缺回流．至伏秋盛漲時．河底不能驟刷寬深．勢必盈隄拍岸．爲患無已．白鍾山思復濬船刷沙之舊．疏稱黃水挾沙而行．必隨時疏濬淤沙．前河臣靳輔．議置濬船．按里設兵．專令濬沙．使船行沙活．沙隨水去．以水治水之法也．迨後葦蕩柴需船撥運．柴額加增．又請添撥．先後撥濬船五百餘隻．存汛無幾．所存之船．終年泊於河干．雨淋日曬．日久朽壞．或遣發葦蕩．私運柴束．官弁不知督責之任．河兵不習疏濬之事．幾令良法美意．泯然無存．去年石林漫水．南流勢緩．河道紆回曲折．流沙淤澱．須用船疏濬．雇用民船．梁底深大．淺灘沙嘴．不能隨時往來．今酌派濬船八十二隻．除原存在汛船八十二隻外．請從葦蕩營調回一百八隻．計每營船十隻．照舊制．每船撥兵八名．給以篷纜鐵掃帚等器具．一船責成頭目一人．一汛責成該汛千

把葦柴常川疏濬其葦蕩所少運船雇民船補用所需水脚無多於節省項下動用毋庸另籌亦不必拘定汛地總以有淤沙處酌量調撥當即照議施行文襄濬船之設亦爲連年疊決河淤已滿引河不能即致寬深爲濬船以刷之需以歲月久而自通迨後奉行不善當事知其虛糜而去之初不計及後之有事而需此也然必嚴其督率考察精密昔王荆公得濬川鈀謂回河可以力致又疑鈀輕力少加重鐵齒至不能拽柁手黠者反齒於上而拽之卒售其欺濬船鐵帚至水淺沙沈之處須用力抽拽兵夫惰於執事船隨水走懸帚不及於地自岸視之無由知見終日往來徘徊河干迄無實用坐糜廩給終至廢壞而後已非法不善也督率無人不能程效也河渠紀聞

是年補築北岸禦水大堰、自李道華樓至黃村壩接築堰工三千五百餘丈以禦橫流　按自石林口漫溢後外灘衝出溝槽黃村石林旁洩之溝形勢更大不得不接築衞護然黃水之性散則普漫聚則淘刷築堰以抵禦漫水而水即與堰爲敵水大至而土堰不能守不得不用柴埽以護之而埽下則水愈激埽甚則水愈深往往引溜至隄生工故接築大堰後不二三年石林口即生工數百丈水湧溜急防守不易是工形勢屢變自乾隆六年壩下接築挑壩逼溜南趨工閉徐州以上北岸百餘里無險急之工閉後十餘年復出未幾復閉至四十八年復出歲事搶修直至嘉慶五年壩下築挑水壩二百餘丈逼溜南歸引河石林工始閉黃流遷變無常黃村之接築固不可已也河渠紀聞

是年始定徐屬豐、銅二廳全辦秫稭發州縣承辦依限交工　按豐、銅二廳地不產葦而遠運葦蕩之柴勢必虛應故事葦價原貴於稭而用稭抵葦假運葦之名得銷稭之實此弊之相因而至者也自鍾山奏

稱。南河鑲修工程。多用葦柴。惟徐屬豐碭、銅沛二廳。界連豫東二省。地產秫稭。向來購料。稭多葦少。葦柴產自海蕩。距徐郡幾千里。由黃河上水。轉運甚難。所辦蕩柴。往往不能儧運到工。其修防工程。歷年原不專藉葦柴。與其遠運無多之葦。急切不能應手。何如就地全辦秫稭。俾得速交濟用。應照河東例。令該管河道。確核歲用料若干。於七月酌定銀數。詳明發給該府。分發各州縣承辦。定限十月完半。年內全完。到工交廳秤收。照式堆垛盤驗備用。經部覆准照豫省交地方官承辦。初豐、銅二廳。以稭爲正而兼用葦。部議葦稭兼用。報銷易於朦混。令詳加察覈。至是始定二廳專用秫稭地方辦料之例。尹繼善據徐州糧捕通判李紳匯條陳。辦料章程。有當堂驗封。滾單行催。聯票交收。花戶扶秤之條。而胥吏陽奉陰違。擾累不免。甚至民有倍收之累。工無半到之稭。工用民獲。俱不可問。當事者亟剔其弊。易民辦爲官辦。民困稍舒。而工程用大。庫貯增長數倍於前。蓋緣近歲料價昂貴。濟規不敷。淤閉之工少。新生之工多。輾轉支絀。補苴罅漏。廳員稍有弊混。即至不可救藥。勢使然也。其始民以有餘之料入官。工用不虧。而官民俱受其益。其繼官以朘民之甚。民不能安。反無交工之實。而工不得用。兩無依據。不得已而變法。求如向日之民。以有餘之料交官。帑不糜而用充裕。何不得也。河渠紀聞。

乾隆九年四月。命吏部尚書公訥親往查江南河務。會同署總督尹繼善。總河白鍾山。徧歷河湖。通籌全局。南河成案。

五月。訥親奏。清口對岸有灘。即向來開挑陶莊引河處。長六百丈有奇。寬一二十丈至四十餘丈有差。臣與督河兩臣。商將灘嘴挑切。助溜刷去積土。則黃河循岸東趨。允合機宜。臣由清江浦。沿河南岸。至老隄

家之事。非一時可理之緒。持之過急。反苦向隅之良民。甚至積嫌搆釁。事端百出。雖以文襄之深心大力。而不能行之有成也。今惟守近隄十丈之議。清柳園應有之地。隨時查理。得尺得寸。總期無害於公。爲之以漸。毋輕擾民動衆。斯集事釐奸之大要也。河渠紀聞

是年。豐碭廳梁家莊天開引河。刷寬二百餘丈。石林埽前停淤。又邳睢廳王家堂汛張工。對岸淤灘。橫亘東西。河流旋繞。忽自柏家灣直衝成河。刷寬一百餘丈。大溜全歸新河。對岸三百餘丈埽工淤閉。化險爲平。　按自石林堵築後。大河坐灣。側注北岸。先於袁家莊挑引河。引水中泓。而袁家莊引河迤下。老灘橫亘。大河向北圍繞。刷開梁家莊河。溜始歸中泓。張工對岸淤灘。橫亘東西。奔騰曲注。忽於柏灣塌透成河。寬百餘丈。舊河漸淤斷流。黃水盛漲則力大。不能轉灣。直走灘面。水消力緩。仍循舊槽走灣。石林漫口初閉。下流河淤。未刷深透。水壅高直出走灘。梁莊柏灣之天開引河。即由於此。然新開之河。究不如舊河之寬深。水大隨溜刷開。水小仍分溜歸灣。舊河嫩淤漸次滌去。而溜復歸原矣。惟在乘勢加工。於新河上流。再建挑壩。逼水直進。新河漸刷寬深。溜不能移。始可常恃。梁家莊新河初成。石林工即漸淤閉。不數年復開。溜走如故。聽其自去自來。而無人力爲之防護也。不然。如柏家灣塌開新河。閉張工三百餘丈之埽。何以旋即歸原。不數年有張工決口之大變。使先時乘勢保守。加工挑護。止須修防之力。至勢變而爲之防。已無及矣。河渠紀聞

乾隆十年八月。尹繼善奏。黃河南岸陳家浦以下。向無隄工。本年黃水過大。以致漫隄過水。約有百十餘丈。若仍在此堵閉。是與水爭地。費多益少。臣與河臣白鍾山相度情形。應於上首遠築遙隄。直接老灘高

處．以東水勢．力半功倍．命訥親、高斌酌議．尋奏．陳家浦乃數百年黃淮入海之路．自應仍照舊堵築合龍．不失老隄故迹．方爲鞏固．河渠志稿．

十月初二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稱．本年黃河水勢．伏秋二汛．異常盛漲．較上年長至二尺有餘．徐郡沿河一帶工程．竭力搶護．幸保無虞．而南岸一帶無隄之處．多皆泛溢淹浸．至阜寧縣陳家浦地方．因隄內多係蘆蕩竈地．歷來未曾下埽．聞於前歲．即已溜逼隄根．河員僅於老隄內築越隄一道．以資保護．上年汛水長發．老隄又已坍卸．止存越隄外餘地十餘丈．本年六月間．雖於上游築挑水埽壩一道．而老隄未經修築．至七月．上游埽壩衝去．大溜直射越隄．河臣臨工．始趕集人夫料物．晝夜儹築搶戧．然已水深溜急．椿埽不能到底．致七月間．河溜下注．海潮上湧．漫決二十餘丈．黃河直由射陽湖、雙陽子、八灘、三路歸海．迨至八月．連日大雨．東北風作．潮汐倒灌．不能下洩入海．漲漫橫溢．淹浸甚廣．陳家浦潰決之口門．竟至二百餘丈．再聞陳家浦未決之前．工員四次稟請河臣發帑．河臣只給銀數百兩．以致緩不濟急．蓋河臣係河員出身．工程熟諳．一切弊竇．皆所深悉．綜覈太甚．事務不肯擔承．於錢糧上尤覺過緊．工員含怨．俱有幸災樂禍之意．此朕得之訪聞者．其言實中白鍾山之病．夫錢糧固宜節省．但河工關係重大．與別項工程不同．現在南河需費多金．即刻意節省．亦屬有限．若衝決一口．不但小民流離可憫．而賑濟之．費用帑不貲．較之前事豫防．臨時搶護．其所費孰多孰少耶．白鍾山祇知慎重錢糧．而不能權其事之輕重．朕所不取．至於河員．雖例用家道殷實之人．然孰是挾貲投効者．若過於綜覈．恐皆觀望退縮．不能與上官一心．於事無益．將此並諭白鍾山知之．純皇帝聖訓．

是月。尹繼善奏陳家浦漫口合龍。並擬圈築重隄。上諭曰。總河雖係白鍾山。但彼一謹愼而不識大體之人。只可司錢糧出入耳。如陳家浦一事。若早發數千金之帑。以堵築於未然。亦未必致遭衝決。百姓受災。且反費數十萬帑之賑卹也。故河工一事。一以委卿。不可推諉白鍾山。朕亦知卿不推諉於彼。但不爲之隱飾。斯可矣。純皇帝聖訓

續行水金鑑卷第十二

河水章牘九

乾隆十一年二月初六日。工部會議。得先經原任河南巡撫。今升刑部侍郎雅爾圖奏稱。豫省錢糧項下。額徵河工堡夫等銀九萬九百餘兩。在昔河南與江南河工。統歸河道總督管轄。河督設在江南。是以河銀均解江南交納。雍正七年後。添設河東總督。豫省工程。專屬河東。所有歲搶各修錢糧、即於本省動支報銷。惟額設河銀。仍解江南。未經更正。是豫省原有額設河銀。因連解江省。致工需無出。另動別項。而江南提解之時。起解未克如期。銀數亦難照額。且兩省相隔千里。轉運勞苦。往返資費。請嗣後豫省河銀。免解江南。江南應需歲搶修錢糧。亦毋庸另撥。經工部查議。以向來河南、山東工程。動用錢糧。較江南甚少。所有各省徵解河銀。仍解江南。以濟要工。今該撫奏請以豫省錢糧。留爲豫省經費。似屬可行。但直隸、山東二省。各有河道工程。其額徵河銀。應否扣留免解。亦應畫一辦理。至江南河道工程。經費浩繁。應於何項撥抵。亦當定議。應令江南總河。會同該督撫。將不敷河銀作何撥補。並應否將三省河銀扣留免解。會議具題再議。並令直隸總督、河東總河議覆。嗣據江南總河白鍾山題覆。以山東、直隸、河南三省。每年共應協濟銀九萬九千八百二十八兩七錢三分三釐九毫。今河南省協濟河銀。既請留充本省工用。則山東直隸。俱有河道工程。自應畫一。將應撥江南河銀。亦留爲本省工用。所有該三省扣留河銀。應請在下江司庫屬解地丁正項銀兩。按數撥解河庫。以濟工需。復經工部行文直隸河東總河。將每年額徵河銀實數。

並應留應解。據實查明聲覆。以便核議。先後咨據直隸總督高斌覆稱。直屬每年額徵河銀二千七百一十一兩五錢一分一厘七毫內磁州清河起解山東曹東道庫銀八百六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九毫清河起解司庫淺夫工食銀七十二兩。河間、天津、大名三府屬之故城等州縣。實起解江南河庫銀一千七百七十八兩四分五釐七毫。今豫省河銀。既留為本省應用。則直隸事同一律。請將每年額徵河銀。各州縣徵解司庫。留為本省歲需工用。以昭畫一。又據河東總河完顏偉覆稱。豫省額徵河銀四萬一千餘兩。每年支解本省夫役工食修補橋梁等項。共銀四千七百餘兩。下剩銀三萬六千餘兩。酌解江省。又司庫內撥補荒缺河銀四萬九千餘兩。亦撥解江省。而豫省本地河工歲搶二修。每年於司庫地丁內題撥銀七萬兩。於新料登場。乘時購辦。如有餘剩。留作次年之用。儻有不敷。即於額增河銀項下通融動支。而次年大工銀兩。亦在河銀項下。通融支給。統俟該年歲搶二修准銷之日。將不敷銀兩。仍在司庫地丁銀內動撥還項。是以歷年起解江南河銀。並無將三萬六千餘兩盡數撥解之案。總俟本省用存有餘。然後酌解。至新生險工。或應築壩幫隄。或應挑引分溜。俱於所存河銀項下。通融給發。俟工完另題撥還。並不在額撥司庫七萬兩之內。今若將豫省額徵河銀。並撥補荒缺河銀。免解江南。扣解道庫。以抵豫省每年歲搶二修。實不敷用。請嗣後新生險要大工。需費繁多。向係先行通融河銀給發者。今仍於河銀內通融動支與工。俟工完題請動撥司庫地丁銀兩還項。至每年歲搶二修辦料等銀。應將司庫撥補荒缺河銀四萬九千餘兩。移解道庫。再於司庫地丁銀內撥解銀二萬一千兩。以足題撥七萬兩之數。儻遇歲搶二修不敷應用。仍循例在道庫河銀內通融支給。統俟工完。在地丁銀內題撥歸款。又山東河銀。例解江南

河庫一萬八千九百餘兩。查東省黃運二河。均有歲搶工程。且東省離江南寫遠。批解未便。請解貯本省河庫留充工用。其東省搶修工程。每年題撥司庫銀一萬二千兩。停其撥解。查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濟協江南河工銀兩。統自下年爲始。各留爲本省歲需之用。其東省每年題撥搶修司庫銀一萬二千兩。亦應停止動撥。至豫省每年歲搶修額撥銀七萬兩。今該總河雖稱免解撥補荒缺河銀僅止四萬九千餘兩。請再於司庫撥解銀二萬一千兩。以足七萬兩之數。但查豫省額解江南。除撥補荒缺河銀四萬九千餘兩外。尚有額徵河銀。內應解銀三萬六千餘兩。統計八萬五千餘兩。雖向遇新生險工。或有築埽幫隄挑引分溜等事。及歲搶二修。需用繁多。即於前項河銀內通融動支。俟工完。仍在地丁銀內撥給還項。用無不敷。應將該省請於司庫地丁項下撥解銀二萬一千兩之處。毋庸議。所有每年額撥銀七萬兩。應令統行停止。又江南總河疏稱。江南河道工程。經費浩繁。所有該三省扣留河銀共九萬九千八百二十八兩七錢三分三釐九毫。請在下江司庫地丁銀內按數撥解河庫。以濟工需等語。應如所請。在附近各州縣額徵地丁銀內撥給。仍於地丁奏銷案內附疏聲明。册報戶部查核。再浙江杭嘉湖三府。每年額徵河銀一萬五百二十五兩二錢四分八釐二毫。原係協濟江南工用。應仍解江南。以濟工需。運河道册。

三月。以御史楊開鼎疏劾河督白鍾山。駁減工費。需索河員。漫口衝刷。匿災不報。命協辦大學士高斌。往江南會同總督尹繼善查辦。尋奏。駁減需索等款。皆虛。惟陳家浦衝刷淹沒事實。白鍾山坐革職。高斌傳稿。

閏三月。命漕運總督顧琮署理江南河道總督。顧琮傳稿。

四月。高斌奏。淮黃二瀆。每年伏秋水漲。其大小總以老壩口水誌爲準。則應酌定以乾隆七年最大水誌連底水一丈四尺七寸爲準。每年水勢較比尙差若干。令河臣明白奏報。以便驗度水之大小。至各處閘壩開閉。則應以就近各工一定不易水長之尺寸爲度。如黃河則有徐州城外石隄可驗。淸水則有洪湖山盱石滾壩可驗。於此立準定則。驗度啓閉。在工人員。皆得遵循無誤。黃河南岸洩水門戶。有碭山毛城鋪壩王家山天然閘。睢寧峯山四閘。毛城鋪壩。應以徐城石隄連底水長至七尺爲度。卽行開放。秋汛過後。至九月朔。卽行堵閉。再壩外引水支河。現有四道。而蔣家營一河。河頭直順迎溜。洩水尤多。今應止留三道。其上流之汪家莊引河。應行堵閉。蔣家營河頭應改爲倒鉤。從前太順之口門。堅築草壩堵塞。以防引溜過多之患。天然閘應以徐城石隄連底水長至八尺爲度。卽行開放。水落壩閉。不拘定日期。峯山四閘。在徐城下。非遇異漲。毋許輕開。至黃河北岸洩水門戶。有宿遷之竹絡壩。淸河之王營減壩。安東之馬家港。竹絡壩口門應改窄二丈。止留四丈。其內外之臨黃、束黃二壩。亦應一律收小。酌定每年十月內。東省煞壩後。始行開放。以濟來歲重運。過完卽行堵閉。王營減壩、馬家港。應照八年原議。必俟非常之漲。始行開放。高斌傳稿。

是月。高斌奏。徐州府城河道緊窄。易於生險。皆因上游河流直瀉。而徐州以下七里溝等處。接連數折。屈曲太甚。以致來流迅速。去路紆迴。應於七里溝青田等處。開引河六道。庶上下一律通順。河渠志稿。

五月。高斌奏。黃河自入江南。兩隄夾束。溜勢逼緊。一經兜折。最易生險。全賴隄埽防護。固不可玩工惜費。亦不可無故生工糜帑。乃近有無故生工。名曰包灘下埽。水未近隄。於河灘接築撐隄。近水作壩臺。下埽

引溜.甚至挺入河心.其撐隄有接長四五十丈者.下順埽有拖長二三百丈者.此端一開.兩隄在在生工.迄無底止.嗣後止應詳愼妥辦.不得任意生工.下大學士議行.河渠志稿.

八月.顧琮奏.山安廳屬安東縣之西門.因黃河溜勢埽灣.直射隄根.逼近城垣.甚為緊要.經大學士議於縷隄之後.城垣之外.緊靠縷隄.就地勢圈築小越隄一道.以為重障.奉硃批依議速行.欽此.查西門舊有小越隄一道.自工頭至小西門長一百二十丈.今就舊越隄.頂底均幫寬一丈五尺.以坡還坡.加高三尺.小西門迄南隄根.逼近城垣二三丈至七八丈及十丈不等.計長二百二十五丈.且有民房數百間.無處可以遷徙.即靠縷隄之身.加幫頂底均寬一丈.現在上緊辦理.臣思所築越隄.既限於地勢.不能寬厚.必得一外衛之策.方保無虞.因憶前在韓莊.向高斌諮詢河工機宜.議及安東西門工程.主事何日熙.曾有當倣木龍之語.嗣因別求無策.即將清口木龍用存舊有木植.運至安東西門.紮成木筏.挑溜試看.及紮筏旬日.溜勢漸覺外趨.埽塌下亦漸覺停淤.彼時汛水未發.工頭塌外.水深三丈五尺.今汛水增長一丈有餘.而塌外水深止有二丈五尺.是紮筏後.挑溜停淤.效驗已見.雖大塌之外.水深如前.但大塌埽工.從前每每蟄陷.今自紮筏以來.埽工並未蟄陷.此亦木筏之力也.臣現發帑購辦木植.擬於來春在工頭建設木龍一架.以挑大塌之水.可冀化險為平.一勞永逸.南河成案.

是月.高斌奏.總河顧琮奏辦安東西門要工一摺.奉硃批與高斌看.據稱安東西門.紮成木筏.挑溜試看.旬日溜勢外趨.埽塌之下.亦漸停淤.現發帑購辦木植.擬於來春在工頭建設木龍一架.以挑大塌之水.可化險為平等語.查安東西門一工.溜勢湍急.遇伏秋汛漲.埽塌易於蟄陷.今顧琮倣照清口木龍紮筏

攔溜。自安設木筏。溜勢漸覺南趨。壩下亦稍停淤。自於險工有益。但現在所紮木筏。在埽工上首。離埽稍遠。埽工尙不能掛淤。應於安東西門大壩之下。埽工中段。再添設木龍一架。以資攔護。俾大溜南行。西門一帶。自可逐漸淤灘。臣同顧琮指交該廳弁等照式辦理。南河成案。

按。木龍之設。始於高文定。試紮於清口南岸。挑溜北趨。並將頭二三壩險工淤閉。著有成效。自後踵行。安東西門溜急。埽易蟄陷。是以照例復請安設。嗣宿虹之煙墩。外河之王家營及孟城庵等處。歲有設置。定例安設木龍。置纜夫工。分年核銷。木料工竣彙核。惟木龍功效。全在停淤。其業經淤起沙灘。著有成效。木已沈陷沙中。深埋入土。一經刨挖。勢必引溜刷灘。前功盡廢。是以題定章程。分別銷存管收。核實造報。然河工下埽。糜費實多。埽一入水。即引溜生工。至大汛搶護。費更不支。倘不能無意外之虞。木龍設置得宜。淤舊停新。安如磐石。較築壩幫戧節省不可數記。在審度形勢。用所當用。而節其所不必用。則效成而費省。否則借端開銷。虛糜工費。或於所不可用者而竟用之。亦能逼水引溜。反增無事之擾。不知其已也。河渠紀聞。

是月。高斌奏。今年黃運湖河。諸水並漲。較之乾隆七年最大之日。水加長八寸。各處工程。在在危險。極力搶護。幸獲平穩。善後事宜。正須加意籌畫。查黃河自清口清黃交會以下。衆水匯聚。湖運合流。外河、山安、海防三廳。隄工尤屬險要。今年漲水湧灘。侵隄有僅低一二尺者。有與隄頂相平者。並有水高隄頂。僅賴子堰攔護者。並就各卑矮處所。加高一二三四尺不等。以備捍禦。其豐碭、桃源二廳。亦有間段卑薄之處。俱應酌量增築。併桃源廳之新莊口。貼近運河。應添築月隄一道。海防南岸戴家馬頭一工。危險至極。亦

應加幫寬厚。又外河廳之清口以上。黃河南岸吳城一處。外河內湖。止恃一線縷隄。以爲保障。應將適當湖衝之一千丈。修做輭工。其土工卑矮者。酌量加高。山安廳之黃河北岸雲梯關下。大通口旁之馬家港。近因河身淤阻。隄堰殘缺。應挑濬深通。修補完固。仍留口門二十丈。俾盛漲得資分洩。南河成案。

九月。白鍾山奏今歲汛水盛漲。各工應辦料備用。上諭曰。所奏俱悉。昔禹之治水。未聞備料建隄也。然古今時勢不同。只得行其下策耳。此而不勉。責有攸歸矣。純皇帝聖訓。

是月。命周學健爲江南河道總督。河渠志稿。

是年。築鄭州頭堡越隄。續河南通志。

乾隆十二年三月十二日。上諭協辦大學士高斌。據周學健奏稱。七巨以下。海口中泓。水勢最深處。僅一丈二三尺。淺者止七八尺。皆因海口每日兩次潮湧。水緩沙停。所以海口中泓。轉淺於內地等語。海口淤淺之說。自來即有。不過相沿浮議。無足深信。蓋係彼處之人。欲聳動衆聽。藉興大工之意。黃河會淮入海以來。自宋迄今。已數百年。若果淤淺有礙。何以安流至今。蓋海潮沙汛。不常旋湧旋消。原無定勢。如黃河水勢稍緩。適當海潮湧盛。則停沙較多。一遇汛水長發。仍然汕刷如舊。即伊奏清河等處中泓。初止四五尺之深。未及半月。已深至六七尺、一丈不等。皆因清口乃黃淮交會處所。是以水勢深淺靡定。未必眞由疏挖之力。觀此則海口深淺。不足憑信。可以類推。且海防一帶。從前大學士鄂爾泰。曾與爾會勘。乾隆九年。大學士訥親。亦經親往。俱云海口深通。並無淺澀。今周學健復有此奏。未免又爲俗論所搖。大凡河工之事。當以鎮靜爲要。固不可玩工貽患。亦不可喜事輕舉。目下汛水未發。各處工程。俱屬平穩。即有應行

舉動之處。亦俟爾至彼。再行商酌妥辦。並寄諭周學健知之。純皇帝聖訓。

四月。命高斌往江南同河道總督周學健辦理防汛事宜。高斌傳稿。

五月。高斌、周學健奏。於安東工尾。再設木龍一架。俾溜行南岸。本工可以淤閉。而迤下南門。亦可免再生新工。南河成案。

乾隆十三年二月。周學健奏。徐州府黃河南岸七里溝迤下。因靑田地方。沙嘴挺出。致黃流又折而北。直趨狠矢溝。甚爲險要。上年秋汛時。於靑田兜灣處開引河。現在衝刷寬深。舊河斷流。又山安廳屬黃河北岸二套地方。引河日刷寬深。舊河日淤。南岸辛家蕩險工無虞。河渠志稿。

三月。完顏偉內遷。完顏偉傳稿。命顧琮爲河東河道總督。顧琮傳稿。

六月。高斌奏。江南河隄。不如豫東高厚。節省椿埽。加培隄工。於歲加五寸之外。隨宜增築。　按歲加五寸。節省椿埽。增培隄工。隨事所宜。使帑不糜而隄自固。惟是爲之不以實。則修埽削隄。隄不加而費益鉅。歲加之功緩。削隄之弊大。節埽之用輕。引溜之害重。加以歲加之土。勻加壖臺。使埽有厚靠。水不得內潰。而埽自穩。隄亦倚埽爲護。而土不傷。河工歲修埽段。每以收進爲節省。留凳爲杜弊。初聽似覺有理。及事後驗之。鑲做一次。留凳一尺。數年之間。埽面收進丈餘。埽後壖臺必須鏟坡順勢。即藉此靠埽之土。鏟鑲埽工。既可就近應手。又可省取遠土之費。不數年間。向之隄頂寬五六丈者。裏鏟外縮。去其大半。不得不加幫壖臺。向後退收。漸加漸退。昔時舊埽根基。竟有讓出河心者。黃河南坍北長。埽收進一丈。則對岸必長沙灘一丈。灘長挑溜。引水入袖。埽灣迎溜。變成頂衝。非水性不常。抑由人所自致也。埽工之弊。非留凳可

除河工之費。非縮埽可省。而鏟削老隄。引溜生險。敗壞於要害之地。病反入於膏肓。惟將壩臺頂寬丈尺。量定註册。隨工驗收。不得絲毫鏟傷。埽毋留凳。遇蟄加鑲。以歲加五寸之土幇隄。則隄日高厚。埽益寬大。溜至不能衝動。此河工之實用實效也。河渠紀聞

閏七月。周學健革任。命大學士高斌兼管江南河道總督事。河渠志稿

八月。命倉場侍郎張師載往江南學習河務。張師載傳稿

九月九日。上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斌所奏。黃河南岸工程。加高培厚。夫工椿埽等項。據實報銷。總不出年例歲搶二修錢糧四十餘萬兩之數等語。此摺現交部議。南河工程。隄岸遼遠。三汛水勢。盈縮不齊。是以歲搶二修。工費寬裕。定數而在工人員。因定有成額。恣意浮冒。以無爲有。以少報多。不應修而修。不應搶而搶。從事於加高培厚。而河身日漸淤墊。究非長策。總河職司稽覈。以其不出此數。例得開銷。受其蒙蔽。是四十萬之數。乃叢弊之根株。不思國家帑項。事事當歸實用。河工雖定有歲修搶修之名目。果能實心經理。豈竟無可節省之處。即如永定河。今年那蘇圖並未興工。而河流順軌。安然無事。可見河流平穩。儘有不待修防之歲。此亦平水土者所當留心也。著傳諭高斌知之。純皇帝聖訓

十二月。以高斌查辦周學健家產。徇私瞻顧。革去大學士。仍留河道總督。高斌傳稿

是年。工部議覆河南巡撫碩色疏稱。江南桃伏秋凌四汛。要工不絕。且險要處甚近河干。無業之民。千百成羣。以做工爲生。一呼而集。豫民散處務農。工程稀少。一年徵調。不過二三處。即地方官按里徵發。猶慮遲誤。而應汛專司抵禦。豈能分營調遣。但工有緩急。夫有多寡。今議凡遇冬春農隙緩工。及零星添補鑲

修。照江南令工員自雇。儻遇緊要險工。在四汛內。及創隄開河。搶護緊急。用夫浩繁者。俱飭州縣飛撥赴工。其一縣力不能任者。於鄰邑協濟。調夫之中。向又有里夫、牌夫之分。里夫派之地畝。牌夫按煙戶僉撥。因猝遇險工。僉撥里夫。一時不能雲集。先撥沿河煙戶應役。俟里夫撥到。更替以免偏枯。至到工計方發銀。須工員按名核給。不得委之雇頭里總。剋扣侵蝕。不致要工有誤。亦不慮小民受累。應如所題。奉旨依議。河南通志。

乾隆十四年十月。高斌奏。竊南省輿情。久望聖主巡幸。臣等會同督撫諸臣奏請。荷蒙皇上諭旨俯允。於辛未年春。恭遇皇太后六旬萬壽之年。舉行盛典。闔省紳耆士庶。莫不額手歡呼。衢歌巷舞。而南河通工之官弁軍民。更切歡忻踴躍。尤覺什倍輿情。伏念河工為國家重務。歷來談河務者。人各異說。紛如聚訟。莫能折衷。從前仰荷聖祖仁皇帝六次巡幸。翠華所至。勘閱情形。指授方略。數十年間。歷任河臣。得有遵守。即今一切修防之法。悉皆凜奉成規。循照辦理。我皇上繼統御極。十四年來。繼聖祖愛民之至意。體世宗經國之遠圖。親總萬幾。不遑宵旰。而河防諸務。更皆煩睿慮周詳。是以綱舉目張。已屬盡善無遺。惟是水勢歷久不無變遷。而修守機宜。難於膠執。如徐州之毛城鋪。宿遷之駱馬湖、十字河之竹絡壩、朱家閘之引河。清口之木龍。運口之收束。洪澤湖之山盱、天然二壩。高郵州之東隄、南關車邏各壩。以及黃河之雲梯關海口等處。皆為運道所關。民生所繫。臣等仰荷聖主委任。雖竭盡駑駘。不敢稍懈。而知識淺陋。多有未周。其中形勢。或昔平而今險。或昔是而今非。修防蓄洩之方。情形委宛。實有非敷陳章奏所得詳明。繪圖貼說所能曲盡者。茲欣逢我皇上聖駕南蒞。於御道之所經由。近者順邀睿覽。仰遵指示規模。即遠

者亦可就便敕委重臣。前往勘度。奏請聖訓。上繼聖祖仁皇帝之鴻休偉烈。於宸遊之順路。抒宸定之嘉謨。則南工可以永慶安瀾。此兩河文武官弁與軍民人等。所以倍切歡欣鼓舞。萬口同聲者也。凡河工緊要工程。應恭請聖駕親臨閱視處所。臣等即敬謹籌辦。其應行遣令大臣閱勘者。亦即預行分晰奏明。臨期候旨酌派。謹先恭摺具奏。南河成案。

是年。顧琮奏中牟縣汛九堡大隄。對岸灘嘴。挺出河心。逼河南趨。應建木龍挑溜。並土埽各工。議行。河渠志稿。

乾隆十五年六月。清河縣豆班集北岸大隄漫溢。塌寬三十二丈。河溜未奪。即由三岔進堵。二十日堵竣。補還大隄。 按是時東省蒙沂山水暴漲。水高滅頂。漫缺豆班集大隄。至三十餘丈之寬。而不掣溜者。內塘不深。外灘高寬長大。驟不能跌透。大溜仍走中泓。三岔一帶平漫順溜。易於施工也。漫水陡長。必有陡落。及時施工。力少易舉。待其加長而後治。人力緩於水力。缺口衝刷漸寬。有吸川之勢。外灘必抽深溝。引溜直入。暴流湍急。兩岸不能裹頭。雖欲進埽不得。有望洋而歎者耳。豆班工得機得勢。築不待時。不旬日告竣。溜不變而歸中河。不移而復故。惟有定識。有定力。始能破常格而成大事也。河渠紀聞。

八月。工部核定南河修建工程。開工完竣。題估題銷期限。奉旨依議。南河成案。

是年。命張師載協辦江南河務。張師載傳稿。

是年。高斌等進呈河工圖說。共二十條。內隸黃河者計七條。 一、朱家閘引河。 宿遷縣運東黃河北隄。舊有朱家閘。前河臣靳輔挑濬運河。緣與黃河逼近。遂廢其閘不用。至今仍循其名。乾隆五年秋汛異漲。

黃河坐灣頂衝。直刷隄根。隨水塌卸。隄外運河。相隔咫尺。臣高斌率領工員。下埽幫隄。上緊搶護。仰賴阜上洪庥。得以保護無虞。當將情形奏聞。鑲做埽工二百一十丈。又經加築越隄格隄。重重保障。迨後水勢下徙。工段漸生。於十一年秋汛。河臣顧琮。引水放淤。地勢淤高。十二年。河臣周學健。於兜灣處疏挑引河。長二百七十丈。河頭下脣築壩。逼溜以趨引河。順性下注。正河漸臻平緩。現在引河雖未告成。而三年以來。溜勢通行。已分正河十分之六。即冬令水緩。並不停淤。將來大溜全歸引河。朱家閘隄埽工程。即資穩固。而對岸陳家道口。並迤下五堡。舊有埽工之上游。俱可漸次淤閉。化險爲平。　一、九里岡埽工。　黃河自豫省虞城縣入江南境。奔騰千里。至清口會淮。以達於海。桃源地方。居徐邳之下游。在清口之上首。水勢盈聚。險工較多。北岸九里岡工程。又爲桃源之首工。掃灣頂衝。切近中河運道。尤爲險要。歷今題建埽工。以資抵禦。屢搶屢險。迄無成效。康熙四十二年。恭逢聖祖仁皇帝南巡。指授方略。於大王廟東水頭。建挑水埽壩。又於四十四年。親臨指示。舊龍門處。建埽壩二段。以挑溜。保護安全。現在埽工長七百餘丈。歲加鑲修。以禦三汛。查江南地窄民稠。兩岸縷隄。相去甚近。與水爭尺寸之地。黃河數里一曲。掃灣頂衝。恐刷塌隄岸。淹浸地方。勢不容已。而下埽以資捍禦。有一埽工。則塌卸者自應鑲補。蟄陷者自應加修。又勢不容已。而有歲搶二修之工程。黃河一灣生一險工。南省黃河容易掃灣。所以埽工亦多。九里岡爲黃河最險之工。自蒙聖祖仁皇帝兩次臨工指示。建築埽壩。歷年河臣遵守修防。漸臻平穩。近年惟工壩頭三百餘丈。尚屬頂衝。其餘溜勢稍緩。較前化險爲平。　一、御壩木龍。　清口爲淮黃交會。實河防第一緊要關鍵。康熙四十八年。恭逢聖祖仁皇帝南巡。特授方略。親臨指釘一樁。建設御壩。挑令黃溜北趨陶莊。俾

黃淮順行而交會。誠千古不易之章程也。嗣因陶莊引河未成。御壩迤下之頭二三壩。俱有險工。淸口每有黃流倒灌之虞。乾隆五年。臣高斌奏請添設木龍數架。以挑黃溜。欽奉硃批。且試行之。俟再有效。則甚美事也。欽此。查自設木龍後。挑溜北趨。將頭二三壩險工。盡行淤閉。其陶莊積土。漸次刷去。歷有成效。十四年。復細察情形。淸水出口回溜北趨木龍迤下。黃流間有沙淤。旋被刷去。不能停留。必須將淸水回溜攔隔。不令由南岸上行。其木龍下。再添挑溜木龍。使黃河大溜直逼陶莊積土。方爲有益。隨經奏明添築順黃攔淸壩各一道。俱加幫雁翅。又於木龍下尾。接築攔截回溜草壩一道。今淸水回溜已遠。而黃水回溜漸漫淤新灘。長六百餘丈。寬六七十丈不等。又二層新灘。長五百餘丈。寬八九十丈不等。其陶莊積土。漸次衝刷。此現在之情形也。按黃水自淸河縣而下。必須大溜北趨。將陶莊積土。衝刷淨盡。始能順軌。其西壩外灘迤上。木龍須與壩工並進。方能淤灘。日益寬長。挺出沙嘴。使黃水遠趨。淸水暢出。淸黃劃然分界。直至惠濟祠後。交會並行合流。則黃水永無倒灌之患。與聖祖仁皇帝建設御壩。挑溜順行之本意。始相符合。一、毛城鋪減水壩。毛城鋪減水壩。康熙十七年。前河臣靳輔所建。蓋因江南兩隄窄狹。非若河東之寬廣。水勢湍急。難免衝突。是以於碭山縣南岸之毛城鋪。創建減水石壩。宣洩異漲。以護徐城一帶隄工。所減之水。由洪溝河至濉溪口。歷楊疃、土山、孟山、陵子、霍家等五湖。澄淸而至洪澤湖。匯出淸口。以助淸刷黃。紓患而兼收其利。法誠善也。迨後黃流衝刷。多成支河。減水過盛。下游永蕭諸邑。屢被偏災。上廑宸衷。命臣等議奏。臣高斌奏請將壩外迎溜支河七道。俱經築壩堵塞。挽流歸正。復於毛城鋪口門內塡築碎石。以防衝深。又於壩外圈築土壩。依時啓閉。使黃水不致減洩過多。其壩下洪溝河及濉河之

灰谷堆、燕子口等處。向患淺阻者。俱疏治通暢。下達五湖。藉以容蓄。由安河入洪澤湖。又將安河上游分流之謝家溝河挑通。下達汴河。亦歸洪湖。其紆徐曲折六百餘里。均無阻滯之虞。又於乾隆十一年。奏明以徐城水誌長至七尺爲度。始行啓放毛城鋪口門。至九月朔。即先爲堵閉。蓋毛城鋪爲南河第一蓄洩關鍵。今得節宣有制。蓄洩適宜。而近河諸邑田稼屢豐。民登袵席。皆我皇上洞悉機宜。指示方略。俾臣等得以遵循辦理。惟黃河大溜。挾沙而行。其上提下坐之勢。變遷不定。所有分洩引河。必相度情形。於漫灘無溜倒鉤處所。方許引放。若引河口門稍有迎溜之形。即應堵閉。另挑倒鉤引河。以資宣洩。惟在因時度勢。酌量查辦。以期悉協機宜。

一、王家山天然閘。　銅山縣王家山。因山爲閘。故名天然閘。康熙二十三年。前河臣靳輔。建此減水。以衞徐城。由蕭縣永堌湖入濉溪口。會毛城鋪減下之水。達於五湖。同歸洪澤。臣高斌於乾隆十一年。敬陳河湖蓄洩機宜。奏明以徐城水誌長至六尺爲度。始行啓放。漲水一落。即爲堵閉。近年相度情形。伏秋盛漲時。徐城迤上南岸既有毛城鋪及時啓放。北岸石林迤東。又有無隄卑窪之處。得藉漫灘以減其勢。徐州迤下。又於是年請挑青田引河。順其就下之性。上減來水。下通去路。徐州城郭。得獲奠安。無須再藉天然閘以減黃水。況金門窄狹。所洩無多。查下游蕭、宿諸邑。地勢卑下。山水匯瀦之區。再加黃水漫淤。淹浸民田。臣等於十三四兩年內。將天然閘口門堅堵。未放。附近田禾。得免淤漫之患。臣等仰體皇上軫恤民瘼至意。應請將天然石閘永行堵閉。方於民生有裨。

一、峯山四閘。　黃河至睢寧縣。南岸有峯山、龍虎山。北岸有鯉魚山。河從中行。兩岸夾束。恐致驟漲爲患。康熙二十三年。前河臣靳輔。因山鑿建石閘四座。以減洩黃水。由焦管營入孟山等湖。達於洪澤。臣於乾隆三年。循四閘故蹟。

量加修整。近年上游毛城鋪等處。節宣有制。水非異漲。不致旁洩。所以黃河日漸深通。暢流下注。河深則閘高現在二閘三閘。俱仰於河面。其頭四兩閘。雖地勢稍下。然亦過水無多。是以臣於十一年奏明。該閘洩水無多。不過盛漲之年。無庸啓放。河道民生。兩資裨益。一、黃河海口　黃河入海之口。在安東縣東雲梯關下百有餘里。禹貢導淮入海故道。自宋時黃河南徙。與淮合流東注。先是因黃河上游宿遷之徐家灣、蕭家渡。安東之時家馬頭。山陽之童家營。潰決。黃既分流。水緩沙停。屢有淤墊。康熙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國建築攔黃壩。另挑馬家港引河。導黃由小河口入海。下流既窄。上流愈壅。頻年衝潰。清口淤爲平陸。三十九年。河臣張鵬翮堵塞決口。遵奉聖祖仁皇帝諭旨。將攔黃壩盡行拆去。賜名大通口。又命廣闢清口。淮水悉出會黃。二瀆合流東注。積沙盡滌。河面寬一百八九十丈至二百餘丈。深三丈五六尺至四丈五六尺。自大通口至惠家港八灘入海之處。俱深三四丈不等。海口深通。迄今安瀾永慶。臣等按雲梯關迤下海口。爲淮黃會流入海之路。歷數百餘年。黃水沙居其六。合流則沙隨水去。衝刷深通。分流則水緩沙停。漸至淤淺。此以水攻沙之法。宜以順水之性。必不可易者。荷蒙聖祖洞悉機宜。闢大通口。臣等仰遵聖謨。惟完固隄防。使黃水合流。其上游減水諸壩。節宣有制。勿使旁洩。則趨海之勢自專。攻沙之力益勁。現今黃河萬里滔滔。迅溜並無稍停。實海口深通之明驗。謹備陳原委。將各情形繪圖貼說。伏乞皇
上訓示。南河成案。

乾隆十六年二月。聖駕南巡。親臨閱視朱家閘引河。九里崗埽工。御壩木龍。南河成案。

是月。黃廷桂、高斌奏。准工部奏稱。木龍立法。未嘗不善。今業經十有餘載。添設不止清口一處。估用木料。

値銀二十餘萬兩。雖該督聲明俟木龍通工告竣之日。報部查核。但告竣未有定期。恐木植愈久愈多。新舊牽混。且試行已久。有無成效。較之築埽幫戧等工。有無節省。臣部無憑查核。請將各處木龍工程。現在情形。及何如卽可告竣。並所用錢糧木植。作何清理核銷。詳查妥議。臣等查江南河工木龍。清口於乾隆五年設立。迄今十有一年。其王營、安東、煙墩、孟城庵。於十一二年設立。歷今亦四五年。所有篁纜夫工雜料。分年核銷。至所用木料。原擬工竣。仍可拆卸另用。嗣因功效全在停淤。其已經淤起沙灘。著有成效。業已木陷沙中。深埋入土。一經刨挖。勢必引溜刷灘。前功盡廢。應分別估銷。並請俟通工告竣之日。報部查核。俱經先後奏明。並具題部覆准行在案。臣等會同確核。如清口爲黃淮交匯第一緊要之區。從前南岸。自御壩以下。頭二三壩。俱屬險工。北岸陶莊引河。屢挑未就。乾隆四年。原任大學士鄂爾泰奏請再建大壩。並挑引河。續因水險不能施工。臣高斌請試紮木龍南岸停淤。將新建大壩停止。並舊有各壩埽工。概行節省。今南岸舊壩之外。沙灘淤成數百丈。北岸陶莊引河。已成河身。毋庸開挑。黃水不致倒灌。此則功效之已著者。惟北岸積土。未經刷盡。木龍停止。則南岸漲灘。難免刷動。是以尙未告竣。又安東一工。逼近城垣。內無餘地。溜勢北趨西門埽工。頂衝迎溜。實屬至險。經前河臣奏建木龍。數年以來。安設處所。業已停淤。埽工平穩。安東城社民生。藉以保障。著有成效。但必須溜勢南趨。方能工竣。現在黃溜未移。尙難停建。又王營、煙墩、孟城庵等工。亦經前河臣奏准。大溜奔激。均有陡生新工之勢。下埽用料。爲數甚大。俱請建設木龍。數年來均得保護無虞。並未另生新工。而大溜尙未遠移。亦仍須相機辦理。此各處木龍。業有成效。未能工竣之情形也。查黃河埽工。每工動需一二萬兩。歲修一工。每年亦數千兩。所有清口御壩並

頭二三壩等舊有各工。並安東、王營、煙墩、孟城厖等工。如築壩下埽。歷年約計爲費數十萬兩。加以大汛經臨。竭力搶護。一切工料。費更不貲。而尙不能必其無意外之虞。今改設木龍。舊埽淤閉。新工停建。雖遇黃水非常異漲。工程安如磐石。其間節勞省費。不知凡幾。較之築壩幫戧。節省實多。惟此項木龍工程。所用木料。詳查歷年案卷。清口、王營、安東十四年以前木龍。並煙墩、孟城厖十二年木龍。已經題銷及題估者。共用木料銀十三萬餘兩。其已經沙淤。及淤沈水底。不能拆卸之木。有已經題明准銷者。亦有於題估册內將舊木聲明開除者。俱奏於通工告竣日造册送部查核。今工竣之期。尙難預定。歷年愈久。木料愈多。誠如部議。新舊易滋牽混。至煙墩、孟城厖十三四等年。並各工十五年木料簞纜等項。現在屢行核實確查。尙未題估。所用木料。約五萬餘兩。較前益增。臣等詳加酌議。江南河工木龍工程。除簞纜雜料夫工。原係按年核銷。年清年款。毋庸另行置議。其一應木料。請自五年起。至十五年止。將新舊木植。並淤沈折損者。詳悉分別按年確核。以上年存工存廠之木爲舊管。以本年添購及別工撥用之木爲新收。以折損沙淤及移撥別工者爲開除。以現在存工木龍並存廠者爲實在。將已銷已估。並未題估者。詳悉聲明。一幷分年造具四柱清册。先行送部查核。其已估未銷。及尙未題估者。統定限半年內。按照年分。核實分案題估題銷。仍造具四柱册。候部臣查核。庶積年塵案得清。而錢糧不致牽混。至十五年以前。既立法清查。將來如有添建改紮之處。亦應悉照此例。河臣確加查核。將實需工料若干。並新舊木植。分別管、收、除、在。造具清册。統限於本年核實題估。俟部覆到日。卽行題銷。如此則木龍工程。已辦者旣得徹底清釐。卽未辦者。亦可按年稽核。不致稍有糜費。河防旣資鞏固。而錢糧益加愼重矣。南河成案。

三月。命高斌仍以大學士銜管江南河道總督事。高斌傳稿。以張師載爲安徽巡撫。命於伏秋大汛。仍赴南河協同防護。張師載傳稿。

六月。河決陽武、祥符、朱。地名。水自十三堡口門。經太平鎮。分爲二道。自口門沿隄東流。分入延津、封邱二縣之渠。復合於封邱之居廂渠。至鐵鑪莊。分爲二股。一股從太行隄之王家隄口入直隸界。一股由太行隄之大柵口入直隸界。由此口入東明縣之魏河。經山東濮州、范縣、壽張。出張秋鎮。梗運河入海。是年七月。興工。先築越石隄民堰。以遏其衝。次築玉皇廟大壩。以塞其倒流。凡五閱月。費帑金數十萬。十一月。合龍。斷流。水歸正河。續河南通志。

八月。命高斌赴河南陽武漫工相度堵築。高斌傳稿。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諭內閣。豫省黃河兩岸。大隄之外。舊有古隄。此善制也。歷年久遠。未免殘缺。今秋陽武漫口。黃流灌入。致直屬之長垣東明。皆被波及。亟宜補築。所有武陟、獲嘉、新鄉、延津等縣隄工。著該撫即勸項修理。被災貧民。亦可藉工作以資餬口。其直隸長垣等處隄工。有無殘缺。並命總督方觀承查明具奏。純皇帝聖訓。

是月。河南陽武漫口合龍。河渠志稿。

是年秋。大水。河南陽武五堡漫口。水經延津。漫曹濮。入張秋。歸海。別由金鄉、魚臺、濟寧至南陽。東流注大清河入海。運道大阻。完顏偉赴工堵築。至冬合龍。工竣。河歸故道。　按陽武大隄。自明正統三年決後。屢有漫溢。隄內外純係飛沙。深丈餘。皆前時決口隨溜噴出之沙。工竣補還大隄。就近取用。夾入沙土。遇水

則陷。河脣高與隄等。隄內窪下一丈有餘。平時水不至隄根。大水漫過河脣一二尺。隄前之水。已深及二丈。遇水長風急。往往失事。河工明險易治。暗險難防。明險則近溜頂衝之埽壩是也。暗險則外高內低之沙隄是也。陽武五堡之隄。飛沙徧地。險之尤者。汛水大漲。漫過河脣。即奔湧而下。勢如建瓴。直衝隄根。順隄河淘刷隄坡。當水大工多。顧此失彼。夫料遠不濟急。以致成事。五堡漫溢。皆由於此。是在平時遠取膠土包淤。使水不能刷隄頂隄坡之沙。草根盤結堅實。順隄多加挑水土壩。壓斷溝槽。溝內加鑲防風。積料備用。大水一至。先搶護挑壩。使不得順隄行溜。衝刷隄根。水落歸槽。自得無事。惟明者能識微見遠。力持於未事之先。若皇皇於迎溜之埽。終日購料集夫。就工鑲壓。而忘暗險之工。每至猝不及防。所謂不蹪於高山。而蹪於平地也。河渠紀聞。

是年。高斌議閉王家山天然石閘。　按。銅山縣王家山天然石閘。靳輔築此以衛徐城。奏定徐城水誌長至六尺爲度。始行啓放。漲落即爲堵閉。至是以水淹民田。請永行封閉。河渠紀聞。

乾隆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上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蔣炳查看黃河隄工情形。奏稱河底受淤。向無疏濬之法。惟有將兩岸隄壩加修高厚等語。朕批示此雖無法。然兩岸益高。束水牆上之策。未有不僨事者。仍應悉心講求取直去灣。俾自行汕刷之法。爲庶幾耳。究之蔣炳所奏。原非目下亟應辦理之河工。不過因親勘河工。爲此常談之論。而朕之所批。亦不過統論治河之道。加高培厚。不若取直去灣。庶後此遇有應作工處。俾知所遵守。非令其於此時別開取直去灣之引河也。今顧琮、蔣炳、乃會奏於祥符汛十九堡對岸。看得引河一千七百餘丈。蘭陽汛耿家寨對岸。看得引河一千三百餘丈。均應開挖。請於霜降後遴員

値銀二十餘萬兩．雖該督聲明俟木龍通工告竣之日．報部查核．但告竣未有定期．恐木植愈久愈多．新舊牽混．且試行已久．有無成效．較之築壩幫戧等工．有無節省．臣部無憑查核．請將各處木龍工程．現在情形．及何如卽可告竣．並所用錢糧木植．作何清理核銷．詳查妥議．臣等查江南河工木龍．清口於乾隆五年設立．迄今十有一年．其王營、安東、煙墩、孟城庵．於十一二年設立．歷今亦四五年．所有篾纜夫工雜料．分年核銷．至所用木料．原擬工竣．仍可拆卸另用．嗣因功效全在停淤．其已經淤起沙灘．著有成效．業已木陷沙中．深埋入土．一經刨挖．勢必引溜刷灘．前功盡廢．應分別估銷．並請俟通工告竣之日．報部查核．俱經先後奏明．並具題部覆准行在案．臣等會同確核．如清口爲黃淮交匯第一緊要之區．從前南岸自御壩以下．頭二三壩．俱屬險工．北岸陶莊引河．屢挑未就．乾隆四年．原任大學士鄂爾泰．奏請再建大壩．並挑引河．續因水險不能施工．臣高斌請試紮木龍．南岸停淤．將新建大壩停止．並舊有各壩埽工．概行節省．今南岸舊壩之外．沙灘淤成數百丈．北岸陶莊引河．已成河身．毋庸開挑．黃水不致倒灌．此則功效之已著者．惟北岸積土．未經刷盡．木龍停止．則南岸漲灘．難免刷動．是以尚未告竣．又安東一工．逼近城垣．內無餘地．溜勢北趨．西門埽工．頂衝迎溜．實屬至險．經前河臣奏建木龍．數年以來．安設處所．業已停淤．埽工平穩．安東城社民生．藉以保障．著有成效．但必須溜勢南趨．方能工竣．現在黃溜未移．尚難停建．又王營、煙墩、孟城庵等工．亦經前河臣奏准．大溜奔激．均有陡生新工之勢．下埽用料．爲數甚大．俱請建設木龍．數年來均得保護無虞．並未另生新工．而大溜尚未遠移．亦仍須相機辦理．此各處木龍．業有成效．未能工竣之情形也．查黃河埽工．每工動需一二萬兩．歲修一工．每年亦數千兩．所有清口御壩並

頭二三壩等舊有各工。並安東、王營、煙墩、孟城庵等工。如築壩下埽。歷年約計爲費數十萬兩。加以大汛經臨。竭力搶護。一切工料。費更不貲。而尙不能必其無意外之虞。今改設木龍。舊埽淤閉。新工停建。雖遇黃水非常異漲。工程安如磐石。其間節勞省費。不知凡幾。較之築壩幫戧。節省實多。惟此項木龍工程。所用木料。詳查歷年案卷。清口、王營、安東十四年以前木龍。並煙墩、孟城庵十二年木龍。已經題銷及題估者。共用木料銀十三萬餘兩。其已經沙淤。及淤沈水底。不能拆卸之木。有已經題明准銷者。亦有於題估冊內將舊木聲明開除者。俱奏於通工告竣日造冊送部查核。今工竣之期。尙難預定。歷年愈久。木料愈多。誠如部議。新舊易滋牽混。至煙墩、孟城庵十三四等年。並各工十五年木料篾纜等項。現在屢行核實確查。尙未題估。所用木料。約五萬餘兩。較前益增。臣等詳加酌議。江南河工木龍工程。除篾纜雜料夫工。原係按年核銷。年清年款。毋庸另行置議。其一應木料。請自五年起。至十五年止。將新舊木植。並淤沈折損者。詳悉分別按年確核。以上年存工存廠之木爲舊管。以本年添購及別工撥用之木爲新收。以折損沙淤及移撥別工者爲開除。以現在存工木龍並存廠者爲實在。將已銷已估。並未題估者，詳悉聲明。一并分年造具四柱清冊。先行送部查核。其已估未銷。及尙未題估者。統定限半年內。按照年分。核實分案題估題銷。仍造具四柱冊。候部臣查核。庶積年塵案得清。而錢糧不致牽混。至十五年以前。既立法清查。將來如有添建改紮之處。亦應悉照此例。河臣確加查核。將實需工料若干。並新舊木植。分別管、收、除、在。造具清冊。統限於本年核實題估。俟部覆到日。即行題銷。如此則木龍工程。已辦者既得徹底清釐。即未辦者。亦可按年稽核。不致稍有糜費。河防既資鞏固。而錢糧益加慎重矣。南河成案。

分段儹挑等語。則是因朕批而生新工矣。黃河水勢無常。所謂取直去灣。不過因勢利導耳。若欲於河底開挖引河。以待來年汛水開放。夫引河有幾許寬深。遂能容受全河盛汛乎。汛過即淤。工費徒爲虛擲。此理甚明。人所易曉。從來河員樂於工作。可圖領帑開銷。不講則已。講則非濬即築。必有常興之工。有如醫者。有疾無疾。診必有方。幸而不爲大害。否則削正引邪。往往竟成痼疾。河工似此無益之費。不知凡幾。高斌近年經朕指示。南河稍知裁制。然如前此奏請改運口。謂可永無黃水倒漾之患。而今歲伏汛。仍不免淮弱黃强。黃流入運。則所改運口其受益安在。顧琮等所奏霜降後興工開挖引河之處。竟不必行。著大學士高斌。於秋汛過後。河務稍暇。赴豫查勘。是否應行開濬。或不必挑挖。詳悉審度。具摺奏聞。蔣炳等摺一并鈔寄高斌閱看。凡經管河務之該督撫。將此旨一并諭令知之。純皇帝聖訓。

是月。高斌奏。二月內山東撫臣鄂容安咨稱。准廷寄。正月二十四日奉上諭。豫省黃河兩岸。大隄之外。舊有太行隄一道。由直隸連接山東。歷年久遠。未免殘缺。其直隸境內。已令方觀承查明動項補築。至東省界內所有太行隄。有無汕刷殘缺之處。必須及時修築。以期鞏固。著傳諭該撫鄂容安。即行詳悉查明。動項修理完整。俾民生足資捍衛。貧黎借工餬口。於上年被災之地。亦有裨益。欽此。查太行隄工。上自河南。下接江南。其坐落山東曹、單二縣者。計二百三十里。隄南舊有河道。沿隄逶迤。直達微山湖。與江南連界。此河歲久淤墊。必須挑濬。庶隄根不致浸泡。曹屬各處之水。有所容納。現已查勘疏濬。但河道寬狹不等。可否大挑寬深。以防異漲。不致爲害下游。相應咨詢。迅飭下游各縣。一體查勘議詳。咨覆以便東省辦理等因。臣查太行隄。上自河南。由直隸山東。下至江南豐沛二縣。綿亙千里。實數省之隄防。爲民生之保障。

我皇上軫念民依特頒諭旨。令直隸山東。動項修理。其江南境內太行隄工。與東省界址聯接。東省既已興修。則江省自應同時並舉。且隄南舊有河一道。由東省直趨豐沛。今東省現在挑濬。若不將豐沛境內之沿隄舊河。一律疏濬。上流匯注之水。不能容納。必有泛溢之虞。再黃河北岸遙隄一道。亦關緊要。均應修理完整。以資捍衛。臣等隨飭委淮徐道德倫。參將蔡長。帶同諳練工員。查勘確估。今據該道等詳稱。江南境內太行隄工。自山東單縣交界起。至沛縣護城隄止。長一萬八千八百二十四丈五尺。年久未修。隄身甚多殘缺。今確估補修一律與舊隄相等。共估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隄南舊有洩水河一道。直達微山湖。長二萬一千四百五丈五尺。現在口面尚寬。毋庸加寬。惟深僅二三四尺。且中多淤塞淺阻。應於河底一律抽挑。共估銀一萬五千兩零。再江南境內黃河北岸。縷隄後之遙隄一道。上自單縣交界起。下至銅山縣隄尾止。長二萬四千八百五十二丈。計一百三十餘里。在太行隄之南。今太行隄既議修整。隄內之河。亦復流通。豫東兩省之水。匯歸下注。則此隄殘缺處。亦應修補完固。共約估土方銀一萬一千九百餘兩。以上共估銀三萬七千六百餘兩。詳請撥項備辦。臣等悉心商酌。皆係緊要應修之工。必須於大汛前一律報竣。方爲有備無患。時屆四月。未便遲緩。現在檄蘇州藩司撥銀解工。一面派委工員。並地方官。分段修築。仍委淮徐道德倫。淮揚道王德階。督催監辦。江南通志。

是年。高斌估修吳城甎工一千二百餘丈。以禦風浪。工三年不竣。　按。是時羅綸承辦吳城甎工。三年未竣。經桃源同知張樹玉接辦埽工。濱湖禦水工程。未有屢經伏秋迄不竣事之理。吳城當內湖外黃。險要倍於他工。加砌甎工。原以備防大汛。慎重修守。若屆汛不完。漲水內外衝激。保無疎虞。新坍應修之舊工。

已至九百餘丈。汛水衝激。危險可知。而千有餘丈之工。三年未竣。無以備不虞而冒大險。改委追賠。猶法外之仁也。河渠紀聞。









